民國叢書

第五編

·52·

文學類

中國詩史（上、中）

陸侃如 馮沅君合著

上海書店

中國詩史

上

陸侃如 馮沅君合著

中國詩史

中

陸侃如 馮沅君合著

序　例

中國詩史共分三卷：卷一爲古代詩史，自中國詩的起源講起，至漢代止，以詩經，楚辭及樂府爲主。卷二爲中代詩史，自漢末講起，至唐代止，以五七言古近體爲主。卷三爲近代詩史，自唐末講起，至淸代止，以詞及散曲爲主。卷首有"導論"一篇，略述本書的材料及分期等問題。卷末有"附論，"略述現代白話詩及無產詩的運動。前後論及者凡三千餘年，計五十餘萬字。

此書是我和沅君合寫的。起先我打算一個人寫。在北平讀書時，便寫成導論及古代詩史。後來在上海教書，卽以此稿作講義，並續寫中代詩史。時沅君正在上海講詞曲，故以近代詩史託付她。我自己又寫一篇附論，全書就此完成了。

這幾年來，我和沅君得到師友們的幫助很多，都是我們所極感激的。（爲行文便利計，書中均直稱其名。）

關於"散曲"一部分，材料很難搜集。南京圖書館及北平圖書館裏的朋友們都給我們種種方便，還有幾位以私人藏書見借，是尤其應該致謝的。最後讓我們謝謝大江書鋪裏的朋友們，他們居然願接受這部沒有銷路的稿子。其他如北新書局等，也都願印此書，雖未成爲事實，然其好意是不應埋沒的。

民國十九年夏，陸侃如記於上海寓廬。

總　目

總目終

中國詩史

導論

陸侃如 馮沅君 合著

導論：中國詩史的材料與分期

"詩是什麽？""詩史是什麽？"這兩個問題似乎應該在卷首作個詳細的說明，但是寫一部書而先支着架子下定義又有點可笑，所以我們想略去不講，只說明"中國詩史是什麽？"的問題。換言之，我們要在"導論"裏說明兩點：一是中國詩史的材料，一是中國詩史的分期。

取材問題是作詩史的最重要的問題。我們認爲一般文學史的失敗，多半因爲材料的取棄不能適當。如今略述我們的主張於後：

（1）人取我棄。 有許多詩歌，前人認爲重要材料，我們却一概削去。這種材料可分爲二類：

第一類是僞作：例如詩經以前的"古逸"，號爲羲農堯舜禹湯時的作品，其實全係後人所假託，而一般文學史家却據以高談什麽"邃古文學"！又如屈平的遠遊大招等篇，蘇武李陵

的贈答詩，李白的詞，亦非眞品，而一般文學史家大都認爲這幾個大詩人的傑作，豈不荒謬？此外，我們若不知商頌是宋詩而認爲商詩，不知古詩十九首是魏詩而認爲漢詩，不知孔雀東南飛是齊梁雜曲而認爲建安人作，都要淆亂過去詩壇的眞相。總之，我們若以文學爲消遣品而不想得正確的智識，自然可以靠着那些錯誤的傳說而自足。然而我們編文學史的人，應該處處以傳信自勉，如何能糊糊塗塗的不加考訂呢？

第二類是劣作：我國詩歌歷三千餘年之久，所產生的作品實不止恆河沙數，若要在詩史裏一一敍述，不但勢有所不能，抑且理之所不必。因此，不能不替牠們分個輕重先後。王國維說得好，"四言敝而有楚辭，楚辭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詩敝而有律絕，律絕敝而有詞，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一切文體所以始盛終衰者，

皆由於此。故謂文學後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體論，則此說固無以易也。"（人間詞話。）這是很不錯的。例如漢以後的"騷"，無論是莊忌或是王逸，大都是無病呻吟，不值一讀。又如近數百年的詩詞，無論是李東陽或是陳維崧，也都不值得佔我們寶貴的篇幅。爲什麼？因爲牠們是"劣作。"

以上說明材料之爲人所取而爲我所棄的。

（2）人棄我取。 但同時也有許多材料，爲一般文學史家所認爲不重要或認爲非詩的，我們却認爲詩史的主要材料。我們的意思是想擴大"詩"的領土。從前所謂"詩"，是專指五七言的古近體而言。我們所謂詩，是指古往今來一切韻文而言。前人選詩的或論詩的，不但把詩經楚辭除外，并且把樂府也驅出，至於宋詞元散曲，則更卑卑不足道了。這種辦法完全是錯的。我們可從兩方面去說明；

第一，就理論說：無論那一種關於詩的定義——假如是個正確的定義——對於"賦""詩"

"詞""曲"各類均可通用，沒有什麼矛盾。比如說，"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白居易)，或說，"詩歌是活的影像的語言的排列"(波格達諾夫)——爲什麼只限於五七言古近體呢？我們須知，各類的內容是完全相同的，不過形式略異罷了。我們有什麼悲歡離合，若用"五古"表現出來便算"詩"，若用"生查子"(近於"五古"的詞調)表現出來便算"非詩"，若用"七律"表現出來便算"詩"，若用"鷓鴣天"(近於"七律"的詞調)表現出來便算"非詩"，其荒謬豈非等於稱方器內的水爲"水"，稱圓器內的水爲"非水"嗎？

第二，就事實說：我們若只承認狹義的詩，則作詩史時便大感困難。例如，不敍詩經與楚辭，則古代豈非只有馮惟訥所輯的幾首眞僞待考的"古逸"嗎？又如不敍漢樂府，則五言詩從何發生？不敍六朝樂府，則絕句從何發生？而且，宋元明清若屏詞與散曲，則那時對於詩壇的貢獻便被忽略，而使我們疑爲中國詩歌

的衰落時期了。

所以，我們把詩的領土擴張到韻文的全體，至於有韻的散文（如賦贊箴誄等）及有韻的戲劇（如雜劇傳奇等）及有韻的小說（如佛曲彈詞等），當然不在內。

因此，我們這部詩史開始便從詩經楚辭敍起，而詩經以前的僞作則一概摒去。一直敍到近代的散曲，而詞盛行以後的詩及散曲盛行以後的詞，則概在劣作之列而刪却了。

其次，我們討論分期問題。近人所著中國文學史的分期有兩種。一種是依照中國朝代的區分的。然而皇帝換一姓，文學未必就換一派，其不妥當是很明顯的。還有一種是依照西洋歷史的區分的。但西史的中古期却相當於中國的齊梁到明之中葉，未免太長，而且與中國詩歌遞嬗的情形也不相同，故我們不願採用。我們以爲詩史的分期應該看詩歌變遷的大勢。中國詩歌變遷的第一關鍵在漢，第二關鍵在唐，我們卽依此分爲古代，中代，近代三期：

（1）古代詩史約一千六百年，可以分爲四個時代：

萌芽時代，詩經時代，楚辭時代，樂府時代。詩經樂府大半爲流行的歌謠，無一定的形式，亦無格律之可言。無論是村嫗是野老，有什麽可悲可喜可歌可泣的事，很自由的表現出來，便成一首詩歌。卽如屈宋之震古鑠今，然據最近研究的結果，知道屈平只有七篇，宋玉只有二篇，與後世詩人積稿可隱身者不同。牠們純是天籟，不假人工。牠們的特點是自由——絕對的自由。在形式方面有四點可注意：一是每字不限平仄，二是每句不限字數，三是每篇不限句數，四是句末不限協韵。所以古代的詩可以說是"自由詩"，而古代詩史也可說是"詩的自由史。"

(2)中代詩史約七百年，也可分爲四個時代：曹植時代，陶潛時代，李白時代，杜甫時代。此時人事日繁，文勝日甚，漸漸的趨向整齊劃一，漸漸的發生各種規律。古代的詩全係方言俗語，而中代則漸與語言脫離關係，"詩人"二字也漸漸成爲社會上的一個特殊階級。古代的詩

大都雜言，而中代詩人則專取古代四言，五言，七言的詩句做模範，而他們詩集的編次也以此分先後。這種風尙是從建安七子及曹氏父子起的。晉室渡江而後，字句整飭外又加以工緻的對仗，即陶潛亦不能免。自後沈約創四聲八病之說，民間又盛行四句的樂府，於是律詩絕句便從此醞釀起來，至李白杜甫而集大成。這時期的特點便是於天然的美以外，更加以人工的美。人工美有時不及天然美之自然，天然美也有時不及人工美之工緻，我們不能隨便軒輊於其間。不過加一種人工，便多一種束縛；我們旣稱古代爲自由史，也不妨稱中代詩史爲"詩的束縛史。"

(3)近代詩史約一千年，又可分爲四個時代：李煜時代，蘇軾時代，姜夔時代，散曲時代。詩的格律至中唐已完備，晚唐以後便發生變化。這變化有兩個方向。一個方向是拿樂律代詩律。中代詩人把詩律越看越重，近代詩人則把樂律越看越重。例如晚唐及五代時，詞調的字數常

有變遷。北宋便沒有這種現象，然而蘇軾一班人尙是"曲子中縛不住"的。到南宋姜夔一派便一字也不能放過。張炎曾說其父塡詞有"瑣窗明"句，明字不協，改爲深字；尙覺不協，又改爲幽字，方能協律。這樣以意就律，似有喧賓奪主之嫌。還有一個方向是文字日漸解放。上文曾說，古代全係方言俗語，中代則離語言漸遠，近代却又漸漸接近。唐宋詞人所作，語文各半，到金元以後便全以方言俗語作曲。因爲這一點，故元曲能有空前的成績。我們須懂得這兩個變化，方懂得近代詩史，故我們可稱之爲"詩的變化史。"

以上說明中國詩歌的變遷大勢，應該分爲三大時期。每一大時期還分爲四小時期．因爲作風有變動，不能不分開。每一小時期即以代表的詩人之名名之，如陶潛或蘇軾，或以流行的體裁之名名之，如樂府或散曲。本書體例，每一大時期作一卷，每一小時期作一篇，故共計三卷十二篇。

總結上文，作爲一表：

分期		中歷	西歷
古代	萌芽時代	商盤庚至武丁	前十四世紀
		商武丁至庚丁	前十三世紀
		商庚丁至周成王	前十二世紀
	詩經時代	周成王至穆王	前十一世紀
		周穆王至孝王	前十世紀
		周孝王至宣王	前九世紀
		周宣王至桓王	前八世紀
		周桓王至定王	前七世紀
	楚辭時代	周定王至敬王	前六世紀
		周敬王至安王	前五世紀
		周安王至赧王	前四世紀
		周赧王至漢高祖	前三世紀
	樂府時代	漢高祖至武帝	前二世紀
		漢武帝至哀帝	前一世紀
		漢平帝至和帝	後一世紀
		漢和帝至獻帝	後二世紀

中代	曹植時代	漢獻帝至晉惠帝	後三世紀
	陶潛時代	晉惠帝至安帝	後四世紀
		晉安帝至齊東昏侯	後五世紀
		齊和帝至隋文帝	後六世紀
	李白時代	隋文帝至唐武后	後七世紀
		唐武后至德宗	後八世紀
	杜甫時代	唐德宗至昭宗	後九世紀
近代	李煜時代	唐昭宗至宋眞宗	後十世紀
	蘇軾時代	宋眞宗至哲宗	後十一世紀
	姜夔時代	宋徽宗至寧宗	後十二世紀
		宋寧宗至元成宗	後十三世紀
	散曲時代	元成宗至明惠帝	後十四世紀
		明惠帝至孝宗	後十五世紀
		明孝宗至神宗	後十六世紀
		明神宗至淸聖祖	後十七世紀
		淸聖祖至仁宗	後十八世紀
		淸仁宗至德宗	後十九世紀

到前世紀末年，詩詞固已衰落，散曲也成强弩之末。所以，那個時候是中國詩史上油乾燈草盡的時候。但在新世紀的初年，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潮流，迫着把滿淸帝國換成中華民國，同時文學上也高呼着"革命"，替詩史開個新的局面。因爲時期尚短，成績還沒有昭著，我們也不便在詩史上敍述，只在後邊"附論"裏把最近的趨勢略說一下。但是，我們相信，這是中國詩歌唯一的大道，將來一定引到成功上去的。

導論終



中國詩史卷一

古代詩史

陸侃如馮沅君合著



古代詩史詳目

詳目終

篇一　芽萌時代

古逸辯僞

中國的詩是怎樣萌芽起來的？這是迎面而來的第一個難題。在解答這個問題以前，我們先要知道，見存詩經以前的詩皆僞。這一點與舊說相差太遠，故我們雖不能在此詳細考證，然也有略加說明的必要。相傳爲詩經以前的詩，以馮惟訥的詩紀前集十卷古逸搜羅較備，現在逐一討論於後：

（1）蜡辭——此詩見禮記郊特牲，以爲伊耆氏作的。伊耆氏相傳卽神農，神農是極渺茫的神話中人，而禮記又是晚出的不可靠的書，故此詩是很可疑的。

（2）彈歌——此詩見吳越春秋，以爲古孝子所作，文心雕龍則認爲黃帝時詩。黃帝與神農是同樣的渺茫，而吳越春秋記事之不確實亦經前

人論定（例如四庫提要便曾列舉好幾點），故此詩是不可信的。

（3）有焱氏頌——此詩見莊子天運篇，以爲黃帝時作。但天運篇是僞作，故此詩也是僞作。

（4）遊海詩——此詩見拾遺記，以爲黃帝時人寧封子所作。記爲苻秦時王嘉撰，其言皆荒誕不經，故此詩亦不應據爲典要。

（5）皇娥歌——此詩見拾遺記，以爲少昊母皇娥所作。拾遺記不可靠已如上述，而此詩純爲七言，更非那時所能有。

（6）白帝子歌——此詩亦見拾遺記，卽白帝子與皇娥贈答之詩，亦七言，與皇娥歌同樣的不可信。

（7）神人暢——此詩見古今樂錄，謝莊琴論以爲帝堯所作。堯典（包括舜典）之僞已經近人證實（如"閏""金""夏"等字樣決非那時所能有），故帝堯的有無大成問題。且"淸廟穆兮承予宗"等句不但用騷體，且有抄襲周頌的嫌疑。

(8)箕山歌——此詩亦見古今樂錄，以爲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拒之而作此詩。許由的傳說，司馬遷已致疑，而"甘瓜施兮葉綿蠻"等句，亦有抄小雅與仿騷體的嫌疑。

(9)擊壤歌——此詩見論衡帝王世紀等書，以爲堯時老人所作。不過我們知道商是新石器時代，又是農業的幼稚時期，所以堯時有"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之詩是不合於事實的。

(10)康衢謠——此詩見列子，以爲堯時的兒謠。但列子爲魏晉間的僞書久經論定，故此詩亦是僞的。

(11)虞帝歌——比詩見尙書臯陶謨（包括益稷），以爲舜與臯陶唱和之作。虞書的作値自堯典被證爲僞作後，已無人重視，且題目稱"謨"，開首便說"曰若稽古……"，顯然是後人的口吻，故此詩也不可信，

(12)卿雲歌——此詩見尙書大傳，以爲舜與八伯唱和之作。大傳本係僞書，"卿雲爛兮"又是騷體，而舜與羣臣的贈答也顯然是模仿虞帝歌

的。

(13)南風歌——此詩見孔子家語，以爲舜所作。家語本王肅僞託，而且"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等句，顯然是從楚民族的"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等句脫胎而來的。

(14)南風操——此詩見琴操，亦爲舜所作。琴操所載琴曲之不可靠，鄭樵在通志樂略裏已痛論過，且"凱風自南兮"等句顯然用騷體且抄國風，其爲僞托無疑。

(15)思親操——此詩見古今樂錄，亦爲舜作。其中如"河水洋洋兮清泠，深谷鳥鳴兮嚶嚶"等句，也顯然抄詩經，且用騷體，當屬晚出。

(16)祠田辭——此詩見文心雕龍，亦爲舜作。但"荷此長耜"句與擊壤歌同非事實，而"四海俱有"句亦非舜時所能有的觀念。

(17)襄陵操——此詩見古今樂錄，以爲禹治水時作。治水傳說已經近人證爲虛僞(因爲是那時的科學技術所做不到的)，且"襄陵"二字又出於僞堯典，故此詩必係僞託。

(18)塗山歌——此詩見吳越春秋，以爲禹時塗山人所作。此書不可靠已如前述，而且"綏綏白狐"也顯然是抄國風的。

(19)五子歌——此爲古文夏書之一篇，以爲太康第五人所作。古文尚書之僞久經論定，無庸贅述。

(20)夏人歌——此詩見韓詩外傳尚書大傳等書，以爲桀時羣臣所作。不但大傳是僞書，外傳記事不確實(參看四庫提要)，而且"四牡蹻兮，六轡沃兮"等句，也一面襲騷體，一面抄詩經。

(21)盤銘——此詩始見禮記，以爲湯所作。禮記不可信已如上述，故此詩與蜡辭同爲僞作。

(22)桑林禱辭——此詩見荀子大略篇，以爲湯所作。大略篇是僞作，故此詩亦僞。

(23)岐山操——此詩見琴苑要錄，以爲太王所作。琴曲本不可靠，何況又用騷體？

(24)哀慕歌——此詩見古今樂錄，以爲季歷所作。太伯讓國之說本不可信，而"梧桐萋萋，生于

道周"等句也顯然模仿詩經的。

(25)文王操——此詩見琴操，以爲文王所作。其不可信與南風操同，而鳳凰銜書之說尤爲荒誕。

(26)拘幽操——此詩見古今樂錄，亦爲文王作。拘羑里之說本不可信(參看崔述考信錄)，且卜辭稱"商"而無"殷"字（王國維曾據以證商頌非商詩），而此詩第一句卽說"殷道溷溷"，卽爲僞託的確證，何況又用騷體？

(27)商銘——此詩見國語，以爲是商末的鼎銘。但"嗛嗛之德，不足就也"等句，與見存商末金文的文體(如餘尊，般甗等)相距太遠，其不可信可知。

(28)箕子操——此詩見古今樂錄，以爲箕子佯狂而作。但詩中"漆身爲癘"句顯然是豫讓的典故，自然決非箕子的詩了。

(29)麥秀歌——此詩見史記，也爲箕子所作。但"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不但是騷體，且直抄國風，顯然司馬遷誤信了僞的傳說。

(30)采薇歌——此詩亦見史記，以爲伯夷叔齊所

作。夷齊傳說之不可信，采薇之僞託，崔述已詳論過，且司馬遷也說"睹逸詩可異焉。"

以上就詩經以前的詩，列舉三十篇，加以簡單的說明，以證其不可信。三十篇以前，馮惟訥所輯也有不能算"詩"的如岣嶁碑之類，此處沒有提及，然其僞託是不待辨的。

雖然一般文學史家要根據上述各篇來論中國詩的起源，然我們要以傳信自勉，不能不把牠們一起刪却。

中國詩的源起

以上說明見存詩經以前的詩皆僞。然而我們若說中國詩卽起於詩經，則完全錯誤了。所以，我們第二步的工作，便是要另找材料來說明中國詩的起源。

光緒二十四五年（西歷一八九八——九年）間，在河南彰德西北五里的小屯地方，農民種田時無意的發掘了許多龜甲和獸骨。初爲山東濰縣古董商人范某所得，運往北京，售於福山王懿榮。懿榮死於庚子之役，所藏甲骨轉到劉鶚處，而爲考古學者羅振玉所見。振玉繼續搜羅，所得甲骨有數萬之多，與其友王國維共同研

究，始知甲骨上所刻者乃商人的貞卜文辭，實爲言古史者之無上材料。他們考定這些卜辭是盤庚至帝乙（紂父）時的遺物，證明了周以前渺茫的古史中還有較有把握的一個時期。所以，我們所謂中國詩的"萌芽時代"，便假定從傳說的盤庚即位之年（前一四〇一年）到傳說的紂自殺之時（前一一二二年）。（這年代只根據最通行的傳說，他如古本竹書紀年說盤庚至紂凡七百餘年，日本新城新藏又定紂亡在前一〇六六年，我們很難斷定。）現在要對於這時期的詩歌試探一下。

試探的根據，當然只有卜辭。因爲卜辭以外的材料如馮惟訥所輯的商詩實全爲僞作（已詳上文），而其他的記載如商書之類，也都不可靠。例如開始第一篇湯誓，說"致天之罰"，說"予則孥戮汝"，與甘誓的"恭行天之罰"，"予則孥戮汝"等句，及牧誓的"恭行天之罰""爾躬有戮"等句，完全一鼻孔出氣。上下相距數千年而文句相類若此，顯係後人僞託。近人有見及此，故於疑虞夏書之餘，亦有疑商書者。但於盤庚三篇尙存留戀之意，實所不解。卜辭稱"商"而無"殷"字，（王國維曾據以證商頌非商詩），而盤庚開始第一句即說"盤庚遷於

般”，豈非後人僞託的鐵證？所以，我們可以說，商人除卜辭外；並無文獻留給我們。（也許還有點銅器上的文字，現在尚未能完全斷定。）

現在我們可以根據卜辭來述一述當時社會的，文化的，及藝術的一般狀況。盤庚，我們知道，無疑的替商民族的歷史劃分一個新的時期。恩格爾斯(Engles)告訴我們說，“氏族是在文明期以前爲一般野蠻人所共通的制度。”(家族私產及國家之起源。）卜辭證明商民族尚在氏族制度的階段是很顯然的。波格達諾夫(Bog-danov)又告訴我們說，“農業與牧畜確是各自獨立的起於各種地方。……漸漸人口增加了，人類就得結合農業與牧畜，採取定住的生活形態。”(經濟科學大綱)。這樣便是盤庚的時代。在他以前常要遷徙，而自他以後却沒有搬過家，便可知他那時候是生產技術轉變的時期。從卜辭看來，自他以後的三百年中，牧畜異常發達，觀用牲之數多至一百以上可知。同時農業也漸漸進步，但還沒有應用牛馬耕田的痕跡，可知其技術之幼稚。其他一切用具大都是石製的，也許有一點銅器，但絕對沒有鐵器。在上層構造的藝術方面，我們知道有舞蹈和音

樂。舞字作"𡴀",象人執犛牛尾而舞之形，這正是畜牧時代之必然的現象。呂氏春秋敍古代有"三人搖牛尾"的樂歌，卜特林（Catlin）也說北美洲印第安人有一種"野牛舞",均可做旁證。本來勞動必先於遊戲，原始舞蹈只是生產行爲之意識的模仿而已。同時，舞蹈也有功利的目的，如商人的"𣎆舞"與"𦏧舞"等大都用於祈雨。又有樂字，作"𢆶",象絲附木上，或加"A"以象調弦之器。這已不是原始的簡陋的樂器，可見此時音樂進步已高。——那麼，我們要問：在這樣一個時期，中國的詩到底已經萌芽了沒有？

我們的答案是：此時中國的詩早已萌芽。畢夏（Bücher）說，"在其發達的最初階段，勞動音樂及詩歌是最緊密地結合着的。"（勞動與韻律。）布哈林（Bukharin）也說，"藝術之最古的形態，就是舞蹈與音樂，還有詩歌。舞蹈音樂詩歌這三種東西是互相溶合在一塊的。"（歷史的唯物論。）那麼，在舞蹈很盛，音樂已精的商人，已有詩歌是毫無疑問。而且，波格達諾夫一則說，"詩歌開始於人類語言開始之處"（無產階級的詩歌），再則說，"詩歌從那裏發生的？牠是與言語及思維領有

同一的發生"(社會意識學)。我們先看一看言語起於何時。莫爾甘(Morgan)把人類的進步分成三個時代——一是蒙昧(Savagery)時代,二是野蠻 (Barbarism) 時代,三是文明 (Civilization)時代——而以言語之形成歸之蒙昧時代。波格達諾夫分文化的演變爲四個時代——一是原始文化時代,二是權威文化時代,三是個人主義文化時代,四是集團主義文化時代——而以言語的發生屬之原始時代。然而自盤庚至帝紂中間,顯然已到野蠻時代的中期,權威時代的初期。在這樣的時期,言語與詩歌早已發生是理之當然。

那麼,我們自然又要問:這萌芽時代的詩歌爲什麼不能流傳到現在呢?這確是一個疑問。可能的解答是:因爲那時還沒有完成的文字的原故,依莫爾甘,文字是野蠻時代晚期的產物,又依波格達諾夫,文字是權威時代晚期的產物,商民族還夠不上這一點。而且,事實上,卜辭的文字還只純粹的圖畫,每字的寫法亦有多至三四十種以上的,也證明商人文字確未進展到完全成功的地步,因而他們的歌詠不能藉文字來保存。

篇一終



篇二 詩經時代

章一 導論

歷史的背景

上文曾說，中國詩歌起源很早，不過詩經以前的作品沒有流傳下來，見存者又都係僞作，故我們只能從詩經研究起。詩經所代表者爲記元前十一，十，九，八，七世紀的五百年中的中國詩壇。這五百年間，我們稱之爲"詩經時代。"

我們知道，詩經時代是周民族的光榮時期。此時商民族已經退敗了，只在宋國保留一個支裔。新興的民族如楚民族與秦民族還剛在南方與西方萌芽起來，還沒有危害周民族的實力。所以，詩經裏面雖也有代表商民族的支裔的作品如商頌，代表楚秦二民族的詩歌的起源的如二南與秦風，但其餘大部分都是在周民族範圍內的。現在我們述詩經時代的歷史的背景，便也以周民

族爲主。

周民族的起源，我們不大知道。直到后稷的時候，他們才有事蹟可考。依舊說，他是黃帝的五世孫，是武王的十六世祖，約當紀元前十五世紀的時候。這種世系自然極不可靠。我們從詩經裏推測，后稷大概是周民族傳說中的始祖，其母名姜嫄，其父不可考，這正是原始婚姻制度下必然的情形。因爲重女輕男的原故，姜嫄把這嬰孩拋棄了；但出人意外的結局，他居然長大了。漸漸的，他在有邰（今陝西武功縣附近）一帶作耕種的嘗試，得到很好的成績，替周民族立下個穩固的基礎。這是周史的第一幕。

到公劉（相傳係后稷的四世孫）的時候，他們的版圖漸漸的從沮水漆水擴張到渭水附近。公劉帶了部屬，攜了輜重，經過胥原百泉等處，而卜居於豳（今陝西邠縣附近。）自此以後，周民族似乎有中衰之象，事蹟也無考。公亶父（即太王，相傳爲公劉十世孫）可算是個中興人物，他由豳遷岐（今陝西鳳翔縣附近），豳人自然跟他走。他建起房屋來，設起官職來，又征服了混夷，漸漸的富強起來。時商民族衰象已見，故太王便漸漸的從事於

滅商的預備，同時也與商民族交通起來（他的兒媳，王季之妻，卽取於商）。到王季之子文王的時候，勢力愈盛，又滅了密崇二部落，便實行伐商，不料中途而死。他的兒子武王便繼續這種使命，終於取商而代之。這是周史的第二幕。

這二幕的眞相，至今還保存在詩經的大雅裏。雖然參雜了一部分原始的神話與詩人的潤飾，但較之後代揑造的史蹟（如說后稷爲舜臣，說文王爲紂臣等）尙有天淵之別。我們曾說商民族的社會是氏族制度，周民族恐怕是中國史上組織國家的第一次。相傳武王克商是在紀元前一一二二年，這眞是中國史上劃分新時代的一年。詩經中的三百餘首詩，其作期都是在此時以後的。

武王十一傳至幽王，爲犬戎所殺，便結束了周民族在陝西的歷史。我們稱這一段爲西周，是周史的第三幕。幽王之子平王於前七七〇年遷都洛邑，以後爲東周，是周史的第四幕。此時新興的楚秦二民族則日益強盛。在政治史上，周的名義雖維持到前三世紀，而在詩史上，則在東遷後不久便告結束，因爲詩經裏沒有前七

世紀以後的詩，而楚辭則在前六世紀已興起了。

采詩與刪詩

詩經這部書，就大體說來，可以稱爲"周詩錄。"但是周民族以及宋秦楚的詩又怎樣聚在一起，彙成一部"詩錄"的呢？牠所代表的旣有五百年之久，爲何只有三百餘首呢？這個關於詩經的歷史的來源，包含兩個問題：一是采詩問題，一是刪詩問題。我們現在不妨簡單的討論一下。

采詩之說始於漢代。一見於禮記的王制：

> 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再見於漢書的食貨志：

> 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

三見於何休的公羊傳注：

> 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

關於詩經的種種問題常常引起很劇烈的筆戰，獨是對於采詩問題，二千年來不曾有人懷疑過。只有崔述在讀

風偶識裏說：

> 余按克商以後，下逮陳靈，近五百年。何以前三百年所采殊少，後二百年所采甚多？周之諸侯千八百國，何以獨此九國有風可采，而其餘皆無之？……且十二國風中，東遷以後之詩居其大半，而春秋之策王人至魯，雖微賤無不書者，何以絕不見有采風之使？乃至左傳之廣搜博采而亦無之？則此言出於後人臆度無疑也。……大抵漢以降之言詩者多揣度而爲之說。其初本無的據，而遞相祖述，遂成牢不可破之解，無復有人肯考其首尾而正其失者。迨於有宋諸儒甚且以後漢人所作之序命爲周太史之所題。古人已往，一任後人之加之於伊誰，良可慨也！

這是很不錯的。但他沒有把後人爲何這般“臆度”的原因指出。我們想這可以說是“以今度古”的一例。漢書郊祀志說：

> 〔武帝〕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

在漢代，民間歌謠及文人作品大都被采入樂府，故漢人誤認周代也必如此，於是便生出那種"臆度"，却不知道在春秋和左傳裏都找不出一點根據來！

太師采詩固然是臆說，然而他們對於今本詩經却又認爲非太師之舊，是經孔丘删過的。史紀孔子世家說：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

對於此說，前人反對與擁護各半。反對最早的要算孔安國，以爲古詩决不會有三千餘篇，孔丘决不會删去十分之九，(呂氏家塾讀詩記引)。鄭樵在删詩辨裏也如此說。江永因爲詩經內有淫詩，也以史記删詩之說爲"妄說"(鄉黨圖考)。歐陽修在詩本義裏却又相信古詩有三千餘篇，章炳麟也如此主張。顧炎武在日知錄裏又以爲三百篇內的淫詩無礙於删詩之說。我們覺得這種駁來駁去的話，都未搔着癢處。

我們且看崔述的話：

孔子删詩，孰言之？孔子未嘗自言之也，史記言之耳。孔子曰，"鄭聲淫"，是鄭多淫詩也。孔子

曰,"誦詩三百",是詩止有三百,孔子未嘗删也。學者不信孔子所自言,而信他人之言。甚矣,其可怪也!(讀風偶識。)

這眞是一刀見血,使擁護史記者無從爲之辭。我們再看方玉潤的話:

夫子反魯在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丁巳,時年已六十有九。若云删詩,當在此時。乃何以前此言詩,皆曰"三百",不聞有"三千"說耶?此蓋史遷誤讀"正樂"爲"删詩"云耳。夫曰"正樂",必雅頌之樂各有其所在,不幸歲久年湮,殘缺失次,夫子從而正之,俾復舊觀,故曰"各得其所",非有增删於其際也。奈何後人不察,相沿以至於今,莫不以"正樂"爲"删詩",何不即論語諸文而一細讀之也!(詩經原始的詩旨。)

這是不錯的。司馬遷或者是誤會"正樂"的意義,或者是根據當時的傳說,(孔丘在六經中最喜言詩,見於論語者有十八次之多,故删詩的傳說易於發生),總不能據爲典要。

本來五百年之久,詩歌有三千餘篇也在情理之中。

不過時代久遠了，便漸漸的散亡了；例如論語所引的"素絲以爲絢兮"之類，今本詩經裏就沒有。這種散亡是很平常的事，崔述說的好：

> 蓋凡文學之道，美斯愛，愛斯傳，乃天下之常理。故有作者，卽有傳者。但世近則人多誦習，世遠則就湮沒；其國崇尙文學而鮮忌諱則傳者多，反是則傳者少。小邦弱國偶遇文學之士錄而傳之，亦有行於世者，否則遂失傳耳。（讀風偶識。）

總之，古代詩篇的流傳與散亡，都是很平常的事，我們不用加以"太師采詩"與"孔丘刪詩"等等無根據的解釋。

詩序與六義

我們敍述采詩刪詩兩問題，不僅說明詩經的來歷，也可免除讀詩經的人的誤會。因爲前人相信采詩之說，便誤把政治和文學攪在一起；又因相信刪詩之說，便誤把禮教和文學攪在一起。這兩種誤會便使二千年來的讀者不能正確的了解詩經。這種障礙是不能不掃除的。但還有比采詩刪詩之說更重大的障礙，我們也當略加討論。這便是詩

序問題與六義問題。

秦火而後，漢初傳詩者有魯之申培公，齊之轅固生，燕之韓太傅三家。後來河間獻王獻魯人大毛公（亨）的故訓傳，以小毛公（萇）爲博士，於是毛詩與魯詩齊詩韓詩並列。四家詩都有"序"，說明每篇的大旨。（蔡邕獨斷載魯詩周頌序，水經注引韓詩周南序；依此推測下來，齊詩大約也有序。）自鄭玄箋毛詩以來，三家漸就亡散，毛序獨行於世，爲後世說詩者之唯一根據。現在我們所謂"詩序"，卽專指毛序而言。

自漢末至唐，可說是毛序一尊時代。到了唐宋以後，毛序的尊嚴便漸漸喪失了。成伯璵疑之於先，歐陽修攻之於後。朱熹鄭樵更把毛序看做一文不值。卽以守舊著名的呂祖謙，也在家塾讀詩記裏對於毛序表示不滿。到元仁宗時，朱傳便取毛序的地位而代之，直到如今。淸儒棄宋尊漢，故頗有擁護毛序的人。但這只能算是毛序的回光反照，因爲牠的荒謬太明顯，故姚際恆崔述龔橙方玉潤等大都另創新解。這種新解創始於宋代戴溪的讀詩記，明代豐坊繼之，而姚方等集其大成。最近幾年來，這種新解頗有代替朱傳的趨勢，至於毛序

則更棄如敝屣了。

我們在這裏不能詳引各家的論調，只把二千年中的經歷略述如上。看了這一段敍述，便知現在再攻擊毛序，似乎有打死老虎的嫌疑。不過把毛序當作"敝屣"的固然很多，而把牠當作"敝帚"的却也不少。在表面上看來，毛序似乎完全失却牠的尊嚴了；但就事實上說，毛序的潛勢力尚不小。現在一部分人儘管大聲提倡姚崔龔方們的著作，一部分人却還在大學講壇上或私人著述裏大講其序說。我們要打破這種潛勢力，"擒賊先擒王"，須先討論毛序的作者問題。

毛序的荒謬爲常識所能判斷，而一般人甘心服從謬說，實在是懾於古聖賢之威。毛序是誰作的？說也好笑，時代越後，著作權越移前。鄭詩譜說是卜商毛亨合作的（沈重說），王肅及陸德明便撇開了毛亨，只說卜商所作（家語注及經典釋文），程顥却說孔丘作大序，國史題小序（呂氏家塾讀詩記引），王安石又說詩人所自作。嚮壁虛造，莫此爲甚！而一般人對於毛序却不知不覺的生出一種敬畏之心。其實毛序的作者，後漢書儒林傳裏說的明明白白：

〔衞〕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之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行於世。

這是正史的傳記，可靠性當然不小。况且陸璣在毛詩草木鳥獸虫魚疏後附述毛詩的源流道：

東海衞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得風雅之旨。

這是最早的記載，可靠性也是很大的。衞宏不過東漢一陋儒，上距詩經有千餘年之久，我們爲何甘心上他的當呢？

但詩序貽害我們，不僅誤解詩意，還要誤認詩體。這便牽涉到六義問題。毛序說：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此與周官所謂六詩相同：

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後人對於此說的解釋有三種：

（1）半係詩體，半係作詩之法。此卽朱熹所謂"三經""三緯"（見語錄）。以風雅頌爲經，指國風，

二雅，三頌而言；以賦比興爲緯，解作"直陳""比喻""托物"。

（2）全係作詩之法　程顥主張此說。其解釋賦比興與前同；對於風雅頌則解作"諷刺""陳理""稱美。"（呂氏家塾讀詩記引。）

（3）全係詩體　章炳麟主張此說。其解風雅頌與第一說同；對於"賦"認爲與後代的賦相同；"比"讀爲駕辯九辯之辯；"興"讀爲廞，"與誄相似。"（檢論六詩說。）

第一說最通行而最謬誤。在周官與毛序裏，六項是並列的。若果有經緯之分，有體裁與作法之分，便不該混在一起，尤其不該把賦比興三項雜於風與雅的中間。所以若是指體裁，六項應該全是體裁；若是指作法，六項應該全是作法。但比較下來，程顥之說也覺不妥。第一，三百篇明明有風雅頌三體，若說風非國風，雅非二雅，頌非三頌，似嫌牽強。第二，作詩之法決不是"諷刺""直陳""比喻""托物"，"陳理""稱美"六項所能盡的。因爲非六項所能盡，故生出"賦而比""賦而興""比而興""興而比""賦而興又比""賦其事以起興"等荒謬可笑的話。若

眞如此，六義豈不變成十二義了？故我以爲章炳麟之說較妥。但他以爲賦比興等三體爲孔丘所删，却完全是臆說，毫無佐證。若係被删，豈無一二篇流傳至今？此蓋因毛序之說本屬無稽，故無論怎樣解釋終無是處。總之，我們研究詩經的人應該把詩序完全拋開才行。

二南的獨立

上文所說，主旨在破壞研究詩經的舊方法。現在要建設我們研究詩經的新方法。這個新方法是以音樂爲骨幹，而二南的獨立爲其先決問題。

"南"是否爲詩之一體，可與風雅頌並列？這是一個很有趣味的問題。小雅鼓鍾說：

> 以雅，以南，
> 以籥不僭。

此處拿"南"與雅並列，本來是二南獨立的鐵證，然而前人因六義六詩中無"南"，總要百般曲解：毛傳以爲南夷之樂，鄭箋以爲舞名。至蘇轍始指爲二南，但在北宋時似尙無人注意。南渡後紹興中兩位進士——王質與程大昌——始正式承認。王質在詩總聞裏把三百篇分成

“南”“風”“雅”“頌”四部分。他的聞南說：

> 南，樂歌名也。見詩，“以雅以南。”見禮“胥鼓南。”（鄭氏以爲西南夷之樂，又以爲南夷之樂。）見春秋傳，“舞象箾南籥。”（杜氏以爲文王之樂，其說不倫。）大要樂歌名也。

程大昌在考古編裏也說：

> 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禮觀樂有舞象箾南籥者：南籥，二南之籥也；箾，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不勝傳習之久，無敢正指以爲二南也。

又說：

> 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之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

他的意思以為二南是古代樂名，與雅頌並列。風是不入樂的，當附於南之後，不能兼括二南。故他主張以南雅頌代風雅頌。關於國風是徒詩或是樂章的問題，我們在後文另有詳細的討論。在這裏我們只要知道他是主張二南獨立的一員健將就是了。

自從他們創議以後，注意的人似乎很少。到清代方有幾個駁詰的人。陳啓源在毛詩稽古編裏斥責蘇轍解釋"以雅以南"句之誤：

> 宋蘇氏復自立說，謂雅是二雅，南是二南，舛誤尤甚。大雅小雅，詩六義之一也，非樂名也。樂以雅名，則風雅頌皆得奏之，不僅二雅矣。至二南之"南"，猶十五國之"國"也，目其地而言也。當時所采詩，或得於南國，周召不足以盡之，故不言國而言南耳。尚不得與二雅並列於六義，況樂名乎？

魏源在詩古微（中編之一）裏也說：

> 周禮大師教國子以六詩，有風雅頌而無南。左傳"風有采蘩采蘋"，其詩實在召南。則二南同為國風，明矣。

他們的主要理由不外這三點：

(1)六詩六義中無"南"。

(2)"南"爲地名，非樂名。

(3)左傳稱召南詩爲"風"。

其中第一第三兩條理由最爲荒謬。我們何能據漢儒僞託的周官毛序來否認"南"的獨立？這一點，我們在上文已經詳細說過。第三條理由與第一條相似。"風有采蘩采蘋"一句見於隱公三年的"君子曰"以後。左傳已是周末之書，(據珂羅倔倫所考)，而"君子曰"一段又是漢儒攙入的，更不可靠。這只能證明漢初已把風與南的界限溷淆了，並不能證明古代無南。其中只有第二條理由稍有討論的價值，但牠的錯誤也是很明顯的。果如陳說，則何不援"邶風""鄘風"之例而稱爲"南風""周風""召風"？這樣豈不直截明白，爲何一定任意糅合而稱爲"周南""召南？"

此外反對二南獨立的，還有胡承珙方玉潤等人，但他們的理由也不外陳魏所說的，故不再一一徵引。其實我們若肯平心靜氣，拋開了傳說和成見，便知"南""風""雅""頌"四體並列，是很明顯的事實。譬如頌分爲三，

故有"周頌"等名;雅分爲二,故有"小雅"等名;風分爲十一故有"衞風"等名;南分爲二,故有"周南"等名。因爲每一體內不止一種,故於詩體上加一區別字。我們若以"周南"之名與"衞風""小雅""周頌"等名對看,豈不顯然是相類似的?大約因爲二南篇數很少,又與國風毗連,故年代久遠了便誤認爲風,而"國風"二字便移於"周南"之前了。我們現在當還牠本來面目,承認二南的獨立。

詩經與音樂

現在我們要說明"南""風""雅""頌"四體的意義。近來常有人鄙棄這種區分,以爲內容方面頌與雅常有相同的,形式方面雅與風也有相同的,故不如改用"諷刺詩""抒情詩"等名稱。其實四體之分本來不以內容和形式做標準,故不能在字句間推求牠們的異點,更不能根據字句來否認四體之分。前人解釋四體之分的,以惠周惕"風雅頌以音別"之說爲最合理。此猶後代樂府分"鼓吹""橫吹""相和""淸商"等類,都有音樂上的特點,不容混淆。不過古樂失傳,我們無從道其詳罷了。現在試從各種古籍

上，約略考求這四種古樂的性質。

"南"的來源，崔述在讀風偶識裏說過：

蓋其體本起於南方，北人效之，故名以南。

這是很不錯的。但"南方"二字究竟是什麽意義呢？說文"南"下云：

南，草木至南方有枝任也。

這話不如白虎通"五行"之明白：

南方者，任養之方，萬物懷任也。

御覽"時序部"六引書大傳也說：

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

我們應該知道"南""任"二字古時同韵，可以通用。鼓鍾的毛傳說，"南夷之樂曰南"，然而周禮旄人的鄭注及公羊昭公二十五年的何注却說，"南方之樂曰任"，便是明證。任卽孕字，有生長發育之意。南方氣候較暖，草木鳥獸較易滋長，故名曰"南"。因此，發生於南方的音樂也叫做"南"，也帶着生長發育的氣味。這是南的特點。(我們在後文討論二南時還有詳細的說明。)

"風"的意義，前人大都沒有弄明白。毛序所說"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化上"，固然是一派胡說，不値一駁；

卽如章炳麟所謂"口中所謳唱"及梁啓超所謂"只能諷誦而不能歌者",也尙有商酌的餘地。朱熹曾說:

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歌詠,各言其情者也。

近人只注意"里巷歌謠"一句,只說國風就是歌謠,却忽略了"男女相與歌詠"一句,故依然不明了牠的來源與意義。我們試看,費誓"馬牛其風"及左傳"風馬牛不相及"的風字,普通都訓作"放"字廣雅及釋名亦然。惟服虔注"牝牡相誘謂之風"一句,頗可注意。放字本可訓爲縱(呂覽審分注),又可訓爲蕩(漢藝文志注。)江南方言,男女野合恐人撞見,倩人守衞,謂之"望風",與情敵競爭謂之"爭風",亦可助證。故風的起原大約是男女贈答之歌,如漢相和歌之名。(風不盡言情,猶雅不盡敍事,沒有妨礙的。)從這一點看來,牠對於音樂的關係,或者較南雅頌爲薄弱些。

"雅"的解釋,以章炳麟爲最佳。他在十一年在上海講演,據報章所載,中有這一段話:

據我看來"雅"在說文就是"鴉","鴉"和"烏"音本相近,古人讀這兩字也相同。所以我們可以說

"雅"即"烏"。史記李斯傳的諫逐客書及漢書楊惲傳的報孫會宗書均有"歌烏烏"之句，人們又都說"烏烏"是秦音。秦本周地，"烏烏"爲秦聲，也可以說是周聲。……說文又訓"雅"爲"疋"(這兩字音也相近)；又說，"疋，記也。"大概"疋"就是後人的"疏"，後世的"奏疏"，也就是"記"。"雅"所以訓"疋"，也就因爲是記事之詩。(參看太炎文錄初編卷一大疋小疋說。)

這是很不錯的。我們試把大雅之生民公劉及小雅之采芑六月等篇合起來，便是一篇大規模的"周的史詩"，(參看後文論二雅處。)我們再看秦民族的石鼓文及刻石銘都迫近二雅(參看後文論秦民族文學處)，也可參透其中消息。

"頌"的解釋，以阮元爲最佳。他在釋頌裏說：

頌之訓爲"美盛德"者，餘義也；頌之訓爲"形容"者，本義也。且頌字卽容字也。……"容""養""羕"一聲之轉，古籍每多通借。……所謂商頌周頌魯頌者，若曰"商之樣子""周之樣子""魯之樣子"而已，無深義也。何以三頌有樣而風雅無樣

也?風雅但弦歌笙間,賓主及歌者皆不必因此而爲舞容。惟三頌各章皆是舞容,故稱爲"頌"。若元以後戲曲,歌者舞者與樂器全動作也。風雅則但若南宋人之歌詞彈詞而已,不必鼓舞以應鏗鏘之節也。

這是說頌爲舞曲,是很不錯的。(見存頌詩不全是舞曲,猶雅不盡敍事,沒有妨礙的。)我們看了儀禮大射"頌鍾""頌磬"之名及左傳襄公二年"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爲櫬與頌琴"一句,便不能不承認頌在音樂上的特點了。

以上說明四體的特點,及其與音樂的關係——南讀爲任,風讀爲放,雅讀爲烏,頌讀爲容——都不過是一種假設。將來考古學更發達的時候,或能把古樂的眞相告訴我們。就目前論,上列的解釋可算是比較最合理的。

因爲牠們都有音樂上的特點,我們研究時便當依此區分,而"諷刺""抒情"等名之不妥更爲明顯。況且詩經所代表者爲西曆前十一世紀至前七世紀的中國詩歌。其中有成康時的祭歌,有夷厲時的史詩,有定匡時的民謠,有的已經成熟,有的尙嫌幼稚。這些漸漸變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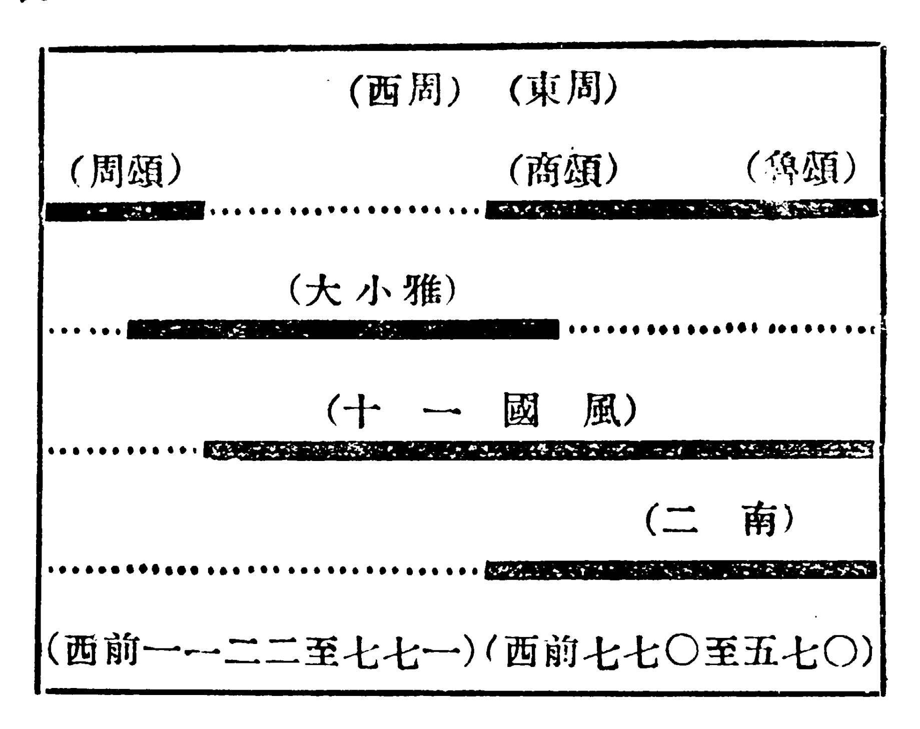
漸漸進化的痕跡，文學史家自應按着時代的先後，明明白白的敍述出來，使讀者易於了解這五百年中的詩壇狀況。若用"諷刺""抒情"等名，則這種進化變遷之跡一定要被忽略了。自然，我們生居今日要逐一考定三百篇的時代是很困難的。但要替"南""風""雅""頌"四體分個先後，却是很可能的事。我們所謂以音樂作骨幹的研究詩經的新方法，卽是希望一般人能依着這四體來研究。

我們須知這四體在地位上是並列的，在時代上却是前後相因的，在風格上也有連帶的關係，我們不能說"抒情"受"諷刺"的影響，也不能說"諷刺"從"抒情"轉來。但在四體中，頌之晚出者近雅，雅之晚出者近風，風之早出者近雅，而南又爲楚辭的先驅。所以我們若采用這種新方法。不但可明瞭古樂的情形，且可說明許多文學史上的因果關係。

詩經的時代的鳥瞰

據我們研究的結果，應該把今本詩經的次序翻過來。現在南最前，風次之，雅又次之，頌最後。其實頌的時代最早，雅次

之，風又次之，南最晚出。為讀者便於了解計，列表如後：



關於這個時代先後的考證，後文另有詳細的討論。如今且依着這個次序，把詩經時代的詩壇情形作一個鳥瞰式的敍述。

自周民族滅商代興以後，最初起的詩是舞歌和祭歌，卽所謂周頌是，舞歌是紀念伐商之役的，祭歌是紀念周之先王的。當時舞蹈和祭禮大約同時舉行，直到漢代的郊廟歌辭與舞曲歌辭尙有很密切的關係。但此時

中國詩歌尚在幼稚時代，技術方面頗不高明，句末用韵也未成熟，又不懂得分章。康昭以後，頌詩中絕。東遷後，宋有商頌，技術方面似乎受了雅的影響；魯的魯頌的技術，更受了風的影響：都較周頌爲進步。但頌詩終缺乏眞性情，故在四體中作值最低。

當頌聲寖息的時候，雅詩便漸漸興起。因爲音樂的關係，分爲大小二種。大雅爲西周的作品，小雅爲西周末年及東周初年的作品。小雅與國風差不多同時，故技術方面頗受國風的影響而較大雅爲優。如祭禱或祝頌的幾篇，大雅不過較周頌的篇幅長些，仍然沒有佳構；小雅便不然，描寫生動得多，表情眞摯得多。大雅中諷刺的幾篇却與小雅不相上下。周自厲幽以後，朝政日非，故這一類詩大都異常沉痛；而且作者大都智識階級，故結構異常嚴密。但有時教訓氣味太重，有時不免流於謾罵，是牠們的缺點。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的是幾篇敍事詩。我們若把這幾篇敍事詩聚合起來，便成一篇大規模的"周的史詩"。雖不能與世界上偉大史詩相媲美，然在中國巳是很難得的了。

國風之起，較雅詩略後。共分十三國，惜邶鄘二風

已亡，（現在的邶鄘二風實係衞風），見存僅十一國。除豳檜二風及秦風之半外，均東周之詩。牠們一國有一國的特點，如豳風重農，秦風尙武，魏風多諷刺，鄭風多言情，都是文學史家所當特別注意的。但最可注意的却是衞風。牠篇數之多，爲十一國之冠，而又是中國婦女文學發祥之地。衞女穆姬（許穆夫人）爲全世界最早的女詩人，作品雖僅三篇，但篇篇都有精采。這是值得我們仔細硏究的。

東遷以後，長江流域對於古代文學有很大的貢獻，所謂二南是。出世時代雖晚，然在三百篇中實佔有最高的位置。產生的地點，是一個最美麗的去處；而牠所憑藉的，又是一個極優美的音樂。所以在三百篇中，孔丘再三的讚許二南；所以現在的詩經，二南冠於全書之首。并且對於後來的楚辭，牠有創導之功，其關係更爲重要。

詩經時代五百年的大勢大略如此。以後便分章詳述。

章一終

章二　　三　頌

周頌

我們在上文說，三百篇中以周頌爲最早。但究竟作於何時呢？鄭樵說，"周頌者，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非也。頌有在武王時作者，有在昭王時作者。必以此拘詩，所以多滯也。"這是不錯的。如今且把牠們本文中可藉以考見時代的文句寫出來，以供參考：

(1)淸廟："秉文之德。"

(2)維天之命："文王之德之純。"

(3)維淸："緝熙文王之典。"

(4)天作："文王康之。"

(5)我將："儀式刑文王之典。"

(6)雝："亦右文母。"

(7)賚："文王旣勤止。"

以上均有文王之謚，可見係武王時或武王以後之作。

(我將及賚均大武舞歌，大約是成王時作。參看後文。)又如：

(8)武："於皇武王。"

(9)桓："桓桓武王。"

以上均有武王之謚，可見係成王時作。又如。

(10)昊天有成命："成王不敢康。"

(11)噫嘻："噫嘻成王。"

以上均有成王之謚，可見係康王時作。(昊天有成命的"成王"二字，舊說以爲非人名。集傳云，"國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以此證之，則其爲祀成王之詩無疑矣。"姚際恆又引二證："賈誼新書曰，'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也；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既，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涖民，故稱"昊天"焉。'此一證也。楊雄謂'康王之時，頌夸於下'；班固謂'成康沒而頌聲寢。'此一證也。"可見"成王"二字確係人名，不能曲解作"成此王功"。)又如：

(12)執競："不顯成康。"

此有康王之謚，可見係昭王時作。(武王在位不久，故以

奄有四方之功歸之成王康王;舊說以"成康"二字作"武成康定"解,殊屬牽強。)此外尙有時代可考者二篇:

(13)酌。

(14)般。

此二篇同係大武舞歌(詳後),故知與我將,武,桓,賚同爲成王時所作。

周頌的作者,我們很難考知。惟國語說:

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

又說:

周文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前一句是時邁文,後二句是思文文,故後人都說這兩篇是姬旦所作,但無確據。照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的話看來,這兩篇與大武同時,故我們也不妨暫信牠們爲姬旦的作品,其時代爲成王。

此外十五篇的時代,我們不敢妄斷。其餘二十九篇的作者,也不能隨意推測。總之,我們若說周頌是西周初年的作品,不至十分錯誤的;因爲牠的出世,大約總在武王至昭王的百餘年中。

其次,我們再敍述這三十一篇的內容。我們以爲可

分爲三類:一是舞歌,一是祭歌,一是雜詩。如今依次說明如下:

(1)舞歌七篇。第一篇是維清,屬象舞。象有二種:一卽大武中之桓,般,賚,號三象;一卽維清,爲文舞。(詳見王國維的說勺舞象舞。)還有六篇是大武舞歌。(樂記說武有六成。)據左傳宣公十二年所載楚莊王的話,知道武,桓,賚三篇均在其中。但還有三成呢?我們想大約卽我將,酌,般三篇。對於酌的加入,各家意見均同,可不討論。般則略有異義;但一來三家詩於篇末亦有"於繹思"句,與賚同(魏源說),二來命名與酌桓賚相似(王國維說),故一定同是武詩。至於我將的加入,則不曾有人說過。祭統云,"舞莫重於武宿夜。"鄭注云,"宿夜,武曲也。"魏源以爲宿夜卽酌,故只得認武曲已亡其一,是錯的。王國維在大武樂章考裏根據文字學來證明"宿"字卽"夙"字,幷說:

武宿夜卽武夙夜,其詩中當有"夙夜"二字,

因以名篇。……今考周頌三十一篇，其有“夙夜”字者凡四。昊天有成命曰，“夙夜基命宥密。”我將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振鷺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閔予小子曰，“維予小子，夙夜敬止。”而我將爲祀文王於明堂之詩，振鷺爲二王之後助祭之詩，閔予小子爲嗣王朝廟之詩；質以經文，序說不誤。惟昊天有成命序云，“郊祀天地也。”然郊祀天地之詩不應詠歌文武之德；又郊以后稷配天，尤與文武無涉。蓋作序者見此詩有“昊天”字而望文言之。若武夙夜而在今周頌中，舍此篇莫屬矣。”

我們以爲“夙夜”之說很可信，但夙夜究是那一篇，則不易斷定。振鷺與閔予小子固然不是，卽昊天有成命也似乎不是，故我們疑卽我將。理由是：第一，篇中“儀式型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句，很合於“始而北出”時的語氣。第二，篇中“我將我享”及“我其夙夜”等句，與酌賚等篇同樣用第一位代字。第三，序說我將是

祀文王於明堂的詩，那是衛宏的猜測；而且鄒肇敏方玉潤曾根據"於昭于天，皇以閒之"來斷定桓係祀武王於明堂的詩，也不害其爲大武舞曲。第四，最重要的便是昊天有成命明明說及成王，萬不能作武曲之一。故我們以爲我將較勝，合其餘五篇而爲六成。（關於"成王"二字，舊說認爲非人名，我們在上文已辯明。）這七篇是我國見存舞歌中之最早者，也可說是見存詩歌中之最早者。牠們大都爲紀念先王的豐功偉烈而作：例如象舞述文王之德，却作於武王時；武舞述武王克商之功，却作於成王時。因此，稱頌的話較多。

（2）祭歌十三篇。　思文是祀后稷的詩。清廟及維天之命是祀文王的詩。昊天有成命及噫嘻是祀成王的詩，噫嘻帶祈穀之意，如列祖的末段。雝卽論語"以雍徹"之雍，爲徹俎的詩。執競大約是日祭的詩：姚際恆說，"日祭之典雖於他經無所見，而國語兩及之，（按卽周語及楚語）；然則成於昭爲祖，康於昭爲禰，執競

之詩當於成康上食時歌之，故以二王並言。”天作及時邁似是享山川，祭柴望的詩。這些祭歌的內容不外這四種：一，稱頌被祭者的功德；二，描寫祭時的情形；三，敍述祭者的感想或警惕之意；四，祈求呵護賜福。其時代大都與舞歌相近，或者略後些。此外還有關於祭祀的詩幾篇。有瞽述祭時的音樂——業，虡，崇牙，應，田，縣鼓，鞉，磬，柷，圉等。潛述祭時的魚——鱣，鮪，鰷，鱨，鰋，鯉等。（因有“先祖是聽”及“以享以祀”之句，故知與祭祀有關。）潛又說及漆水與沮水，可與綿所敍公亶父之事參看。絲衣描寫祭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的情景，並且“不吳不敖”。載見有“辟王”“辟公”之稱及“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之句，或者是率諸侯見祖廟的詩，却不知究係誰的廟。

（3）雜詩十一篇。無類可歸者，謂之雜詩。其中有四篇是關於農業的詩。如臣工大約是戒農工的詩。豐年，載芟及良耜三篇是描寫農家生活的，並慶收穫之豐。此外如烈文與敬之是警戒

的詩。(毛序說敬之是羣臣進戒之詩，朱傳說上半爲進戒，下半爲王者答詞，方玉潤駁道，"是皆未察文義之過耳。蓋此乃一呼一應如自問自答之意，並非兩人語也。"其實都是猜謎。)振鷺及有客是留客的詩。(舊說所留的客是指殷之後，拿鷺的白與馬的白來附會殷人尙白，實無確據。)又閔予小子，訪落及小毖大約是居喪時的詩，但未必指王室。

旣明白了周頌的內容，我們再進而討論周頌的文學的價値。我們知道這三十一篇，是中國詩歌的鼻祖，對牠們自應表相當的敬意。但我們細細的讀了之後，覺得實在幼稚的很。這是不當諱言的。如今從兩方面去說明：

(1)形式方面。　周頌在形式方面的缺點，有兩種最重要。第一是用韵方面。詩經中如二南十一國風諸篇神味最永，周頌則反是，恐與協韵有關係。假使完全不用韵，如昊天有成命等，當然是可以的；只有那種零零落落的韵，最是幼稚的證據。如維天之命八句中僅兩句有韵，如

般七句中也只兩句有韵，如維清首三句無韵，如我將則末三句無韵，如時邁則中間三句無韵：這眞使我們莫名其妙了。即如清廟，天作，思文，臣工，載見，有客，小毖等，也有這種怪現象。（參看丁以此的毛詩正韵。）這種現象可以證明此時中國詩壇上用韵尙在幼稚時代。第二種缺點是分章方面。南風雅大都一篇分爲數章，自二章至十餘章。（如盧令僅六句而分爲三章。）周頌則不然。一篇長至三十餘句，也合在一起。（姚際恆等妄分時邁振鷺等爲二章，分有客爲三章，分雝爲四章，實毀壞周頌的本來面目，不可從。）這也是幼稚的表示。後來技術漸漸進步，組織漸漸周密，便改去了。試看三百篇中除周頌外很少不分章的，便可了解了。此二種形式方面的缺點，讀者不要看輕，以爲無關閎旨。須知古往今來一切文學上的進化，一半即在形式方面。四五七言的遞變，詞曲傳奇之漸進，無不如此。

（2）內容方面。我們再從內容方面去觀察，而其

技術之拙劣更無可諱言。例如：

設業，設虡，

崇牙，樹羽，

應，田，縣鼓，

鞉，磬，柷，圉。（有瞽。）

有鱣，有鮪，

鰷，鱨，鰋，鯉。（潛。）

這全是無謂的堆砌，遠不如靈台鼓鍾之言樂，魚麗碩人之言魚了。又如：

無封靡於爾邦，

維王其崇之。（烈文。）

日就月將，

學有緝熙於光明；

佛時仔肩，

示我顯德行。（敬之。）

這些抽象的教訓，決不能給讀者什麼深刻的印象。牠們是格言，是文，但決不是詩。又如：

於乎，不顯，

文王之德之純！（維天之命。）

執競武王；

無競維烈。

不顯成康，

上帝是皇！（執競。）

這些詩實替中國詩壇開一個惡例。二千年來許多"塗改生民淸廟詩"的作品，表面上典爾堂皇，實際上一無所有，卽是中了這些祭歌舞歌內頁諛語的遺毒。

周頌爲何免不了"幼稚"與"拙劣"的評語呢？我們想大約有三種原因：

（1）作者方面。周頌大都是廟廊文學，作者也許是貴族。如姬旦這般人，大都從政或有餘，做詩則不足，偶以時會，遂膺制作之命，旣無文學的天才，又無眞摯的情感，如何能產生佳作呢？

（2）材料方面。三百篇中頌劣於雅，雅劣於風和南，大半是材料方面的關係。無論是祭祖先，戒農工，或象文武，施敎訓，都非詩歌的最適當材料。卽如後世郊廟燕射的樂章及應制

或奉和聖製的詩詞，不能免於失敗，也是爲此。

(3)時代方面。 但最重要的原因便是時代關係。我們在上文說過，詩經以前無可靠的詩歌，見存的幾篇古逸都不能作詩史的材料。故我們不能不從詩經講起，不能不認周頌爲中國詩歌的鼻祖，其所代表者爲中國詩歌的初期，無怪其幼稚拙劣了。

然而在"幼稚"與"拙劣"的評語之下，並非沒有例外。那些時代較後的，材料較適宜的，作者較有天才的，便有較佳的作品產生出來。如昭王時之執競，康王時之噫嘻 在用韵方面都漸見成熟。此外如振鷺，有瞽，潛，載芟，良耜等，在形式方面也無幼稚之嫌，大約也是較晚的作品。須知從武王到昭王計一百餘年，當然有些進步。(只有雝的時代較早而用韵很有規律，蓋因徹俎之詩歷代通用，或有後人修改之處也未可知。)但最佳的是載芟與良耜。載芟敍農家生活道：

侯主，侯伯，

侯亞，侯旅，

侯彊，侯以——

有嗿其饁，

思媚其婦，

有依其士，

有略其耜，

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

實函斯活，

驛驛其達，

有厭其傑，

厭厭其苗，

綿綿其麃。

良耜與此相彷彿。這種白描的好詩，較之舞歌祭歌眞有天淵之別，不但在周頌中難得，即全部詩經中也是少有的了。

在周頌之後，若純依時代的先後講，我們應該緊接二雅。但爲便於討論起見，我們把晚出的商頌及魯頌提前來，附於周頌之後。

商頌

我們讀古詩，應該先注意作者及時代等問題。而商頌的時代問題尤其重要，從前治文學史的人大都爲舊說所誤，故不得不詳細討論一下。

商頌的時代舊有三說：

（1）魯語云，"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校字若依魏源作"審校音節"解，則商頌即正考父所作；若依王國維讀爲"效"而訓"獻"，則係正考父以前的作品。

（2）史記宋世家云，"宋襄公之世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之所以興，作商頌。"由此可知商頌作於宋襄公時，（西歷紀元前六五〇年頃）。

（3）毛詩序云，"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據此，則商頌爲周太師所保管之先代樂章，時代當在周以前。

毛詩序之說信者最多，而謬誤最甚。魏源曾列舉十三證，茲錄重要者二條於左：

(1)商頌果作於商代，如箋說那之祀成湯者爲太甲，烈祖之祀中宗者爲仲丁；玄鳥之祀高宗者爲祖庚，則皆以子祭父，如成王之祀文武，何遽稱之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而且一則曰"顧予蒸嘗，湯孫之將"，再則曰"顧予蒸嘗，湯孫之將"，豈非易世之後，人往風微，庶幾先祖之眷顧而佑我孫子乎？（原文第五證。）

(2)楚入春秋，歷隱桓莊閔止稱荊，至僖二十二年始稱楚，安得高宗卽有伐楚之名？孔疏亦窮於詞，故云，"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爲楚子；于武丁之世，未審楚君何人！"(原文第八證。)

這兩點均內證，故錄之，餘十一個旁證從略，（讀者可參看他的詩古微），近來王國維在說商頌裏又舉兩個內證：

(3)殷武之卒章曰，"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毛鄭於景山均無說。魯頌則擬此章云，"徂徠之松，新甫

之柏"，則自古以景山爲山名，不當如鄭風定之方中傳"大山"之說也。案左氏傳，"商湯有景亳之命"；水經注濟水篇，"黃溝枝流北逕巳氏縣故城西，又北逕景山東"：此山離湯所都之北亳不遠，商邱蒙亳以北惟有此山。商頌所詠，當卽是矣。而商自盤庚至於帝乙居殷虛，紂居朝歌，皆在河北，則造高宗寢廟不得遠伐河南景山之木。惟宋居商邱，距景山僅百數十里，又周圍數百里內別無名山，則伐景山之木以造廟，於事爲宜。

（4）卜辭稱國都曰商，不曰殷，而頌則殷商錯出。卜辭稱湯曰太乙，而頌則曰湯，曰烈祖，曰武王。此名稱之異也。其語句中亦多與周詩相襲。如那之"猗那"卽檜風萇楚之"阿儺"，石鼓文之"亞箬"也。長發之"昭假遲遲"卽雲漢之"昭假贏贏"，蒸民之"昭假於下"也。殷武之"有截其所"卽常武之"截彼淮浦，王師之所"也。又如烈祖之"時靡有爭"與江漢同；"約軝錯衡，八鸞鶬鶬"與采芑同。凡所同者，皆宗周

中葉以後之詩。

以上證明序說之誤，故我們當在周代的範圍以內定一個適宜的時代。若依王國維的意思，正考父是戴公時人，史記之說爲誤；戴公適當平王東遷之時，正考父獻商頌很在情理之中，故商頌大約作於西歷前七七〇年略前些。魏源則以爲商頌與召陵攘楚有關係，正考父也許此時還在，史記之說不誤；作頌後到周太師處校審音節，約當西歷前六五〇年左右。我們以爲這兩說都不錯。須知我們僅從國語史記等書去討論辯駁，不會得到滿意的結論的。萬一這些記載的本身是無心的記錯或有意的作僞，則如之何？故我們須從商頌本文內研究：內證遠勝於旁證。我們若細細的研究商頌的內容和文學技術，便知這五篇當分爲二類：前三篇那烈祖玄鳥爲一類，後二篇長發殷武又爲一類。前一類的時代顯然較前，不妨認爲前七七〇年左右之詩；後一類似較晚出，大約是前六五〇年時詩。至於是否正考父在戴公時獻前三篇，或在襄公時校審後二篇的音節，都是無關閎怍的；對於作者問題，不妨暫時闕疑着。

但是怎樣可從商頌的內容和技術上斷定牠分爲二

類，幷斷定牠們時代的先後呢？我們以爲前人大都把商頌五篇混在一起，幷不分開來逐一研究，實在是一個莫大的錯誤。現在我們依上文所說的分類去研究，把牠們的內容和技術兩兩比較，而牠們的時代也可連帶明白了。

就內容方面說，我們若肯細細研究，便知前三篇爲祭歌，後二篇爲敍事詩：

（1）祭歌三篇。　那，烈祖和玄鳥三篇是祭歌是很明顯的。但究竟祭誰，却不能妄測。或說成湯，或說太甲，或說武丁，都無確據，我們不妨闕疑。那側重祭時的音樂：

鞉鼓淵淵，
嘒嘒管聲。
旣和且平，
依我磬聲。

烈祖側重祭時的肴饌：

旣載淸酤，
賚我思成。
亦有和羹，

既戒既平。

玄鳥側重受祭者的功業：

方命厥后，

奄有九有。

商之先后，

受命不殆。

篇末都帶有祈禱的或祝頌的意思。

(2)敍事詩二篇。長發與殷武似無祭祀的意味，我們認爲完全是敍事的詩。長發敍商民族漸漸興起的歷史。先說商的起源：

有娀方將，

帝立子生商。

次敍契及其孫相土時的強盛：

受小國是達，

受大國是達，

率履不越，

遂視既發。

最後敍湯之武功：

九有有截，

韋顧旣伐，

昆吾夏桀。

殷武則敍宋從齊伐楚事：

撻彼殷武，

奮伐荆楚。

有截其所，

湯孫之緒。

此事雖以齊桓爲主，然宋桓得附驥尾，宋人以爲很光榮的，故以詩記之。末章說及造廟，大約指襄公造桓公的廟，舊說造高宗廟是錯的。

再就文學的技術方面而論，我們可以說前三篇近於周頌，後二篇近於二雅：

（1）那，烈祖及玄鳥。這三篇顯然是模仿周頌的。各篇均二十二句，但都不分段。在三百篇中，除周頌三十一篇外，只有這三篇是如此的。而且在用韵方面，也是不成熟的，無條理的。

（2）長發及殷武。二雅中有許多是敍事的詩，如生民，公劉，皇矣，大明，江漢，常武，六月，采芑之類。商頌中的後兩篇與這幾篇最

相似。篇幅較前三篇爲長，也不似前三篇之不分段。在用韵方面，也很有規則；大都每章一韵，而且句句有韵：這種格式在二雅中還是少有，在風與南裏方漸漸多見。這都可證明這兩篇較前三篇爲進步。

這樣兩兩比較研究，便知牠們之間確有許多異點。一爲祭歌，一爲敍事詩。一仿周頌，一仿二雅。一不分章，一分章。一用韻不成熟，一用韻成熟。諸如此類，我們都該注意的。

魯頌

魯頌的作者和時代，今古文互異。薛君韓詩章句對於閟宮的末章說，"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奚斯與僖公同時。若依此說，則魯頌當作於西歷前六五〇年左右。毛詩的駉序却說，"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史克卒於襄公六年，則魯頌當作於前五七〇年頃，(上距奚斯約八十年，下距孔丘之生約二十年)。

韓詩之說是根據詩中"奚斯所作"一句的。毛詩旣認爲史克所作，故對於這句認爲指廟，實在是錯的。段玉裁在奚斯所作解裏說的好：

此章自"徂來之松"至"新廟奕奕"七句，言僖修造之事。下"奚斯所作"三句，自陳奚斯作此閟宮一篇，其辭甚長且大，萬民皆謂之順也。作詩之舉其名者：小雅節南山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巷伯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大雅崧高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烝民曰，"吉甫作誦，穆如淸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併此篇爲五。云"奚斯所作"，卽吉甫家父"作誦"之辭也；曰"孔曼且碩，萬民是若"，卽"其詩孔碩""以畜萬邦"之意也。"所"字不上屬，所作猶"作誦""作詩"之云；"作"爲韻，故不曰"作誦""作詩"耳。

以下他又歷舉漢人言詩者爲證，今從略。他的意思以爲閟宮一定是奚斯所作，而駉或爲史克的作品。故說：

"史克作是頌"系之"牧於坰野"之下，則"是"者

是駉篇也。安見可爲四篇所共乎?

這並不是膚淺的調和說，我們不要忽視。我們若細讀魯頌，便知可分爲二類：駉與有駜爲一類，泮水與閟宮又爲一類。後一類的作者自然是奚斯。前一類的出世顯然較晚，不妨認爲史克所作。

泮水閟宮二篇與商頌中長發殷武二篇，不但時代相近，而且形式與內容也相差不遠。長發殷武是模仿二雅的，泮水閟宮亦然。這是因爲召陵攘楚，魯僖也在其內，與宋桓一樣，故產生的作品也相同。閟宮首述周民族漸漸興起的歷史：

赫赫姜嫄，……
是生后稷。……
奄有下國，
俾民稼穡。……
后稷之孫，
實惟大王，
居岐之陽，
實始翦商。

翦商成功了，於是封姬旦於魯：

王曰:"叔父,

建爾元子,

俾侯於魯。

大啓爾宇,

爲周室輔。"

下文說及"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卽指僖公而言。(因爲莊公只有二子,一爲閔公,一卽僖公;閔公在位僅二年,爲慶父所弑;僖公在位共三十三年,且有隨齊伐楚之事,故知一定僖公。)自此以下皆頌禱之辭,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與商頌"奮伐荆楚"同意,均指召陵之事而言。末敍作廟,未知何廟;若強指爲姜嫄廟,殊屬不必。(嚴粲說,"春秋不書,則知其非大工役;止爲僖公能修寢廟,史臣張大其事而爲頌禱之辭,猶斯干之意耳。")

至於泮水,乃敍僖公伐淮夷事,與費誓同。(舊說伯禽因"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完全是張冠李戴。近人已證費誓非西周文,所記乃魯僖公時事。)詩中盛誇魯侯的儀仗:

其旂茷茷,

鸞聲噦噦。

無小無大，

從公於邁。

又誇淮夷如何悅服：

既克淮夷，

孔淑不逆。

式固爾猶，

淮夷卒獲。

此因詩乃凱還後，於泮宮受俘而作。姚際恆說：

泮宮，宋戴仲培，明楊用修皆以爲泮水之宮，非學宮，其說誠然。按通典，"魯郡，泗水縣，泮水出焉。"泮爲水名可證。魯侯新作宮於其上，其水有芹藻之屬，故詩人作頌，因以芹藻爲興；謂既作泮宮而淮夷攸服，言其成宮之後，發祥而獲吉也；故飲酒於是，獻馘於是，獻囚於是，獻功於是。末章乃盼泮水之前有林，而林上有飛鴞集之，因託以比淮夷之獻琛焉。通篇意旨如此。

這是不錯的。

其餘二篇——駉和有駜——的體裁與國風相似，

顯然在泮水閟宮之後。駉似乎是一篇"馬頌"，有駜是一篇燕飲之詩而帶頌禱之意的。通篇語句相似，每章只略換數字。例如有駜第一章：

有駜，有駜，
駜彼乘黃。
夙夜在公，
在公明明。
振振鷺，
鷺于下，
鼓咽咽，
醉言舞。
於胥樂兮

第二章僅易"黃"爲"牡"，易"明明"爲"飲酒"，易"下"爲"飛"，易"舞"爲"歸"。又如駉第一章，

駉駉牡馬，
在坰之野。
薄言駉者，
有驈，有皇，
有驪，有黃，

以車彭彭。

思無疆，

思馬斯臧。

第二章僅易"驈""皇""驪""黃"爲"騅""駓""騂""騏"，易"彭彭"爲"伾伾"，易"疆"爲"期"，易"臧"爲"才"。這種變易在意義上並無重要的關係，不過改去協韻的字，使這首詩有反復之美而無單調之弊。這是二南與十一國風的特點，而爲魯頌所竊取的。頌詩演進之跡，這是最後一步。

章二終

章三　二雅

二雅的時代

詩經大小雅合計約一百零五篇，始於成康之世，至東周初年而絕，以西周末年的詩爲最多。每篇時代很難考，茲將可考知的幾篇列後：

（1）常棣。　周語引篇中"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二句，說是"周文公之詩"，故知作於成王時。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又以爲召穆公所作，不知孰是。崔述以爲穆公之說較勝，（參看豐鎬考信錄），故定爲宣王時詩。（約當西歷紀元前八〇〇年左右。）

（2）采薇。　說見下。

（3）出車。　此篇及采薇均征玁狁之詩，字句又相似，大約是同時作的。史記匈奴列傳引篇中"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爲襄王時詩。但詩

中說及南仲，漢書人名表列入厲王朝。二說不知孰是。然就常武"南仲大祖"一句看來，似以厲王之說較勝。(約當前八五〇年左右。)

(4)六月。　史記匈奴列傳引篇中"薄伐玁狁，至於太原"二句爲襄王時詩。但詩中說及吉甫與張仲，漢書人名表均列入宣王朝。然就蒸民及崧高看來，吉甫與仲山甫及申伯同時。史記周本紀說仲山甫是宣王時人，申伯又是宣王之舅，故宣王之說較勝。(約當前八〇〇年左右。)

(5)采芑。　此篇敍方叔南征。後漢書南蠻傳說，"宣王中興，乃命方叔伐蠻方"，故知是宣王時詩。(約當前八〇〇年左右。)

(6)車攻。篇中說及甫與敖兩地名，鄭箋說是"鄭地"。就"徂東"及"東有"的方向看來，此時似尙在豐鎬。舊說認爲宣王時詩，尙無大謬。(約當前八〇〇年左右?)

(7)吉日。　詩中說及漆沮之水，可見亦在東遷以前所作，故不妨依舊說假定爲宣王時詩。(約

當前八〇〇年左右。)

(8)節南山。　詩中說及大師尹氏，尹氏卒於魯隱公三年，即平王五十一年。就"亂靡有定"等句看來，此詩大約作於平王初年。(約當前七七〇年左右。)

(9)正月。　詩中有"赫赫宗周，褒姒威之"之句，可知與節南山同時。(約當前七七〇年左右。)

(10)十月之交。　從篇中所紀日食推之，可證此詩作於幽王六年。(前七七六年。)

(11)雨無正。　篇中有"周宗旣滅"及"謂爾遷於王都"之句，可知與正月同時。(約當前七七〇年左右。)

(12)巷伯。　此詩爲寺人孟子所作。漢書人名表列孟子於厲王朝，故知是厲王時詩。(約當前八五〇年左右。)

(13)魚藻。　篇中有"王在在鎬"句，可見是西周之詩。(前十，九世紀。)

(14)都人士。　方玉潤云，"曰彼都，曰歸周，明是東都人指西都矣"，(詩經原始。)大約作於東

遷之初。(約當前七七〇年左右。)

(15)黍苗。 此詩敍召伯營謝之事,據崧高知在宣王時。(約當前八〇〇年左右。)

(16)文王。 呂氏春秋引此詩,以爲姬旦所作,在成王時,不知確否。(約當前一一〇〇年左右?)

(17)大明。 此詩有武王之謚,故知作於成王時或成王以後。(前十一,十世紀。)

(18)下武。 此詩言"三后",且有成王之謚,大約作於康王時。(約當前一〇七〇年左右。)

(19)文王有聲。 此詩有武王之謚,故知作於成王時或成王以後。(前十一,十世紀。)

(20)抑。 楚語云,"昔衞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韋昭曰,"懿讀爲抑。"此可證此詩

作於宣王時。(約當前八〇〇年左右。)

(21)桑柔。　左傳文公元年秦穆公引此詩爲芮良夫作。漢書人名表列於厲王朝，故知是厲王時詩。(約當前八五〇年左右。)

(22)崧高。　此詩敍召伯定申伯之宅之事，爲尹吉甫所作，故知係宣王時詩。(約當前八〇〇年左右。)

(23)烝民。　此係尹吉甫贊仲山甫之詩，故知作於宣王時。(約當前八〇〇年左右。)

(24)韓奕。　韓姞爲汾王甥，(汾王卽厲王)，漢書人名表又列蹶父於宣王朝，故知係宣王時詩。(約當前八〇〇年左右。)

(25)江漢。　此詩敍召虎征淮夷之事，故知作於宣王時。(約當前八〇〇年左右。)

(26)常武。　詩中說及程伯休父，漢書人名表列入宣王朝。又有皇父，卽十月之交中的皇父，漢書人名表列於幽王朝。崔述說宣王時亦有皇父，則以宣王時作爲妥。(約當前八〇〇年左右。)

(27)瞻卬。 詩中有"哲婦傾城"句，大約指褒姒，

與正月同時。(約當前七七〇年左右。)

以上各篇的時代是可以考知的，約占全體十分之三弱。其餘便無從知道。

二雅中既有過半數的時代不可考，我們便不得不分類來研究。二雅包含大雅與小雅兩部分，這便是最妥當的分類。近來常常有人鄙棄詩經中原有的類別，以爲雜亂無章；其實牠們本不以內容作標準，牠們是拿音樂來分的。樂記引師乙的話：

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

左傳記季札觀樂，對於小雅說：

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

對於大雅却說：

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

這都可證明大小雅音節之互異。崔述說過：

西周盛時，方尙大雅，故風與小雅皆不甚流傳。

這又可見大小雅在時代上還有前後的不同。因此，我們應用原有的大小之分，并且先述大雅，次述小雅。

大雅

大雅時代的較早，我們可以從牠的內容和技術上看出。這三十一篇中，關於祝頌贊美的，或祭祀燕飲的詩，占過半數。這與周頌的內容相近，大約同是"西周盛時"之作。牠們的篇幅雖較周頌爲長，用韻較周頌整齊，然而在技術方面仍很拙劣。牠們祝頌的話是抽象的，浮泛的，沒有內容的。牠們燕飲的詩是形式的，不生動的，沒有懇摯的表情的。我們若拿小雅中的常棣斯干等篇來同大雅中的棫樸行葦等篇比較一下，便可明瞭西周詩壇上漸漸進化的歷程了。

這些詩雖拙劣，在體裁上却有一個特點。我們舉文王與旣醉二篇爲例。牠們前章之末句常與後章之首句相同。例如文王：

(1)二章末云"不顯亦世"，三章首云"世之不顯"。

(2)三章末云"文王以寧"，四章首云"穆穆文王"。

(3)四章末云"侯于周服"，五章首云"侯服于周"。

(4)五章末云"無念爾祖"，六章首句全同。

(5)六章末云"駿命不易"，七章首云"命之不易"。

又如既醉：

（1）二章末云“介爾昭明”，三章首云“昭明有融”。

（2）三章末云“公尸嘉告”，四章首云“其告維何”。

（3）四章末云“攝以威儀”，五章首云“威儀孔時”。

（4）五章末云“永錫爾類”，六章首云“其類維何”。

（5）六章末云“永錫祚胤”，七章首云“其胤維何”。

（6）七章末云“景命有僕”，八章首云“其僕維何”。

牠們不但前章與後章有複句，卽一章之中也有此例。例如文王：

（1）二章四句云“侯文王孫子”，五句全同，只少一侯字。

（2）三章四句云“生此王國”，五句云“王國克生”。

（3）四章四句云“有商孫子”，五句云“商之孫子”。

（4）五章四句云“祼將於京”，五句云“厥作祼將”。

（5）七章四句云“有虞殷自天”，五句云“上天之載”。

又如既醉：

（1）三章二句云“高朗令終”，三句云“令終有俶”。

（2）五章二句云“君子有孝子”，三句云“孝子不

匱”。

(3)八章二句云“釐爾女士”,三句全同。

這一種體裁在後代影響很大,最著名的如曹植的贈白馬王彪詩及六朝樂府的西洲曲等。此外如王勃的樂府詩及黃庭堅的詞,也常用此體。這一點是我們所不能忽視的。

大雅中較進步的是敍事的和諷刺的幾篇。關於敍事的詩,我們在後文另外提出研究。如今且討論諷刺的詩。依我們推想,這些詩的作者一定受過教育的。因爲周室在夷厲以後,便漸漸的衰落下來,朝政廢弛,戎狄交侵,有識之士早知覆亡之無日,故作這幾篇詩。牠們的唯一的特點便是結構的謹嚴。例如桑柔爲三百篇中最長之詩,而次序並不紊亂。牠先述當時民瘼國頻的情形,次嘆自己生不逢辰,次述自己的忠告,次論“惠君”與“不順”之別,次論“聖人”與“愚人”之別,次論“良人”與“忍心”之別,末述致亂之由與作詩之意。這樣步伐整齊,組織完密的作品,在三百篇中實不多覯。

這些詩大都是對着卑劣的執政者發的,故其流弊是由譏刺而偏於教訓方面,而格言式的詩句便很多。例

如：

先民有言，

詢於芻蕘。（板。）

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蕩。）

雖無老成人，

尙有典型。（同上。）

殷鑑不遠，

在夏后之世。（同上。）

夙興夜寐，

灑掃庭內。（抑。）

白圭之玷，

尙可磨也；

斯言之玷，

不可爲也。（同上。）

哲夫成城，

哲婦傾城。（瞻卬。）

這些詩句，後人引用最多，但在文學的作品中究竟算是一個小疵。總之，大雅中實無第一流的作品。

小雅

上述大雅三十一篇大約全是西周之詩，小雅則並有東遷以後的作品。就技術方面說，小雅遠勝於大雅。後勝於前，本是文學上的通例。現在就內容與大雅相同的幾篇來比較其優劣。我們先研究祭祀的詩。例如楚茨說：

濟濟蹌蹌，

絜爾牛羊，

以往烝嘗；

或剝或亨，

或肆或將，

祝祭於祊。

試問周頌大雅裏那一篇祭歌有這樣生動的描寫？又如甫田說：

曾孫來止，

以其婦子，

饁彼南畝；

田畯至喜，

攘其左右，

嘗其旨否。

這雖與七月雷同，但加了末二句，便把農家的情景寫得維妙維肖。此外如信南山的——

上天同雲，

雨雪雰雰，

益之以霢霂；

既優既渥，

既霑既足，

生我百穀。

這幾句表現農人躊躇滿志的神情，在雅頌中也是很難得的。但最可注意的是大田幾句：

彼有不穫穉，

此有不斂穧，

彼有遺秉，

此有滯穗——

伊寡婦之利。

這幾句非目睹其情形者，不能知其妙。現代農村尙留此風。每逢收麥或大米時，不穫穉與不斂穧的非常多，田間便有無數的遺秉與滯穗，這眞是寡婦之利了。他們的

收入也頗可觀,雖田主時常要干涉。

其次,我們研究燕飲的詩。我們應當注意篇中表示情誼的地方。徐常吉說,"豐以燕賓者,魚麗是也;易鼎之彖傳曰,'大烹以養聖賢。'薄以燕賓者,瓠葉是也;易損之彖曰,'二簋可用享。'"豐薄雖異;而情誼則一。我們隨便舉幾個例:

脊令在原;
兄弟急難;
每有良朋,
況也永歎!(常棣。)
旣有肥羜,
以速諸父;
寧適不來,
微我弗顧?(伐木。)
湛湛露斯,
匪陽不晞。
厭厭夜飲,
不醉無歸。(湛露。)
如彼雨雪,

先集維霰。

死喪無日，

無幾相見；

樂酒今夕，

君子維宴。（頍弁。）

大雅中燕飲詩之所以不佳，是因爲浮泛的祝頌語太多。上列數篇却能表現出眞性情來，頍弁尤覺沉痛，使我們讀了也不覺有慨於中。（還有一篇賓之初筵是描寫飲酒的詩，爲古代白描詩中第一佳作。牠寫賓客喝醉的醜態——初僅遷坐，再醉便亂籩豆，醉極便連冠弁都不整——一層深一層，使讀者讀了好像目睹一般，眞是難得。）

再次，我們研究祝頌的詩。小雅中這一類詩的進步之點，我們可分兩方面說：

（1）比喻的應用。 我們祝頌一個人，儘說好是不夠的；若用幾個比喻來烘托，便更生動了。例如天保說：

如山，如阜，

如岡，如陵，

如川之方至，

以莫不增。……

如月之恆，

如日之升，

如南山之壽，

不騫不崩，

如松柏之茂，

無不爾或承。

此外如斯干的"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也如此。大雅中惟卷阿棫樸拿鳳皇雲漢來喻周王，別篇便沒有了。

(2)瑣屑的描寫。贊美只用浮泛的詞句也是不夠的，最好是加敍些富有文學意味的瑣碎情節。例如斯干末段說：

下莞上簟，

乃安斯寢，

乃寢乃興，

乃占我夢。

吉夢維何？

維熊，維羆

維虺，維蛇

大人占之：

維熊，維羆，

男子之祥；

維虺，維蛇，

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

載寢之牀，

載衣之裳，

載弄之璋。

其泣喤喤，

朱芾斯皇，

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

載寢之地，

載衣之裼，

載弄之瓦。

無非無儀，

唯酒食是議，

無父母詒罹。

斯干本是房屋落成的祝詞，所以末段祝多男多女。但作者托之夢占，便覺別有風致。這一種作品，不但大雅中沒有，即小雅中亦不多覯。

這兩種寫法的意義，是在使祝頌讚美的語句說的更具體些，使讀者讀了所得的印象能夠更深刻些。

最後，我們研究諷刺的詩。我們在上文曾說，大雅中諷刺詩的優點是組織完密，缺點是教訓氣味太重。小雅中諷刺詩的優點却是表情的沉痛，缺點是沒有含蓄。例如：

不弔昊天，

亂靡有定。……

我瞻四方，

蹙蹙靡所騁。（節南山。）

驕人好好，

勞人草草。

蒼天！蒼天！

視彼驕人！

矜此勞人！（巷伯。）

司馬遷說，“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這一句可說是上兩段的注脚。但最可注意的是北山末段：

或燕燕居息，
或盡瘁事國，
或息偃在牀，
或不已於行，
或不知叫號，
或慘慘劬勞，
或棲遲偃仰，
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
或慘慘畏咎，
或出入風議，
或靡事不爲。

這裏接連用十二個或字，來譏諷不均之事，再痛快沒有的了。這種體裁，後人竟不敢應用。只有六朝時無識譯佛所行讚第三段描寫波旬魔王的魔軍時曾用了三十餘

個或字。韓愈南山詩也試用過，但與北山相較，終覺遜色。其表情之所以格外深刻，全因作者在亂世所遭受者格外酷烈。但因此不免流於直率，沒有含蓄。例如巷伯的幾句：

取彼譖人，
投畀豺虎；
豺虎不食，
投畀有北；
有北不受，
投畀有昊。

胡適稱這一段爲"深入而淺出"，我們却以爲淺出則有之，深入則未必；因爲作者不過要說譖人爲禽獸夷狄所不受，言盡而意亦盡，並非另有深長的用意。

我們在上文曾就小雅中祭祀燕飲祝頌的詩來說明牠較大雅爲進步。這是因爲時代有先後，故技術有優劣。至於二雅中諷刺的幾篇却同爲厲幽時的作品，故各有優點與缺點，不能任意軒輊於其間。但另有一種詩，爲大雅所無，爲小雅所獨有的，便是杕杜谷風一類抒情的詩。這一類的詩，是二雅一百零五篇中最值得我們研

究的詩。

小雅中的抒情詩可分爲政治的與非政治的兩種。與政治有關係的幾篇，其動機和諷刺詩相似；不過諷刺詩是重在別人，抒情詩是重在自己。牠們有一種特點是借景色來表情。例如：

有豕白蹢，
烝涉波矣；
月離于畢，
俾滂沱矣。（漸漸之石。）
牂羊墳首，
三星在罶：
人可以食，
鮮可以飽。（苕之華。）

這幾句不加解釋是不易明瞭的。方玉潤說，"月離畢而大雨滂沱，雖負塗曳泥之豕亦烝然涉波而逝，則人民之被水災而幾爲魚鼈者可知。"朱熹說，"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羊瘠則首大也。罶，笱也；罶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凋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這是藉以描寫自己東征之苦或

說明自己"不如無生"的感想的。又如采薇中的幾句：

昔我往矣，

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

雨雪霏霏。

這可與出車第四章及小明第二三章對看。後來曹植的朔風也模仿過。這幾句的價值，世說新語卷二裏有一段故事可以證明：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昔我往矣，……'"公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謝公指安石，遏為玄小字。）

這裏安石所言自是宰相口吻，但我們却表同情於謝玄；所謂"雅人深致"，當然在彼不在此。

非政治的抒情詩，我們以為應該注意牠們表現愛與不愛的地方。其中有表現父母與子女之愛的，如蓼莪說：

父兮生我，

母兮鞠我，

拊我，畜我，

長我，育我，

顧我，復我，

出入腹我。

欲報之德，

昊天罔極！

又有表現男女的愛的，如隰桑說：

心乎，愛矣！

遐不謂矣？

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

蓼莪表情之沉摯，王裒的故事可以看出。司馬昭既斬王儀，"子裒痛父非命，隱居教授，……讀詩至此，三復流涕"，門人爲廢蓼莪一篇。隰桑的幾句，朱熹拿來比楚辭"思公子兮未敢言"一句，幷說，"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這是很不錯的。此外有描寫夫婦的"不愛"的，如我行其野說：

不念舊姻，

求爾新特；

成不以富，

亦祗以異。

又有描寫朋友的"不愛"的，如谷風說：

將恐將懼，

寘予於懷；

將安將樂，

棄予如遺。

這一類的表情與前一類（表愛的）是同樣的深刻。這些抒情詩的體格漸漸與風接近，可證風起後雅受其影響而變化，也可證抒情詩爲雅中晚出之詩，故技術最成功。

周的史詩

大小雅的內容和技術略如上述。其中值得我們提出來特別研究的，便是我們理想中的"周的史詩"。當西歷前十二世紀時，商民族衰象已見，同時西北方的周民族却漸漸興起，很有取而代之之勢。到前十二世紀的末年，實行滅商，歷文武成康之盛，到前十世紀以後，也漸漸衰落下來。在前十世紀的末年，宣王號稱中興；但他的兒子太

不爭氣，故到他孫子的時候便被迫遷都了。我們在上文說過，"雅"是周民族特有的音樂，故這些盛衰之迹都保存在大小雅裏。我們若把生民，公劉，緜，皇矣，大明，出車，采芑，江漢，六月，常武等十篇合起來，可得一個大規模的"周的史詩"。如今先把這十篇內容略述於下：

(1)生民。 這是一篇很生動的后稷傳。他是周民族的始祖，故"周的史詩"當從他敍起。他的母親姜嫄履上帝之跡而孕，便很平安的誕生后稷。起初棄之隘巷平林之地，居然有牛羊乳他，鳥翼護他，遂得長成。幼時卽喜農事，成績甚佳。後來家於有邰，開周民族之基礎。

(2)公劉。 這是一篇公劉傳。依舊說，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故公劉爲后稷的曾孫。此詩敍他遷都之事。他帶了部屬，攜了輜重，經過胥原百泉等處，卜居於豳（今陝西邠縣）。他規定種種制度，勵精圖治，四方人民之嚮往者日衆，版圖也漸漸擴張到皇過芮水之間了。

（3）綿。這是一篇公亶父傳。公亶父即太王，爲公劉十世孫，爲文王的祖父。自公劉到太王的十世間，周民族似乎有中衰之象，故太王可算一個中興人物。他從沮水漆水（即公劉所居的豳）遷到岐山之下（今陝西鳳翔），豳人跟了他走的很多。他置百官，建宮殿宗廟，尤其注重農事。末段敍他征服混夷之事，也連帶說及文王。

（4）皇矣。這是一篇文王傳，也連帶說及太伯王季之事。自太王中興以後，兒子們都能繼續發揚光大，到孫子文王時更加興盛。詩中說文王受上帝之命，征伐密人，因爲他侵犯阮共二部落。後來又戰勝了崇人，四方歸附者更多了。

（5）大明。這是一篇武王傳，也說及他的父母及祖父母。王季與大任結婚，便生文王。文王與大姒結婚，便生武王。武王受上帝之命，討伐商紂，兵士既多且精，又有尚父一般名將爲佐，所以終於滅商而代之。

（6）出車。此詩敍厲王時南仲伐玁狁之事。武王

八傳到厲王，周民族衰象已見，厲王自己也不是一個賢明之主，所以我們疑心伐玁狁是共和時事。南仲先築朔方之城，終於征服玁狁，并且平定西戎。

（7）采芑。 此詩敍宣王時方叔伐蠻荆之事。方叔是一個很有謀畫的大將，帶着三十萬兵士，征伐荆州一帶的蠻民；那時北方的玁狁已經平服，故南方的蠻民也震於其威而畏服了。

（8）江漢。 此詩敍宣王命召虎征淮夷之事。召虎是召奭之裔，故宣王勉他"召公是似"。果然他出師便告成功，不但平定淮夷，并且江漢一帶也都歸順；卽命召虎治其疆界，至於南海而止。末段記王與召虎談話頗詳細。

（9）六月。 此詩敍宣王命尹吉甫征玁狁之事。玁狁在共和時已平定，至是又反覆，故吉甫率師出征，時在六月。玁狁此時似乎很厲害，已經深入內地，到了焦，穫，鎬（千里之鎬非周都），方，涇陽等地，已迫近豐鎬了。但尹吉甫能文能武，故終於凱還而歸。

(10)常武。 此詩敍宣王命皇父征淮徐之事。時淮北徐州之夷有不臣之心,故率大軍以征之;徐方震於天子之威,終於平定了。

這十篇所記大都周室大事; 東遷以前的史跡大都備具了。此外還有幾篇不很重要的敍事詩,如車攻記宣王(?)田獵,崧高記申伯入謝,我們也無須一一說明。

我們常常怪古代無偉大史詩, 與他國詩歌發達情形不同。但我們若肯自己安慰自己, 作"聊勝於無"之想,則上列十篇便是很重要的作品。說也奇怪,我們要想在這十篇以外另找一篇記載周代大事的詩, 再也找不着了。這樣整齊的篇數(十),使我們疑心原作者是有意組織一個大規模的"周的史詩"的, 不過被不解事的人所拆散罷了。我們再注意十篇中所敍事實的取棄,覺得牠不是偶然的。后稷是始祖, 公劉是始遷於豳的人,故不能不敍。公劉以後中衰了,便沒有了。公亶父中興,遷居岐下,文王武王剪滅殷商,故都有詳細的記載。成康以後漸漸衰落,便沒有記載。共和以後又有中興的氣象,故對於當時南征北伐也敍述的很詳細。牠所選的材料都是爲周室增光榮的事蹟, 故轟動一時的管蔡之亂

便棄去了。如果我們的推測不是完全錯誤，如果原作者確有組織"史詩"之意，則這位無名大詩人大約產生於西周末年，這篇極可注意的周的史詩大約是西歷前九世紀的作品。

這篇假定的周的史詩，合計約六百句弱，還不滿二千五百字。與世界上著名的史詩比起來，眞是瞠乎其後。在文學的技術方面，有兩種重要的缺點：

(1)缺乏想像力。 我們若用史詩的標準來觀察這十篇，便覺得作者缺乏想像的能力。換句話說，便是嫌他敍述描寫的太簡單。卽以已譯成中文的佛本行經及佛所行讚經來看，原作者想像力的偉大眞使我們駭異了。牠描寫佛之出世，費五百餘句，二千餘言，(佛本行經第一)。牠描寫波旬魔王的魔軍，連用三十多個"或"字，(佛所行讚經第三)。我們再回看這十篇：牠敍述殷周的大戰只十餘句(大明末二章)，敍述伐玁狁兩次合起來還不過三十句(出車第三章及六月三四五章)。其他寫公劉遷豳及大王遷岐，也只能使我們略知其情形，而

不能表現一幅生動的畫圖，不能使我們對於主人公生敬仰之心；換句話說，即是不能把古英雄的人格的全體，充分的刻畫出來。后稷，公劉，公亶父——他們與廿四史本紀裏的人物差不多，不能使我們感到他們的偉大。為什麼？是因為詩人說的太簡單。為什麼簡單？是因為詩人沒有偉大的想像力。

（2）缺乏組織力。我們若用史詩的標準來觀察這十篇，便覺得作者缺乏組織的能力。他選擇材料是有意的，但若連合觀之，便覺與儒林外史一樣，接寫下去可長至無窮盡，若停止却隨時都可以。或者有人說，作者原無連合之意，每篇自為起訖。但即就一篇言，敍述也有很雜亂的。例如大明，我們讀了好像是一篇詩的前半截，好像沒有完似的。我們若拿來同桑柔正月等篇比較一下，便知這位詩人的組織力實遠不如他同時作諷刺詩的詩人了。

這兩種缺點可說是中國詩人普遍的缺點。中國不能產生長篇傑作，便是為此。三千年無數作家中，惟有楚民

族的詩人比較能免這譏評。我們想若是一個兼有離騷的想像力及招魂的組織力的詩人，來駕馭生民等十篇的材料，則古代偉大的史詩庶幾乎產生了。

以上所說，只是責備賢者之意。我們若把眼光略放低些，則這十篇中也自有好詩。例也生民描寫后稷幼時道：

誕寘之寒冰，
鳥覆翼之。
鳥乃去矣，
后稷呱矣。
實覃實訏，
厥聲載路，
誕實匍匐，
克岐克嶷。

這幾句總算能把古英雄的幼年烘托出來，使我們認識他未來的偉大。又如常武說：

赫赫業業，
有嚴天子。……
如雷如霆，

徐方震驚。

王奮厥武，

如震如怒。……

截彼淮浦，

王師之所。

這幾句總算能把天子親征的莊嚴威武描寫出來。雖是詩人筆下的誇大語，但尚能使我們想像當時周室天子的氣概。所以在大雅中，這幾篇的位置是很高的；在小雅中，牠們較之其他的詩也不必多讓；在古代詩史裏，牠們是極可注意的；在中國文學史上，總之，牠們是開一新局面的。

章三終

章四　十一國風

國風的時代

今本詩經的國風共十五國。但二南是獨立的，不能附屬於風，於是"十五風"縮爲"十三風"。（崔述讀風偶識卽如此標題。）自從王國維創邶鄘二風有目無詩之說，於是"十三風"再縮爲"十一風"。光緒十六年，直隸淶水的張家窪發現北伯的彝器數種。王國維作北伯鼎跋（觀堂集林卷十五）說：

> 北蓋古之邶國也。自來說邶國者，雖以爲在殷之北，然皆於朝歌左右求之。今則殷之故虛得於洹水，大且大父大兄三戈出於淸苑，則邶之故地自不得不更於其北求之。余謂邶卽燕，鄘卽魯也。邶之爲燕，可以北伯諸器出土之地證之。邶旣遠在殷北，則鄘亦不當求之殷境內。余謂"鄘"與"奄"聲相近。……奄地在魯。……而太師采詩

之目尙仍其故名，謂之邶鄘。然皆有目無詩。季札觀魯樂，爲之歌邶鄘衛，時猶未分爲三。後人以衛詩獨多，遂分隸之於邶鄘。

這個結論是很可靠的。後人因邶鄘二風多敍衛事，便說邶鄘爲衛的屬國。果如此說，則魏風爲何不敍晉事，檜風爲何不敍鄭事？現在我們知道邶鄘二風已亡，應該把冒名的仍舊回到衛風，故國風現存者僅十一國。

這十一國風在今本詩經中的次序是：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這次序是錯的，我們當改依時代的先後。最早的是豳風，可考者一篇：

（1）破斧。　此篇有"周公東征"之句，雖不能確定那一年，總可說是較早的作品。（約當西歷前十世紀。）

次爲檜風：

（2）羔裘。

（3）素冠。

（4）隰有萇楚。

（5）匪風。　史記謂檜滅於西周之末，韓非子及說苑皆敍鄭桓公伐檜之事，可證這四篇均爲西

周之詩。(約當前八〇〇年以前。)

次爲秦風,可考者三篇:

(6)小戎。 魏源云,"小戎自是秦仲子莊公以兵七千破西戎,故有兵車甲冑'在其板屋'之語;且復其先世大駱犬邱地并有之,居其故西犬邱,故有'溫其在邑'之語。"(約當前八〇〇年左右。)

(7)終南。 史記秦本紀云,"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此篇說及終南山,當在此時以後。(約當前七五〇年左右。)

(8)黃鳥。 左傳文公六年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前六二一年。)

次爲王風,可考者一篇:

(9)揚之水。 崔述云,"余按申與甫許皆楚北出之衝,而申依山據險,尤爲要地。……平王之世,楚益強而申益弱,不能自固,故發王師以

戍之耳。"(約當前七五〇年左右。)

次爲衞風,可考者九篇:

(10)擊鼓。　姚際恆說,"按此乃衞穆公背淸丘之盟,救陳爲宋所伐,平陳宋之難,數興軍旅,其下怨之,而作此詩也。"(約當前六〇〇年左右。)

(11)泉水。　魏源認這篇與竹竿同爲許穆夫人所作,後文論衞風時當詳述之。(前六六〇年。)

(12)定之方中。　衞亡後,文公復國於楚邱,"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左傳)。此篇卽述其事。(約在前六五〇年左右。)

(13)載馳。　左傳閔公二年云,"狄入衞,……許穆夫人賦載馳。"(前六六〇年。)

(14)淇澳。　左傳閔公二年云,"狄入衞,……宋桓公逆之河,宵濟衞之遺民。"此篇說及淇水,可證作於衞未渡河時。(前六六〇年以前。)

(15)碩人。　左傳云,"莊姜美而無子,衞人所爲賦碩人也。"崔述云,"玩詩詞,乃其初至時作。"(約當前七五〇年左右。)

(16)氓。 此篇說及淇水，與淇奧同時。

(17)竹竿。 此篇與泉水同時，詳前。

(18)有狐。 此篇說及淇水，與淇奧同時。

次爲唐風，可考者一篇：

(19)揚之水。 此篇也許詠晉昭侯封季弟成師於曲沃，漸成尾大不掉之勢。(前七四五年?)

次爲齊風，可考者三篇：

(20)南山。

(21)敝笱。

(22)載驅。 以上三篇或係記文姜歸魯之事，時魯公二十二年。(前七〇九年?)

次爲魏風：

(23)葛屨。

(24)汾沮洳。

(25)園有桃。

(26)陟岵。

(27)十畝之間。

(28)伐檀。

(29)碩鼠。 魏亡於晉獻公十六年，可證這七篇均

周惠王以前之詩。(在前六六二年以前。)

次爲鄭風,可考者一篇:

(30)清人。 左傳閔公二年云,"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前六六〇年。)

次爲曹風,可考者一篇:

(31)候人。 方玉潤以爲本篇所謂"三百赤芾"即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所謂"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及晉世家所謂"美女乘軒者三百人",蓋指曹共公。(約當前六四〇年左右。)

最後爲陳風,可考者一篇:

(32)株林。 左傳宣公九年云,"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又十年云,"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於夏氏。……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在前六〇〇年。)

由此可知十一國風可分爲五期:豳檜全係西周之詩爲第一期;秦風爲東西周之交之詩爲第二期;王衞唐爲東周初年之詩爲第三期;齊魏爲春秋初年之詩爲第四期;

鄭曹陳爲春秋中年之詩爲第五期。這是比較合理的次序，是文學史家應該遵守的次序。

現在我們卽依此次序來分國硏究。

豳風

豳風七篇詩，可說二千餘年來沒有一個人眞能了解。最大的原因，就是他們誤認與姬旦有關係。清代善說詩者如崔姚龔方輩，無一能免。其實七篇中與姬旦有關係的，只破斧一篇，其歷史的本事也許爲管蔡之叛，其餘便不相干。金滕已經近人證爲僞作，且所說姬旦作鴟鴞貽成王本是一派鬼話，何能據爲信史？我們應該知道國風的標題是地理的，不過表示此篇產於某地罷了。所謂"豳風"，卽是產生於陝西的詩歌，並不一定是西周王室之作。

譬如鴟鴞，乃是一首絕妙的禽言詩。我們若拿來與漢相和曲烏生一篇作比較硏究，便更易了解。烏生說：

> 唶我！一丸卽發中烏身，
> 烏死魂魄飛揚上天。
> 阿母生烏子時，

乃在南山巖石間。

嗟我！人民安知烏子處？

蹊徑窈窕安從通？

這是假托烏子中彈之詞。鴟鴞說：

"鴟鴞！鴟鴞！"

既取我子，

無毀我室！……

今女下民，

或敢侮予？……

予口卒瘏，

曰予未有室家。

這也是假托受損後的口吻。若說是姬旦貽成王，豈非牛頭不對馬嘴？這樣不但誤解詩意，并且埋沒了牠的價值。我們借漢樂府作對照，便把這詩的意義和價值都表現出來了。

又如東山，是一首很好的"別賦"。玩其語氣，似是丈夫出門三年不歸，其婦思念頗切，及歸而婦死，續娶時不覺有慨於中，故作此詩。前三章全寫離別之情。例如：

我徂東山，

滔滔不歸。……

我東曰歸，

我心西悲。……

不可畏也！

伊可懷也！……

鸛鳴於垤，

婦嘆于室。……

自我不見，

於今三年。

其中描寫歸路的景色，也都帶着悲感，與別情相調和。末章述新昏，但終不能忘舊。請問這與周公征管蔡有何關係？"勿士行枚"一句，朱熹也說"未詳其義"，不得遽認爲"銜枚"之枚。至於說"東山"爲周公所征之地，更是胡說。這種"胡說"都有汩沒詩的眞價值的危險。

豳風中的傑作，要推七月。七月是描寫農家生活的。我們知道周民族是務農的民族，豳又是他們的發祥地，故這詩也帶着農業的地方色彩。第一二章是寫春天的，嚴冬過了便開始到田裏工作，女的採桑養蠶。第三

四五六章是描寫夏秋的，蠶絲可穿，瓜果可吃，同時也敍述各種景物。第七八章描寫冬天，大家修理房屋，預備過年，吃肉喝酒，其樂無疆。這一首是國風中最長的詩，體裁近雅。這種長篇的描寫最易呆板，七月却仍很生動。第一，因爲加了許多抒情的分子，如：

　　春日遲遲，
　　采蘩祁祁。
　　女心傷悲，
　　殆及公子同歸。

第二，因爲描寫瑣屑的景物，如：

　　五月斯螽動股，
　　六月莎雞震羽，
　　七月在野，
　　八月在宇，
　　九月在戶，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我們只看句首的數目字，似乎太規則，然而下半句却有"震""動""入"等字還有三個"在"字，這幾句詩便也"震動"起來。序說此詩爲姬旦所作，我們却不敢相信。依常

理推測起來，這位作者大約是西周中葉一個無名氏，也許是一個受過文藝訓練的農家子。

檜

風

檜風與豳風同爲西周之風。牠是河南中部的一個小國，僅存詩四篇，並無重要的特點表現出來。但有一篇素冠，前人誤解的太可笑了，我們不能不特別說一說。

毛序云，“素冠，刺不能三年也。”自此以後，詩中“棘人”二字竟成了“孝子”的特別名稱。這個誤會大約是從“素冠”“素衣”“素韠”上生出來的。方玉潤說：

> 殊知素冠古人常服。孟子，“許子素冠。”又皮弁尊貴所服，亦白色也。素衣則論語云，“素衣霓裘。”素韠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玉藻云，“韠，君朱，大夫素。”經傳所載，不一而足。今何乍見一素冠，卽以爲三年之喪乎？

卽就國風本文言，唐風揚之水也有“素衣朱襮”之句，難道也是戴孝？所以胡適以爲是一首言情詩。他說：

> 詩檜風素冠一篇。……乃是懷人之詩，故有“聊與子同歸”，“聊與子如一”的話。……“棘人”兩

字,棘訓急,也不過是"勞人"的意思。(胡適文存卷四。)

這是很不錯的,我們若拿陳風月出一篇相比較,便見分曉了。

還有一篇值得我們注意的,便是隰有萇楚。牠是表現厭世的思想的,故說:

隰有萇楚,

猗儺其枝。

天之沃沃,

樂子之無知。

這可與王風兔爰及小雅苕之華對看。這三篇是異曲同工的。人們到了亂離之世,自然寧願沒有知覺,沒有家室,無牽無挂,無憂無慮,倒可自樂其樂。這大約是檜國將亡之詩,已在厲幽的時候了。

秦風

在時代上,秦風與檜風恰相銜接。檜亡的時候便是秦強的時候。秦民族之強大,始於莊公襄公之敗西戎,據岐周地而有之。秦風之傳者即自此時始。漢書地理志云:

> 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鄰駟鐵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

這很能把秦風尚武的特點說出。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小戎。牠每章前半截是描寫軍容之盛的，如：

小戎俴收，
五楘梁輈，
游環脅驅，
陰靷鋈續，
文茵暢轂，
駕我騏馵。

後半截是贊美戰士的，如：

言念君子，
載寢載興；
厭厭良人，
秩秩德音。

這"君子"與終南"君子至止"一樣，這"良人"與黃鳥"殲我良人"一樣，序說"婦人能念其君子"完全是錯誤的。

除了詠兵戎的詩以外，其他幾篇也都有慷慨激昂的氣概。秦穆公以三良殉葬，國人作黃鳥以哀之。三章分挽奄息仲行鍼虎，章末都有這幾句：

臨其穴，

惴惴其慄。

彼蒼者天，

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這是中國挽歌之祖，較薤露蒿里之悲田橫尤爲沉痛。惜其人至願以身贖，其情之眞摯可知，故詩的音節也極爲高亢。我們疑惑這是當時送葬的樂曲，如莊子所謂"紼謳"之類；這六句大約是合唱的，與九歌中之禮魂相似。

權輿的音調也很悲壯。舊說是刺秦君待賢者有始無終的，我們疑其不類。秦君最善招徠之術，得由余於戎，得百里奚於宛，得蹇叔於宋，得丕豹公孫枝於晉。直到秦始皇的時候，李斯諫書朝上，逐客之令夕廢。試看原文：

於我乎！

夏屋渠渠，

今也每食無餘。

于嗟乎，

不承權輿！

我們看了式微大東之詩，知道當時社會異常不安寧，“破落戶”與“暴發戶”都有。這篇權輿實在是破落戶子弟自嘆之詩，故極沉痛。每一諷誦，頗有“酒酣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之概。

秦風中的傑作却是蒹葭。這是一首“詩人之詩”。牠的音節與別篇迴異，技術却也在別篇之上。例如這幾句：

蒹葭蒼蒼，

白露爲霜。

所謂伊人，

在水一方。

在慷慨悲歌的秦風中，忽有這一篇優遊閒暇的詩，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牠的意義究竟是招隱或是懷春，我們不能斷定，我們只覺得讀了百遍還不厭。牠的下文說：

遡洄從之，

道阻且長；

遡遊從之，

宛在水中央。

方玉潤說，"玩其詞雖若可望不可卽，味其意實求之而不遠，思之而卽至者。" 這幾句最能傳此詩之神，而"伊人"的標格，作者的技術，也都表現出來了。

王風

王風之"王"是"王畿"二字的省文，表示詩歌產生的地點的。周自厲幽以後，在陝西站不住，便遷到河南。亂離之餘，人民受了刺激，便發爲歌詠。故"王"是指東都而言，"王風"卽始於東遷以後。其時代較秦風略遲，而與衞唐相同。

王風中亂離之詩很多。例如黍離說

行邁靡靡，

中心搖搖。

這是寫遷都時心中的難受。又說：

悠悠蒼天，

此何人哉！

此即桑柔"誰生厲階至今爲梗"之意。崔述以爲"未亂而預憂之……在東遷之前"，實在是錯的。因爲從全篇看來，確是"已亂而追傷之"之詩。又如兔爰說：

我生之初尙無爲。

我生之後，

逢此百罹。

尙寐無吪！

崔述說，"其人當生於宣王之末年，王室未騷，是以謂之'無爲'。旣而幽王昏暴，戎狄侵陵；平王播遷，家室飄蕩：是以謂之'逢此百罹'。"這是不錯的。宣王卒於西歷前七八二年，平王遷都在前七七〇年；此人若生於前八世紀之初年，到此時約三十歲左右。俯仰身世，不禁感慨系之，故寧願"無覺""無聰"，與檜風之隰有萇楚及小雅之苕之華相同。但最深刻的却要算葛藟：

謂他人父，

亦莫我顧。……

謂他人母，

亦莫我有。……

謂他人昆，

亦莫我聞。

這顯然是乞丐的詩。即在現代的都會中，我們若在街上走過，便可聽見"老爺！太太！"的慘叫聲。這位"詩丐"也是亂世的犧牲品之一，我們可藉以窺見當時社會的情狀。

此外有幾首言情的詩也值得我們注意。君子于役與采葛是描寫離別的。丈夫行役在外，其妻在家裏看見——

雞棲于塒，

——日之夕矣——

牛羊下來。

萬物都歸宿了，獨有丈夫還不回來，"如之何勿思"？此詩即景生情，"羌無故實，亦自可傳"。采葛是說別離之中，度日如年；一天不看見，便如"三月"——"三秋"——"三歲"！凡嘗過別離滋味的人，當能懂得這首詩的意義。這兩首別詩以外，如大車是寫要愛而不敢愛的；故只得以"皦日"自誓，而希望將來的"同穴"。中谷有蓷是一大悲劇。我們讀了，似乎聽得一片女子的哭聲：

有女仳離，

條其歗矣。

條其歗矣，

遇人之不淑矣。

遇人不淑，古今同慨，此詩音調至爲悽愴。全篇用"矣"字助詞，頗有深意。"矣"字表示完成，表示過去，意思是說這事到了生米煑成熟飯的時候了，無可挽回了。因爲時世的關係，這些情詩都帶着悲音。

衞風

衞風的範圍有二：(1)指自淇澳至木瓜十篇，是毛詩的編次，也是"衞風"二字最普通的意義。(2) 兼指邶鄘衞三十九篇而言，是魏源的主張，以爲邶鄘爲衞邑名，故當合併。對於這個問題，們我不用贅說；因爲我們在上文已證明邶鄘另有風詩，不過現在已經亡了；現在的邶鄘二風是從衞風中分去冒名的，應當仍舊回到衞風。故我們所謂衞風，是包括三十九篇而言。這是一個很可驚異的數目。爲何衞國存詩最多，我們不能解答。我們所當注意的，便是穆姬(許穆夫人)的詩。女詩人之確鑿可徵者，此爲第一人。這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件大事。詩篇的特別

多，和女詩人的產生，便使衞風在十一國風中佔有最重要的位置。

我們現在先研究這位女詩人，略述她的生平。她是衞懿公蒸於宣姜而生的，有兄二（戴公文公），有姊二（齊子及宋桓夫人）。她的生年不可考。但我們知道宋桓公娶她的阿姊是在西歷前六七五年。我們假定她的阿姊嫁時年二十，她少四年上下，則當生於前六九〇年（周莊王七年）左右。她幼年卽已蜚聲列國：許國也求她，齊國也求她。懿公將與許，她反對，說：

> 諸侯之有女子，所以繫援于大國也。許小而遠；齊大而近。使邊疆有寇戎之事，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列女傳引。）

這可見她愛國的熱忱，也可見她有先知之明。結果却是失敗了。她嫁於許，大約總在前六七〇年（周惠王七年）左右。舊說許是四岳之裔，男爵。她的夫壻名新臣，卽位不知在何年。婚後約十年，惠王十七年冬十二月，她的祖國亡於狄；她多方營救，卒得齊宋之助而復國於楚邱。她的作品卽產生於此時。又四年，（惠王二十一年，前六五六年），她的夫壻從齊桓公伐楚，卽是有名的召

陵之役。是年夏，新臣卒於師，依"死王事加二等"例，以侯禮葬，謚穆公。嗣君名業，大約是她的兒子。時夫人年三十餘，或者尙在。她的阿兄戴公死的很早，文公則死於周襄王十七年，(前六三五年)，時她年五十餘。我們假定壽六十歲上下，大約卒於前六三〇年(襄王二十二年)左右。總結上文，作一年表：

紀年			紀事		
西曆	中曆	穆姬	歷史的	傳記的	文學的
前六九〇	莊王 七	一		穆姬生。	
前六七五	惠王 二	一六		姊桓姬嫁。	
前六七一	六	二〇		嫁許男新臣。	
前六六〇	一七	三一	狄滅衞。		作泉水。
前六五九	一八	三二	衞文公卽位。		作載馳，竹竿。
前六五六	二一	三五	齊桓公率諸侯伐楚。	夫新臣卒，子業卽位。	
前六三五	襄王一七	五六	衞文公卒。		
前六三〇	二二	六一		穆姬卒。	

她的作品，我們假定有三篇，計六十八句，二百七十五字。載馳之爲她所作，左傳有明文；我們細看本文，

認爲可以置信。還有泉水竹竿兩篇，就內容看來，也可認爲穆姬所作。此說創於何楷，由魏源證實之。他的詩古微（衞風答問）裏說：

今考出宿飲餞之地，"思須與漕"之言，與載馳之驅馬歸唁，"言至於漕"相應，明卽上篇"控于大邦"之旨。首章言衞國新破，思之不止，故欲遣使謀于同姓之國以救之。（左氏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又曰，"其棄諸姬，亦可知已。"皆指同姓。）次章三章皆設言謀及諸姬之事。"出宿于泲，飲餞于禰"，言欲使曹以適齊也。遣使自許國出而宿於泲水之上，將求助於曹。（泲，古濟字，濟水東出于陶邱之北，曹國所治。）因以告救於齊，則齊人當餞送之於禰也。（今兗州府曹州有大禰澤。）"諸姑伯姊"則指齊桓宮內之諸姬。考左氏，桓公夫人曰王姬，內嬖如夫人者六，有長少二衞姬，及鄭姬密姬，而齊子卽長衞姬也。其後齊桓卒使武孟（公子無虧）帥師戍曹，又合諸侯封衞於楚邱。武孟卽齊子所出，而衞之甥也。殆夫人遣使於齊子之力歟？"出宿於干，飲餞于

> 言”，欲使唁邢而後歸衞也。隋志，邢州內邱縣有干言山。使者自齊地“出宿于干”，旣唁邢合謀，則可歸衞，而邢人餞之於言地矣。……其先適曹，次適齊，次適邢，而“遄臻于衞”，皆設言遣使求援之次第。“不遐有害”，言得毋有害我此事而使之不遂者乎？卒章“思須與漕”，乃直言本旨。須城在楚邱東南，漕後爲白馬，皆今滑縣地。時戴公廬此，故思之悠悠。

這是證明泉水內容與當時史蹟及地點均脗合，故可認爲她的作品。魏源又說：

> 竹竿則作於衞難已定之後，故其詞多與泉水出入，而較不迫切。彼曰“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此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且二詩皆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末章皆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這是證明竹竿與泉水內容相同，可認爲一人所作。我們雖沒有“南山可移，此案不可移”的鐵證，但至少總可說，這個“載馳泉水竹竿均爲穆姬所作”的假設，是絲毫沒有阻礙的。

這三篇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極重要的位置，是不用懷疑的。穆姬可說是婦女文學的始祖。泉水一篇僅二十餘句，竟用十一次地名；然而我們讀了，並不覺得複沓，也不覺得枯燥。這是因爲她的筆力能夠運用牠們。較之唐代詩人"點鬼簿"（多用人名）及"算博士"（多用數目字）的譏評，其相去多遠？載馳在當時，一定很傳誦的，對於衛國的助力也很大。篇中表情，婉而有致，很能表現出一個"善懷"的"女子"的風度。然而技術最高的却要算竹竿。魏源曾說：

> 蓋衛自渡河徙都以後，其河北故都胥淪戎狄，山河風景舉目蒼涼。是以泉源淇水，曩所游釣於斯，笑語于斯，舟楫於斯者，望克復以何時，思舊遊兮不再。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詞出一人，悲同隔世。

這很能說出這位女詩人的心理。懂得了這一點，方能認識這篇詩的價值。

衛風與鄭風並稱淫詩，其實是不對的。與鄭風相似的是陳風，不是衛風。衛風三十九篇中，言男女情者不滿十篇。其中有寫女性美的，如君子偕老及碩人是；有

記密約的，如靜女及桑中是；有述棄婦的，如谷風及氓是；有敍別情的，如伯兮是；有誓守義的，如柏舟是。牠們篇數雖少，但幾乎篇篇都是佳構。組織最完密的要算那兩篇棄婦詩。在十一國風中，除七月外，這兩篇算最長了。牠們敍述從前的幸福及現在的痛苦，步伐整飭，有大小雅裏的作品的風格。所以我們疑惑牠們的作者大約是受過訓練的詩人。表情最深刻的要算柏舟和伯兮。舊說柏舟指共姜，不知是否。就詩意看來，並無夫死之意。或者這位女子的母親不許她與意中人結婚，故矢之以死。即此看來，情義之堅實爲三百篇中言情詩之冠。伯兮的女子因夫出征，竟至不施膏沐，"首如飛蓬"。此卽司馬遷"女爲悅己者容"的意思，亦是別詩中之別開生面者。詞句最香豔的要算那二篇寫女性美的詩。牠們所寫的都是貴族女子。拿雲喩髮，拿柔荑喩手，拿凝脂喩膚，拿蝤蠐喩領，拿瓠犀喩齒，拿蛾喩眉——這些到後代都變成濫調的陳言，但仍可看出創始者的慧心。至於靜女和桑中或者要被斥爲淫詩，(如左傳"桑中之喜"一語)，但靜女描寫情人心理，頗能刻畫入微，而桑中的音節又異常和諧，(略似漢廣每章下半截)。總之，

除女詩人的作品外，這幾篇在衞風中是最有價值的詩。

當前七世紀時，狄人異常猖獗。魯莊公三十二年伐邢；閔公二年，入衞；僖公十年，滅溫；十四年，侵鄭；十八年，救齊；其年冬，又伐衞。衞首當其衝，受害最深。而且政治不賢良，社會不安寧，故我們讀衞風其餘幾篇，覺得有一種悲觀的空氣籠罩着。我們隨便舉幾個例：

憂心悄悄，
慍於羣小。（柏舟。）
心之憂矣，
曷維其已！（綠衣。）
不我以歸，
憂心有忡。（擊鼓。）
出自北門，
憂心殷殷。（北門。）
心之憂矣，
之子無裳。（有狐。）

這都是賢者不得志的詩，使我們讀了，也覺得無可奈何。激烈的人便要高聲詛咒了：

父兮，母兮，

畜我不卒！（日月。）

莫赤匪狐！

莫黑匪烏！（北風。）

所可道也，

言之醜也！（牆有茨。）

人之無良，

我以爲君！（鶉之奔奔。）

人而無儀，

不死何爲！（相鼠。）

這樣大膽的說話，是衞國詩人的特色。

衞風在十一國風中佔有最重要的位置，是無容討論的。但有一件事，我們應當附帶說一說。我們當知古詩中"也"字等於驚嘆號及疑問號，表示高亢的情感的。衞風用此字最多，（共五十一次），所以牠們的音調與別的國風大異。這是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的。

唐風

在東遷後的國風中，以王衞唐三風爲最早。周成王封弟虞爲唐侯，在太行山恆山之西。境內有晉水，故子燮改國號曰晉。

今所傳唐風大都是前七八世紀的作品。其中有史蹟可考者只揚之水一篇。西歷前七四四年，昭侯封季弟成師於曲沃，漸有尾大不掉之勢。前七三八年，潘父殺昭侯而納成師，不克，昭候子孝侯立。前七二三年，曲沃莊伯（成師子）殺孝侯，立孝侯子郤爲鄂侯。鄂侯經哀侯傳至小子，在前七〇五年爲曲沃武公（莊伯子）所殺，立哀侯弟湣。至前六七八年，武公滅晉侯湣，自立爲晉侯。這六七十年的遞嬗情形，我們可從史書上看出；這時候人民的心理的傾向，我們可從揚之水裏看出，假使舊說可信的話。此外便與此事無關係，序說完全傅會到晉侯身上去，是錯誤的。

我們讀唐風，總覺得牠的顏色是很黯淡的。例如蟋蟀及山有樞都是表現及時行樂的意思：

今我不樂，

日月其除。（蟋蟀。）

子有飲食，

何不日鼓瑟？（山有樞。）

這已經不是健全的思想了，下文又有這幾句：

無已大康？

職思其居！（蟋蟀。）

宛其死矣，

他人入室！（山有樞。）

方說享樂，却又恐怕太康，又想及死後，眞是舊說所謂“其風俗憂深思遠”了。

這一點，我們也可從幾篇寫愛的詩上看出。有寫父母方面的，如鴇羽。其作者大約是一個有至性的小官僚，既在外從政，便不能在家侍奉父母了。有寫兄弟方面的，如杕杜。其意義與常棣相彷彿，以爲無論何人都沒有同胞那樣可靠。就技術上說，這首不如常棣之宛轉。有寫夫婦方面的，如葛生。這是一首悼亡詩：

冬之夜，

夏之日：

百歲之後，

歸于其室。

冬日夜長，夏日日長，故冬舉其夜，夏舉其日：在長日或長夜無聊之時，最易想及已亡的“予美”，故如此說。（參看世說新語所載袁羊與劉惔的故事。）

唐風全體除揚之水外只有一篇綢繆是表示快感

的。這是一首描寫野合的詩。"綢繆束薪"示其地,"三星在天"示其時。在這種境地得與意中人暢敘,當如何的欣幸呢?故說:

> 今夕何夕,
> 見此粲者?
> 子兮;子兮,
> 如此粲者何?

喜悅之意溢　言表,與陳風東門之池及鄭風野有蔓草相似。牠衝破了唐風黯淡的空氣。

齊風

平王東遷之四十九年入春秋,以後的兩世紀半便名春秋。國風之半是作於春秋的前半期(前七二〇——六　〇)的。其中較早的是齊風魏風,(都在前七〇〇年左右)。齊風中南山敝笱載驅三首,舊說是刺襄公文姜兄妹淫亂之事。他們的證據僅"齊子""魯道"等字樣。但齊女嫁給魯君的却不在少數。故序說載驅爲文姜事,而魏源則據易林而認爲哀姜,其實都無確據。就本文看來,似乎是初嫁時贊頌之詩,與碩人相似。但南山有這幾句:

既曰歸止，

曷又懷止？……

既曰告止，

曷又鞠止？

我們由此可知"話裏有因"，但若定爲文姜事，尚無多大的證據。

其實我們所當注意的，是幾篇情詩。例如雞鳴一篇，舊說均誤，崔適等都未能改正。我們以爲一二章的"朝"字及三章的"會"字，並非指羣臣來朝。朝卽晨，"朝既昌矣"與"東方明矣"同義。說文，"昌，日光也"；廣雅釋言，"昌，光也"：均可證。"朝既盈"之盈，讀若禮運"是以三五而盈"之盈，疏"謂月光圓滿"，此處指日光而言。"會"字非名詞，乃連詞；公羊傳隱公元年謂"會，及，暨，皆與也"，可證。全詩爲對話體，每章前二句是一個人的話，後二句另是一個人的話：

〔甲說：〕雞既鳴矣！

朝既盈矣！

〔乙說：〕匪雞則鳴，

蒼蠅之聲。

〔甲說：〕東方明矣！

朝旣昌矣！

〔乙說：〕匪東方則明，

月出之光。

〔甲說：〕蟲飛薨薨，

甘與子同夢。

〔乙說：〕會且歸矣，

無庶予子憎。

這樣分別觀之，便更易了解。就辭句看來，甲大約是女，乙大約是男。甲再三催乙走，因爲天已亮；乙則多方推托，說時候還早。甲沒法，只好仍然"同夢"；但也不能長久，乙終於歸去了。所以這是一首絕妙的私奔的詩。一個提心吊胆，一個留戀不去，神情眞是逼肖。

此外還有幾篇，我們也當坿帶說一說。著的意義，舊說是刺不迎親；南方風俗，常於新娘到時歌此篇。其實牠與結婚並無關係。胡適說牠與朱餘慶的

妝罷低聲問夫壻：

"畫眉深淺入時無？"

相似，是不錯的。朱餘慶原意雖非言情，然描寫女子嬌

媚之態頗與著差不多。我們覺得齊國的女子頗與鄭國的女子相近。朱熹說，"鄭皆爲女惑男之語。"不錯，鄭風情詩之主動者大都是女。鄭風以外，便要算齊風了。齊風情詩之主動者也是女多於男。除雞鳴與著外，如東方之日說：

彼姝者子，

在我室兮。

在我室兮，

履我卽兮。

此篇本事與雞鳴相似。又如甫田說：

婉兮，孌兮，

總角丱兮。

未幾見兮，

突而弁兮。

大約初別時，年尙幼，乃一總角之少年；末兩句乃想像之詞，其意若曰，"別已久了，此時若突然相見，則必爲戴弁的成人了。"從前兩章上看來，此首是寫女性的單相思。若把末兩句認作眞語，全詩的價值也無從顯露了。

魏風

魏風與齊風差不多同時。每篇的時代不能確定，但牠爲晉所滅是在惠王十六年，故知總是春秋初年的作品。在十一國風中，風格最統一的，莫如魏風。現存的雖只有七篇，但篇篇都是社會或政治狀況的反映，并且篇篇都有很高的價值。

葛屨與伐檀都是爲勞動者抱不平的。牠們一天工作到晚，僅乃得飽；富翁養尊處優，反而"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故伐檀說：

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獵，
胡瞻爾庭有縣貆兮！

這便是杜甫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怪不得詩人要譏其"素餐"了。葛屨是寫女工的：

糾糾葛屨，
可以履霜。
摻摻女手，

可以縫裳。

要之襋之，

好人服之。

天天替別人縫衣，自己却在寒天還穿着葛屨，怪不得詩人要譏其"褊心"了。

碩鼠及十畝之間都是避世的。政治不良，民不聊生，於是想另找樂土：

逝將去女，

適彼樂土！

樂土！樂土！

爰得我所！（碩鼠。）

這是多麽激烈的話！在國風中，的確可以獨樹一幟的。這樂土是怎樣一個地方呢？在詩人的想像中，這樂土是這樣的：

十畝之間兮，

桑者閑閑兮，

行與子還兮。（十畝之間。）

地方不求大，十畝便夠；居民無別事，只務農桑。我們因此便連想到陶潛的桃花源了。桃花源的理想是由政治

的不良與社會的不安寧而產生的。不過陶詩的語氣沒有碩鼠那麼激烈，其描寫則較十畝之間更詳細罷了。

還有兩首——園有桃及陟岵——也可藉以窺見當時政治與社會的情狀。園有桃與黍離相似：

心之憂矣，

我歌且謠。

不知我者，

謂我士也驕。

這位詩人沒有碩鼠那麼激烈，不過長歌當哭而已，"其誰知之？"陟岵是在苛政之下，表現骨肉之愛的：

父曰，"嗟！予子！

行役夙夜無已！……"

母曰，"嗟！予季！

行役夙夜無寐！……"

兄曰，"嗟！予弟！

行役夙夜必偕！……"

第二章的"季"字，不僅為換韻起見。朱熹說，"季，少子也；尤愛憐少子者，婦人之情也。"這是不錯的。近來有人說國風每篇僅一章是原文，其餘幾章都是樂工任意

加的，恐怕沒有什麽根據。

在這裏，我們要發生一個問題：爲何別國詩人都不及魏詩人之先覺呢？如伐檀碩鼠等篇，在詩經中簡直找不到第二首。我們想魏國的歷史一定可供我們解決此問題，可惜書闕有間，我們無從詳細知道。這一點是我們研究古代文學的人同引爲憾事的。

鄭風

鄭風二十一篇中，言情詩占過半數。前人大都設法遮掩，曲解作"刺忽"或"閔亂"等。卽姚際恆等頭腦較淸楚的，亦不能免。其實言情並不是一個罪惡，我們何必因此而埋沒許多好詩呢？我們現在依着體裁分爲三種：一種是用女子口吻的，一種是用男子口吻的，一種是男女互相贈答的。

女子口吻的情詩中，有幾首的態度非常輕浮。例如：

不見子都，
乃見狂且！（山有扶蘇。）
子不我思，

豈無他人?(褰裳。)

朱傳以前一首爲"淫女戲其所私者"之詩，意思是說，"今乃不見子都，而見此狂人，何哉?"後一首可見她用情之不專，可說是"人盡夫也"的一個實例。但也有比較的鄭重些的，如：

彼狡童兮，

不與我言兮。

維子之故，

使我不能餐兮。(狡童。)

挑兮，達兮，

一日不見，

如三月兮。(子衿。)

這個女子總算能夠認識愛情的意義，故態度也莊重些，然還忘不了"狡童"之稱，"挑""達"之辭。故這一類詩的傑作終推將仲子：

將仲子兮：

無踰我里!

無折我樹杞!

豈敢愛之?

畏我父母！

仲可懷也，

父母之言

亦可畏也！

她請求仲不要來，因爲父母要干涉。這樣欲愛而不得愛，是多麽可憐呵！

男子口吻的情詩，篇數較女子口吻的爲少。（這是朱熹認爲鄭風劣於衞風的一點。）其中有兩篇最可注意。一篇是野有蔓草：

有美一人，

淸揚婉兮；

邂逅相遇，

適我願兮。

這是敍野合的，寫男子心滿意足的神情頗與唐風綢繆相似。還有出其東門是表示男性的貞操的：

出其東門，

有女如雲。

雖則如雲，

匪我思存。

縞衣綦巾，

聊樂我員。

這便是"雖有姬姜，無棄顦顇"(莊子所引逸詩)之意。在見異思遷，得新忘舊的風氣裏，這篇詩是很可貴的。

此外，還有幾篇記男女贈答之詞的。例如東門之墠，第一章是男女疏遠後，男子責女子的話，("茹藘"指女，與出其東門同)，怪她不肯接近。第二章是女子自解之詞，(句法與王風大車相彷彿)，意思是說，"我是很思念你的，不過你自己不來罷了。"溱洧則更有趣味：

溱與洧方渙渙兮，

士與女方秉蕑兮。

女曰，"觀乎？"

士曰，"旣且。"

"且往觀乎！

洧之外洵訏且樂。"

維士與女

伊其相謔，

贈之以勺藥。

吳敬梓說是夫婦同遊，但也許是異性的朋友們同遊，我

們無從斷定。

曹風

曹風僅四篇，與檜風一樣。魏源說候人是譏共公女寵之多，也許是的。下泉與鳲鳩或爲恭維桓文之詩；時周室已無實力，小國不能自保，惟有求助於大國而已。但我們所要注意的是蜉蝣。我們推想此處也許是比喻人生的。蜉蝣是一種朝生暮死的昆虫，却有很華麗的外表——"衣裳楚楚"，"采采衣服"。這是喻人生在表面上雖然可愛，其實是很短促的。故說：

心之憂矣！

於我！歸處！

此處"於我"二字與秦風權輿"於我乎"同意，是一種慨歎字。

陳風

陳風與鄭風曹風同爲國風中最晚之詩。我們在上文說，國風中惟鄭風多言情詩。除鄭風外，前人多以衛風相比擬，實是大錯。和牠相似的，只有陳風。陳風十四篇中幾乎全是言

男女情的。這與當時的風俗有關係。漢書地理志說：

> 武王封胡公于陳，妻以元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俗好巫鬼，擊鼓於宛丘之上，婆娑於枌樹之下，有太姬歌舞遺風。

這與匡衡所謂"陳夫人好巫而國多淫祀"相合。我們再看楚辭九歌招魂等篇，可知南方祭禱歌舞，遠不如周頌之莊嚴，而其風俗也漸趨於淫靡。

宛丘與東門之枌正是描寫這一類風俗的詩：

> 無冬無夏，
> 值其鷺羽。（宛丘。）
> 不績其麻，
> 市也婆娑。（東門之枌。）

這樣的熱心於歌舞，是很駭人聽聞的。又如：

> 洵有情兮，
> 而無望兮。（宛丘。）
> 視爾如荍，
> 貽我握椒。（東門之枌。）

這幾句與鄭風裏幾篇淫詩相彷彿，後二句尤有猥褻的嫌疑。（章炳麟解"荍"爲大頭菜。）

其餘的情詩可分爲快樂的與悲傷的兩種。快樂的如東門之池三言"淑姬",可見其傾倒備至。東門之楊似乎是祝新婚的:

東門之楊,

其葉牂牂。

昏以爲期,

明星煌煌。

從"牂牂""煌煌"兩個靜詞上,可看出一種蓬勃的生氣,燦爛的景色。不言祝頌,而祝頌之意自見。(這兩篇與東門之枌俱言"東門",恐有特別的關係,現在却無從考知。)

悲傷的幾篇的技術是比較的高明些。防有鵲巢是描寫男性的嫉妬的:

誰侜予美,

心焉忉忉!

情不深,不能妬,故這一首在國風中實是別開生面的。但音調最動人的是月出。戴溪說,"沈溺於情,不能自克,至於繳繞憔悴而不可支,月出之類是也。"(續呂氏讀詩記。)試看原文:

月出皎兮，

佼人僚兮，

舒窈糾兮，

勞心悄兮。

此詩全篇中如首章之“皎”“佼”“僚”“窈”“糾”“勞”“悄”，次章之“皎”“佼”“懰”“懮”“受””勞”“慅”及三章之“照”“佼”“燎”“夭”“紹”“勞”“慘(懆)”等二十餘字，都有聲韻上的關係，使我們讀了，不期然的感到一種憂愁幽鬱的不能自抑的煩悶。這是陳風的傑作，也是三百篇中情詩的傑作。

章四終

第五章 二南

二南的時代與地點

上文已將詩經的頌，雅，風三體研究了，最後我們要研究二南。二南一向附入國風內，合稱"十五"，我們已經證明這是錯誤的，所以二南當獨立研究。這一點在認識二南的眞相上關係很大。但還有關係更大的，那便是二南的時與地的問題。

關於這一問題，我們的答案是：

二南是東遷後的楚詩。

這一點與舊說相差太遠，不能不略加說明。我們先說明二南是什麼地方的產品，其次再說明二南是什麼時候的產品。

爲讀者便利計，我們把二南二十五篇說及地名的字句錄後：

(1)在河之洲。(關雎。)

(2)南有樛木。(樛木。)

(3)南有喬木。(漢廣。)

(4)漢有游女。(同上。)

(5)江之永矣。(同上。)

(6)遵彼汝墳。(汝墳。)

(7)南澗之濱。(采蘋。)

(8)陟彼南山。(草虫。)

(9)在南山之陽。(殷其雷。)

(10)江有汜。(江有汜。)

這裏所舉地名,最北是河,最南是江,其餘便是河與江之間的汝水漢水。詩中屢及"南",卽韓詩所謂南郡,亦在河與江之間。由此可知二南產生於現在的河南南部及湖北北部,完全在楚民族的範圍以內。

現在我們可以來討論二南的時代。因爲二南常爲孔丘所稱道,又位於三百篇之首,於是便加上"后妃之德""文王之化"一派謬話,而一般讀者便認牠們爲文王時詩,僞禮書也說牠們是最古的樂章。但我們仔細研究一下,知道這二十五篇中沒有一篇可以證明是文王時詩,並且沒有一篇可以證明是西周時詩。同時,可以證

明是東遷後作的却有許多篇：

（1）汝墳。崔述云，"此乃東遷後詩。'王室如燬'卽指驪山亂亡之事。'父母孔邇'卽承上章'君子'而言。汝水之源在周東都畿內。"（讀風偶識。）

（2）甘棠。此篇說及召伯。左傳史記均謂指武王成王時之召公奭，後人都承其誤而不知。我們知道解釋古書的方法，最好是拿本書中的文句來互相發明。詩三百篇中，召伯之名凡三見。一見於召南之甘棠。再見於小雅之黍苗：

悠悠南行，

召伯勞之。

三見於大雅之崧高：

王命召伯，

定申伯之宅。

這裏都是指江漢征淮夷之召穆公虎，是宣王時人。又有召公之名，凡二見。一見於大雅之江漢：

文武受命，

召公維翰。

再見於大雅之召旻:

昔先王受命,

有如召公,

日辟國百里。

這個召公,方是武王成王時之召公奭。我們看了這幾個例證,便知甘棠之召伯,當然是召虎了,那能妄指爲召公?召伯立大功於南方,遺愛在人,故有甘棠之詩。召伯卒於何時,不可考知;我們可假定與宣王崩時相近,約在西歷前七八〇年頃。此詩必作於他死後,假定其距離爲十年,則作於西歷前七七〇年頃,恰當東遷之始。

(3)何彼穠矣。 篇中有平王之謚,當作於桓王之時。(舊說以"平王"指文王。章潢說,"若必指爲文王時;非特不當作正義,而太公尙未封齊,則齊將誰指乎?")

所以,我們大胆把二南的時代從西周初年移後至東周初年。

而且，我們拿文學史的眼光來觀察二南，也覺得牠非到東周不能產生。我們知道二南是楚詩，楚是個與周異源的新興民族（另詳下文），牠的文化程度遠在周民族之下。現存的楚詩最早者大約在紀元前五，六，七世紀（均詳下文），那麼二南的時代怎麼會在東遷以前呢？

二南的內容與技術

我們懂得了二南的時代與地點，然後能夠懂得牠的內容與技術。就內容而論，二南二十五篇可以分成五類：一，戀歌；二，別詩；三，寫女性生活的詩；四，祝頌詩；五，關於政治的詩。以下便依次敍述。

戀歌凡五篇：關雎，漢廣，摽有梅，江有汜及野有死麕。其中摽有梅最別緻，是描寫一個待嫁女子的心理。她很迫切的要求戀人來取她，越早越好。首章說：

求我庶士，

迨其吉兮。

這尙有擇日之意。次章說：

求我庶士，

迨其今兮。

這便不用擇日。而末章說:

求我庶士,

迨其謂之。

她檢直想親身去催促了。關雎與野有死麕都是男子的求婚詩。關雎以音樂歆動女子:

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

窈窕淑女,

鍾鼓樂之。

野有死麕以禮物獻媚女子:

野有死麕,

白茅包之。

有女懷春,

吉士誘之。

漢廣似乎是描寫單相思的,但並沒有成功,故說:

漢有游女,

不可求思。

他只希望當她出嫁時,能夠替她服務:

之子于歸,

言秣其馬。

這種情意是如何的誠懇呢？江有汜大約是三角戀愛失敗者的詩。他目見戀人與別人結婚，（詩中"之子歸"即桃夭鵲巢之"之子于歸"，指子女出嫁而言），失望之餘，只得自己安慰自己，說：

不我以，

其後也悔。

這眞可算得怨而不怒了。

別詩凡四篇：卷耳，汝墳，草虫及殷其雷。其中卷耳與殷其雷都是閨中念遠之作，其丈夫都行役在外。不過殷其雷是直陳自己希望丈夫歸家之意：

振振君子，

歸哉！歸哉！

而卷耳却是假託丈夫在外思家的情景：

陟彼崔嵬，

我馬虺隤。

我姑酌彼金罍，

惟以不永懷。

這便更深刻，更能動人了。汝墳與草蟲是預想相見後的

愉，以陪襯別離中的痛苦：

未見君子，

惄如調飢。……

既見君子，

不我遐棄。（汝墳。）

未見君子，

憂心忡忡。

亦既見止，

亦既覯止，

我心則降。（草虫。）

這裏"君子"二字顯然都指丈夫，但前人常有以汝墳之"君子"爲指當時執政的，實屬錯誤。我們知道汝墳是亂離時的詩，一家骨肉分散了，自然盼望團聚，與他人何涉？

描寫女性生活的詩凡六：葛覃，芣苡，采蘩，采蘋，行露及小星。葛覃敍婦人歸寧：

言告師氏，

言告言歸。

薄汙我私，

薄澣我衣；

害澣害否，

歸寧父母。

采蘩敍婦女采蘩：

于以采蘩？

于沼于沚。

于以用之？

公侯之事。

采蘋敍女子祭祖：

于以奠之？

宗室牖下。

誰其尸之？

有齊季女。

行露敍女子拒婚：

誰謂女無家？

何以速我訟？

雖速我訟，

亦不女從。

小星敍賤女自嘆薄命：

肅肅宵征，

抱衾與裯，

實命不猶！

這都很明顯的，不用細說。我們最要注意的是芣苢：

采采芣苢，

薄言采之。

采采芣苢，

薄言有之。

方玉潤說：

讀者試平心靜氣涵泳其詩，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於平原繡野，風和日麗中，羣歌互答，餘音裊裊，若遠若近，忽斷忽續，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則此詩可不必細繹而自得其妙焉。唐人竹枝柳枝櫂歌等詞類多以方言入韻語，自覺其愈俗愈雅，愈無故實而愈可以詠歌。卽漢樂府江南曲一首"魚戲蓮葉"數語，初讀之亦毫無意義，然不害其爲千古絕唱，情眞景眞故也。知乎此，則可與論是詩之旨矣。（詩經原始。）

此說爲戴溪（續呂氏讀詩記）所創，經他發揮盡致，不用

我們再引伸了。

祝頌詩凡六：桃夭，樛木，螽斯，麟之趾，鵲巢，何彼穠矣。桃夭與鵲巢都是頌新娘的詩。但鵲巢僅描寫匯贈之盛：

之子于歸，

百兩御之。

而桃夭則幷致勸勉之詞：

之子于歸，

宜其室家。

故後者意義較前者爲更深遠。樛木一篇，方玉潤說是"祝所天："

樂只君子，

福履綏之。

但我們不能斷定是女子的口吻，若與小雅中的鴛鴦對看，則這篇也許是頌新郎的。螽斯祝子女之多：

宜爾子孫，

繩繩兮！

麟之趾祝子女之秀：

麟之子，

振振公子。

于嗟麟兮！

就文學的技術上看來，這兩篇都不高明。何彼襛矣是贊頌女性美的：

何彼襛矣，

唐棣之華？

曷不肅雝，

王姬之車？

這是以"華"喻王姬之色。因全文無言情分子，故不能列入戀歌。

關於政治的詩凡四：兔罝，甘棠，羔羊及騶虞。甘棠是紀念召穆公的：

蔽芾甘棠，

勿剪勿伐，

召伯所茇。

這一點已詳上文。兔罝是贊武官的：

赳赳武夫，

公侯干城。

羔羊是贊文官的：

退食自公，

委蛇委蛇。

這兩篇很易了解。但騶虞則誤解頗多。舊說以騶虞爲義獸來比文王，眞是不倫不類。詩云：

彼茁者葭，

壹發五豝，

于嗟乎騶虞！

這顯然是寫畋獵的，與文王何涉？

以上略述二南的內容，最後我們要估計牠在詩史上的位置。我們都知道孔丘曾經再三稱道二南。例如在泰伯裏說：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這裏是拿關雎來代表二南的。又在八佾裏說：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我們的情感不外哀樂兩種，詩歌表現這兩種情感能夠不至過度，能夠恰如其分，便是上品。他又在陽貨裏向伯魚說；

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孔丘這樣恭維二南，實在是獨具隻眼。我們以爲古代哲學家中，只有三個人是眞能懂得文學的：一是孔丘，一是朱熹，一是王夫之。他們說話不多，而句句中肯。不過孔丘的恭維，却生出惡影響來。一般腐儒以爲如此佳作，非文王時不能有，於是二南的眞意義與眞價值反被埋沒了。這且不去管牠，我們只問：爲何二南在三百篇中佔有特殊地位而常爲人所稱道？我們以爲這是因牠所憑藉的音樂與風雅頌不同之故。現在分幾點去說明：

第一，我們應該知道"南音"是一種特別的音樂。呂氏春秋音初篇說：

> 禹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

這種傳說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至少可證明東周時已承認南音的位置。左傳中也說到"南音"與"南風"：

> 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與之琴，操南音。(成公九年。)

> 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襄公九年。)

這可證明南音與北音是絕不相同的。

第二,我們應該知道南音遠勝於北音。說苑修文篇引孔丘向冉有說的話:

> 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戾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化之風,安樂樂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釋。紂爲北鄙之音,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

這自然未必眞是孔丘的話,但他說南音象生育是很對的。

我們若再三諷誦漢廣芣苢等篇，有訓練的耳朵總能聽出音節之舒徐和緩，似含有無限樂觀分子在內。章潢說的好：

> 詩之在二南者，渾融含蓄，委婉舒徐，本之以平易之心，出之以溫柔之氣，如南風之融物，而物皆暢茂。凡人之聽其言者，不覺其入之深而感化育於其中也。

這一段描寫二南的音節，眞能深入顯出。我們因而聯想到御覽八十一引孔丘贊簫韶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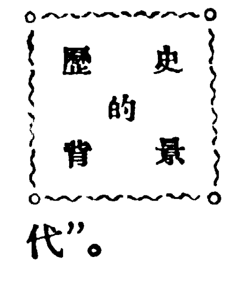
> 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其爲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如物之動人，雷動獸禽，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財色動小人。

這裏接連用七個比喻來描寫動人之深，很可移贊二南。

篇二終

篇三　楚辭時代

章一　導論



詩經無前七世紀以後的詩，同時楚民族的文學却漸漸興起，故自前六〇〇年至漢高祖統一止，在詩史上稱爲“楚辭時代”。

楚民族與周異源是很明顯的，試看中原諸侯稱楚爲蠻夷可知。牠的起源，我們不大知道。舊說爲黃帝之裔孫，自然不可靠。春秋時楚大夫析父曾有這樣的話：“昔我先王熊繹僻在荊山，蓽露藍蔞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大約在熊繹以前，楚民族的事蹟半爲神話，半爲傳說，都不甚可靠。自從他替楚民族掙下一個地盤以後，方有確實可靠的記載。

他究竟受周王之封沒有，我們不知道；但卽使是受

封的，我們知道他們是不甘心的。熊繹五傳至熊渠，在周夷王時甚得江漢間民心，板圖漸漸擴張到庸，鄂，楊粵等處。他說，"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遂封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後畏厲王暴虐，自去王號。熊渠十二傳至熊通，（與平王同時），伐隨，命隨人代請周王尊楚，周王自然不許。熊通怒道，"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於是自稱爲武王，周王也無可如何；因爲自夷厲以後，他們已經衰弱的不像樣了。假使楚民族曾受周民族之封，則這次可說是對周民族宣告獨立的正式表示。

武王以後，日益強盛；四傳至莊王，爲五伯之一，遂至觀兵問鼎，不可一世。當時長江流域一帶國家，如息，穀，蔡，鄒，申，鄧，黃，鄖，賴，蕭，鄀，鄾，軫，絞，州，蓼（音溜），蓼，巢，柏，舒鳩，蠻氏，徐，江，潛，弦，道，英氏，項，頓，毛，鄀，夔，庸，舒蓼，唐，舒庸，胡，許，陳，杞，呂，小邾，貳，羅，權，聃，蔣，沈，六，麇，不羹，房，盧戎，羣蠻，戎蠻，以及魯，吳，越等，無一不先後幷於楚。所謂"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所謂

"漢陽諸姬，楚實盡之"，都是實在情形。故春秋戰國之世，是楚民族的全盛時代。其板圖之大，實包括現在的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七省及山東，河南之半，而周民族則僅河北，山西，兩省及陝西山東，河南之半，不但可以分庭抗禮，實有駕而上之之勢。

以上略述楚民族由弱而強，由小而大的歷史。由此我們便知牠的地點，實最宜於文學的發展。一切大山，一切大水，幾乎全在牠的範圍以內。王夫之在楚辭通釋的序例裏曾說：

> 楚，澤國也，抑山國也。其南沅湘之交，疊波曠宇，以蕩遙情，而迫之以崟嶔戌削之幽菀。故推宕無涯，而天采矗發，江山光怪之氣莫能揜抑。（案：原文"抑山國也"句在"其南沅湘之交"句下，文意不貫，疑簡錯。）

文學與自然界的關係是很大的，二南便是一個實例。所以他們的板圖若永遠像熊繹時那麼小，楚民族便不能成一個獨立的團體，大詩人也不會產生於牠的境內，而牠的歷史也永遠不能在文學史裏佔篇幅了。我們看了

楚辭各篇所記山名水名以及花木鳥獸之多，便能認識武王莊王等人武功的重要。

而且因爲吳越陳等國並入板圖的原故，楚民族的文學又得到一種滋養料。這便是僞書所謂"巫風"。漢書地理志述陳國的風俗道：

> 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好巫鬼。

匡衡傳也說：

> 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

當時吳國地名也常有用"巫"字的。如越絕書說：

> 巫門外冢者，闔廬冰室也。
>
> 巫欐城者，闔廬所置。

越國亦然：

> 巫里，句踐所徙巫爲一里。
>
> 巫山者，越魑祠——巫之官也——死葬其上。

這可見當時"巫風"之盛。僞書說明巫風的內容，爲歌與舞二種。雖是迷信，然對於文學的發展却很有幫助。我們看了楚辭各篇神話氣味之重及其描寫歌舞之多，便可認識武王莊王擴張板圖的成績了。

楚民族在文學上雖是成功，但在政治上却是失敗。其版圖雖大，然終於沒有成立一個大帝國。到戰國中年以後，西方的秦民族已有併吞天下之勢。本來秦民族是周民族衰落以後與楚民族並起的一個新民族。秦之大，始於襄公文公，與楚之若敖蚡冒同時，均在西周東周之交。穆公雖列入五伯，然國境僻處西陲，故始終爲晉國所擋住。迨晉分爲三，勢力較弱，遂啓秦民族一統之漸，而楚民族終爲所滅。周民族在政治方面由秦民族繼嗣，在文學方面則由楚民族繼嗣。故在"楚辭時代"內，秦民族的文學不過做附庸而已。

楚辭的定義

自從楚民族繼周民族而興起以後，便漸漸的有許多詩篇流傳下。其中傑出的，自然是屈平和宋玉。後人把他們的作品合稱"楚辭"。這個名稱始見於漢書朱買臣傳：

> 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悅之。

王褒傳也說：

> 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

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

然而自漢以來，"楚辭"二字便缺乏正確的解釋，所以研究者都走錯了路。

"楚辭"究竟是什麽？我們的定義是：

楚辭是楚民族的文學（詩歌）。

如今分兩項來說明：

（1）"楚民族"的文學。 定義上的"楚民族"三字有三種意義：

第一，我們要認清楚"楚"是一個獨立的民族而不是周民族屬下的諸侯國。我們都知屈平宋玉是古代的大詩人。但這兩位大詩人爲何不生於魯，於衞，於晉，於鄭，而偏生於文化最遲的楚？如果我們以"楚"爲與鄭衞並列的諸侯國，則這問題便不易解答。如果以"楚"爲與周並列的民族，則這一點便不成問題了。

第二，我們要把"非楚"的作品除去。既名"楚辭"，當然是"楚"的辭而非"非楚"的辭。這個很淺顯的一點，前人都弄不清楚。例如最早的楚辭章句裏，除屈宋的作品外，還附加了賈

誼，淮南小山，東方朔，莊忌，王褒，劉向，王逸等人的作品。到後來鼂補之，朱熹等人，更擴張到唐宋人作。揣其意，以爲只要有"兮""些"等字，便算"楚辭"，却不知牠們已經是"漢辭""唐辭"了。而且這些後人的擬作，那個不是"雖爲騷體，然其詞氣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強爲呻吟者"？所以我們當把牠們删去。

第三，我們要把屈宋以外的楚詩收入。楚既爲一獨立民族，牠的文學當然也有個起源；而且屈宋這樣的大詩人，當然也不是突然產生的。詩經裏的二南，我們已說過牠是楚民族的產品。二南以後，幾種古書裏還載着許多楚詩。其中也有後人僞託的，但還有一部分是可以相信的。這是楚辭所從起的，我們不能不一并研究。

以上說明定義的前半。

（2）楚民族的"文學"。現在來說明定義的後半，即"文學"二字。胡適在讀楚辭裏說：

> 傳說的屈原是根據一種"儒教化"的楚辭解釋的。……漢朝的老學究把那時代的"君臣大義"讀到楚辭裏去。……〔他們〕處處把美人香草都解作忠臣憂國的話，正如漢人把詩三百篇都解作腐儒的美刺一樣。……本是白描的好文學，却被舊注家加上……荒謬的理學話，便不見他的文學趣味了。……故我們必須……從楚辭本身上去尋出他的文學興味來，然後楚辭的文學價值可以有恢復的希望。

這種錯誤——不把楚辭當作純粹的文學而把牠當作"忠臣教科書"的錯誤——在現在是比較的容易避免。然而通行的注書，幾乎沒有一種不是"烏烟瘴氣"的。在這些書籍沒有掃除以前，初學者不免仍要上當。而且現在的大學講壇上或私人家塾裏，有幾個不把楚辭當作"忠臣教科書"的？所以，我們不能不特別提出來說一說。我們的意思，並不是說楚辭裏毫無思君之意。屈平是個失敗的政治家，宋玉是一個落魄的文人，他

們自然忍不住要發些牢騷。然而如九歌，如天問，如招魂，也處處勉強解作思君，"便不見他的文學趣味了"。認淸了這一點，然後我們研究時方能有正確的了解。

以上是解釋我們這個新的定義的。懂得了這個定義，然後我們研究楚辭時不至誤入歧途。

楚辭時代的鳥瞰

因爲我們是根據上列的定義——"楚辭是楚民族的文學"——來研究的，故所謂"楚辭時代"是指前六世紀至前三世紀的四百年中。此時以楚民族爲主，而以秦民族副之。如今先作一個鳥瞰式的敍述。

楚民族的詩歌始於二南。二南以後，還存着幾首歌謠，我們可藉以窺見遞嬗的痕跡。前七世紀末年的子文歌及楚人歌完全是詩經的體裁。到前六世紀的中年，有越人歌及徐人歌兩篇始用新的形式。到前五世紀的初年，如接輿歌，孺子歌，庚癸歌之類，便和屈宋的作品更接近。這幾篇的技術，以越人歌爲最佳，庚癸歌等次之，而以子文歌爲最劣。但牠們都是楚辭不祧之祖。

到前四〇〇年頃，便有九歌發生。傳說屈平曾經修改過，但無確據。牠名稱爲"九"，形式上是十一篇，實際上却是十篇。從東皇太一到國殤十篇各祀一神，末一篇禮魂是十篇公用的送神之曲。牠們是民間的祭歌，不是貴族的作品，故祭祀的態度不很莊嚴，而雜有許多言男女情的分子，與六朝的神弦歌一樣。牠們描寫肴饌，歌舞，以及人物，地點等等，都異常美麗，異常生動。而言情的部分尤極纏綿悱惻之致。這幾篇不但是楚辭的開創的元勳，而且與後代的戲劇也多少有些關係。

到前四世紀的末年，大詩人屈平出世了。他境遇異常惡劣，而情感異常豐富，故產生震古鑠今的作品，使楚民族的文學得着永久的生命。他的作品舊說二十五篇，其實只有離騷天問及"九章"中的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橘頌等七篇，其餘都有疑問。其中離騷與橘頌是未放逐時所作，抽思作於第一次放逐到漢北時，涉江與哀郢作於第二次放逐到江南時，而天問與懷沙則自沈前的絕筆。這幾篇雖不能算有醇無疵，而屈平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特殊的地位，却是不用懷疑的。

屈平以後，接連有許多詩人出現，如唐勒，宋玉，景

差等。只有宋玉的作品還流傳到現在，其餘都亡佚了。但也只有九辯及招魂是眞的，其餘都有疑問。九辯舊分九章或十一章，其實只是一篇。最可注意的是悲秋的部分，眞可說是"開千古怨端"；牠的音節，因爲雙聲疊韻及疊字的關係，故異常鏗鏘，異常和諧。招魂的性質是"描寫的"，與九辯爲"抒情的"不同。最可注意的是描寫楚民族種種快樂的一段。無論寫景寫人寫事，均淋漓盡致，栩栩欲生。這一點與屈平有些不同，而爲後世賦家所祖。在楚辭中，他的位置雖略次於屈平，也是很重要的。

秦民族的文學自秦風十篇後，只有石鼓文及荀況李斯等。石鼓文共十篇，牠們的時代最難定，然以字體及文意考之，當作於秦未稱王時。內容半爲敍遊獵之詩，亦有述路程，記燕飲，或祝頌的作品。就技術方面說，述路程及記燕飲的幾篇較佳。其次爲荀況，他是趙人，但趙與秦同族，故列於此。他的作品，有賦篇，成相辭等。賦篇是詠物而兼說理的，略嫌抽象，且乏文采，故不能算佳構。賦篇末附佹詩等二篇及成相辭三篇也都是很拙劣的諷刺詩及說理詩。他的價值不在作品本身，

而在其發生的影響。後代的賦，樂府及七言詩，都和他的作品有關係，又可代表當時一種詩經與楚辭糅合的文體。又有刻石銘八篇，現存六篇，傳係始皇時李斯所作。李斯本來很有文學的天才，但銘文僅僅歌功頌德，沒有什麼價值，不過氣像還算偉大，敘事還算簡潔罷了。

以下我們便分章詳述。

章一終

章二　楚辭的起原

從二南到九歌

見存楚民族詩歌之最早者爲詩經中的二南。這一點，我們在上文已經詳細說過。二南以後，便要數到九歌。在二南與九歌的中間，各種古籍裏還零零星星的記載着幾篇詩歌。我們除却述異記吳越春秋等書所載爲不可信外，剩下可靠的尚有七篇：說苑載三篇，新序，論語，孟子及左傳各載一篇。

說苑所載三篇的時代最早。一爲子文歌，見至公篇：

>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

子文之族，

犯國法程；

廷理釋之，

子文不聽。

恤顧怨萌，

方正公平。

一爲楚人歌，見正諫篇：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巳者，違楚百里而耕，……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

薪乎，萊乎！

無諸御巳，

訖無子乎！

萊乎，薪乎！

無諸御已，

訖無人乎！

這兩篇一在前七世紀中葉，一在末年，與二南差不多同時，所以形式方面完全與詩經一樣。子文歌是一篇很呆板的四言詩，技術很拙劣。楚人歌分二章，只換韻，不換意，其形式與二南，十一國風等極相近。雖有些詠歎的意思，然終非佳構。

在牠們略後些，便有一篇極佳的越人歌出世，也是說苑所載，見善說篇：

鄂君子晳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蔏芘，張翠蓋，而檢犀尾，班麗桂社。會鐘鼓之音畢，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

濫兮抃草濫予昌核澤予昌州州䭕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惿隨河湖（案：此此三十一字不可句讀。）

鄂君子晳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

今夕何夕兮，

搴中洲流？

今日何日兮，

得與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

不訾詬恥。

心幾煩而不絕兮，

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悅君兮君不知。

鄂君子晳是楚康王之弟，故知這篇歌是前六世紀中葉的作品。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篇譯詩，與漢唐菽作都夷歌及北朝高歡敕勒歌一樣。就技術上看來，進步的多了。牠的詞句異常秀美，表情異常婉轉。全篇體裁與屈宋之作相同，且篇末的"山有木"二句為九歌少司命"沅有芷"二句的範本，故更可注意。與越人歌同為前六世紀中葉的作品的，是新序所載的徐人歌，見節士篇：

> 延陵季子將西聘于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已許之矣。致使于晉，故返，則徐君死于楚。……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

人嘉而歌之曰：

延陵季子兮不忘故，

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此歌僅兩句，是中國古代小詩之一，然命意淺顯，乏婉轉之致。但我們由此可知前六世紀中葉以後，楚民族的詩歌已完全脫離詩經的體裁，而另覓新的路徑了。故屈平宋玉的成功，是徐人歌越人歌兩篇引出來的。

到前五世紀的初年，又有三篇詩歌流傳下來。其中有兩篇是孔丘在楚時所聽見的。一爲接輿歌，見論語微子：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

鳳兮！鳳兮！

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諫，

來者猶可追。

已而！已而！

今之從政者殆而！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一爲孺子歌，見孟子離婁：

有孺子歌曰：

滄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我纓。

滄浪之水濁兮，

可以濯我足。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前一首表現兩種思想的衝突，故莊子人間世也載牠，字句略有不同。後一首與漁父所記的歌詞一樣，我們尤當注意。還有一篇是庚癸歌，見左傳哀公十三年：

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

佩玉繠兮，

余無所繫之。

旨酒一盛兮，

余與褐之父睨之。

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這是一首諷刺詩，譏夫差不能與士卒同甘苦。形式方面與孺子歌一樣，共四句，一三句末有兮字，二四句末用

韻。離騷九辯大都四句一節，卽是從兩首詩歌學來的。

以上略述從詩經變到楚辭的歷程——前七世紀時候的二篇完全是詩經的體裁，前六世紀中葉的二篇始用新的形式，前五世紀初年的三篇則與屈宋的作品更接近——也可藉以窺見楚民族文學初起時的情狀。我們要知道，文學是漸漸進化而成的，不是一二天才所能憑空創造的。

九歌

楚民族的詩歌到前五世紀，已有很久的歷史了。到九歌出現，楚辭便完全成立了。不過研究九歌有一個困難的問題——牠與屈平有何關係的問題。要能决此問題，須先從九歌的本身去推定牠的產生最早不得在什麽時候以前，最遲不得在什麽時候以後。

九歌中有一篇河伯是祭河神的。但左傳哀公六年說：

> 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章，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

所獲罪也。"遂弗祭。

由此可知,楚人祀河總在昭王以後。昭王卒於前四八九年,九歌的出世最早不得在此年以前。

九歌又有一篇國殤是祭死國事者的。其描寫戰事處,是以車戰爲背景的。陳鐘凡曾舉下列各條以證戰國時用騎戰:

(1)古人不騎馬,經典無言騎者。今言騎,是周末時禮。(曲禮疏。)

(2)古者馬以駕車,六國時始有單騎。蘇秦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春秋正義。)

(3)司馬法孫子無騎戰。吳起之爲武侯,戰以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其書六篇,往往皆有騎戰。蘇秦說六國,於燕言騎六千匹,於趙言騎萬匹,於魏言騎五千匹。張儀說韓,言秦騎萬匹。趙變胡服,招騎射。此皆戰國用騎戰之驗。(王應麟玉海。)

戰國始於前四〇三年,九歌的出世最遲不得在此年以後。

證明了九歌的時代爲前五世紀(前四八九——四

〇三年），我們便能解決牠與屈平有何關係的問題了。其實九歌爲屈平以前的作品，是二千年來學者的公論。王逸說：

> 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

這明明說，九歌是楚的南部的民間祭歌。然而王逸覺得這樣便與屈平沒有關係了，於是便設法圓謊：

> 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爲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冤結，託之以風諫。（楚辭章句。）

朱熹也說：

> 荊蠻陋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之間，又不能無褻慢荒淫之雜。原既放逐，見而感之，故頗爲更定其詞，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愛國，眷戀不忘之意。（楚辭集注。）

這是說，原來的九歌詞鄙且淫，故屈平加以修改，以寄託他自己的感慨。繞了這麼一個圈子，九歌與屈平便有了"修改"的關係。

所以，九歌在屈平以前，是不成問題的。我們所要討論的，是屈平究竟"修改"了沒有。我們的答案是：屈平並沒有"修改"。爲什麽？因爲：

（1）依王朱說，"修改"的動機是因爲原文有淫鄙的話。然而現在的九歌依然充滿了言情的話。如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等篇，祭歌幾乎變成戀歌了。

（2）依王朱說，"修改"的目的是要表明自己的寃結，自己的忠心。然而現在的九歌便沒有這一類話。各篇或言情，或寫祭祀，或述歌舞，但絕對的沒有說到屈平自己身上去。

（3）依王朱說，"修改"是在屈平放逐到江南的時候。他的涉江哀郢等篇，紀放逐的路程，地點，年月，以及沿途景色至爲詳盡，但其中絕對的沒有說及土人祭祀及改作歌詞之事。

"修改"之說旣不能成立，則九歌與屈平可說絕對的沒有關係了。

就我們看來，王逸說九歌是沅湘之間的民間祭歌，是可以相信的。九歌的作者大約是一位（或幾位）前五

世紀的無名詩人。他(或他們)一定是平民而非貴族。因為九歌中言情分子佔多數,與周頌及郊祀歌絕不相同,而與六朝淸商曲中的神弦歌完全一樣。神弦歌是民間的祭歌,沒有貴族的祭歌那樣莊重嚴肅,故有"郎艷獨絕""獨處無郎"之句。我們拿各時代的各種祭歌來比較研究,便知九歌確為民間祭歌了。近來蘇梅以神人戀愛來解釋九歌,其說亦通。試看神人戀愛的痕跡只見於民間祭歌而不見於貴族祭歌,便知這種解釋不但不與我們的主張相反,實在是相成的了。

我們這樣細細的說明九歌與屈平無關係,說明牠是民間祭歌,是因為必須知道了這一點,然後方能了解牠的內容,認識牠的價值。現在來把各篇所祭的神的傳說略考一下:

(1)東皇太一。 顧炎武說,"太一之名不知始於何時。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為太一常居。'封禪書,'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

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有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 此太一之祠所自起。"（日知錄卷三十。）

（2）雲中君。 洪興祖說，"雲神，豐隆也。"（楚辭補注。）朱熹說，"謂雲神也。"（楚辭集注。）戴震說，"周官太宗伯，'以標燎祀飌師雨師'，而不及雲師；殆戰國時有增入祀典者。"（屈原賦注。）他們都以"雲"爲雲雨之雲，惟王闓運有異議："雲中，楚澤，所謂雲杜雲夢者。君，澤神也。"（楚辭釋。）但我們看"猋遠擧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二句，便知王說無據。

（3）湘君。 見下。

（4）湘夫人。 顧炎武說，"楚辭湘君湘夫人，亦謂湘水之神有后有夫人也，初不言舜之二妃。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曰，'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即列仙傳江妃二

女也，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曰，'二女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爲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爲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虙妃也。此之爲靈，與天地並，安得謂之堯女?且旣謂之堯女，安得復總云湘君哉?……又按遠遊之文，上曰，'二女御九韶歌'，下曰，'湘靈鼓瑟'。是則二女與湘靈固判然爲二。"(日知錄卷二十五。)

(5)大司命。見下。

(6)少司命。洪興祖說，"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傳云，'三台，上台司命爲太尉。'又文昌宮第四曰司命。按史記天官書，'文昌六星，四曰司命。'晉書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西近文昌二君爲上台，爲

司命，主壽。'然則有兩司命也。" 戴震說，"三台上台曰司命，主壽夭，九歌之大司命也。文昌宮四曰司命，主災祥，九歌之少司命也。"

（7）東君。 廣雅說，"東君，日也。" 朱熹說，"禮曰，'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又曰，'王宮，祭日也。'漢志亦有東君。"

（8）河伯。 顧炎武說，"竹書，'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鬥。帝泄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是河伯者，國居河上，而命之爲伯，如文王之爲西伯，而馮夷者其名爾。楚辭九歌以河伯次東君之後，則以河伯爲神。天問，'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洛濱？'王逸章句以射爲實，以妻爲夢。其解遠遊'令海若舞馮夷'，則曰，'馮夷，水仙人也。'是河伯馮夷皆水神矣。穆天子傳，'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山海經，'中極之淵，深三百仞，惟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郭璞注，'冰夷，馮夷也，卽河伯也。'莊子，'馮夷得之以遊大川'，司馬彪注引清泠傳曰，'馮

夷，華陰潼鄉隄首里人也。服八石，得道爲水仙，是爲河伯。'是以馮夷死而爲神，其說怪矣。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以馮夷爲河伯之妻，更怪。楚辭九歌有河伯，而馮夷屬海若之下，亦若以爲兩人。大抵所傳各異，而謂神有夫人者，亦秦人以君主妻河，鄴巫爲河伯娶婦之類耳。"（日知錄卷二十五。）

（9）山鬼。　洪興祖說，"莊子曰，'山有夔。'淮南曰，'山出嘄陽。'楚人所祠，豈此類乎？"

（10）國殤。　戴震說，"殤之義二：男女未冠笄而死者謂之殤，在外而死者謂之殤。殤之言，傷也。國殤死國事，則所以別於二者之殤也，歌此以弔之。"

（11）禮魂。　王夫之說，"凡前十章皆各以其所祀之神而歌之，此章乃前十祀之所通用；而言'終古無絕'，則送神之曲也。"（楚辭通釋。）王邦采說，"此祠祀將畢而歌以送神之詞。樂之卒章，猶曲之尾聲也。舊解謂以祭善終者，

非。"（屈子雜文箋略。）王闓運說，"禮魂者，每篇之亂也。" 又說，"蓋迎神之詞，十詞之所同。"（楚辭釋。）梁啓超說，"九歌末一篇禮魂只有五句，實不成篇。九歌本侑神之曲，十篇各侑一神；禮魂五句，當是每篇末後所公用。"（屈原研究。）這四說大致相近，都勝於舊說。不過王闓運迎神之說不如王夫之送神之說之妥。

現在我們可以附帶講一講九歌篇數問題了。九歌名"九"而有十一篇，於是前人便來設法調和：

（1）姚寬。 他主張刪去國殤禮魂二篇。（見西溪叢語。）

（2）林雲銘。 他主張合山鬼，國殤，禮魂為一篇。（見楚辭燈。）

（3）蔣驥。 他主張合湘君湘夫人為一篇，大司命少司命為一篇。（見山帶閣注楚辭。）

這種辦法的不妥，我們看了上文所說各篇的內容，已可了然。我們須知，"九"是虛數，為古書上的通例。離騷說，"雖九死其猶未悔"，難道眞的屈平死九次？其他如

“九天”“九畹”“九遊”“九重”“九子”“九則”“九首”“九衢”——什麼東西的數目都是九，難道不能是八，不能是十？我們看了汪中的釋三九，便不必再來調和“九”與“十一”的差異了。

就技術方面說，九歌較周民族的祭歌高明得多了。三頌固然毫無生動的描寫，而小雅中的幾篇也不及九歌之秀麗。例如東皇太一：

瑤席兮玉瑱，

盍將把兮瓊芳，

蕙肴蒸兮蘭藉，

奠桂酒兮椒漿。

這是描寫祭祀的肴饌的。又如東君說：

絙瑟兮交鼓，

簫鍾兮瑤簴。……

翾飛兮翠曾，

展詩兮會舞。

這是描寫祭祀的歌舞的。又如雲中君說”

浴蘭湯兮沐芳，

華采衣兮若英；

蟨連蜷兮旣留，

爛昭昭兮未央。

這是描寫祭祀的人物的。又如少司命說：

秋蘭兮麋蕪，

羅生兮堂下；

綠葉兮素枝，

芳菲菲兮襲予。

這是描寫祭祀的地點的。由這樣漂亮的地點，這樣漂亮的人物，這樣漂亮的歌舞，這樣漂亮的肴饌，產生這樣漂亮的祭歌。這是周民族詩人從來夢想不到的境界。

但我們最要注意的，是言情的部分。這是九歌的特點，也是一切民間祭歌的特點。牠們所歌詠的，大都是已失敗的戀愛。例如湘夫人說：

聞佳人兮召予，

將騰駕兮偕逝。

這裏用一個聞字和一個將字，便可知佳人並沒有召他，也沒有騰駕偕逝的事實，不過是他的幻想罷了。也有敍述別離的，如少司命說：

悲莫悲兮生別離！

樂莫樂兮新相知！

這兩句最爲後人所傳誦。不過這"生"字不作"死生"解。無論悲或樂，久則失却刺激性；故"生別離"之生字與"新相知"之新字相同，表示剛剛分別爲更可悲，剛剛相愛爲更可樂。這樣描寫我們的心理，眞可謂入木三分了。最可注意的是詩人的"怨而不怒"的態度。如山鬼說：

怨公子兮悵望歸，

君思我兮不得閒。

這明明是怨公子不思己，但仍舊寬恕他，說，"你本是思念我的，不過沒有空閒罷了。"這是多麼忠厚呵。

但這種地方却是腐儒所痛恨的，故他們處處都曲解作思君。我們且舉一個例。湘君中有一個很妙的譬喩：

采薜荔兮水中，

搴芙蓉兮木末；

心不同兮媒勞，

恩不甚兮輕絕。

薜荔緣於木末，如何能在水中采牠呢？芙蓉生於水中，

如何能在木末搴牠呢?可見這都是不可能的事,借來表示這種戀愛的終於失敗罷了。下文緊接兩句,說的很明白,而一般腐儒偏要附會。朱熹注這段最玄妙,他說:

> 此章比而又比也。蓋此篇本以求神不答比事君之不遇,而此章又別以事比求神之不答也。……自此而往,蓋微而婉矣。

他以爲這裏有三重比喻:一,薜荔芙蓉比求愛;二,求愛比祀神;三,祀神比事君。這種無中生有的注解,眞是白日見鬼!

以上說明九歌本身的價値,現在要說明牠對於後人的影響。我們分兩方面說:

(1)對於楚辭的影響。 九歌的特點有三:一,詞句非常秀美;二,理想非常高潔;三,表情非常眞摯。這三個特點也可說是楚辭共有的特點。表情之眞摯固爲一切傑作所必具,然詞句之秀美與理想之高潔,歷代作家沒有一個比得上楚民族的詩人的。九歌對於楚辭的最大貢獻——最大影響——卽在此。我們當知楚辭之所以能自成一派,固有待於屈平之發揮光

大，而九歌實開其端。屈平喜歡用美人芳草之名，不能不說是九歌所啓示；故他寫其忠君之思，而我們却不覺其酸腐。此外如招魂之舖張揚厲，未始非從湘夫人"蓀壁兮紫壇"和東君"絙瑟兮交鼓"二段上學來的。諸如此類，文學史家都該特別注意。

（2）對於戲劇的影響。　九歌對於後代文學的影響，以戲劇爲最顯著。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裏說的最明白，"周禮既廢，巫風大興；楚越之間，其風尤盛。……古之所謂巫，楚人謂之靈。……楚辭之靈，殆以巫而兼尸之用者也。其詞謂巫曰靈，謂神亦曰靈。蓋羣巫之中，必有象神之衣服形貌動作者，而視爲神之所憑依。故謂之曰靈，或謂之曰靈保。……余疑楚辭之靈保與詩之神保皆尸之異名。……至於浴蘭沐芳，華衣若英，衣服之麗也。緩節安歌，竽瑟浩倡，歌舞之盛也。乘風載雲之詞，生別新知之語，荒淫之意也。是則靈之爲職，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樂神，蓋後世戲劇之萌芽，已有

存焉者矣。"這是不錯的。

在九歌以前的作品如二南，是屬於詩經時代的。越人歌以後方有新的發展，然皆零章斷句，不易引起人家的注意，而且也不是最成熟的作品。故楚民族文學的開創者終要推九歌。

章二終

章三　屈平

屈平傳略

上文略述楚辭的起源的狀況，我們可以知道到前四世紀時，已有產生大詩人的充分預備了。同時，我們也可以想到，假使沒有屈平宋玉的產生，楚辭能否在詩史上獨成一派實是個疑問。他們二人——尤其屈平——實是賦予楚辭以永久生命的人。

現在我們先述一述屈平的事蹟。

屈平（西歷前三四三——二九〇年？）字原，與楚王同族。傳說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子孫遂以屈爲氏（見元和姓纂），屈平是其中的一個。他的名與字頗有異說。據離騷的自敍，名爲正則而字爲靈均。但卜居漁父都稱爲屈原，史記新序也說名平字原。後人從而調和其間，如朱熹便以爲“正則”釋“平”義，“靈均”釋“原”義，陳第蔣驥則以爲正則靈均爲小名小字，平與原方是正

式的名與字。朱說之牽強是很明顯的，蔣陳二氏之說還可通，但也無確據，故我們只好存疑。

他的生卒年月也多歧說。關於卒年，後文再說。他的生年，離騷裏本敍得很清楚：

> 攝提貞於孟陬兮，
>
> 惟庚寅吾以降。

王逸注說：

>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正月爲陬。庚寅，日也。……言已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得陰陽之正中也。

朱熹以原文無"格"字，疑不指年，顧炎武已正其謬（日知錄卷二十）。但到底是那一年呢？陳瑒以周曆推算：

> 自楚懷王以前，上推威王九年庚寅及宣王十五年丙寅，此二年中建寅之月皆無庚寅之日。惟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建寅之月己巳朔，庚寅爲月之二十二日。屈子殆以是年生乎？（屈子生卒年月考，附端木本楚辭卷末。）

劉師培以夏正推算：

> 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距入乙卯蔀四十九年，積

月六百零六，閏餘一，積日一萬七千八百九十五，小餘六百五十四，大餘十五，得庚午爲正月朔，庚寅爲正月二十一日。屈子之生當在是年。（古歷管窺，載一九一一年國粹學報。）

他們所得月日雖異，然在楚宣王二十七年則同，我們可以置信。這年是周顯王二十六年，西歷紀元前三四三年。

他家庭裏的人，我們知道有伯庸與女嬃，（均見離騷）。他稱伯庸爲"皇考"，故歷來學者都以爲是他的父親，獨王闓運有異議：

皇考，大夫祖廟之名，卽太祖也。伯庸，屈氏受姓之祖。屈，楚大族，言已體國之義也。若以皇考爲父，屬詞之例，不得稱父字，且於文無施也。（楚辭釋。）

我們再看劉向九歎開首卽說：

伊伯庸之末胄兮，

諒皇直之屈原。

末胄二字可證王闓運疑伯庸非屈平之父是有根據的。女嬃舊說爲屈平之姊，但亦有一部分人主張不是他的

姊，我們不敢斷定。此外還有關於他的子女的傳說——如說其子悲父自殺，號泣烈日中，因而髮焦面黑，亦投水死而爲水神，名黑神，又說其女名緯英，墓在益陽縣治西花園洞(均見長沙府志)——恐怕也不可靠。

他既是貴族，他的家庭生活一定很舒服的。從他的作品中看來，他在少年時代總受過充分的教育，學得了許多古代的掌故與神話。司馬遷在屈原賈生列傳裏也說他"博聞彊志"。學既成，便出來做官。他第一次任什麼職，我們不知道。傳說他做過楚懷王時的左徒。左徒地位很重要，只次於令尹。司馬遷未說任職的年月，但我們可從新序節士篇裏得到一些暗示：

> 秦欲吞滅諸侯，並兼天下。屈原爲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

張儀至楚是懷王十六年的事。十六年以前，齊楚親善的唯一的事蹟便是十一年的縱約。屈平能與這回縱約有關係，可見他任左徒必在十一年以前，約當他二十五歲左右。

此時懷王很信任屈平。司馬遷說他"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

應對諸侯"。九章中有一篇橘頌，大約是此時作的；因爲技術方面比較的拙劣些，而且沒有提及被讒放逐，不過表示他的人格的高尙罷了。此外關於政治的作品當然不少，如懷王託他造的憲令之類，但都沒有傳下來。這個憲令却是他終身悲劇的出發點。司馬遷說，"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 上官大夫本來與屈平"爭寵而心害其能"，他在懷王面前進讒言已非一次，故很有效。司馬遷未說去職的年月。但下文接敍十六年絕齊事，可見去職總在這年以前，約當他三十歲左右。離騷卽作於此時。

他的作品中說及放逐的地點的，共有兩個。一是抽思所說的漢北，一是涉江哀郢所說的江南。我們疑惑放於漢北是懷王時事。新序節士篇記的最詳：

屈原爲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尙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

我們知道戰國是秦民族與楚民族並峙的時候。秦楚以外，只有齊國較強盛，可代表周民族的末路。所以楚人的外交政策不外親秦與親齊兩種。如懷王十一年與二十三年的從約，便可算親齊政策的實現。如十六年的許秦絕齊與二十四年的至秦迎婦，便可算親秦政策的實現。當時楚臣中如受張儀賂的靳尙與勸懷王入秦的子蘭，都可算親秦派。此外如弔懷王得商於的陳軫與諫懷王入秦的昭睢，都可算親齊派。屈平也是親齊派。他最露鋒芒，故秦人最忌刻他。國內國外都有怨結，故終於被放出去。事在懷王十六年，他三十一歲，地點在漢北。抽思卽此時所作。

屈平旣放，秦人便可爲所欲爲了。司馬遷說，"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

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此時懷王覺悟了。所以新序節士篇說：

是時懷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於此。於是復用屈原。屈原使齊。

所謂"屈原之策"即親齊政策。懷王知道秦人的狡詐，所以召回屈平，派他到齊國去修好，時約三十二三歲。

齊楚間既有屈平重新連絡，秦人不能小覷楚人了，故司馬遷說，"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時屈平使齊未歸，故張儀得達到目的。及屈平自齊反，知道了這件事，便諫懷王不該釋張儀。懷王懊悔了，連忙使人追張儀，却再也追不着了。此時懷王對於屈平很信任，漁父稱他爲三閭大夫，大約即在此時擔任的。三閭之職，管理王族三姓——屈，景，昭——之事，與後代的宗人府相類。此職與政治無甚關係，然二十三年的從約，屈平或者也有相當的功勞。

從約既成，秦國便又設法破壞。司馬遷說，"秦昭王

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 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 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這是第二次放逐。懷王死於頃襄王三年，故放逐必在此時，屈平年四十八歲。

這次放逐，他的作品中有很詳細的記載。哀郢說他從郢都出發是在二月甲日的早晨。他沿着江夏向東走，到夏首的地方，(卽中夏口，爲夏水發源之地，距楚都不遠)。他在此回望楚都城門龍門，不勝睠顧之至。由夏首向東便到夏浦的地方，(卽夏口，爲夏水入江之地)。他想着故都日遠，異常悲哀。哀郢所記地名，這是最東的一個了，(卽今之漢口。)他是否再向東行，我們無從考知。(蔣驥根據下文"陵陽"二字，以爲屈平到過現在的江西；其實陵陽是漢代的地名，爲戰國時所無；此處卽"淩陽侯"之省文，戴震曾詳論之)。原文有"九年不反"

之句，故人家都說他在夏浦，住了九年。但古書中的九字大都不指實數，如"九臯""九地""九天""九牛""九迴""九春"之類；即在屈平作品中，也有"九天""九畹""九死""九逝""九重""九子""九則""九首""九衢"等例子：故此處是否確指九年，尚不能斷定。

他在夏浦等了好久，覺得沒有意思，便又向西走了。涉江便是敘述由夏浦到溆浦的路程的，（這也可助證他沒有從夏浦向東走到陵陽）。他經過鄂渚，（夏浦附近），經過方林，便到了洞庭。由洞庭入沅水，經過枉睹，（今湖南武陵），經過辰陽，便到了溆浦。這是涉江所記地名中最南的一個。他是否再向南行，他在溆浦住了幾年，我們都無從考知。哀郢涉江兩篇自然是夏浦和溆浦兩處所作，天問大約是沿途陸續謅成，故文意不連貫。

他在溆浦大約也覺得沒有意思，所以仍舊回向北去，到洞庭附近。時當四月，作懷沙，可算他的絕命詞。不久，他覺得對於這個世界無可留戀了，便自沉於汨羅，追蹤彭咸去了。這自沉的來源很遠。他在壯年所做的離騷裏已說"願依彭咸之遺則""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了。後來放於江南，水路居多，常常徘徊於江夏沅湘之間，故彭咸子胥申徒等人的故事一刻也忘不掉，終於演出這幕悲劇。相傳他死於五月五日，雖無確據，然依懷沙時代測之，則這個傳說也許是事實。他死時年歲，我們無從考知。依常理來推測，大約總在五十至六十之間。所以他的自沉，總在前二九〇年左右。

最後，我們引梁啓超論屈平性格的一段，作這篇傳略的結論：

> 屈原性格誠爲極端的，而與中國人好中庸之國民性最相反也。而其所以能成爲千古獨步之大文學家亦卽以此。彼以一身同時含有矛盾兩極之思想；彼對於現社會極端的戀愛，又極端的厭惡。彼有冰冷的頭腦，能剖析哲理；又有滾熱的感情，終日自煎自焚。彼絕不肯同化於惡社會，其力又不能化社會，故終其身與惡社會鬥，最後力竭而自殺。彼兩種矛盾性日日交戰於胸中，結果所產煩悶至於爲自身所不能擔荷而自殺。彼之自殺實其個性最猛烈最純潔之全部表現。非有此奇特之個性不能產此文學，亦惟以最後一

死能使其人格與文學永不死也。(楚辭解題。)

屈平有這樣的性格,故在政治上大失敗,在文學上却大成功。這個因果關係的消息,我們可在他的作品中參透。

總結上文,作一年表:

記年			記事		
西歷	楚王	屈平	歷史的	傳記的	文學的
前三四三	宣王二七	一		一月庚寅日生。	
前三一九	懷王一〇	五		任左徒。	作橘頌。
前三一四	懷王一五	三〇		被讒去職。	作離騷。
前三一三	懷王一六	三一	楚許秦絕齊。	放於漢北。	作抽思。
前三一二	懷王一七	三二	秦敗楚。	召回,使於齊。	
前三一一	懷王一八	三三	懷王以漢中地易張儀,至復釋之。	自齊反,諫釋張儀。任三閭大夫。	
前二九九	懷王三〇	四五	懷王入秦不反。	諫入秦,不聽。	
前二九六	頃襄王三	四八	懷王卒於秦。	二月甲日,被放至夏浦。	作哀郢。
?	?	?		自夏浦經洞庭至溆浦。	作涉江及天問。
前二九〇	頃襄王九	五四		自溆浦至汨羅自沈。	作懷沙。

屈平的作品

其次我們要研究屈平的作品了。他到底有幾篇作品？這是二千年來久久不決的難題。我們認爲只有離騷，天問，及九章之半（卽橘頌，抽思，哀郢，涉江，及懷沙）是眞的，其餘都是僞托的。僞托的證據很多，我們留待下文細說，現在先就那眞的七篇加以研究。

橘頌是屈平最早的作品。因爲牠是九章中的一篇，故王逸認爲是放於江南所作；但不信王說者也很多，如姚鼐便以爲是懷王時被讒而作。其實橘頌全文不僅無放逐的話，且沒有被讒的痕跡。所以，我們認爲是他未受挫折時的作品。他曠觀宇內，找到橘樹與他自己高潔的性格最爲契合，故以此爲象徵，而成這篇頌。他贊頌橘樹，不但有可愛的外形：

曾枝剡棘，

圓果摶兮。

青黃雜糅，

文章爛兮。

而且有可敬的內心：

深固難徙，

廓其無求兮。

蘇世獨立，

橫而不流兮。

所以，他要以牠爲友爲師：

願歲并謝，

與長友兮。……

年歲雖少，

可師長兮。

但是這一種贊頌，最爲空泛，最爲抽象，故在七篇之中，這篇技術實不高明。這一點也可證明牠是壯年的嘗試作品。不過牠是屈平的詩人生涯的出發點，同時又可反映他的高尚的人格，故我們也不必責備求全。

作橘頌後不久，屈平被讒而免去左徒之職。他"嫉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史記）。"離騷"即楚語所謂"騷離"，王應麟說"皆楚言"，是不錯的。班固說，"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後人尊重這一篇，在標題之下加一"經"字，在別篇標題之下加一"傳"字，實在是不妥當的。而且王逸竟因此誤認"經"字

爲原有的名字，說什麽"經，徑也，……猶依道徑以諷諫君也"，眞是可笑之至，我們不要上當。這是屈平作品中最長的一篇，計二千四百九十字，（據兪樾引陳深的統計）。依內容看來，可分爲兩段。第一段至記女嬃的話爲止，於眞的事實中夾些抒情的話。他敍眞的事實是從他的世系敍起的，次敍他的生年月日及他的名字。他自信有很高尙的人格，很充足的學識，并且有辦事的才能。但是春秋代序，日月不淹，他恐修名不立，事功不就，故汲汲於政治上的活動，以三后爲像，遵堯舜之道，想引懷王到正路上去。可是懷王太不中用，一有那些偸樂的黨人來離間，便悔遁而有他了。失望之餘，他便說：

製芰荷以爲衣兮，
集芙蓉以爲裳。
不吾知其亦已兮，
苟余情其信芳。……
民生各有所樂兮，
余獨好修以爲常。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

豈余心之可懲！

不料女嬃却極端反對這種古怪的性格：她怪他像鯀一般的"悻獨離而不服"，怕要因"悻直以亡身"。以上是第一段。自陳辭重華以下爲第二段，借理想的事實來表情。他因爲想自修初服，故要往觀四荒。這個計畫大約爲女嬃所打消，故只在下文敍些理想。他先向重華（舜）述以後的事——禹，啓，羿，浞，澆，桀，湯，紂等人的事——也說及自己的苦境。陳辭完了，便從蒼梧（舜葬的地方）出發到上帝處，途經縣圃，咸池，扶桑等地；他的扈從有羲和（日），望舒（月），飛廉（風），鸞皇，雷師，鳳鳥，飄風，雲霓等等，可是帝閽不肯開門。他沒法想，便轉向白水，閬風，春宮，窮石，洧盤等處，求虙妃一流的女神或二姚一流的賢女，但終於無結果。經了兩番絕望之後，他自然要到靈氛及巫咸處問卜去了。但他們都勸他走，他便又到崑崙，天津，西極，流沙，赤水，不周，西海等處。正在陟陞皇之赫戲的時候，他忽臨睨夫舊鄉；於是僕夫也悲了，馬也不走了，他的遊歷終於不能繼續了。因此，他便在亂辭裏歸到死的决心：

已矣哉！

國無人，莫吾知兮，

又何懷乎故都？

旣莫足與爲美政兮，

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這篇長詩不但是屈平的傑作，實可說中國三千年文學史上數一數二的作品。影響之大，沒有第二篇可以比得上。我們若咬文嚼字的評牠，未免佛頭著糞之誚。現在只引些前人的話，以見其魔力之大：

（1）劉安。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義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汚泥之中，蟬脫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司馬遷引。）

（2）班固。 其文宏博麗雅，爲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離騷序。）

（3）劉勰。 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

烟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質，艷溢錙毫。(辨騷。)

(4)沈約。 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各相慕習；原其飆流所自，莫不同祖風騷。(謝靈運傳論。)

(5)蔣之翹。 觀其悲壯處，似高漸離擊筑，荊卿和歌於市，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悽惋處，似窮旅相思，當西風夜雨之際，哀蛩叫濕，殘燈照愁。幽奇處，似入山徑無人，但聞猩啼蛇嘯，木魅山鬼習人語來向人拜。艷逸處，似美人走馬，玉鞭珠勒，披錦繡，佩琳琅，對春風唱一曲楊白華。仙韵處，似王子晉騎白鶴，駐緱山最高峯，吹玉笙作鳳鳴，揮手謝時人，人皆可望不可到。(俞樾引。)

(6)馮夢正。 擥其菁華，如浮雲之染空，映手脫去。玩其瑤寶，將青春之無主，移人愈深。婉緬翶翔，從容綽至；來去如風雨之無從，明睇若日月之停照。(俞樾引。)

總之，離騷爲古代第一首長詩，爲古代抒情詩中第一首

傑作，是沒有問題的。其中前後也許有重複處，然而感情之濃摯，詞句之秀麗，其他詩人實難望其項脊。

屈平作品中，除橘頌離騷外，餘均放逐在外所作。其中抽思則作於懷王，前人以爲作於襄王時者，誤。如說：

數惟蓀之多怒兮，
傷余心之慢慢。……
玆歷情以陳辭兮，
蓀詳聾而不聞。

這顯然指懷王絀他放他，以及他的屢次諫諍，與襄王全不相干。但最明顯的是這幾句：

昔君與我成言兮，
曰，"黃昏以爲期。"
羌中道而回畔兮，
反旣有此他志。

這可與離騷對看：

初旣與余成言兮，
後悔遁而有他。

新序載懷王十六年放屈平之事（詳前），抽思卽此時所

作，(參看上文)。我們認清楚了這一點，然後來看牠的內容。這回放逐的地點在郢都之北，故說：

有鳥自南兮，

來集漢北。……

惟郢路之遼遠兮，

魂一夕而九逝。

時當秋季，悲風動容，望南山而流涕，聊南行以娛心。憂思不遂，作頌自救，故有"少歌"，有"唱"，有"亂"，眞所謂"一篇之中三致志"了。全篇大約可分爲兩段：自篇首至少歌爲一段，述懷王信讒疏己，而以少歌四句作結。自"唱曰"以後另是一段，述放逐後的情形，而以亂辭作結。我們以爲最佳的是"唱曰"二十二句，後人詩如"愁多知夜長"，如"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都是從此脫胎出來的。

此外幾篇都是放逐江南後所作。哀郢與涉江敍路程最詳，實爲屈平傳記之無上材料(詳前)。哀郢表現戀戀不捨的情緒最爲充分。例如說：

望長楸而太息兮，

涕淫淫其若霰！

過夏首而西浮兮，

顧龍門而不見！

又如說：

羌靈魂之欲歸兮，

何須臾而忘反！

背夏浦而西思兮，

哀故都之日遠！

此外如"出國門而軫懷""哀見君而不再得""登大墳以遠望""惟郢路之遼遠"等句，反反覆覆，說了又說，所以司馬遷讀而悲其志，即千百年後的讀者也無不爲所感動。

涉江的技術則更高明。牠代表兩種不同的情緒，一方面因爲等不到召回的消息而憤激，一方面又因從夏沭西歸而躊躇滿志。故他說起話來非常高亢：

登崑崙兮食玉英。

吾與天地兮比壽，

與日月兮齊光！

哀南夷之莫我知兮，

旦余將濟乎江湘。

不料後來越走越南，竟走到峻高蔽日的山中，又是幽晦多雨，又是霰雪無垠，於是屈平軟化了，又回到憂讒畏譏的本來面目來了：

哀吾生之無樂兮，
幽獨處乎山中；
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
固將愁苦而終窮！

他把這兩種不同的情緒，表現於一篇中，而無牽強的痕跡，這是很可使我們佩服的。

天問却是在江南陸續謅成的。全篇發了二百個疑問。這些疑問可分三種。一種是關於自然界的，如天地的開闢，日月的晦明，以及九天八柱之類。第二種是關於史事的，如堯，舜，鮌，禹，啓，益，浞，羿，澆，少康，桀，該，恆，湯，伊摯，紂，比干，雷開，梅伯，箕子，伯昌，武發，叔旦，昭后，穆王，周幽，齊桓，闔，夢，子文等人之事。第三種是關於神話的，如問女岐九子，羲和揚光，以及石林雄虺靈蛇黃熊之類。然而文理異常錯亂，有時史事與不相干的神話相連，有時神話史事與不相干的議論相連，堯舜之事敍在啓益之後，昭穆之事敍在文武

之前，一點條理也沒有。所以嚴格的說，這篇不但不能算好詩，並且不能算文學的作品。我們自然要問：以屈平那樣的大詩人，為何做這樣拙劣的作品呢？關於這一點，王逸解釋道：

> 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旻，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寫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

這話頗有可議之處。第一，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決不會在山澤陵陸間；第二，宗廟祠堂之壁決不能任意塗寫的。所以我們疑惑這篇是屈平在極煩惱的時候陸續謅成的，以致上下文意不相連貫。話雖如此說，但我們若分開來看，偶然也可找得一些很有深意的話，可以推知屈平作這篇的原意。他想到那些惡因得善果的事情，便要問：

> 何肆犬豕
>
> 而厥身不敗？……

何變化以作詐

而後嗣逢長？

他想到這國滅，那國強，這姓興，那姓亡，便要問：

皇天受命，

唯何戒之？

受禮天下，

又至使代之？

從這些不平之鳴，我們很可窺見屈平的思想。他以為世界一切事情都有人主宰着，然這個人的措置也有失當處，也有不可思議處，故他要發這些疑問了。但他的最深刻的疑問是：

登立為帝，

孰道尙之？

在別篇裏，他的思想集中於一個國君。但既到了這個地步，熱心的屈平也要灰心了，故在天問裏便要進一步的對於君主發生根本上的疑問了。這個疑問是屈平思想所經路程的最後一點，也可助證此篇為暮年所作，有人以為是他壯年作的，實誤。所以我們若把這篇長詩拆成二百篇小詩——每一個問題算一篇——其中也可發現

幾篇很佳的作品。例如：

夜光何德，
死則又育？
厥利惟何
而顧菟在腹？

這個問題不但有趣，而且詞句也異常飄逸。又如：

平脅曼膚，
何以肥之？

這個問題真是滑稽極了，讀者至此，必當失笑。又如：

覆舟斟尋，
何道取之？

這裏"覆舟"二字所暗示者甚遠。所以我們若不管他前後結構如何，只就每一個問題而論，便覺得不但思想方面可取，技術方面也有可取之處。金壻說，"每一問發人多少思路，句則鬼劃神鏤，味則山珍海錯，勢則星飛電閃，思則塚函枕笈，藻則寶森丹穴，體則鼇負鯨掀，開天地間無數文章膽識矣。"(俞樾引。)雖嫌過譽，要非無稽之言。

懷沙是他的絕命詞。王夫之說，"其詞迫而不舒，其

思幽而不著；繁音促節，特異於他篇云。"全篇每句字數較他篇爲少，即是明證。他篇表情很婉轉，這篇却說得格外痛快。例如：

> 邑犬羣吠兮，
>
> 吠所怪也！
>
> 非俊疑傑兮，
>
> 固庸態也！

自殺的決心也格外堅定，故說：

> 定心廣志，
>
> 余何畏懼兮！
>
> 知死不可讓，
>
> 願勿愛兮。

爲何這樣決絕呢？因爲世界上沒有人知道他的"所臧"，沒有人知道他的"異采"，沒有人知道他的"所有"，沒有人知道他的"從容"。到了這個時候，不死何待？所以司馬遷替他作傳，獨載此篇；所以馮覲讀了，慨嘆道，"何其志之決而詞之悲也！"（俞樾引。）

附論 僞作

上文已把屈平作品七篇論述了一番。然而前人所認爲屈平作的却不止這七篇，我們不能不把七篇以外是後人僞託的證據略說一下。最早的記載如漢書藝文志的詩賦略，說是"屈原賦二十五篇"。自此以後二千年來學者們大都以此爲依據，而又互有異同。其主要者，爲下列十種：

(1)王逸。 他認爲屈平作品有二十六篇：(1)離騷，(2)東皇太一，(3)雲中君，(4)湘君，(5)湘夫人，(6)大司命，(7)少司命，(8)東君，(9)河伯，(10)山鬼，(11)國殤，(12)禮魂，(以上十一篇合稱九歌)，(13)天問，(14)惜誦，(15)涉江，(16)哀郢，(17)抽思，(18)懷沙，(19)思美人，(20)惜往日，(21)橘頌，(22)悲回風，(以上九篇合稱九章)，(23)遠遊，(24)卜居，(25)漁父，(26)大招。不過他又說大招也許是景差作的，不能斷定。(見楚辭章句。)

(2)朱熹。 他完全附和王說，不過把大招斷給景差，以符漢志二十五之數。(見楚辭集注。)

(3)姚寬。 他從王說二十六篇中刪去國殤和禮

魂，加入惜誓，仍湊成二十五篇。（見西溪叢語。）

（4）葛立方。　他在王說二十六篇外再加一篇九辯，但九歌以九篇計，故仍爲二十五之數。（見韵語陽秋。）

（5）林雲銘。　他亦以九歌作九篇計，（主張合山鬼，國殤，禮魂三篇爲一篇），故王說二十六篇成爲二十四篇，再加一篇招魂，又是二十五。（見楚辭燈。）

（6）蔣驥。　他完全附和林說，但主張合湘君湘夫人與大司命少司命各爲一篇，以成二十五之數。（見山帶閣註楚辭。）

（7）陳本禮。　他主張與林蔣同，但九歌作十一篇計，故屈平的作品共二十七篇。（見屈辭精義。）

（8）劉夢鵬。　他主張較異，二十五之數是這樣計算的：(1)離騷，(2)東皇太一，(3)東君，(4)雲中君，(5)湘君，(6)湘夫人，(7)大司命，(8)少司命，(9)河伯，(10)山鬼，(11)國殤，(12)禮

魂，(以上十一篇合稱九歌)，(13)卜居，(14)天問，(15)招魂，(16)哀郢，(17)抽思，(18)橘頌，(19)思美人，(20)悲回風，(21)涉江，(22)惜往日，(23)惜誦，(24)遠遊，(以上九篇合稱哀郢九章)，(25)懷沙(包括漁父)。(見屈子章句。)

(9)梁啓超。　他主張於朱說二十五篇中删去惜往日與禮魂，而加入九辯與招魂。(見楚辭解題。)

(10)馬其昶。　他主張於朱說二十五篇中删去禮魂而加入招魂。(見屈賦微。)

但這樣爲漢志所牽掣而轉輾附會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我們研究屈平，應當就作品本身去考察一下。

胡適是第一個打破漢志二十五之數的。他在讀楚辭裏曾把他對各篇作者及時代的意見列成一表如下：

(1)最古的南方民族文學	九歌
(2)稍晚——屈原?	離騷
	九章的一部分(?)
(3)屈原同時或稍後	招魂

(4)稍後——楚亡後　　　卜居,漁父

(5)漢人作的　　　　　大招,遠遊

九章的一部分

天問

對於這個表,我們當加以修正和補充。修正的是:天問似非僞作,第一史記曾提起牠,第二牠所記的史蹟與甲骨卜辭相符合,所以牠卽使非屈平作,也不會是漢人的作品。補充的是:九章九篇中,要斷定孰爲屈平作,孰爲漢人作。此外,我們完全同意。關於九歌,我們在上文已說過。關於招魂,我們到下文論宋玉時再說。現在所要說明的是:卜居,漁父,大招,遠遊及九章的一部分的僞證。

卜居漁父非屈平作的證據有四:

(1)司馬遷在屈原賈生列傳裏載懷沙時,說明是屈平所作;載漁父時,却沒有說明,可證他不認牠爲屈平作。

(2)王逸說,"漁父……遇屈平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楚人思念屈原,因敍其辭,以相傳焉。"(楚辭章句。)這可證他不認牠爲屈平

自作。

(3)崔述說,"周庾信爲枯樹賦,稱殷仲文爲東陽太守,其篇末云,'桓大司馬聞而嘆曰……'云云。仲文爲東陽時,桓溫之死久矣;然則是賦作者托古人以暢其言,固不計其年世之符否也。謝惠連之賦雪也,托之相如;謝莊之賦月也,托之曹植:是知假托成文,乃詞人之常事。然則卜居漁父亦必非屈原之所自作,神女登徒亦必非宋玉之所自作,明矣。但惠連莊信其時近,其作者之名傳,則人皆知之。卜居神女之賦其世遠,其作者之名不傳,則遂以爲屈原宋玉之所作耳。"(觀書餘論。)

(4)胡適說,"卜居漁父爲有主名的著作,見解與技術都可代表一個楚辭進步已高的時期。"(讀楚辭。)

所以,這兩篇一定是後人的記載,而誤認爲屈平作的。

大招非屈平作的證據有五:

(1)釋文篇次是:(1)離騷,(2)九辯,(3)九歌,(4)天問,(5)九章,(6)遠遊,(7)卜居,(8)漁

父，(9)招隱士，(10)招魂，(11)九懷，(12)七諫，(13)九歎，(以上爲"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集"的原本)，(14)哀時命，(15)惜楚，(16)大招，(17)九思，(以上爲"後漢校書郎臣王逸章句"所加入者)。這便可證明劉向實未見大招。

(2)王逸說，"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楚辭章句。)這可見牠的作者問題自始即是個疑團。

(3)胡適說，"大招是模仿招魂的。招魂若是宋玉作，大招決非屈原作。"(讀楚辭。)

(4)我們以招魂與大招比較，有個很明顯的區別。招魂說"修門"，說"廬江"，說，雲夢"，却不曾說"楚"。又說"采菱"，說"揚阿"，說"激楚"，也不曾說"楚"。又說"秦篝"，說"齊縷"，說"蔡謳"，說"吳歈"，說"吳羹"，說"鄭舞"，說"鄭綿絡"，說"鄭衞妖玩"，說"晉制犀比"，楚以外的國名幾乎說完了，却不曾說"楚"！這是因爲作者是楚人，對於本國的地名歌名不必標明

國名，而對於他國的箏籬謳歈則概加國名以示別。而大招便不然了。牠一則曰"自恣荆楚"，再則曰"和楚酪"，三則曰"和楚瀝"，四則曰"楚勞商"！在大招作者看來，"荆楚"只與"代水"一樣，"楚酪""楚瀝"只與"吳酸""吳醴"一樣，"楚勞商"只與"伏戲駕辯"一樣。在招魂裏，楚的地位顯然與他國不同，而在大招裏，楚只與代秦鄭衞同爲詩人筆下的典故。所以，大招不但非屈平作，且非楚人作。(游國恩楚辭概論曾採用這條證據。)

(5)篇中所敍國界，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至羊腸，東至東海，顯然是秦漢以後的情形。

以上證明大招非楚人作，許是漢人作。

遠遊非屈平作的證據有四：

(1)胡適說，"遠遊是模仿離騷做的。"(讀楚辭。)

(2)牠還有模仿司馬相如大人賦的嫌疑。不但在結構方面完全相同，詞句上也有整段抄的。我們知道司馬相如是個天才的辭賦家，自以爲大人賦勝於子虛上林，且要獻給愛讀辭賦而

又長於辭賦的武帝，他決不會抄前人之作，故我們認為遠遊在大人賦之後，而以大人賦為範本的。

（3）這篇所舉人名為屈平時所無。例如韓衆（即韓終）是秦始皇時的方士，於三十二年（前二一五年）同侯公石生一起求仙人不死之藥的。

（4）這篇所表現的思想與屈平異。從離騷等篇看來，他是悲觀而入世的，遠遊却是樂觀而出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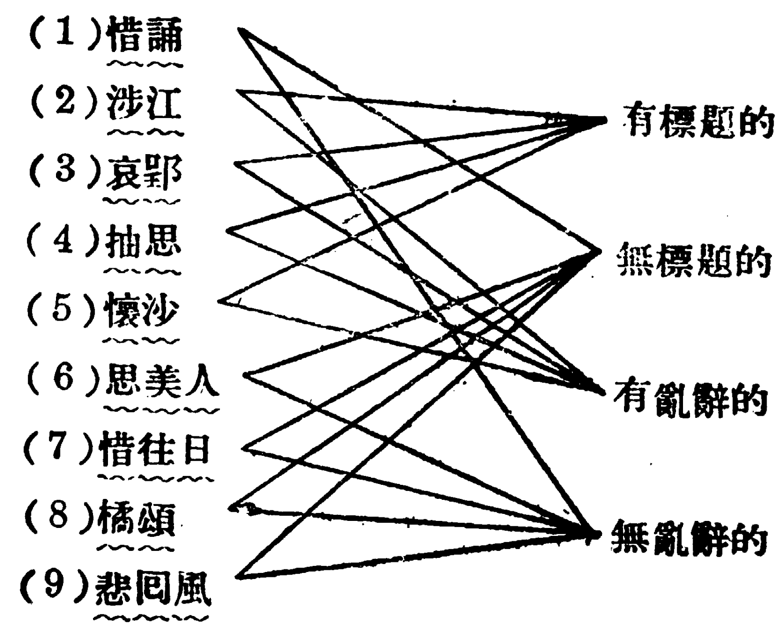
故我們可說遠遊是漢人作。

最後，我們要討論九章之半的僞託。大概九章有一部分非屈平作，是一般人所能承認的。困難的是，到底那幾篇是眞的？那幾篇是僞的？從前除曾國藩在求闕齋日記及經史百家雜鈔裏疑過惜往日外，我們未見過誰有具體的考證。要作具體的考證，我們須先取消"九章"的總稱。司馬遷散稱哀郢懷沙，東方朔的擬作只有七篇，知漢初尙無此總稱。劉向九歎裏第一次見到這二字：

歎離騷以揚意兮，

猶未殫於九章。

他本是第一個編集楚辭的人，這總稱恐怕是他擅加的。我們若把這九篇拆開研究，便知牠們有的有亂辭，有的無亂辭，有的有標題，有的無標題（無標題者大都取首句二三字爲題）。列表如下：



這裏很明顯的分成三類：

(1)第一類：有標題且有亂辭，計涉江，哀郢，抽思與懷沙四篇。

(2)第二類：有標題而無亂辭，計橘頌一篇。

(3)第三類：無標題且無亂辭，計惜誦，思美人，惜

往日與悲回風四篇。

屈平作品中，其形式有與第一類同者，如離騷是，又有與第二類同者，如天問是，但絕對無與第三類同者。這形式上的歧異，便明示我們道：惜誦等四篇是僞託的。我們再就這四篇本身上舉幾點僞證：

(1)惜誦。 篇中"令五帝以折中兮"一段模仿離騷"就重華而陳詞"一段，又"吾使厲神占之兮"一段模仿離騷"命靈氛爲余占之"一段，又"檮木蘭以矯蕙兮"一段模仿離騷"折瓊枝以爲羞兮"一段，故決非屈平自作。

(2)思美人。 篇中"遇豐隆而不將"一段模仿離騷"吾令豐隆乘雲兮"一段，又"因芙蓉以爲媒兮"一段模仿離騷"吾令鴆爲媒兮"一段。而且"開春發歲兮"同招魂，"遵江夏以娛憂"同哀郢，當爲後人擬作。

(3)惜往日。 篇中一則曰"屬貞臣而日娭"，再則曰"何貞臣云無罪兮"，三則曰"使貞臣爲無由"。屈平自稱"貞臣"嗎？篇中又說"惜壅君之不昭"，說"惜壅君之不識"。屈平稱楚王爲"壅

君"嗎?其爲僞託無疑。

(4)悲回風。篇中"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一段,全爲方士口吻,與遠遊"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一段相近,所以是同樣的不可靠。

因此,我們斷定九章的這一部分爲非屈平作。

以上略論屈平的僞作,希望研究屈平的人不要誤信這幾篇。至於姚寬所加入的惜誓,其中有"余因稱乎清商"一句,當然是漢人作,不待贅言。還有加入的招魂與九辯,則留待下文論宋玉作品時討論。

章三終

章四　宋　玉

宋玉傳略

屈平以後，楚民族的詩壇便勃然興盛起來。據我們所知道的，前三世紀的楚詩人有唐勒，景差，宋玉，等人。漢書藝文志說唐勒有賦四篇，但不見於楚辭章句，大約到王逸時已亡了。景差賦則藝文志都未著錄，大約在班固時已亡了。只剩下宋玉還可供我們的研究，與屈平並稱至今。

宋玉（西歷前二九〇？——二二二年？）的事蹟，我們不很知道。困難不在史料之少，而在史料之不可信。大概唐以前的關於他事蹟的記載，有下列各處：

（1）韓詩外傳卷七。

（2）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3）新序雜事第一；雜事第五。

（4）漢書藝文志詩賦略。

（5）楚辭章句九辯序；招魂序。

(6)傅毅舞賦序。

(7)曹植洛神賦序。

(8)習鑿齒襄陽耆舊記卷一。

(9)酈道元水經注。

(10)庾信哀江南賦。

(11)北堂書鈔卷三十三。

(12)余知古渚宮舊事卷三。

此外，文選古文苑所載的高唐神女大言小言等僞賦，也講起宋玉的事蹟。但這些能爲我們所信托嗎？

現在先把牠們所記宋玉的事蹟，條列於後：

(1)他是楚鄢人。

(2)他的宅在襄陽，或說在荆州。

(3)他的塚在宜城。

(4)他見楚相而待之無以異。

(5)他曾爲楚大夫。

(6)他與楚威王相問答。

(7)他爲懷王小臣。

(8)他事襄王而不見察。

(9)他與襄王遊雲夢高唐蘭台等處。

(10)他是屈原，玄洲，景差的弟子。

(11)他與唐勒，景差，登徒子同時。

(12)他識音，以賦見稱。

但是，這些都是事實嗎？卽就第六條與第十條而論，便顯然是衝突的。威王卒於前三二九年，時屈平年才十五。宋玉旣能與威王問答，便不能是屈平的弟子。那麽，我們不能據牠們以作宋玉傳，是很明顯的。

所以，現在只能從他的可靠的作品——九辯與招魂——裏推測一下，或者較近事實。我們從招魂的亂辭裏知道這篇出世必在考烈王二十二年（前二四一年）遷都壽春後。在宋玉的事蹟中，這一點是比較有確實的證據的。我們若假定他生於屈平卒年（前二九〇年）左右，則到作招魂時他年約五十歲左右。到楚亡時（前二二二年），他年近七十，大約便死於此時了。這個生卒的假定雖僅依常理推測，然與史記漢書兩種正史的記載，却毫不衝突。所以，他與威王懷王襄王有君臣的關係，與屈平有師生關係，顯然是不可靠的了。我們再從九辯的記載裏，知道他只是鄉間的一位貧士，去家離鄉以謀溫飽。不料就職不久，却又失職了。九辯裏所失的職，也

許卽北堂書鈔所謂"小臣"，是否卽楚辭章句所謂"大夫"則不可知。荀況至楚爲蘭陵令，是在前二五五年，時宋玉年三十餘歲，他做小臣也許在此時前後。失職以後，便潦倒終身。關於他的事蹟，我們所能知道者止此。

總結上文，作爲一表：

紀年			紀事		
西歷	楚王	宋玉	歷史的	傳記的	文學的
前二九〇	頃襄王 九	一	屈平卒。	宋玉生。	
前二七八	頃襄王二一	一三	秦兵破郢，遷都陳城。		
前二五五	考烈王 八	三五	荀況至楚爲蘭陵令。	爲小臣，不久失職。	作九辯。
前二五三	考烈王一〇	三八	楚遷都鉅陽。		
前二四一	考烈王二二	五〇	楚遷都壽春。		作招魂。
前二二二	負芻 五	六九	秦滅楚。	宋玉卒。	

宋玉的作品

其次論宋玉的作品。據漢書藝文志所載，共有賦十六篇。楚辭章句載兩篇：九辯，招魂。文選載五篇：風賦，高唐賦，神女

賦，登徒子好色賦，對楚王問。古文苑載六篇：笛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舞賦。全上古文揚去舞賦而加入一篇高唐對。這樣合計僅十四篇，尚不滿漢志之數。而且古文苑是晚出的書，可靠性很低，故張惠言說這些賦"皆五代宋人聚斂假托爲之"。文選所載幾篇，體裁與卜居漁父相近，故崔述說"假托成文乃詞人之常事，……神女登徒亦必非宋玉之所自作"。至於對楚王問卽新序雜事第一的記載，高唐對卽高唐賦的首段，故都不能算宋玉的作品。卽使眞是宋玉所作，也不在詩史範圍以內，故現在只須就九辯招魂兩篇研究。

但是從前很有人疑惑這兩篇不是宋玉作的。例如九辯，焦竑因篇中無哀師意，疑非宋玉作，（文選旁證引）。其實這是上了王逸的當。宋玉本來不是屈平的弟子，九辯本來不是哀屈平之作，故這個懷疑是不能成立的。近來梁啓超因爲釋文篇次列九辯爲第二，疑是"劉向所編屈賦中之一篇"。但釋文篇次本不依作者的先後來排列的，其所以列九辯爲第二者，大約拘於離騷"啓九辯與九歌"及天問"九辯九歌"二句，要列九辯於九歌之前，故變成第二了。因此，我們仍認九辯爲宋玉

所作。至於招魂，懷疑的人更多。自明末黃文煥以來，如林雲銘蔣驥及最近鄭沅梁啓超馬其昶等，均主張屈平所作。他們最重要的證據，是屈原賈生列傳雜招魂於離騷天問哀郢三篇之中。但我們仔細研究的結果，知道招魂的出世不會在楚考烈王二十二年以前，距屈平之死已五十年了。為什麽呢？因為原文亂辭裏有這幾句：

獻歲發春兮，

汩吾南征。……

路貫廬江兮，

左長薄。……

與王趨夢兮，

課後先。

這是說，楚王從國都出行到南方打獵去。但廬江在什麽地方呢？據李兆洛楊守敬們的考證，即是今之青弋江，(在安徽東南部)。頃襄王二十一年以前均都郢，恰在廬江之西，當然不合於"南征"二字，這是非屈平作的鐵證。後來徙都陳城，方向也不合。考烈王十年又徙都鉅陽，距離太遠，不合於原文所敍打獵之事。故我們以為招魂必作於考烈王二十二年徙都壽春以後，其作者

當以宋玉為是。

現在我們來研究九辯的內容與技術。我們以為這篇與離騷同為長篇抒情詩，研究的時候，應該把牠當作整個的一篇。牠本來沒有子目，王逸妄分為十一章，朱熹又改為九章，也有分為八章的，都是不對的。牠的內容不外因悲秋而生身世之感。宋玉的牢騷與屈平絕不相同。屈平是楚之同姓，休戚相關，突然被讒而去，不得發展他的政治才能，自然悲憤不能自已。宋玉却是一個窮鄉僻壤的貧士，間關跋涉，謀個溫飽，不料不能如願，所以發之於詩歌。一個是失敗的政治家，一個是落魄的文人。懂得了這個分別，方能了解九辯的內容，方能認識九辯的技術。全篇中最可注意的是"悲秋"的部分。他當窮愁落魄之時，感到秋天肅殺之氣，彌覺可悲，故說：

悲哉，秋之為氣也！
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憭慄兮若在遠行，
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王夫之稱這幾句為"千秋絕唱"。這種"悲歌可以當泣"

的氣概眞是"千秋絕唱"。"宋玉悲秋"竟變成文學上的習語，更可見其魔力之大了。陳繼儒說，"秋氣可悲，想古悶如也；自玉一爲指破，遂開千古怨端；嘗諸制文字於結繩之後，鬼當夜歎"(俞樾引)，是不錯的。他又說：

雁雝雝而南遊兮，

鵾鷄啁哳而悲鳴。……

澹容與而獨倚兮，

蟋蟀鳴此西堂。……

白日晼晚其將入兮，

明月銷鑠而虧毀。

在秋天的自然界裏，他找得了自己，他了解了他的命運。蟋蟀的哀鳴，鵾雞的啁哳，變成了他的葬歌；白日的晼晚，星月的銷毀，變成了死神的啓示。這一點，怕是屈平所及不到的。但是同時我們要知道他受屈平的影響很多。這是不用諱言的。他與屈平雖未必有師生的關係，然而屈平的名望在當時一定是很大的，自殺尤其可以引起一般人的同情心，故屈平的作品在當時一定很通行的，他自然不免受其影響。九辯中，抄襲屈平的作品是很多的。例如：

何時俗之工巧兮，

背繩墨而改錯。……

寧戚謳於車下兮，

桓公聞而知之。

這是抄離騷的。又如：

堯舜之抗行兮，

瞭冥冥而薄天。

何險巇之嫉妬兮，

被以不慈之僞名？……

惛惀惀之修美兮，

好夫人之忼慨；

衆踥蹀而日進兮，

美超遠而逾邁。

這是抄哀郢的。這些都是整段抄的，其餘零星的尙多。由此可知這兩位大詩人相互的關係很深，并可證明宋玉對於他的鄉先輩是很崇拜的。但是這一點對於九辯的價值並無所損。不但上文所說悲秋的話爲屈平所無，卽在感懷身世而發牢騷的地方也能努力說自己的話。例如：

悲憂窮戚兮獨處廓，

有美一人兮心不懌，

去家離鄉兮徠遠客，

超逍遙兮今焉薄？

又如：

食不媮而爲飽兮，

衣不苟而爲溫；

竊慕詩人之遺風兮，

願託志乎素餐；

蹇充倔而無端兮，

泊莽莽而無垠；

無衣裘以御冬兮，

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

因爲兩個人的境遇根本不同，故雖偶然抄襲，而風格終不一致。這是後代無病呻吟的摸擬家所及不到的。最後，我們討論此詩的音節。我們可分兩方面去說明牠。第一是雙聲疊韵字。例如：

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

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

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

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

惆悵兮而私自憐。

這幾句幾乎字字都有音韻上的關係。此外如“萷櫹槮”“形銷鑠”“中憯惻”以及“悽愴”“增欷”“從容”等等，眞是舉不勝舉。第二是重文。例如末段十四句連用十二次：

乘精氣之摶摶兮，

鶩諸神之湛湛，

驂白霓之習習兮，

歷羣靈之豐豐，

左朱雀之茇茇兮，

右蒼龍之躍躍，

屬雷師之闐闐兮，

通飛廉之衙衙，

前輕輬之鏘鏘兮，

後輜乘之從從；

載雲旗之委蛇兮，

扈屯騎之容容。

計專專之不可化兮，

願遂推而爲臧。

後來漢人擬作的悲回風卽取法於此，別的辭賦家也爭先恐後的摸仿牠。以上兩點都能使九辯的音節異常和諧，異常鏗鏘。

其次，我們研究招魂。招魂的篇幅與九辯相彷彿，(均二百六十句左右)，却是一篇很奇怪的作品。舊說都指招屈平的魂，故處處傅會到放逐上去。(朱熹又說招魂本死後之禮，“而荆楚之俗乃或以是施之生人”；如果屈平活到招魂出世之時，他年已一百多歲了。) 我們以爲“招魂”卽今南方人所謂“叫火”。譬如有人病了，家人以爲他的“火”嚇走了，便由最親近的人在夜深幽靜之時，喊着病人的名字道，“某人歸來！某人歸來！”若病勢嚴重，便特請巫覡爲之，口中唱着有韵的詞句。這種風俗，聽說北方便叫做“招魂”。(“招”與“叫”，“魂”與“火”，均有聲韵上的關係。) 宋玉所作，卽是這一類巫覡所唱的歌詞；與荀况依“送杵聲”來作二百八十句的成相辭，是同樣的情形。這篇長詩可分三部分。中間爲“招魂”的本文，前爲引言，末爲亂辭。引言述“招魂”的

原因。起四句是假托被招者自述的話。接下去便是上帝與巫陽的談話，商議"招魂"之事。這種開始，頗饒別致。亂辭述"招魂"的本事，即南行遊獵之事。南行的景色，遊獵時的狀況，都有極生動的描寫。這個本文以外的數十句，雖居於次要地位，却也能使讀者對於本文感到更濃厚的興趣。中間一段本文又可分爲兩部分。第一部分述楚以外各處的危險，命靈魂別混走。這種描寫分上下東西南北六方面，頗富有神話的意味。例如牠說東方有千仞的長人，有流金鑠石的太陽；牠說南方有千里的封狐，有九首的雄虺；牠說西方有象一般大的赤蟻，壺一般大的玄蠭；他說北方有千里的飛雪，有峨峨的增冰；牠說天上有啄人的虎豹，投人的豺狼；牠說地下有九約的土伯，敦其脥而血其拇。牠的意思是要極力描寫楚以外的各種危險，使靈魂不敢走。本文的第二部分是述楚以內的各種快樂，使靈魂早些回來。先述居室之壯麗，有高堂邃宇，有層台累榭，有翡帷翠帳，有紅壁沙版。次述姬妾之奉，姱容脩態，靡顏膩理，都準備着侍宿。次述飲食之美，植物有稻粢穱麥，動物有鵠鳧鴻鶬，粉餌有粔籹餦餭，飲料有蜜勺瑤漿。次述歌舞之

樂，有涉江采菱揚荷激楚等新歌及吳歈蔡謳鄭舞之類。次述游戲之事，有菎蔽，象棋，犀比等等。他的意思是要誘靈魂反其故居。由此可知招魂是一首描寫的詩，與離騷九辯之抒情不同。就我們看來，宋玉是一位長於描寫的詩人。他在九辯裏描寫秋景的幾處都是絕無僅有的作品。招魂中——尤其是本文中的第二部分——的描寫，無論是寫景寫人寫事，沒有一樣不是淋漓盡致，栩栩欲生。寫景的如：

川谷徑復，

流潺湲些；

光風轉蕙，

氾崇蘭些。…

芙蓉始發，

雜芰荷些；

紫莖屏風，

文緣波些。

金蟠說，"奇藻奪目，筆墨間香風迷路。"（俞樾引。）眞是不錯。寫人的如：

姱容脩態，

絙洞房些；

蛾眉曼睩，

目騰光些。……

美人旣醉，

朱顏酡些；

娭光眇視，

目曾波些。

蔣之翹說，"六朝淫麗，宋玉其作俑乎？"鍾惺却說，"侍閒則曰騰光，旣醉則曰曾波；文心靜渺，豈作賦麗手。"(均俞樾引。)這是說他不但描寫極麗，并且都有分寸。寫事的如：

二八齊容，

起鄭舞些；

衽若交竽，

撫案下些。……

結撰至思，

蘭芳假些；

人有所極，

同心賦些。

這一類的描寫，影響於後代辭賦者頗深。自枚乘司馬相如以後的作品，大都注重在描寫方面，鋪張揚厲，"瑣陳縷述，務窮其變態"（孫鑛語）。這種影響是好的方面，還有一種壞的方面的影響——便是堆砌。因爲牠們的描寫是多多益善的，所以最易流於呆板的堆砌。幾十個山名，水名，鳥名，獸名，花木名，器具名，莫名其妙的堆在一起，是辭賦家之通病。這一種弊病，招魂裏已見其端。例如：

秦篝，齊縷，
鄭綿絡些。……
蒻，阿，拂壁，
羅幬張些；
纂，組，綺，縞，
結琦璜些。……
稻，粢，穱，麥，
挐黃粱些。

這幾句裏，名詞似嫌太多。譬如言魚，周頌中的潛便嫌堆砌，小雅中的魚麗便覺生動；又如言樂，周頌中的有瞽便嫌堆砌，小雅中的鼓鍾便覺生動。可惜後人所作多

潛及有瞽一類而少魚麗鼓鍾一類的。這自然不能全怪宋玉，但我們不能不知道這種風氣是由他開始的。

章四終

章五　附論秦民族的詩

石鼓文

在論述楚民族的楚辭之後，我們要附帶說一說秦民族的詩。當時北方本來有兩個民族，一是漸漸衰落的周民族，一是漸漸興起的秦民族，與楚民族鼎足而三。周民族的詩，自詩經以後，便很少流傳下來的。見存的如聲伯的夢歌，優施的暇豫歌，展禽妻的柳下惠誄，原憲的狸首歌，姬蔣的孔子誄，馮驩的彈鋏歌，荊軻的易水歌等，都是不很重要的，我們可以略過不講，只講秦民族。

秦民族的詩雖只爲楚辭的附庸，但有兩種特點，不可不注意。第一，因爲地點即在周民族的故都，故與詩經中的雅頌淵源至深。李斯諫逐客書說：

> 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呼烏烏快耳者，眞秦聲也。

楊惲報孫會宗書說：

家本秦也，能爲秦聲。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

這裏所謂"烏烏"，卽大小雅之"雅"(章炳麟說)。這是秦詩特點之一。秦詩之最早者爲國風中之秦風十篇。漢書地理志說：

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

我們讀車鄰駟驖小戎無衣等篇，便看出他們雄赳赳氣昂昂的尙武精神。這是秦詩特點之二。

關於秦風，上文已經研究過了。秦風以後便算石鼓文。此鼓唐初始出土，現存北平國子監。歷代學者考證牠們的時代，歧說頗多：

(1)周成王時。　宋董逌程大昌等主之。

(2)周宣王時。　唐張懷瓘竇臮韓愈及淸高宗等主之。

(3)秦襄公至獻公時。　宋鞏豐及近人馬衡等主之。

(4)秦文公時。　近人商鈞羅振玉等主之。

(5)秦惠文王至始皇時。　宋鄭樵等主之。

(6)漢代。清武億等主之。

(7)後周。金馬定國及清萬斯同莊述祖等主之。

但從字體看來,的確是秦的文字,故第一,二,六,七諸說均不攻自破。又從文義上看來,稱王均指周,自己則稱公,故第五說也不能成立。秦君稱公始於莊公,終於獻公,故石鼓的時代必在襄公(莊公子)至獻公的四百年中。若確指爲文公時,也無確據,故第四說不如第三說之妥。(參看馬衡石鼓爲秦刻石考。)

石鼓文的意義最不易了解,韋樵的注釋尤多錯誤。最近有羅振玉的考釋,方能有正確的解釋。現在略述牠們的內容於下:

(1)甲鼓。此篇薛尙功本作辛,鄭樵本作丙;共十九句,闕五字。大旨述君子駕堅車齊馬出遊,幷逐射麀鹿之事。

(2)乙鼓。此篇薛本作戊,鄭本作甲;共十七句,無闕字。大旨述汧水有鰋鯉黃鯖鰟鱮等,故燕飲時"其篕(筵)氐鮮"。

(3)丙鼓。此篇薛本作丙,鄭本作丁;共十八句,闕十字。十篇大都是四言,只此篇中有"遊

(吾)以隮(躋)於邍(原)"及"□執而勿射"兩句五言。大旨述左驂右馬之驕健,及"秀弓寺(持)射麋豕……麀鹿雉兔"之事。

(4)丁鼓。此篇薛本作丁,鄭本作戊;共十八句,闕十八字。大旨與甲鼓丙鼓相似。

(5)戊鼓。此篇薛本作壬,鄭本作辛;共十八句,首四句僅存七字,不可句讀;餘十四句闕十五字,中有"极深目□□"一句五言。大旨述沿水道前進的路程,故有"舫舟西逯""佳(維)舟目衍"等句。

(6)己鼓。此篇薛本作庚,鄭本作乙;共二十一句,前十六句闕二十九字;後五句僅存九字,("言"及"晉"爲"二日"及"五日"之合文,如乙鼓"𩵋"爲"小魚"二字合文之例),不可句讀。大旨述出陸路前進,故有"作邍作□""帥(率)皮(彼)阪□""爲卅里"等句。至於"柞棫其□""亞箬其華"等句,則述道旁的景物。

(7)庚鼓。此篇薛本作甲,鄭本作壬;共十六句,僅存三十一字,("尖"爲"小大"二字之合文);

不可句讀。從"天子""嗣王"等字樣看來，大約是祝頌之詩。

(8)辛鼓。 此篇薛本作己，鄭本作庚；共十句，僅存十四字，不可句讀。從"䮏䮏馬薦"等句看來，大約與甲鼓丙鼓丁鼓相似。

(9)壬鼓。 此篇薛本作乙，鄭本作癸；共二十句，闕二十五字。大旨與庚鼓同爲祝頌語，如"天子永寧"等句可見。末有"公謂大囗"句，卽指秦公。

(10)癸鼓。 此篇薛本作癸，鄭本作己；共十八句，前十二句闕二十一字；後六句僅存七字，不可句讀。大旨與甲丙丁辛四鼓相似。

統計下來，十篇中半爲敍遊獵之詩，(甲丙丁辛癸)；二篇述路程，(戊己)；二篇爲祝頌語，(庚壬)；一篇爲燕飲之詩(乙)。

因爲闕文太多，故不但述牠們的內容非常困難，而批評牠們的技術尤覺無從着手。就我們看來，當以乙鼓戊鼓己鼓三篇爲最佳。乙鼓述燕飲，頗可與小雅中的幾篇爭美。例如首段說：

汧殹沔沔，

烝皮淖淵。

鰋鯉處之，

君子漁之。

澫又小魚，

其斿趱趱。

又如末段說：

其魚隹可？

隹鱮，隹鯉。

可以橐之？

隹楊及柳。

這幾句都極有風致。（"可"即"何"，均問句。）戊鼓已鼓述路程，都有很美麗的記載。闕文雖多，然尚可約略窺見。例如戊鼓說：

霝雨□□……

汧殹洎洎……

隹舟以衍，

或陰或陽；

极深以□□，

于水一方。

又如已鼓說：

作邍作□……

𠢕皮阪□……

為三十里……

柞棫其□……

䴠䴠鳴□……

亞箬其華……

所斿麗□……

二日樹□……

從此可以推想原文一定是極美麗的白描好詩，悅耳的聲音，悅目的景色，都在這裏表現出來了。此外，記遊獵及祝頌的幾篇，技術方面似乎都較拙劣。

荀　況

石鼓文以後，秦民族產生兩位詩人，一是荀況，一是李斯。荀況本是趙人，但史記說"趙氏之先與秦共祖"，故今歸入秦民族。

荀況（前三一○？——二一四年？）是古代的大哲學

家，故攷證其事蹟的人很多。今先錄史記的列傳於後：

>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者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中間"騶衍之術"至"炙轂過髡"一段，依胡適說，認爲錯簡，故略去。）

這一段記載自然很簡略，字句間也有些含糊，故歷代學者爭論頗烈。

我們在此不能詳細的考證，只略加些說明和補充。"年五十"頗有人疑爲"十五"之誤，汪中已經辯明了。"三爲祭酒"也有人疑爲三次到齊國做祭酒的官。其實古書中"三""九"等字不是表實數的，"祭酒"二字在戰國時並非官名，故"三爲祭酒"卽"常爲領袖"之意。他做蘭陵令是在楚考烈王八年，時宋玉尙在壯年，屈平則已

死了三十多年了。此外，他或者到過秦國，囘過趙國，不能確定在什麼時候。但他的生卒年月却可約略測定。他做蘭陵令總在遊齊以後，年歲必在五十以上。我們若假定他此時年五十五左右，則必生於周赧王五年（前三一〇）左右。到李斯相秦時（前二一四），他年約九十六，大約卽死於此時了。

漢書藝文志說荀况存賦十篇。今本荀子有成相三篇，賦五篇，賦篇末附佹詩一篇，"失題"一篇，合計也是十篇。但不知是否漢志之舊。成相有"春申道綴基畢輸"，可證作於李園殺春申君（前二三八年）以後。"失題"一篇，戰國策說是做蘭陵令被讒後謝春申君的，周季編略說作於前二五四年。賦篇及佹詩則無從考知。如今我們先研究賦篇，次佹詩，次"失題"，最後研究成相。

賦篇五篇的標題是：禮，知，雲，蠶，箴。這標題似乎不倫不類，但他的意思不過是借物寓意罷了。例如雲賦說"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蠶賦說"功成而身廢，事成而家敗"，箴賦說"以能合從，又善連衡"，都是雙關語。牠們的體裁是一問一答。問者刻意描寫"禮"或"蠶"，故意

問是什麽名稱。答者先裝腔作勢的說了幾句，然後說出"禮"或"蠶"之名。牠們的形式好像詠物詩，內容却是說理詩。可惜荀況缺乏文學的天才，故我們讀了都覺得有些厭倦。但其中也仍然有一二段差強人意的，如雲賦說：

忽兮其極之遠也，
攭兮其相逐而反也，
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
託地而游宇，
友風而子雨，
冬日作寒，
夏日作暑。

這幾句都能傳"雲"之神，甚是難得。具體的詠物究勝於抽象的說理。

佹詩及"失題"的一篇性質相近，我們可以并在一起研究。失題一篇的本事，國策有很詳細的敍述：

客說春申君曰，"……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

> 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 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僞喜謝，……因爲賦。

此賦所說，大都卽懷沙所謂"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之事。佹詩亦然。"佹"猶今人所謂"過激"，故內容較"失題"的一篇更爲激烈；對於當時政治及社會上一切情形，都極力詛呪着：

天地易位，
四時易鄉，
列星隕墜，
旦暮晦盲，
幽闇登昭，
日月下藏。

末爲小歌，卽屈平抽思之少歌，性質與亂辭相似。就技術方面看來，這兩篇都不高明。

成相辭共三篇：第一二篇各分二十二章，第三篇分十二章。每章均五句，首二句三言，第三五句七言，第四句四言。除第四句外，均有韻。例如：

請成相：

世之殃，

愚闇——愚闇——墮賢良。

人主無賢，

如瞽無相何倀倀！

這是全篇一律的，故常可藉以考見篇中衍文或佚文。（全篇二百八十句，當有一千三百四十四字，今佚十六字，衍四字。）"成相"的性質本來是民歌。俞樾說：

> 此相字卽"舂不相"之相。禮記曲禮"鄰有喪，舂不相"鄭注，"相謂送杵聲。"蓋古人於勞役之事，必爲歌謳以相勸勉，亦舉大木者呼邪許之比，其樂曲卽謂之"相"。"請成相"者，請成此曲也。漢志有成相雜辭，足徵古有此體。

此說較舊注自然高明的多。但從"成相竭，辭不蹷"及"託於成相以喻意"等句看來，"成相"二字爲連文，不能把成字當作動詞。所謂"請成相"，卽是"請歌成相"；因限於字數，故省去歌字。這種民歌自然是很短，現在荀況這篇長詩，實與他的賦篇佹詩等同是說理詩，完全不是工人邪許之聲了。三篇內容大略如此：

（1）第一篇大都陳說政治的種種敗象，如"世之

殃""世之災""世之衰""世之禍""世之患"等等。

(2)第二篇是歷史的敍述——堯,舜,許由,善卷,禹,后稷,夔,契,共工,益,皋陶,横革,異雇(誤作直成),昭明,湯,郭公長父,厲王,幽王,子胥等。

(3)第三篇論五種爲君之道:一,"臣下職";二,"君法明;"三,"刑稱陳";四",言有節";五,"上通利"。

這是用民歌的體裁來達教訓的目的的,故技術方面也不高明。我們讀了,好像讀一篇散文,太沒有風致,太沒有文采。

所以就荀况所作詩歌本身而論,是沒有很高的價值的。不過就文學史上看來,他的位置却很重要。他對於前人及後人的關係太明顯,我們不能不注意。如今分述於後:

(1)與詩經的關係。　漢代魯詩毛詩舊說從荀况傳下來的,韓詩外傳引荀况之說也有四十餘條,可見他在詩經傳授上很緊要。他的作品

——尤其是賦篇——四言的分子也很多，很有摸擬的痕跡。

（2）與楚辭的關係。 荀況做過很久的蘭陵令，住家與墳墓都在那邊，很有受屈平的影響的可能。佹詩及"失題"的一篇很像屈賦的亂辭。成相篇幅之長，也顯然受離騷天問招魂的啓示。

（3）與賦的關係。 楚辭衍爲賦，兩漢最盛。不過漢志雖稱屈宋的作品爲賦，但作者自己並未稱賦。（宋玉的高唐神女諸賦均後人僞托。）荀況是第一個確定"賦"的名稱的。而且他的四言的形式開賈誼鵩鳥一派，他的問答的形式開司馬相如子虛一派，他的詠物的內容開王褒洞簫一派，他的說理的內容開張衡思玄一派，影響眞是大極了。

（4）與樂府的關係。 我們若拿成相首章來同郊祀歌的練時日天地華爗爗對看，便知其間的關係。第一，牠們同樣以三四七言互用。第二，"靈之斿""靈之下""神之出""神之行"與"世之殃""世之災"等相類似。而且成相仿民歌來

作詩，也開後人擬樂府之風。

（5）與七言詩的關係。　成相二百八十句中有一百十二句是七言的。（今本"辨其殃孽"句佚三字，"橫革直寶爲輔"及"各以宜舍巧拙"句各佚一字。此外，還有衍一字作八言的幾句。）這眞是古代七言詩之大本營，後代七言詩不祧之祖。楚辭雖與七言詩的發達有關係，但雜了"兮""些"等字便覺不純粹，故成相彌覺重要。

其中以賦與七言詩二項爲更重要，但前人對於七言詩大都沒有注意，不知何故。總之，我們對於荀況的作品也當給以相當的位置，不能因其內容拙劣而忽視。

李斯

上述的石鼓文與荀況均在秦民族未統一時。統一以後的作品如仙眞人詩之類，現在都亡佚了，只有始皇時的刻石銘數篇尙存。史記未說作者爲誰。文心雕龍却說，"始皇銘岱，文自李斯。"史記正義也說，"其文及書皆李斯。"如今先略述李斯的生平。

李斯(前二七四?——二〇八年)，楚上蔡人，爲荀況的弟子，學"帝王之術"。荀況仕楚在考烈王八年，假定此時斯年二十，則當生於頃襄王二十五年(前二七四年)頃。初爲郡小吏，卽有大志，以爲只有秦王有希望，遂辭荀況入秦，爲秦相呂不韋的舍人。他乘機說秦王以幷吞六國之策，王大悅，拜他爲長史。不料其時爲了鄭國渠之事，宗室大臣請逐客，斯亦在其中。經斯上書立爭，卒復其位。後來漸升至廷尉。統一後，至三十三年，以斯爲丞相。他上書嚴詆"道古以害今"之士，頗爲始皇所嘉許。

這時是他最得意之時。他却向人說：

> 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這幾句很可表示他的性格。他是一個情感很豐富的人。後來始皇東巡崩於沙丘。趙高勸十八子胡亥矯命殺長子扶蘇，自立爲帝；却恐李斯不從，以利害來恫嚇他。他沒有法子，便仰天垂淚歎息道：

嗟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死，安託命哉！

於是趙高的計劃便成功。這也可見他是一個情感強於理智的人。

胡亥卽位爲二世皇帝後，以李斯爲左丞相。時政苛賦重，人民思亂，陳勝吳廣項梁劉邦相繼起。斯子由爲三川守，不能禁盜，二世責斯不稱三公之職。斯恐懼，上書求容。然趙高與之不睦，故意待二世燕樂婦女之時，令斯進諫，遂攖二世之怒。斯知之，上書言趙高之短。二世信高，反令高案斯罪，責斯與子由謀反。斯獄中上書，高不爲奏。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與中子在一起，顧謂其中子曰：

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時斯年約六十餘。

他所作的刻石銘共八篇，史記六載只篇，嶧山芝罘二銘未載。今先述六篇內容於下：

（1）泰山刻石銘。始皇二十八年（前二一九年），"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

即此篇。大旨敍始皇統一天下，政治休明，羣臣歌功誦德之意。

（2）琅邪台刻石銘。　同年，"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作琅邪台，立石刻"，即此篇。大旨敍始皇一器量，同文字，匡飭異俗之事，并說板圖之大——西至流沙，南至北戶，東至東海，北至大夏。

（3）之罘刻石銘。　二十九年（前二一八年），始皇"登之罘，刻石"，即此篇。大旨敍六國貪戾無厭，虐殺不已，於是秦發義師誅之，而四極莫不賓服。

（4）之罘東觀刻石銘。　同年，"羣臣誦功，請刻於石，表垂於常，式其東觀"，即此篇。大旨敍遊覽海隅，登臨之罘之事，并頌政治休明，聖治長承。

（5）碣石刻石銘。　三十二年（前二一五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即此篇。大旨敍統一後拆毀諸侯的舊城郭，天下男女咸樂其業，有太平之象。

(6)會稽刻石銘。　三十七年(前二一〇年),始皇"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刻",即此篇。大旨敍六國貪戾慠猛,暴虐恣行;統一後整飭宇內,嚴禁淫亂之事。正式提倡貞操,這是第一次。

始皇二十八年所立石刻凡四,史記只載泰山琅邪二銘,而不載峄山及之罘,大約有選擇之意。古文苑補載嶧山一篇,辭意不類,疑出後人僞托。

就技術方面說,這幾篇沒有一篇好的。李斯本來很有文學的天才,他的有名的諫逐客書是古代文學史上一件傑作。就史記所載他的談話看來,他簡直是一個"善感"的"秋士",很有詩人的風度。然而這種歌功頌德的詩,是沒有個性的。所以我們讀了,覺得太"散文的",太無趣味。我們只取牠兩點。第一是氣魄的偉大,如琅邪銘:

普天之下,

摶心揖志;

器械一量,

同書文字。

日月所照，

舟輿所載，

皆終其命，

莫不得意。

第二是敍事的簡潔，如會稽銘：

飾省宣義：

有子而嫁，

倍死不貞；

防隔內外，

禁止淫泆，

男女絜誠；

夫爲寄豭，

殺之無罪，

男秉義程；

妻爲逃嫁，

子不得母：

咸化廉淸。

但較之秦風，總覺得不如遠甚。

李斯是楚人，然而他的作品却並沒有受楚辭影響

的痕跡。就這幾篇看來，他受詩經的影響却很深——尤其是大小雅。石鼓文固然很像車攻魚麗諸篇，刻石銘尤迫近采芑文王諸篇。三百篇中只有采芑一篇是三句爲韻的，（卽一二四五句無韻，三六句協韻）。刻石銘除琅邪銘外，均用此體，連僞托的嶧山銘亦如此。這個相互的關係是很明顯的。

篇三終

篇四　樂府時代

章一　導論

歷史的背景

紀元前二五六年，周民族的帝國亡。前二二二年，楚民族的帝國亡。前二〇七年，秦民族的帝國亡。前二〇二年，項羽戰死，劉邦統一中國，立下四百年漢帝國的基礎。劉邦雖武人，然頗饒逸致。高祖本紀說：

> 高祖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自擊筑，自為歌。詩曰：
>
> 大風起兮雲飛揚，
>
>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
>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
> 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

> 下。……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爲高祖原廟。高祖所教兒百二十人皆令爲吹樂。後有缺，輒補之。

這件事便是漢樂府的開端。

但漢樂府所以能在詩史上成一獨立時期，却與武帝關係較深。所以我們述樂府時代的歷史背景，卽分三段：一是武帝前，二是武帝時，三是武帝後。在武帝以前，所注重的都是宗廟的樂章。例如高祖時的昭容樂，禮容樂，宗廟樂，以及唐山夫人的房中祠樂，都是祭祀方面的。又如高祖時的武德舞，文始舞，五行舞，以及文帝時的四時舞和景帝時的昭德舞等等，也是宗廟所用的舞曲。惠帝二年，使夏侯寬爲樂府令，所保管的卽是這些樂章，其制度未詳。因爲都是貴族的，所以大都與周秦有關係。如房中祠樂卽周之房中樂及秦之壽人，如宗廟樂是因秦樂人而製的，如文始舞卽前代的招舞，五行舞也是仍周秦之舊。此外，在孝高后時，班壹曾輸入北方的鼓吹，給中國舊樂一個興奮劑，然也不過做貴族的點綴品。如果以後永遠如此，漢樂府便沒有價值，便不能在文學史上佔重要的位置，而成一獨立時期了。

武帝便不然。他——

> 立樂府，採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

這時所採的，都是民間的作品。據藝文志所載，有下列一百三十八篇：

> 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
>
> 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
>
> 邯鄲河間歌詩四篇。
>
> 齊鄭歌詩四篇。
>
> 淮南歌詩四篇。
>
> 左馮翊秦歌詩三篇。
>
> 京兆尹秦歌詩五篇。
>
> 河東蒲反歌詩一篇。
>
> 雒陽歌詩四篇。
>
> 河南周歌詩七篇。
>
> 周謠歌詩七十五篇。
>
> 周歌詩二篇。
>
> 南郡歌詩五篇。

其中河南周歌詩及周謠歌詩均另有“曲折”，卽今所謂

樂譜。這樣大規模的收集民歌，對於中國文學史上的貢獻大極了。此外又有郊祀歌及外國輸入的橫吹曲等。樂府的組織，據禮樂志所載，有八百二十四人：

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

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員六人。

嘉至鼓員十人。

邯鄲鼓員二人。

騎吹鼓員三人。

江南鼓員二人。

淮南鼓員四人。

巴俞鼓員三十六人。

歌鼓員二十四人。

楚嚴鼓員一人。

梁皇鼓員四人。

臨淮鼓員三十五人。

茲加鼓員三人。

郊祭員十三人。

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

給事雅樂用四人。

夜誦員五人。

剛，別，柎員二人。

主調篪員二人。

冬夏至一人。

鐘工員一人。

磬工員一人。

簫工員一人。

僕射二人。

竽工員三人。

琴工員五人。

柱工員二人。

繩弦工員六人。

鄭四會員六十二人。

張瑟員八人。

安世樂鼓員二十人。

沛吹鼓員十二人。

族歌鼓員二十七人。

陳吹鼓員十三人。

商樂鼓員十四人。

東海鼓員十六人。

長樂鼓員十三人。

縵樂鼓員十三人。

治竽員五人。

楚鼓員六人。

常從倡三十人。

常從象人四人。

詔隨常從倡十六人。

秦倡員二十九人。

秦倡象人員三人。

詔隨秦倡一人。

雅大人員九人。

楚四會員十七人。

巴四會員十二人。

銚四會員十二人。

齊四會員十九人。

蔡謳員三人。

齊謳員六人。

竽，瑟，鐘，磬員五人。

師學百四十二人。

我們最要注意的是專唱各地民歌及專奏各地土樂的人，如邯鄲，江南，淮南，巴俞，楚，梁，臨淮，茲邡，鄭，沛，陳，東海，秦，銚，齊，蔡等等。雖多失傳，我們尚可想像當時成績確是很可觀的。

這樂府繼續了一百年。這一百年中，民歌想必有所增加。貴族的樂章，除宣帝采昭德舞爲盛德舞外，沒有什麼創作。哀帝自爲定陶王時，便不喜歡音樂；及即位，詔罷樂府官，其不可罷者別屬他官。然見存樂府，無論平民的或貴族的，却仍多哀帝以後之作。光武時，有雲翹舞及育命舞；明帝時，有東平憲王的大武舞。章帝元和三年，另製燕射歌，計宗廟食舉六篇，上陵食舉八篇，殿中御食飯舉七篇，太樂食舉十三篇。鞞舞歌有一曲名章和二年中，大約也是此時的創製。東漢時恢復了樂府沒有，各書無明文；然以明帝"詔改大樂官曰大予樂"測之，則樂官並沒有中絕。見存的相和及清商中，大都是東漢的作品。武帝收集雖多，然皆因年久而失傳，故東漢列帝保存民歌的功勞，我們也不該湮沒的。

自漢以後，對於樂章大都很注意，本來沒有什麼希

罕。不過因爲漢代有大規模的收集民歌的舉動，流傳至今者不在少數；便是貴族的樂章，其技術亦較後代爲高：所以漢樂府在詩史上便佔有特殊的位置。在漢代詩歌中，沒有別的作品較樂府價值更高，影響更大的；所以我們以樂府代表漢詩，而稱兩漢爲"樂府時代"；因此，我們略述兩漢的樂制及當時收集民歌的狀況如上。

樂府的分類

漢樂府篇名之可考者，近三百曲；見存者，約一百曲。牠們當分爲幾類呢？這雖是枝節問題，但前人有很重大的謬誤，却從未有人加以改正，在了解樂府內容時大有妨礙，故不能不加以說明。樂府分類之最早者在漢明帝永平三年。據隋書樂志，當時分爲四品：一是"大予樂"，郊廟上陵所用；一是"雅頌樂"，辟雍饗射所用；一是"黃門鼓吹樂"，天子宴饗羣臣所用；一是"短簫鐃歌樂"，軍中所用。據宋書樂志，後來蔡邕也曾略加修改：一爲"郊廟神靈"，二爲"天子享宴"，三爲"大射辟雍"，四爲"短簫鐃歌"。但都太簡單，并且範圍太狹，沒有把民歌包入，所以我們不能采用。後來張永荀勗王僧虔等人的技錄以

及智匠的古今樂錄等，當另有分類，可惜都已失傳。現在僅就最通行的鄭樵通志及郭茂倩樂府詩集的分類加以討論。

通志樂略的分類，最爲細密。他共分正聲，遺聲，祀饗正聲，祀饗別聲，文武舞等五大類；每一大類又分若干小類，共計五十六小類。全係漢製者十四類：

漢短簫鐃歌。

漢鞞舞歌。

胡角曲。

相和歌。

相和歌吟歎曲。

相和歌四弦曲。

相和歌平調曲。

相和歌清調曲。（三婦艷詩一曲附。）

相和歌瑟調曲。

相和歌楚調曲。

漢武帝郊祀之歌。

班固東都五詩。

漢三侯之章。

漢房中祠樂。

漢及後代混雜者十六類：

鼓角橫吹曲。

大曲。

淸商曲。(附五十曲幷夷樂四十一曲。)

琴操。(九引，十二操，三十六雜曲。)

古調。

遊俠曲。

行樂曲。

佳麗曲。(女功，才慧，貞節。)

怨思曲。

歌舞曲。(技能。)

時景曲。

人物曲。

神仙曲。(隱逸，漁父。)

草木曲。(採種，花菓。)

車馬曲。

雜體曲。(隱語。)

全非漢代者二十六類：

拂舞歌。(魏武帝分碣石為四曲。)

白紵歌。(梁武帝改為子夜吳聲四時歌。)

征戍曲。(將帥,城塞,校獵。)

別離曲。(辺客。)

絲竹曲。

觴酌曲。

宮苑曲。(樓台,門闕。)

都邑曲。

道路曲。

人生曲。

梵竺曲。

蕃胡曲。

山水曲。(登臨,泛渡。)

龍魚曲。(虫豸。)

鳥獸曲。

梁武帝雅歌。

唐雅樂。

隋房內曲。

梁武帝述佛法曲。

陳後主曲。

北齊後主曲。

唐七朝曲。

立部伎曲。

坐部伎曲。

文武舞曲。

三大舞。

這種分類有兩個大缺點：一是太瑣碎，二是不依音律。例如三侯之章只有三句二十三字，也算做獨立的一類；表面看來好像很精密，其實是不必需的。又如遺聲所分"征戍""遊俠"等二十餘類，都是依內容而不依音律，實在是不合理的。因此，我們不能采用。

前人論樂府的，大都不用鄭樵的分類，而用郭茂倩的分類。他分爲十二大類，也有再分若干小類的，具列如下：

郊廟歌辭。（漢至五代。）

燕射歌辭。（晉至隋。）

鼓吹曲辭。（漢至唐。）

橫吹曲辭。（漢至梁。）

相和歌辭。(漢。)

　相和六引。(漢。)

　相和曲。(漢。)

　吟嘆曲。(漢。)

　四弦曲。(漢。)

　平調曲。(漢。)

　清調曲。(漢。)

　瑟調曲。(漢。)

　楚調曲。(漢。)

　大曲。(漢。)

清商曲辭。(晉至隋。)

　吳聲歌曲。(晉至隋。)

　神弦歌。(南朝。)

　西曲歌。(南朝。)

　江南弄。(梁。)

　上雲樂。(梁。)

　雅歌。(梁。)

舞曲歌辭。(漢至隋。)

　雅舞。(漢至隋。)

雜舞。(漢至梁。)

散樂。(漢至齊。)

琴曲歌辭。(唐虞至隋唐。)

雜曲歌辭。(漢至唐。)

近代曲辭。(隋唐。)

雜歌謠辭。(唐虞至隋唐。)

新樂府辭。(唐。)

這十二類中，我們以爲只有前七類及雜曲是可以採用的，餘四類則應該删却。因爲琴曲本有聲無辭，其辭大都爲後人所假托。雜歌謠及新樂府皆爲徒詩，並不入樂，故當除去。近代曲則與雜曲相同(郭茂倩自己說)。所以樂府合理的分類應該只有郊廟，燕射，鼓吹，橫吹，相和，淸商，舞曲及雜曲八種。

但是另有一個重大的錯誤，我們不能不在此說明一下。無論是鄭樵或郭茂倩，均以爲見存淸商曲都是晉以後的，漢代是沒有淸商的。八百年來，這幾乎成了一個公認的事實。梁啓超是第一個證實他們的謬誤的，他在未發表的文稿裏有這一段：

樵有大錯誤者一點，在把淸商與相和混爲一談。

故於相和歌三十曲以外，復列相和平調，清調，瑟調，楚調四種；而清商則僅列七曲，附三十三曲，皆南朝新歌，一若漢魏只有相和，別無清商者。殊不知惟清商爲有清平瑟三調，而相和則未聞有之。凡樵據王僧虔伎錄所錄之五十一曲，皆清商也。宋書樂志云，"相和，漢舊曲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十七曲，朱生宋識列和等合之爲十三曲。"此十三曲宋志全錄。……至於清商，則杜佑通典云，"清商三調，並漢氏以來舊曲。歌章古調與魏三祖所作者，皆備於史籍。"佑所謂史籍，卽指宋志也。宋志錄完相和十三曲之後，另一行云，"清商三調歌詩，荀勗撰舊詞施用者。"此下卽分列平調六曲，清調六曲，瑟調八曲，則此三調皆屬於清商甚明。……而鄭樵讀宋志時，似將"清商三調荀勗撰"一行滑眼漏掉，漫然把宋志卷二十一所錄諸歌全部歸入相和，造出"相和平調"等名目。於是本來僅有十三曲的相和，無端增出幾十曲來；本來有幾十曲的清商，除吳聲七曲外，漢魏歌辭一首都沒有！樵亦

> 自知不可通，於是復曲爲之說，謂"漢所謂淸商者，但尙其音耳，晉宋間始尙辭；觀吳兢所纂七曲，皆晉宋間曲也。"殊不知淸商三調本惟其音，不惟其辭。……鄭樵說漢但尙音，實則晉宋何嘗不是尙音？他說晉宋尙辭，實則晉宋間辭倒逐漸散亡了。……大低替淸商割地，始自吳兢，而鄭樵郭茂倩沿其誤。今據王僧虔沈約所記載，復還其舊。又宋志於三調之外，復有所謂大曲及楚調；其性質如何，雖難確考，旣王僧虔以類相次，則宜並屬淸商。

這是說平淸瑟楚四調及大曲實爲淸商而非相和，極精確。關於平淸瑟三調，我們不必多說。關於楚調及大曲，我們可補舉一個證據。宋志所載大曲十五曲，一部分爲瑟調，一部分爲楚調，可見瑟調楚調及大曲互有密切的關係，當然同爲淸商了。（或者有人要說大曲中的艷歌羅敷行即相和曲中的陌上桑，可見大曲與相和也有關係。其實這是錯的，我們在後文另有詳細的說明。）

同時，我們尙可依其性質合這八種爲三組。郊廟歌，燕射歌及舞曲爲第一組，都是貴族特製的樂府。鼓

吹曲及橫吹曲爲第二組，都是外國輸入的樂府。相和歌，淸商曲及雜曲爲第三組，都是民間採來的樂府。我們研究漢樂府，即依此三組來分類研究。

樂府時代的鳥瞰

這三組對於我們說明樂府時代的大勢很有幫助。牠們不但有性質上的差別，並且有時代先後，技術優劣，影響大小的關係。貴族樂府之製作，始於高祖時，當前二〇〇年左右，自然是最早。外國樂府之輸入，始於高后時，當前一八〇年左右，時代略晚，民間樂府之收集，始於武帝時。當前一〇〇年左右，比較的最後。因爲時代有先後，性質有異同，故作品的技術及對於後人的影響也不同了。

貴族的樂府大都是祭祀方面的，如房中祠樂及郊祀歌之類；也有宴會用的，如各種雜舞。房中樂是漢樂府中之最早者，却成於女作家之手，這是很可注意的一件事。郊祀歌成於當時的文士，如鄒陽司馬相如等。因此，他們的作品受前人的影響很明顯。在房中樂裏，詩經的影響較大；在郊祀歌裏，則楚辭的影響較大。這一點，無論在形式上或內容上都可看出。燕射歌則全亡，

只能考出篇名。舞曲也大半亡佚，存者亦不能句讀，甚是遺憾。但是合看起來，這些貴族特製的樂府，因爲作者都是貴族或知識階級，所以承前的地方較啓後的地方多些。

至於鼓吹曲及橫吹曲則介於貴族平民之間。雖有人說這兩種都是黃帝時一脈相傳的，然就各種確實的記載看來，牠們確是從外國輸入的，牠們所用的樂器也多非中國所自有。這是就來源上說，至於見存的歌辭或許是中國人作的。鼓吹曲的應用有四種，一般人認爲軍樂實是錯誤。見存的鐃歌中，與軍旅有關係者很少，而言兒女情的却很多。從牠們所表現的看來，情感熱烈到沸點了，別種戀歌萬趕不上。橫吹曲已亡佚，相傳有隴頭出塞二曲尚存，但恐怕是後人僞託的。我們研究的時候，總覺得牠們有一種特別的風格，與別種樂府截然不同；較近的恐怕只有北朝的鼓角橫吹曲。

但是我們所最注意的是民間的樂府，即相和，清商與雜曲。相和歌存者很少，其中西漢的作品或者較東漢的多些。然清商曲中，東漢便較西漢多，有幾種竟題蔡邕曹植曹丕作的。我們最要注意的是五言之多。在貴族

樂府中，五言是沒有的。在外國樂府中，五言便漸漸多了，如上陵有所思等。但這時不過雜言中夾些五言。到相和歌便有全篇純是五言的，如江南雞鳴之類，然風格却與和後人的五言詩不同。到淸商曲如長歌行飲馬行等竟與後人的五言詩一般無二了。所以在漢樂府中，以平民樂府——尤其是淸商曲——最可注意。六朝時淸商特別發達，其原因在此。雜曲則存者較少，作者大半可考，不過不能算重要的部分。

漢以後擬作日多，精華漸竭，樂府遂有"每下愈况"之嘆。但到南北朝時，樂府又回光反照了一下。爲研究便利計，我們把牠們附在漢樂府後講一講。南朝樂府以淸商爲主，此外還有些舞曲與雜曲。牠們大都以女性爲中心，可以分成四類；一是寫女性美的，舞曲爲代表；一是寫調情的，子夜爲代表；一是寫失戀的，讀曲爲代表；一是寫別離的，西曲爲代表。北朝樂府以鼓角橫吹曲爲主，可分四組：一爲橫吹基本曲子，一爲"胡吹舊曲"，一爲上列二組以外之載於古今樂錄者，一爲古今樂錄所不載者。牠們是以戰爭爲題材的，但都是描寫戰爭的痛苦，而絲毫沒是獎勵的意思。牠們對於女性是很漠視

的，卽偶有幾首言情的，也都質直無文，不如南人之婉轉。這是南北樂府大相逕庭的地方。不過也有少數的例外，現出南方的影響來。

以下我們便分章敍述。

章一終

章二　貴族的樂府

郊廟歌

現在我們先研究漢樂府的第一組——郊廟歌，燕射歌，和舞曲。這三種都是貴族特製的樂府。從周頌以來，歷代並沒有斷絕。凡是一姓統一天下以後，第一件事便是追崇他們的祖先；故祭祀的歌和祭祀的舞，沒有一代不認爲十分重要。漢以前的如周頌中的淸廟思文等篇便是祭歌，如維淸武酌等篇便是舞歌。漢以後的如晉之宗廟明堂，南北朝之享廟藉田，唐之五郊儀坤等，便是祭歌；如晉之正德宣武，南北朝之大壯文武，唐之功成中和等，便是舞歌。他們的目的，完全在歌功頌德。燕饗的歌辭亦然。

這一類樂章，值得在詩史內佔篇幅嗎？我們毫不遲疑的說，不值得佔篇幅。然而對於周漢兩代的，我們却不能不另眼看待，破格優容。爲什麽？因爲周頌是見存的貴族樂章中之最古者，我們應該在詩史內詳細敍述。

漢代的樂章，則文學的技術最高，對於後代的影響也最大；作詩史的人若置之不顧，未免是一個缺憾。我們若拿後代來比較研究，便知漢代貴族樂府之不容忽視了。

現在我們先述郊廟歌。

郊廟歌有兩種，一是郊，一是廟。“廟”是指祖先的，“郊”是指祖先以外的。祭祖先的，大都作於高祖時，共四種：一是宗廟樂，二是昭容樂，三是禮容樂，四是房中祠樂。漢書禮樂志說：

> 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廟，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高祖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大氐皆因秦舊事也。

牠們是否有歌辭，我們無從考知；即使有的，早已不存了。見存的只有房中祠樂。

房中祠樂十七章，爲高祖唐山夫人所作。（韋昭注，“唐山，姓也”；服虔注“高祖姬也”。）可惜外戚傳裏沒有她，我們不能知道她的生平；她作十七章的時代，大約總在前二〇〇年左右。漢代婦女文學頗盛，如戚夫人，烏孫公主，王昭君，趙飛燕，班婕妤，容華夫人，徐淑，蔡琰，唐姬等人，均有詩篇膾炙人口。唐山夫人是最早的一個，可與許穆夫人後先輝映了。但因此却生出一種誤會。梁啓超在未發表的文稿裏說明其誤：

> 因歌名房中，又成於婦人之手，後世望文生義，或指爲閨房之樂。此種誤解，蓋自漢末已然。魏明帝時，侍中繆襲奏言，“往昔議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省讀漢安世歌，說‘神來燕饗，嘉薦令儀’，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宜改曰享神歌。”今案：襲說甚是。房中歌蓋宗廟樂章，故發端有“大孝備矣”之文。然雖經繆襲辨明，而後世沿譌者仍不少。鄭樵依違其說，乃曰，“房中樂者，婦人禱祠於房中也。”可謂瞎說。

"房"本古人宗廟陳主之所,這樂在陳主房奏,故以"房中"爲名。後來房字意義變遷,作爲閨房專用,故有此誤解耳。

這是不錯的。試看孝惠二年改名安世樂,便知"房中"非指閨房。

篇中頗多祝頌及教訓的話,尤其注意於"孝"字,說及者凡六次。這些地方,雖爲一般批評家所津津樂道,但我們總覺得對於牠們的文學價值有減無增。我們所注意的,是描寫的地方。例如:

芬樹羽林,
雲景杳冥;
金支秀華,
庶旄翠旌。

又如:

都荔遂芳,
窅窊桂華;
孝奏天儀,
若日月光。

這幾句便可顯出兩種特點:一方面雍容爾雅,却"不專

以典重見長";一方面詞句秀麗,不減楚人的九歌。這或者是貴婦人的特長罷。

以上是"廟",其次說"郊。"關於"郊"的方面的,便是武帝時的郊祀歌。禮樂志說:

> 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造爲詩賦,略論呂律,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

李延年傳說:

> 是時上方與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爲之新聲曲。

作者除相如外,可考知者爲鄒陽。漢志於青陽,朱明,西顥,玄冥等四章末各注"鄒子樂"三字,歷代注家均不得其義。梁啓超在未發表的文稿裏有這一段話:

> "鄒子樂"當是鄒陽作。陽,景帝時人,似不逮事武帝,想是當時樂府采其詞以製譜。

雖無確據,但不妨暫時承認這個假設。他們兩人外,我們便不知道還有誰了。

鄒陽與司馬相如均前二世紀的著名作家,漢書有傳。陽,齊人,初與吳嚴忌枚乘俱事吳王濞,後同依梁孝王。他以文辯著名,漢書藝文志縱橫家有鄒陽七篇,西

京雜記說他有几賦及酒賦。當他從梁王入朝時，司馬相如見而悅之，遂同至梁，著子虛之賦。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武帝時，他的同鄉楊得意爲之游揚，武帝以爲郎，又以爲孝文園令，著上林大人諸賦。後以病免居家，卒於元狩五年（前一一八年）。他作郊祀歌，當在前一四〇年（武帝元年）至前一一八年間。鄒陽卒年不可考，然他的朋友枚乘至武帝初年方死，則青陽等四章也許作於武帝時。

至何篇爲相如所作，我們不易斷定。現在我們先討論各篇的時代，然後作者問題方可解決。茲將時代可考者列下：

（1）帝臨。 張宴說是祀后土的，故知作於元鼎四年，即前一一三年，（參看武帝本紀）。

（2）惟泰元。 這是祭泰一的，故知作於元鼎五年，即前一一二年，（參看武帝本紀）。

（3）天地。 這是祭泰一的，故知與惟泰元同時。

（4）日出入。 這是祀日的，故知作於元鼎五年，即前一一二年，（參看郊祀志）。

（5）天馬。 "太一况"一章敍馬生渥洼水中，故知

作於元鼎四年，即前一一三年，（參看武帝本紀）。"天馬徠"一章敍獲宛馬，故知作於太初四年，即前一〇一年，（參看禮樂志）。

（6）天門。　這是祭泰一的，故知與惟泰元同時。

（7）景星。　這是敍得鼎汾陰的，故知作於元鼎四年，即前一一三年，（參看禮樂志）。

（8）齊房。　這是敍芝生甘泉齊房的，故知作於元封二年，即前一〇九年，（參看禮樂志）。

（9）后皇。　王先謙說是敍得鼎汾陰的，故知與景星同時。

（10）華爗爗。　王先謙說是祀后土的，故知與帝臨同時。

（11）五神。　這是祀五帝的，故知作於元光元年，即前一三四年，（參看武帝本紀）。

（12）朝隴首。　這是敍獲白麟的，故知作於元狩元年，即前一二二年，（參看禮樂志）。

（13）象載瑜。　這是敍獲赤雁的，故知作於太始三年，即前九四年，（參看禮樂志）。

由此可知有十一篇是作於相如死後的，，只有五神朝隴

首兩章及時代不可知的練時日赤蛟兩章或者是相如所作。

郊祀歌的內容與房中祠樂大異。今分爲五組，逐一說明於後：

(1)迎神送神的兩章。 此或相如所作。第一章練時日是迎神的，最後一章赤蛟是送神的。練時日分寫"靈之斿""靈之車""靈之下""靈之來""靈之至""靈已坐""靈安留"等等。赤蛟分寫"靈已醉""靈旣享""靈般般""靈裾裾""靈將歸"等等。

(2)祀四時的四章。 此卽鄒陽所作的四章。史記樂書說，"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顥，冬歌玄冥。"每章描寫一季的景色，卽以祀此季之神。

(3)祀泰一的三章。 如惟泰元，天地，天門是。郊祀志說，"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常奉

祠如忌方。"三章所言，如縱靈旗之類，與郊祀志所描寫的大都相同。

（4）記祥瑞的六章。 武帝本紀說，"〔元鼎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此即景星及天馬的"太一况"一章。得鼎時還有一首后皇，所謂"物發冀州"即指此。武帝本紀又說，"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此即天馬的"天馬徠"一章。（史記樂書說，"馬名蒲稍。"）武帝本紀又載元封二年六月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朕弘休；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作芝房之歌。"此即齊房。武帝本紀又說，"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之歌。"此即朝隴首。武帝本紀又說，"〔太始三年二月〕，行幸東海，獲赤雁，作朱雁之歌。"此即象載瑜。

（5）雜詩四章。 帝臨明言后土，并說"制數以五"，即月令所謂"其神后土，其數五"，故張宴說是

"后土之歌"。華爗爗寫"神之斿""神之出""神之行""神之徠""神之揄""神安坐""神嘉虞"等等；因有"汾之阿"句，故王先謙說是"稱后土祠畢濟汾河作"。還有日出入是祀日神的，與九歌東君同，大意說日月無窮而人命有盡，故末段說及求仙之意。五神祀五帝，卽郊祀志所謂"泰一佐曰五帝"。武帝本紀說元光二年，元狩元年，二年，元鼎四年，五年，元封二年，四年，均"行幸雍，祠五畤"，顏師古說卽"五帝之畤"。

就文學的技術上看來，這十九章較前十七章進步的多。凡是祭歌，其缺點是空泛的祝頌語太多，如三頌及房中樂之類，所以不能算佳構。十九章中除極少一部分外，大多沒有這種缺點。我們特別提出三章來講一講：練時日，日出入，天門。練時日極力描寫"靈"，鋪排六段，眞是沈德潛所謂"古色奇響，幽氣靈光，奕奕紙上。"末段說：

衆嫭並，

綽奇麗，

顏如荼，

兆逐靡。

被華文，

廁霧縠，

曳阿錫，

被珠玉。

這幾句不很像貴族的樂章，幾乎像九歌神弦歌一類平民的祭歌了。牠寫美人的穠麗，却又有些像招魂；在別的郊廟樂章內，實在找不出第二首。日出入之描寫日神，則更為奇突。牠說：

日出入安窮？

時世不與人同：

故春非我春，

夏非我夏，

秋非我秋，

冬非我冬。

泊如四海之池，

徧觀是邪？謂何？

若只頌日，便無意味。牠現在寫日之偉大，却說日之四

時非人類之四時，也就是說日之生命與人類生命不同；一個是無窮盡的，一個是很短促的。這才當得起"善頌善禱"的贊語。天門則想像力最豐富：

飾玉梢以舞歌兮，
體招搖若永望；
星留俞兮寒隕光，
照紫幄兮珠熉黃；
幡比翅兮回集，
貳雙飛兮常羊；
月穆穆以金波兮，
日華燿以宣明；
假清風兮軋忽，
激長至兮重觴。
神裴回若留放兮，
殣冀親以肆章。

在別的祭歌裏，可找得出一首與此相類似的作品嗎？這一點確是漢樂府的特色。此外如鄒陽的四章及天地天馬景星等章，也不失爲第二流的作品。總之，在同類的作品中，郊祀歌是價值最高的。

最後，我們研究房中樂與郊祀歌對於前人的關係。最明顯的便是詩經和楚辭。這三十六章中，四言的分子非常多，便是受詩經影響的明證。房中樂的字句也有抄襲的痕跡，如"德音孔臧""壽考不忘"之類。句法亦多相似，例如：

太山崔，

百卉殖。

民何貴？

貴有德。

這裏首兩句與後兩句絕不相連，國風中最多此體。郊祀歌則比較的自由些，不爲詩經的文句及結構所束縛。我們試讀鄒陽的四章，一方面是從雅頌衍出的，一方面却顯然是漢代的作品。這一點，後代的祭歌大都不能做到。

至於楚辭的影響則更大。禮樂志說：

凡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

這是就音節方面說。在字句上，房中樂不如郊祀歌之顯著。王先謙注天地"神奄留"句說：

此"留"下當有"兮"字，而班氏删之。即上下文八

字七字句，皆有"兮"字，無則不成一體。此班氏例删之文，天馬歌及司馬相如傳可互證也。

又注天門"飾玉梢以舞歌"句說：

此上句中皆有"兮"字，班氏删之。下"月穆穆""神裴回"四句例同。

又注"幡比翄回集"句說：

"翄""飛"下皆有兮字，"假清風"二句同。

又注"紛云六幕浮大海"句說：

自"永叢"至此，每四字下有"兮"字。

又注景星說：

此歌亦每四字下有"兮"字。

可見形式方面完全與楚辭一樣。字句間也有相彷彿的，如"展詩應律"，"后皇嘉壇"之類。這一點，前人也有注意到的。沈德潛說，"九歌後另開面目"，又說，"招魂之遺"，是不錯的。

燕射歌

燕射歌分三種，據郭茂倩說。第一種是燕饗樂，是"親四方之賓"的。第二種是大射樂，是"親故舊朋友"的；第三種是食舉

樂，是"親宗族兄弟"的。燕饗樂即明帝分類裏的黃門鼓吹，蔡邕分類裏的天子宴享。大射樂即明帝所謂雅頌樂，蔡邕所謂大射辟雍。這兩種歌辭均失傳，篇目亦無考。惟食舉樂則歌辭雖亡而篇目尙可考知。

食舉樂共分四種。第一種是宗廟食舉，第二種是上陵食舉，第三種是殿中御飯食舉，第四種是太樂食舉。宗廟食舉在章帝元和二年（西歷八五年）以前有鹿鳴承元氣二曲，至元和三年加四曲——思齊皇姚，六騏驎，竭肅雍及陟叱根——合前共六曲。上陵食舉除借用宗廟食舉六曲外，又加重來與上陵二曲，共八曲。殿中御飯食舉亦借用宗廟食舉，但減去承元氣一曲而加入惟天之命與天之歷數二曲，共七曲。太樂食舉共十三曲：鹿鳴，重來，初造，俠安，歸來，遠期，有所思，明星，清涼，涉大海，大置酒，承元氣及海淡淡。以上篇名均見宋書樂志。其中鹿鳴及唯天之命二曲名與詩經同，又上陵，遠期及有所思三曲名與鐃歌（見後）同，但不知辭句也相同否。

我們所引為遺憾的，便是燕射歌辭全亡了，無從研究起。不過以常理測之，其文學的價值大約不會很

高的。

舞曲

最後，我們討論舞曲。舞曲分三種；一是雅舞，二是雜舞，三是散樂。雅舞是用於"郊廟燕饗"的，雜舞是用於"宴會"的，散樂乃是"俳優歌舞雜奏"的。雅舞共九種——武德，文始，五行，四時，昭德，盛德，雲翹，育命及大武——現在全亡了，僅存東漢所擬的武德舞歌一曲。雜舞共五種——公莫，巴渝，槃舞，鞞舞及鐸舞——已亡三種，僅公莫舞歌(即巾舞歌)及鐸舞歌之聖人制禮樂篇尚存。散樂則僅存俳歌辭一曲。

雅舞中六種是西漢的，六種中有三種是高祖時的，其餘三種是文景宣時的。漢書禮樂志說：

> 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己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曰本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

> 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己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孝景採武德舞以爲昭德，以尊太宗廟；至孝宣采昭德舞以爲盛德，以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

六舞歌辭均亡。或者有人說舞曲有聲無辭，如小雅之笙詩然；但依劉蒼的作品及雜舞看來，舞曲是有辭的。辭雖亡，也沒有什麼可惜，因爲這一類作品決不會有很高的價值的。

東漢於前六種外，更加三種。其中雲翹育命兩種始於光武時。宋書樂志說：

> 光武平隴蜀，增廣郊祀。高皇帝配食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立冥，雲翹，育命之舞。迎時氣五郊，春哥青陽，夏哥朱明，並舞雲翹之舞；秋哥西皓，冬哥玄冥，並舞育命之舞；季夏哥朱明，兼舞二舞。

錢大昭引魏志繆襲議云：

> 漢有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舊以祀天。

此二種歌辭均亡。又有一種大武舞，則議而未行。東觀

漢記說：

>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公卿奏世祖廟舞名。東平王蒼議，以爲漢制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光武皇帝撥亂中興，武功盛大，廟樂舞宜曰大武之舞；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詔曰，"如驃騎將軍議"，進武德舞如故。

武德改爲昭德，又改爲盛德，劉蒼又想改爲大武，但是沒有實行，所以他就作了一篇擬武德舞的歌。此歌現尙存，完全是模仿周頌淸廟的，故毫無文學價值。

雜舞已亡的三種中，只巴渝舞的起源尙可知道。晉書樂志說：

> 漢高祖自蜀漢將定三秦閬中，范因率賨人以從帝，爲前鋒。及定秦中，封因爲閬中侯，復賨人七姓。其俗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使樂人習之。閬中中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舞曲有俞矛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辭本歌曲，總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

槃舞及鞞舞便不可考知。宋書樂志述槃舞的沿革道：

栝槃舞，今之齊世寧也。張衡舞賦云，"歷七槃而蹝躡"；王粲七釋云，"七槃陳於廣庭"；近世文士顏延之云，"遞間關於槃扇"；鮑昭云，"七槃起長袖"：皆以七槃爲舞也。搜神記云，"晉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舞，矜手以接柸柈，反覆之。"此則漢世唯有柈舞，而晉加以柸，反覆之也。

又述鞞舞道：

鞞舞未詳所起，然漢代巳施於燕享矣；傅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

古今樂錄說：

鞞舞，梁謂之鞞扇舞。……漢曲五篇，一曰關東有賢女，二曰章和二年中，三曰樂久長，四曰四方皇，五曰殿前生桂樹，並章帝造。

但是有一點錯誤。樂府詩集說：

樂錄隋志並以鞞舞爲巴渝。今考漢魏二篇歌各異，本不相亂。蓋因梁陳之世，於鞞舞前作巴渝弄，遂云一舞二名。殊不知二舞亦容合作，猶巾舞以白紵送，豈得便謂白紵爲巾舞邪？失之遠矣。

以上三種可惜辭亡，無從知道牠們的文學價值。

見存的雜舞共二種。宋書樂志述公莫舞的起源道：

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傳云，項莊劍舞，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漢高祖，且語莊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云莫害漢王也。今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

古今樂錄述鐸舞的命名道：

鐸，舞者所持也。木鐸，制法度以號令天下，故取以爲名。

此二舞歌辭雖存，然皆"聲辭雜寫，不復可辨"，眞是莫大的恨事。公莫舞一篇用"吾何嬰"及"吾哺聲"三字最多，不知何義。辭句可解者有下列數處：

城上羊，
下食草。……
誰當求兒？
母何意？……
嬰去時，
母何吾思？……
君去時，

意何零?

這或者是寫遊牧的生活的，可證非貴族的作品。鐸舞見存聖人制禮樂一篇，用"邪"字最多，又連用"治路萬邪""善道明邪""酒期義邪"等句，不知何義。就"昔皇文武"及"聖皇"之稱看來，大約是首祝頌的詩。但是技術的高下却不能斷定。

至於散樂之名，始見於周禮"旄人鼓舞散樂"句。鄭玄注說：

樂散，野人爲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

唐書樂志說：

散樂者非部伍之聲，俳優歌舞雜奏。秦漢以來，又有雜伎，其變非一，名爲百戲，亦總謂之散樂。自是歷代相承有之。

由此可知散樂卽後代戲劇之雛形。因爲有動作，故郭茂倩取以附舞曲之後，今從之。漢辭之存者爲俳歌辭一章，一名侏儒導。南齊書樂志說：

侏儒導，舞人自歌之。

辭雖存，首十三字不易了解。餘七句是，

狠率不止，

生拔牛角，

摩斷牖耳。

馬無懸蹄，

牛無上齒，

駱駝無角，

奮迅兩耳。

這大約卽唐志所謂“雜伎”“百戲”，並無很高的文學價值。所以漢代舞曲在詩史上並無很高的地位。

章二終

章三　外國的樂府

鼓吹曲

其次，我們研究漢樂府的第二組——鼓吹曲與橫吹曲。這兩種都是外國輸入的樂府。我們的意思自然不是說歌辭爲外人所作，是說牠們的音律不是中國所原有的。這是從各種記載上可以考知的。

現在我們先論鼓吹曲。

鼓吹曲之輸入，當在漢初。班固漢書敍傳說：

> 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樓煩。……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

劉瓛定軍禮也說：

> 鼓吹，未知其始也。漢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鳴笳以和簫聲，非八音也。（樂府詩集引。）

這顯然是北方輸入的外國樂，其所用樂器如短簫之類，便非中國所有的。宋志引廣樂記說"二十管簫，羽葆，

鐃歌橫吹部用之”，紺珠集說“短簫二十一管，軍中樂”，文獻通考樂考說“此簫取七音而三倍之，龜茲部所用”，均可證。至於宋志引雍門周所謂“孟嘗君鼓吹於不測之淵”，及陸機鼓吹賦所謂“原鼓吹之伊始，蓋稟命於黃軒”，都是不可信的。

鼓吹自輸入後，即爲貴族的重要點綴品。其應用有四種：一爲朝會宴饗，二爲道路從行，三爲師有功，四爲賜功臣。以前二種爲主，後二種爲副。所以嚴格的說，鼓吹曲可分爲鼓吹騎吹二種，鼓吹(狹義的)專指朝會燕饗，騎吹專指道路從行。宋書樂志說：

> 建初錄云，“務成，黃爵，玄雲，遠期皆騎吹曲。”此則列於殿庭者爲鼓吹，今之從行者爲騎吹，二曲異也。

這四曲却和其餘十八曲同爲鐃歌，故騎吹不過做鼓吹的附庸，不能算獨立一種。

鼓吹曲之存者爲鐃歌二十二曲。但也有人疑鐃歌非鼓吹曲。例如通志便說：

> 漢短簫鐃歌二十二曲亦曰鼓吹曲。按漢晉謂之短簫鐃歌，南北朝謂之鼓吹曲。

這個却是誤會。古今注說：

　　短簫鐃歌，鼓吹之一章爾。

這個說的最明白。樂府詩集也說：

　　晉中興書曰，"漢武帝時，南越加置交趾，九眞，日南，合浦，南海，鬱林，蒼梧七郡，皆假鼓吹。"東觀漢記曰，"建初中，班超拜長史，假鼓吹麾幢。"則短簫鐃歌漢時已名鼓吹，不自魏晉始也。

這是證明鐃歌自始卽爲鼓吹。只有明帝時曾把鐃歌與黃門鼓吹分列，然不能便說鐃歌非鼓吹曲。

鐃歌二十二曲的作者和時代，大都不可考。只有古今注曾說：

　　釣竿者，伯常子避仇河濱，爲漁者，其妻思之作也。每至河側，輒歌之。後司馬相如作釣竿詩，遂傳爲樂曲。

司馬相如傳略見前。釣竿一曲的時代大約與郊祀歌同時，惜詞句已亡，無可助證。此外，作者姓名都無從考知。時代可考者有兩曲：

（1）上之回。　樂府古題要解說，"漢武元封初，因至雍，通回中道，後數出遊幸焉。其歌稱帝'遊

石闕，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皆美當時事也。"依武紀，事在元封四年(前一〇七年。)

（2）上陵。　曲中明言"甘露初二年"(前五二年。)此外，我們便不知道了。

鐃歌本二十二曲，其務成，玄雲，黃爵，釣竿四曲已亡，故普通都稱十八曲。漢志不載，大約因為詞不雅馴。宋志雖登載，然已"聲辭豔相雜，不復可分"，故歷代讀者對於牠們很忽視。至清代始有陳明祚，莊述祖，陳沆，譚儀，王先謙諸家做了一番校勘訓詁的工夫。靠着他們的努力，我們方能了解十八曲的意義；雖難免傅會，然總算十八曲的功臣。依我們看來，這十八曲可分為四組：

（1）頌詩五曲。　如上之回，上陵，聖人出，臨高台，遠如期都是。上之回是頌天子之武功的，故說起月支及匈奴之事。上陵是記祥瑞之事的，卽甘露二年詔所謂"鳳皇甘露降集京師"及神爵元年詔所謂"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池中"。聖人出是以聖人稱天子，陳沆說是"述其民間起為天子之事"。臨高台及遠如期都是祝

萬壽的，遠如期也說及武功。

（2）情詩四曲。　如思悲翁，君馬黃，有所思，上邪都是。前三曲描寫已失敗的戀愛。思悲翁及君馬黃是男子的口吻，故有"美人""佳人"之稱。有所思是女子的口吻，莊述祖說，"衰亂之俗，昏姻之禮廢，夫婦之道苦，男女各以其私相約誓，而輕絕焉。"上邪也似女子的口吻，向男子設誓以表白她的深情。

（3）雜詩五曲。　如艾如張，戰城南，翁離，巫山高，將進酒都是。艾如張是寫田獵之樂的，與石鼓文相似。戰城南是非戰的作品，極力描寫"一將成功萬骨枯"的慘禍。翁離是一首白描詩，是寫居住的高潔的。巫山高與悲歌相似，樂府古題要解說，"其詞大略言江淮水深，無梁可渡，臨水遠望思歸而已。"將進酒"大略以飲酒放歌爲言"（樂府解題）。

（4）闕疑四曲。　從前的學者除王先謙外，大都以十八曲中石流一曲爲不能句讀；其實朱鷺，芳樹及雉子班三曲必須改了許多字方能解釋，

還是闕疑的好。朱鷺也許純粹詠鷺，芳樹大意與有所思相似，雉子班大意與艾如張相似。石流則完全不能了解，王先謙以蘇武李陵事釋之，極牽強。

由此可見牠們的內容是半貴族半平民的。

就技術方面說，頌詩似較劣。但也有好的。例如臨高台首段便是很好的白描詩，而上陵尤爲傑出。其中有這一段：

桂樹爲君船，
青絲爲君笮，
木蘭爲君櫂，
黃金錯其間。
滄海之雀——
赤翅鴻，
白雁隨。
山林乍開乍合，
曾不知日月明。
醴泉之水，
光澤何蔚蔚！

芝爲車，

龍爲馬，

覽遨遊，

四海外。

這幾句所描寫的景色，頗極光怪陸離之致。牠的特點，是在設色的濃艷，與情詩寫情的熱烈是同樣的。

情詩寫情的熱烈，可舉有所思及上邪爲代表。古代詩人以溫柔敦厚怨而不怒爲教，而鐃歌則不然。試看有所思說：

聞君有他心，

拉雜摧燒之。

摧燒之，

當風揚其灰。

從今已往，

勿復相思！

相思與君絕！

這一類情詩，在國風裏是找不出的。又如上邪：

我欲與君相知，

長命無絕衰。

山無陵，

江水爲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與君絕。

沈德潛說，"'山無陵'以下共五事，重叠言之而不見其排，何筆力之橫也！"這筆力之橫，是因爲作者情感熱到沸度了。在中國詩史裏，很難找出一首與牠相彷彿的。我們若讀南北朝樂府，便知南朝的詩是婉轉的，北朝的詩是質直的。像鐃歌中的情詩，顯然是北方的作品，直開鼓角橫吹一派。

此外，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便是戰城南。這是中國非戰文學中之較古較佳者。其中有這一段：

爲我謂烏：

"且爲客豪！

野死諒不葬，

腐肉安能去子逃！"

"豪"與"嚎"同，(正如烏生"我"與"哦"同)。牠的意思是

向烏說：你且替這戰士舉哀罷！他死於荒野，一時不能葬，腐肉終於爲你所吃，那能逃走！這種異想天開的話，是何等的沉痛。下文又說"禾黍不穫君何食"，便是"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的注脚，也可窺見當時一般人對於戰爭的厭惡。

縱觀這十八曲，有兩種特點。在技術方面，若是描寫則色采異常濃厚，若是抒情則情感異常熱烈。在形式方面，則一切都極自由。我們曾說古代期內的詩都是自由詩：每字不限平仄，每句不限字數，每篇不限句數，句末不限用韻。這幾種自由，鐃歌是一個最明顯的實例。前三種自由，在古代期內幾乎沒有例外。最後一種自由——句末不限用韻——除周頌中幾篇外，却不多覯。惟有鐃歌中，無韻詩最多——如思悲翁，翁離，上陵，芳樹，上邪，遠如期等都是。牠們雖是沒有韻，然讀起來仍覺音節渾成。

橫吹曲

在鼓吹曲輸入後六十年，橫吹曲也輸入了。橫吹起初也叫做鼓吹，後來又分開，以有簫笳者爲鼓吹，有鼓角者爲橫吹。橫

吹完全是軍樂，馬上所奏。最初輸入的是摩訶兜勒一曲。古今注說：

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

通考引律書樂圖說：

橫吹，胡樂也，昔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

可見這是在武帝時從西方輸入的，其樂器亦非中國所固有。晉書樂志說：

橫吹有鼓角，有胡角。

樂府詩集說：

橫吹有雙角，卽胡樂也。

雙角卽長鳴角，通考說：

書記所不載。或云，羌胡以驚中國。

此可證橫吹確非中國樂。樂錄却以爲"蚩尤氏率魍魎與黃帝戰於涿鹿之野，黃帝乃節吹角爲龍吟以禦之"，爲橫吹所自始。通考闢之，說：

沈約徐廣並謂經史所不載，則黃帝之說豈先儒傅會言之邪？

這是不錯的。

橫吹自摩訶兜勒亡後，另有新製。晉書樂志說：

> 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

又說：

> 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用者有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

這十曲現已亡佚。後代選本有以鼓角橫吹曲(北朝的)中之隴頭及無名氏之出塞二篇認爲漢辭者，實誤。鼓角橫吹曲固然不能任意移入漢橫吹，而出塞中的詩句如"旗作浮雲影，陣如明月弦"等，决不會是漢代的風格。十曲以外，則不但辭亡，篇名也無考。所以，我們對於橫吹曲本身，實在無從研究，正如不能研究燕射歌一樣。

章三終

章四　民間的樂府

相和歌

最後我們研究漢樂府的第三組——相和歌，清商曲和雜曲。這三種都是民間採來的樂府。這種搜採的工作始於武帝時。武帝是一個很有文學天才的人。他的天馬歌瓠子歌及李夫人歌李夫人賦均稱佳構，卽僞托的柏梁詩秋風辭也都膾炙人口。他最能賞識眞文藝，故特立樂府來收集民歌。宋書樂志說：

> 凡樂章古辭，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謠謳，江南可採蓮，烏生八九子，白頭吟之屬也。

沈約所舉例，如江南烏生卽相和歌，如白頭吟卽淸商曲。

在三組中，民間的樂府的時代最遲。從表面上看來，樂府爲武帝所立，哀帝所罷，則所採似應全係西漢的作品。事實上却不如此。見存相和歌中，可確定爲西

漢作的僅薤露，蒿里二曲。淸商曲時代之可考者，幾全爲東漢的作品，如羅敷行，豫章行，董逃行之類。雜曲作者大半可考，也都東漢人。這是因爲民間樂府與貴族樂府不同。貴族的易保存，民間的易散亡。東漢較近於西漢，故存者較多；我們在後文，對於各篇另有詳細的說明

現在先研究相和歌。

相和歌的命名，是因爲"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宋志)。除"漢舊曲"十七曲外，通志另列吟歎曲四絃曲兩種。樂府詩集又列六引一種，而名漢舊曲爲"相和曲"，並引古今樂錄說：

> 凡相和，其樂器有笙，笛，節鼓，琴，瑟，琵琶，箏七種。

我們研究相和歌，卽以相和曲爲主，而以吟歎，四絃，六引三種爲副。舊說以淸商五調及大曲攙入，實在是莫大的錯誤，我們在上文已詳細說明了。

關於相和歌的主體相和曲，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說：

> 張永元嘉技錄，相和有十五曲：一曰氣出唱，二

曰精列，三曰江南，四曰度關山，五曰東光，六曰十五，七曰薤露，八曰蒿里，九曰覲歌，十曰對酒，十一曰鷄鳴，十二曰烏生，十三曰平陵東，十四曰東門，十五曰陌上桑。十三曲有辭。……二曲無辭，覲歌，東門是也。……古有十七曲，其武陵，鵾雞二曲亡。

因此，宋書樂志只載十三曲，然氣出唱，精列，度關山，十五，對酒，陌上桑等六曲古辭已亡；氣出唱等五曲奏魏辭，陌上桑則奏"瑟調古辭艷歌羅敷行日出東南隅篇"(古今樂錄)。後人因此卽認日出東南隅卽陌上桑，實屬誤會。(據古今注，陌上桑乃羅敷拒趙王之詩，而日出東南隅却是拒使君的；陌上桑裏的羅敷是千乘王仁妻，而日出東南隅裏的羅敷却是侍中郎之妻：本事旣異，自不能妄合爲一。)故古辭之存者僅江南等七曲。

這七曲中，時代可考者僅三篇。古今注說：

薤露，蒿里，並喪歌也，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於蒿里。至漢武帝時，李延年分爲二曲，使挽柩者歌之。

此可證薤露蒿里爲前二世紀初年的作品。平陵東的時代則較晚。古今注說：

平陵東，東漢翟義門人所作也。

樂府解題說：

義爲丞相方進少子，字文仲，爲東郡太守。以王莽篡漢，舉兵誅之；不克，見害。門人作歌以悲之也。

可證此篇是一世紀初年的作品。此外四篇的時代，我們便不知道了。

就技術方面說，最可注意的是雞鳴和烏生。雞鳴結構很鬆，斷斷續續的首尾不相貫，然描寫的地方則頗有聲有色，如：

舍後有方池，
池中雙鴛鴦
鴛鴦七十二，
羅列自成行，
鳴聲何啾啾，
聞我殿東廂。

此外如"雞鳴高樹顛"二句，爲陶潛所引用。烏生是假托

"烏"的口吻的，生了八九個烏子，却被人用"洛陽彊，蘇合彈"射死——

唶我！一丸即發中烏身，

烏死魂魄飛揚上天。

阿母生烏子時，

乃在南山巖石間。

唶我！人民安知烏子處？

蹊徑窈窕安從通？

末段又以白鹿黃鵠鯉魚爲喻，幷說：

唶我！人民生各——各有壽命，

死生何須復道前後！

這首與詩經中之鴟鴞相似，爲樂府中之別開生面者。篇中連用"唶我"五次，集韵訓唶爲歎；我們疑我卽哦字，同爲感歎詞。

吟歎曲是相和歌的支流。古今樂錄說：

張永元嘉技錄有吟歎四曲：一曰大雅吟，二曰王明君，三曰楚妃歎，四曰王子喬。……古有八曲，其小雅吟，蜀琴吟，楚王吟，東武吟四曲闕。

本事之可考知者，僅王明君及楚妃歎兩曲。唐書樂志

說：

明君，漢曲也。元帝時，匈奴單于入朝，詔以王嬙配之，卽昭君也。及將去，入辭，光彩射人，悚動左右，天子悔焉。漢人憐其遠嫁，爲作此歌。

列女傳敍楚妃道：

楚姬，楚莊王夫人也。莊王好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嘗與虞丘子語，以爲賢，樊姬笑之。……王於是以孫叔敖爲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

然歌辭之存者，僅王子喬一曲。吳旦生說：

王喬有三：一爲王子晉，一爲葉令王喬，三爲柏人令王喬：皆神仙也。

所以這是一首遊仙詩，與董逃行相同；牠的技術却不及董逃行；末段有祝壽意，亦不見佳。

此外，四弦六引兩種，大約是有聲無辭的。古今樂錄說：

張永元嘉技錄有四弦一曲，蜀國四弦是也。……古有四曲，其張女四弦，李延年四弦，嚴卯四弦三曲闕。

現在四曲全亡，每種的命名之意也不可考。但李延年是一個歌者，可見張女嚴卯大約也以歌著稱，故以人名名曲。蜀國大約以地名名曲，與巴渝舞同爲西部的產品。李延年四弦大約是武帝時所製，其餘則不可考知。

六引的性質大約與四弦相似。古今樂錄說：

> 張永技錄，相和有四引，一曰箜篌引，二曰商引，三曰徵引，四曰羽引。……古有六引，其宮引，角引二曲闕。

現在六曲全亡。關於箜篌引的起源，古今注裏有一段很哀艷的故事：

> 箜篌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而止之，不及，遂墮河而死，於是援箜篌而歌曰：
>
> 公無渡河！
>
> 公竟渡河！
>
> 渡河而死，
>
> 當奈公何！
>
> 聲甚悽慘，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語麗玉，

麗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麗玉以其曲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

這是說箜篌引是從公無渡河行生出來的，而後人竟認公無渡河行即是箜篌引，實是錯誤。古今樂錄明明說：

今三調中自有公無渡河。其聲哀切，故入瑟調。

王僧虔技錄所列瑟調曲，公無渡河行亦在其中，更可證明爲清商曲。總之，六引現在全亡了。

清商曲

自鄭樵郭茂倩以來，常常把漢代的清商曲誤并入相和歌內。這一點，我們在上文已有詳細的說明。宋書樂志及杜佑通典均說及"清商三調"。唐書樂志說：

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樂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

三調之外，還有兩調。唐志說：

楚調者，漢房中樂也。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側調者，生於楚調。

爲何合稱清商呢？魏志說：

瑟調以角爲主，清調以商爲主，平調以宮爲主。

我們想大約因爲"清調以商爲主",便舉一以概其餘,故稱"清商":這不過是一種臆測,確否不可知。五調以外,復有大曲,是掇取瑟調楚調的一部分而成的。我們研究漢代的清商曲,即以此六種爲主。

我們先研究平調曲。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說:

王僧虔大明三年宴樂技錄,平調有七曲:一曰長歌行,二曰短歌行,三曰猛虎行,四曰君子行,五曰燕歌行,六曰從軍行,七曰鞠歌行。……其器有笙,笛,筑,瑟,琴,箏,琵琶七種,歌弦六部。張永錄曰,"未歌之前有八部弦,四器俱作,在高下遊弄之後。"凡三調歌弦一部竟,輒作送歌弦。今用器又有大歌弦一曲,歌"大婦織羅綺",不在歌數,惟平調有之,即清調"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篇後章有"大婦織羅綺,中婦織流黃"是也。

見存者僅長歌行,猛虎行,君子行三種,餘均亡。君子行一曲,文選作古辭,藝文類聚作曹植詩;藝文又載曹丕的明津作,亦與長歌行第三首同。這種地方,我們不易下斷語;但無論如何,這兩首即使不是二曹所作,其作者亦必是晚漢人,否則不會有此歧誤。在技術方面,

長歌行最佳。長歌行共兩首，嚴羽以爲第二首自"岧岧山上亭"以下文義不同，當別爲一首，則可算三首。三首意義確是不同，第一首"青青園中葵"是勉少壯努力的，第二首"仙人騎白鹿"是遊仙詩，第三首"岧岧山上亭"是遊子思歸之作。第一三首是五言的，第二首是雜言的。我們最要注意的是第一首。牠是一首教訓的詩，然並無迂腐浮泛之病。例如牠寫光陰的容易溜去，說：

陽春布德澤，

萬物生光輝；

常恐秋節至，

焜黃華葉衰。

百川東到海，

何時復西歸？

我們再回看二雅及荀况的作品，便可看出中國說理詩教訓詩進步之速了。

其次我們研究清調曲。古今樂錄說：

王僧虔技錄，清調有六曲：一苦寒行，二豫章行，三董逃行，四相逢狹路間行，五塘上行，六秋胡行。……其器有笙，笛——下聲弄，高弄，遊弄

——篪，節，琴，瑟，琵琶八種。張永錄云，"未歌之前有五部弦，又在弄後。"

見存者僅豫章行，董逃行，相逢行三種，餘均亡。牠們都可與相和歌作比較的研究。豫章行今缺十三字，大意言白楊初生於豫章山上，不幸爲大匠所得，移作洛陽宮殿之梁。由此可知這是東漢的作品。全篇用白楊的口吻，與烏生用烏的口吻是異曲同工的。董逃行也是東漢的作品。古今注說：

董逃歌，後漢遊童所作，終有董卓之亂，卒以逃亡。後人習之爲歌章，樂府奏之。

"董逃"二字，梁啓超在未發表的文稿裏解釋道：

"董逃"二字本有音無義，殆童謠尾聲用以湊節拍，如言"丁當"耳。

全篇敍仙人，可與王子喬對看，而技術較佳。牠寫仙境道：

遙望五嶽端，

黃金爲闕班璘，

但見芝草

葉落紛紛。

百獸集來如烟，

山獸紛綸——麟，辟邪，

其端鵾雞鳴——

但見山獸援戲相拘攣。

在一切描寫仙境的作品中，這是最生動的而又最具體的了。相逢行可與雞鳴對看，字句相同者頗多，結構方面却不如雞鳴之散漫。末段卽平調之"大歌弦"，影響頗大；自劉鑠王融直到董思恭王紹宗等人的擬詩，都是從此悉的。

其次我們研究瑟調曲。古今樂錄說：

王僧虔技錄，瑟調曲有善哉行，隴西行，折楊柳行，西門行，東門行，東西門行，却東西門行，順東西門行，飲馬行，上留田行，新城安樂宮行，婦病行，孤子生行，放歌行，大牆上蒿行，野田黃爵行，釣竿行，臨高台行，長安城西行，武舍之中行，雁門太守行，艷歌何嘗行，艷歌福鍾行，艷歌雙鴻行，煌煌京洛行，帝王所居行，門有車馬客行，牆上難用趨行，日重光行，蜀道難行，棹歌行，有所思行，蒲坂行，採梨橘行，白楊

行，胡無人行，靑龍行，公無渡河行。

以上共計三十七曲。(此外瑟調曲名可考者尙多。)其中如隴西行(卽步出夏門行)，折楊柳行，西門行，東門行，野田黃爵行，雁門太守行，艷歌何嘗行，煌煌京洛行，櫂歌行九曲兼入大曲，我們另外提出研究。此外二十八曲中，大半已亡；所以我們研究瑟調曲，實僅善哉行，婦病行，孤子生行，飮馬行，上留田行五種。藝文類聚以善哉行爲曹植作，玉台新詠以飮馬行爲蔡邕作，不知確否；無論如何，我們也可斷定牠們是晚漢人作的。技術方面最可注意的是孤子生行及飮馬行。孤子生行描寫孤兒受兄嫂的虐待：

臘月歸來，

不敢自言苦，

頭多蟣虱，

面目多塵。……

手爲錯，

足下無菲。

愴愴履霜，

中多蒺藜；

拔斷蒺藜，

腸肉中愴欲悲。

淚下渫渫，

清涕纍纍。

這一段描寫異常深刻，異常沉痛，故沙德潛說是"淚痕血點結撥而成"。這種血和淚的作品，在中國詩壇上很稀少，所以可貴。飲馬行則音節異常諧媚。我們隨便摘幾句：

青青河邊草，

綿綿思遠道；

道遠不可思，

宿昔夢見之；

夢見在我旁，

忽覺在他鄉；

他鄉各異縣，

輾輾不可見。

這一種體裁是從詩經的文王旣醉等篇上來的，與六朝的西洲曲相似。我們把牠細細諷誦一遍，有訓練的耳朵一定能夠領略到牠的妙處。

三調以外，便是楚調和側調。古今樂錄說：

> 王僧虔技錄，楚調曲有白頭吟行，泰山吟行，梁甫吟行，東武琵琶吟行，怨詩行。其器有笙，笛弄，節，琴，箏，琵琶七種。張永錄云，"未歌之前有一部弦，又在弄後。"

見存者僅白頭吟行及怨詩行。白頭吟行兼入大曲，故楚調曲只可研究怨詩行一曲。大意言人命短促，如風之吹燭，不久卽登鬼錄，不如及時行樂，遊心恣欲之爲得。內容與西門行相似，而技術較差。

側調各書均不載，似已全亡。然古樂苑說：

> 傷歌行，側調曲也。古辭傷日月代謝，年命遒盡，絕離知友，傷而作歌也。

此詩郭茂倩編入雜曲，似屬失考。風格頗近飲馬行，在淸商曲中可稱佳構。例如說：

昭昭素明月，
輝光燭我牀；
憂人不能寐，
耿耿夜何長！
微風吹閨闥，

羅帷自飄揚；

攬衣結長帶，

屣履下高堂。

東西安所之？

徘徊以徬徨。

這一種確是"詩人之詩"，與孤兒婦病固然不同，卽與雞鳴相逢亦不類。就我們看來，傷歌行和飲馬行是代表漢樂府進步已高的時期。

最後，我們研究大曲。宋書樂志列十五曲，其實西山及默默均折楊柳行，白鵠及何嘗均艷歌何嘗行，碣石及夏門均步出夏門行（卽隴西行），故實僅十二曲。見存者僅東門行，折楊柳行，艷歌羅敷行，西門行，艷歌何嘗行，步出夏門行，滿歌行，雁門太守行，白頭吟行等九種，餘均亡。（宋志所載步出夏門行兩篇均魏辭，而樂府詩集則載古辭天上何所有及邪徑過空廬兩篇。）就技術方面說，折楊柳行及雁門太守行最拙劣；其餘都好，最可注意的是西門行及滿歌行。西門行大意與怨詩行相似，勸人及時行樂：

夫爲樂——

為樂當及時。
何能坐愁怫鬱，
當復待來茲？
生年不滿百，
常懷千歲憂；
晝短苦夜長，
何不秉燭遊？

此曲經後人截長補短，收入古詩十九首，(朱彝會說)，頗爲人所傳誦，因爲牠表現人生之短促異常深刻，使我們讀了惘然若失。滿歌行描寫窮困的境遇，亦爲不可多得之作：

遙望辰極，
天曉月移。
憂來塡心，
誰當我知！……
暮秋北風起，
西臨滄海，
心不能安。
攬衣起瞻夜，

北斗闌干，

星漢照我去。

此詩詞意悲涼慷慨，在漢樂府中自成一派。此外還有最膾炙人口的二篇，艷歌羅敷行及白頭吟行。前一篇寫羅敷之美，純由旁觀者的態度來烘托：

行者見羅敷，

下擔捋髭鬚；

少年見羅敷，

脫帽著帩頭；

耕者忘其耕，

鋤者忘其鋤；

歸來相怨怒，

但坐觀羅敷。

這幾句比一切"粉白黛黑"的描寫都強；不着一美字，而羅敷之美自見。羅敷答使君之辭，也斬釘截鐵，恰似其分。白頭吟行舊說爲卓文君所作，馮舒已闢其謬了。詩意似是指夫婦間的離異，故說，

聞君有兩意，

故來相決絕。……

淒淒重淒淒，

嫁娶亦不啼。

願得一心人，

白頭不相離。……

男兒欲相知，

何用錢刀爲！

我們若拿這幾句來同鐃歌中的有所思等篇來比較一下，便顯出這篇的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態度。

清商曲在漢樂府中佔有特殊的位置，我們是不用懷疑的。我們讀六朝樂府，對於那時清商曲的特別發達，覺得異常奇怪，久而不得其故。現在我們知道，清商曲在漢代卽已特別發達——篇數之多，技術之佳，影響之大——沒有別的可以比得上，六朝不過承其餘緒罷了。我們要問牠爲何能取得這個特殊位置。這一點恐與牠的音節最有關係，不過古樂失傳，我們無從道其詳罷了。這並不是無稽之言。試看古詩中凡提及樂府者，大都只提清商曲。我們隨便舉幾個例：

清商隨風發，

中曲正徘徊。（僞枚乘詩。）

被服羅裳衣，
當戶理清曲。(同上。)
欲展清商曲，
念子不能歸。(僞蘇武詩。)
悲意何慷慨，
清歌正激揚。(僞李陵詩。)

由此可見他最爲一般文人所賞識，正如詩經中的二南一樣。這是研究樂府的人都應該知道的。

雜曲

雜曲之名始見宋志，不過那是指吳歌而言。郭茂倩所謂雜曲，似乎指前七種以外的樂章；有的是漢代的，有的非漢代的，有的作者可考的，有的作者失傳的，而且恐怕還是有入樂的，有不入樂的。其中列入漢代者計十五篇——馬援的武溪深行，傅毅的冉冉孤生竹行，張衡的同聲歌，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嬌饒及繁欽的定情詩，還有無名氏的蜨蝶行，驅車上東門行，傷歌行，悲歌行，前緩聲歌，孔雀東南飛，枯魚過河泣行，棗下何攢攢及行胡從胡方等——但傷歌行爲側調曲(已詳上文)，孔雀東

南飛乃南朝作品(另詳後文)，繁欽則分在建安詩人一起研究（另詳下卷），故現在只論那十二篇。

我們先看那作者可考的五篇。古今注說：

武溪深，馬援南征之所作也。援門生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令寄生吹笛以和之，名曰武溪深。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於建武二十四年（西歷四八年)南征五溪。水經注謂武陵有五溪，故樂府詩集說此詩一名武陵深行。冉冉孤生竹一篇，樂府詩集作古辭，但文心雕龍說：

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

傅毅字武仲，與馬援爲同鄉。建初中(八〇年?)爲蘭台令史，拜郎中，與班固共典校書。永元中(九五年?)竇憲以爲司馬，又與班固同事。當時他的詩賦也與班固齊名的。同聲歌的作者張衡，時代稍後。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順帝初(一三〇年?)爲太史令，陽嘉中(一三五年?)遷侍中，又做過河間相。兩京賦，四愁詩，都是他的傑作。其餘辛延年與宋子侯兩人的事蹟則不可考知，樂府詩集只說他們是後漢人。這五個詩人中，唯馬援不以文章見稱，然武溪深行亦頗可誦：

滔滔武溪一何深!

鳥飛不度,

獸不敢臨。

嗟哉武溪多毒淫!

這種樸質而悲壯的作品,可與敕勒歌並傳。孤竹頗有美人遲暮之嘆:

傷彼蘭蕙花,

含英揚光輝;

過時而不采,

將隨秋草萎。

全篇以比喻出之,婉而有致。同聲歌乃定情之詩,與繁欽之名爲定情而實爲幽會之作者異。詩中用女子口吻,極寫她對新郎的濃情密意:

思爲莞蒻席,

在下蔽匡床。

願爲羅衾幬,

在上衞風霜。

這幾句影響極大。例如陶潛的名作閑情賦,便連說"願在衣而爲領","願在裳而爲帶"等一大段。其他如"願爲

西南風”，“願爲雙飛燕”等，以及後人的“願作樂中箏”，“願作苑中花”等，都顯然從此脫胎出來的。羽林郎與艷歌羅敷行相近，大意謂霍將軍家奴馮子都倚勢調戲酒家胡姬，胡姬答道：

男兒愛後婦，

女子重前夫。

人生有新故，

貴賤不相踰。

篇中描寫服飾極詳盡，而多用偶句，可見漢末風尚如此。董嬌饒大意與孤竹同。假託女子折花，詩人見而問之，她答道：

秋時自零落，

春月復芬芳。

何時盛年去，

歡愛永相忘？

花折了可以再生，人老了歡愛永忘，所以詩人有“此曲愁人腸”的慨歎了。以上五首除第一首外，餘均五言。

無名氏作品中五言較少。蜨蝶行是一首很有趣的白描詩，敍蜨蝶與燕子的故事：

蜨蝶之遨遊東園，

奈何卒逢三月養子燕！

"接我苜蓿間持之，

我入紫深宮中，

行纏之，傅欂櫨間。"

雀來燕，

燕子見銜哺來，

搖頭鼓翼：

"何軒！奴軒！"

此首句讀不易定，然大體尚可懂得。全首似有韵，似無韵，疑有脫誤。悲歌是一首遊子思鄉詩：

欲歸家無人，

欲渡河無船。

心思不能言，

腸中車輪轉。

這眞所謂"悲歌可以當泣"（此詩首句）了。枯魚過河泣也是一首很有趣的詩：

枯魚過河泣，

"何時悔復及！"

作書與魴鯉:

"相教愼出入!"

這種作品較之一般詩人的教訓詩,高明得多了。其餘三首,前緩聲歌似是遊仙詩,甕下何攢攢似有盛衰之感,行胡從何方似誇納貢之多,但全篇意義頗費猜測,我們也不願多批評。最後,我們指出無名氏詩中的傑作驅車上東門行:

驅車上東門,

遙望郭北墓。……

下有陳死人,

杳杳卽長暮。……

人生忽如寄,

壽無金石固。……

不如飲美酒,

被服紈與素。

上東門爲洛陽城門名,郭北墓卽指北邙。通首辭意悽婉,音節和諧,自是技術上成功之作,可與羽林郎董嬌饒媲美的。

章四終

章五　附論南北朝的樂府

南朝的樂府

關於漢代的樂府，我們在上文已有詳細的討論了。自漢代以後，協律的詩篇雖無代無之，擬古的樂府也越後越多，但就文學的價值看來，都是不能在詩史上劃時代的。比較起來，只有南朝的清商曲等，北朝的橫吹曲等，倒是異軍突起，堪爲漢樂府的繼武。依時代排列是應該在中代期內講的，但爲研究的便利計，我們移前在這裏把南北朝的樂府附論一下。

我們先論南朝的樂府。

南朝的樂府以清商曲爲主。清商曲的來源很早，詳見上文。自東晉至隋的清商曲大約可分四類：東南部的吳聲歌，荆楚間的西曲歌，祀神的神弦歌，及梁代的雅歌。第一類吳聲歌共四十四種：

(1)前溪歌七曲。——宋書樂志說，“晉車騎將軍

沈玩所制。"

(2)長史變歌三曲。——宋志說,"晉司徒左長史王厥臨敗所制。"

(3)桃葉歌四曲。——古今樂錄說,"晉王子敬之所作也。桃葉,子敬妾名 緣於篤愛,所以歌之。"子敬爲獻之字。

(4)團扇歌六曲。——宋志說,"晉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好甚篤 嫂捶撻婢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捉白團扇,故制此哥。"古今樂錄說,婢名謝芳姿。第一二曲,玉台新詠以爲桃葉作。

(5)碧玉歌五曲。——樂苑以爲宋汝南王爲其妾碧玉作,然宋無汝南王;樂府詩集雖列其說,然仍列於團扇桃葉之間;玉台新詠以爲孫綽作,似是事實。

以上五種皆晉辭之作者可考者。

(6)阿子歌三曲。——當西歷三五七年左右,說見下。

(7)懽聞歌一曲。——作期同上。宋志說,"阿子及

懽聞哥者，晉穆帝升平初哥畢輒呼，'阿子，汝聞不？'——語在五行志——後人演其聲以爲二曲。"

（8）懽聞變歌六曲。——當三六一年左右。古今樂錄說，"歡聞愛歌者，晉穆帝升平中，童翟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阿子，汝聞不？'無幾而穆帝崩，褚太后哭，'阿子，汝聞不？'聲旣淒苦，因以名之。"

（9）子夜歌四十二曲。——當三七六年左右。宋志說，"晉孝武太元中，琅邪王軻之家有鬼哥子夜；殷允爲豫章時，豫章僑人庾僧虔家亦有鬼哥子夜——殷允爲豫章亦是太元中。"有以爲作者名子夜者，誣。

（10）子夜四時歌七十五曲。——當三八〇年左右。樂府解題說，"後人更爲四時行樂不辭。"計春歌二十曲，夏歌二十曲，秋歌十八曲，冬歌十七曲。

（11）大子夜歌二曲。——作期同上。

（12）子夜警歌二曲。——同上。

(13)子夜變歌三曲。——同上。樂府解題說,"又有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變歌,皆曲之變也。"

(14)懊儂歌十四曲。——當三九七年左右。古今樂錄說,"皆隆安初民間訛謠之曲。"又說第一曲是綠珠作,綠珠時代太早,恐不可靠。

以上九種皆晉辭之作期可考者。

(15)上聲歌八曲。

(16)七日夜女郎歌九曲。

(17)黃生曲三曲。

(1)黃鵠曲四曲。

(19)長樂佳八曲。

(20)歡好曲三曲。

以上六種的作者作期均無考,然樂府詩集列入晉辭。

(21)上柱歌。

(22)鳳將雛。

以上二種皆晉辭之已亡佚者。(其實上列二十種中,也有部分的失傳者。如宋書五行志引懊儂歌"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抱"二句,今十四曲中便沒有。又如子夜四

時歌春夏均二十曲，而秋歌只十八，冬歌只十七，疑亦亡佚五曲。）

(23)丁督護歌。——當西歷四二〇年左右。宋書樂志說，"彭城內史徐逵之爲魯軌所殺，宋高祖使府內直督護丁旿收殮殯埋之。逵之妻，高祖長女也，呼旿至閤下，自問殮送之事，每問輒歎曰，'丁督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辭巳亡。

(24)華山畿二十五曲。——當四二三年左右。古今樂錄說，"少帝時，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感心疾。……氣欲絕，謂母曰，'葬時車從華山度。'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不肯前，打拍不動。女曰，'且待須臾！'……女透入棺，家人扣打，無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塚。"

(25)讀曲歌八十九曲。——當四四〇年或四五一年左右。古今樂錄說，"元嘉十七年袁后崩，百官不敢作聲歌，或因酒讌，止竊聲讀曲細吟而巳，以此爲名。"而宋志則說，"民間爲彭城王

義康所作也。其哥云，'死罪劉領軍，誤殺劉第四'是也。"二說互異，未知孰是。義康於元嘉二十八年賜死。宋志所引二句，不見於八十九曲中，想亡佚已不少。

以上三種均宋辭。

(26)春江花月夜。

(27)玉樹後庭花。

(28)堂堂。——隋書樂誌說，"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堂堂並陳後主所作。"

(29)黃驪騮。

(30)金釵兩臂垂。——隋志說，"〔陳後主〕於清樂中造黃驪騮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垂等曲。"

(31)臨春樂。——陳書卷七說，"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

以上六種均陳辭，今惟存玉樹後庭花一曲，餘均亡佚。

(32)萬歲樂。

(33)藏鈎樂。

(84)七夕相逢樂。

(35)舞席同心髻。

(36)玉女行觴。

(37)神仙留客。

(38)擲磚續命。

(39)斷鷄子。

(40)鬥百草。

(41)汎龍舟。——舊唐書音樂志說，“隋煬帝江都宮作。”

(42)還舊宮。

(43)長樂花。

(44)十二時。——隋志說，“煬帝大製艷篇，辭極淫綺，令樂正白達明造新聲，創萬歲樂……十二時等曲。”

以上十三種均隋辭，今惟存汎龍舟一曲。——以上吳聲歌辭存者計三百二十四曲。

第二類西曲歌共三十五種。其中有十六種是舞歌，二十一種是“倚歌，”重二種。舞歌是：

(1)石城樂五曲。——舊唐書音樂志說，“宋臧質所作也。”

(2)莫愁樂二曲。——舊唐志說,"出於石城樂。"

(3)烏夜啼八曲。——舊唐志說,"宋臨川王義慶所作也。……今所傳歌詞似非義慶本旨。"

(4)襄陽樂九曲。——古今樂錄說,"宋隨王誕之所作也。"

(5)壽陽樂九曲。——古今樂錄說,"宋南平穆王爲豫州所作也。"

以上五種均宋舞歌。

(6)估客樂三曲。——古今樂錄說,"齊武帝之所製也。……寶月又上二曲。"

(7)共戲樂四曲。—— 歌辭說,"齊世方昌書同軌",知是齊時作,疑與楊叛兒同源。

(8)三洲三曲。——古今樂錄說,"其舊辭云,'啼將別共來。'梁天監十一年,…… 法雲曰,'應歡會而有別離,"啼將別"可改爲"歡將樂"。'"可見作於梁前。

以上三種均齊舞歌。

(9)襄陽蹋銅蹄六曲。—— 隋書樂志說,"〔梁武帝〕即位之後,更造新聲。帝自爲之詞三曲,又

令沈約爲三曲，以被管絃。”

(10)采桑度七曲。——舊唐志說，“梁時作。”

以上二種均梁舞歌。

(11)江陵樂四曲。

(12)青驄白馬八曲。

(13)安平東五曲。

(14)那呵灘六曲。

(15)孟珠八曲。

(16)翳樂二曲。

以上六種舞歌時代不可考，然以古今樂錄所記“舊舞十六人，梁八人”觀之，則皆梁或梁以前的作品。其中孟珠與翳樂二種與“倚歌”同名。倚歌二十一種是：

(17)西烏夜飛五曲。——古今樂錄說，“宋元徽五年荊州刺史沈攸之所作也。”

以上一種爲宋倚歌。

(18)楊叛兒八曲。——唐書樂志說，“齊隆昌時……童謠云，‘楊婆兒，共戲來！’而語訛遂成‘楊叛兒’。”

以上一種爲齊倚歌。

(19)攀楊枝一曲。——樂苑說,"梁時作。"

以上一種爲梁倚歌。

(20)靑陽度三曲。

(21)女兒子二曲。

(22)來羅四曲。

(15)孟珠二曲。

(16)翳樂一曲。

(23)夜黃一曲。

(24)夜度娘一曲。

(25)長松枝一曲。

(26)雙行纏一曲。

(27)黃督二曲。

(28)平西樂一曲。

(29)尋陽樂一曲。

(30)拔蒲二曲。

(31)作蠶絲四曲。

(32)月節作楊柳歌十三曲。

以上十五種倚歌,其時代不可考。

(33)常林歡。——舊唐志說,"疑是宋梁間曲。"

(34)黃纓。

(35)白附鳩。

以上三種倚歌辭均亡佚。——以上西曲歌辭存者計一百四十二曲。

第三類神弦歌共十一種:

(1)宿阿曲一曲。

(2)道君曲一曲。

(3)聖郎曲一曲。

(4)嬌女詩二曲。

(5)白石郎曲二曲。

(6)青溪小姑曲一曲。

(7)湖就姑曲二曲。

(8)姑恩曲二曲。

(9)采蓮童曲二曲。

(10)明下童曲二曲。

(11)同生曲二曲。

以上十一種作者作期均不可考。辭均存,計十七曲。

第四類梁雅歌共五種:

(1)應王受圖曲一曲。

（2）臣道曲一曲。

（3）積惡篇一曲。

（4）積善篇一曲。

（5）宴酒篇一曲。

以上五種作者作期亦失傳，辭存五曲。〔（雅歌與清商曲不類，不知郭茂倩何以列入，茲姑仍其舊。他又列梁武帝的江南弄與上雲樂，但古今樂錄說"武帝改西曲製江南上雲樂十四曲"，便非創制，故載西曲而删梁作。）

除上述清商曲四百八十八曲外，南朝尚有舞曲如白紵舞歌等，雜曲如孔雀東南飛等。

我們研究南朝的樂府，知道牠們是以女性爲中心的，尤其是舞曲及清商曲中的吳聲歌和西曲歌。內容方面大約可分四類：一是寫女性的美的，二是寫愛人間的情事的，三是寫戀愛的失敗的，四是寫離別的痛苦的。

寫女性美的作品，可以舞曲爲代表。例如白紵舞的第一曲說：

輕軀徐起何洋洋！

高舉兩手白鵠翔，

宛若龍轉乍低昂，

凝停善睞容儀光。

又如第三曲說:

羅袿徐轉紅袖揚，

清歌流響繞鳳梁，

如矜若思凝且翔，

轉盼遺精艷輝光。

但這種描寫易入濫調，故西曲歌中的舞歌便換一種描寫的方法。例如采桑度說:

冶遊采桑女，

盡有芳春色，

姿容應春媚，

粉黛不加飾。

這便是登徒子好色賦所謂"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又如江陵樂說:

陽春二三月，

相將蹋百草，

逢人駐步看，

揚聲皆言好。

這可與陌上桑"行者見羅敷"一段對看。這種描寫的是

處是在給讀者以暗示，使讀者自己能想到如何如何的美。

寫愛人間的情事的作品，以吳聲歌中的子夜歌爲代表。例如：

宿昔不梳頭，
絲髮被兩肩；
婉伸郎膝上，
何處不可憐？(其三。)
擥枕北窗臥，
郎來就儂嬉；
小喜多唐突，
相憐能幾時？(其十三。)

又如子夜四時歌：

春林花多媚，
春鳥意多哀。
春風復多情，
吹我羅裳開。(春歌之十。)
反覆華簟上，
屏帳了不施。

"郎君未可前，

待我整容儀。"（夏歌之二。）

開窗取月光，

滅燭解羅裳，

含笑帷幌裏，

舉體蕙蘭香。（秋歌之四。）

朔風灑霰雨，

綠池蓮水結。

願歡攘皓腕，

共弄初落雪。（冬歌之十一。）

字裏行間便顯出一個嬌憨的少女和她的愛人逗着頑。子夜歌裏的女子大都是天眞有餘而莊嚴不足的。餘如碧玉歌等也是同樣的。

寫戀愛的失敗的作品，華山畿讀曲歌可做代表。看了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所載南徐士子的故事，知道華山畿的歌詩本起源於戀愛的失敗。我們抄幾首爲例：

華山畿！

君旣爲儂死，

獨活爲誰施，

歡若見憐時，

棺木爲儂開。（其一。）

未敢便相許，

夜聞儂家論，

不持儂與汝！（其五。）

讀曲歌內容很複雜，但以寫失戀者爲佳。如說：

聞歡得新儂，

四支懊如垂，

烏散放行路，

井中百翅不能飛！（其二十七。）

詐我不出門，

冥就他儂宿。

鹿轉方相頭，

丁倒欺人目。（其四十八。）

歡相憐，

題心共飲血。

梳頭入黃泉，

分作兩死計！（其六十六。）

或寫戀愛的不自由，或寫愛人的二三其德，其態度都比

子夜歌莊嚴得多。餘如懊儂歌等也是如此的。

寫別離的痛苦的作品，以西曲歌為代表。西曲歌的起源便是因為"商人重利輕別離"，故寫別之作為多。例如：

開歡下揚州，
相送楚山頭。
探手抱腰看，
江水斷不流。（莫愁樂。）
望歡四五年，
實情將懊惱，
願得無人處，
回身與郎抱。（孟珠。）

最妙的是懊儂歌的一首：

江陵去揚州，
三千三百里；
已行一千三，
所有二千在。

這首粗看去似乎像唐代算博士的作品，膚淺的很，却不知牠最能寫出旅人計算路程的心理。牠不說別離而別

離之苦自見，牠不說思家而思家之心如畫，眞是所謂“深入而淺出”的了。

最後，我們附帶講一講清商曲中的廋詞。這種風氣不自此始，而此時特別流行。我們隨便舉幾個例子：

(1)“絲”——相思之“思”。

(2)“芙蓉”——“夫容”。

(3)“蓮”——“憐”。

(4)“梧子”——“吾子”。

(5)“藕”——配偶之“偶”。

(6)“碑”——“悲”。

(7)“蹄”——“啼”。

(8)“星”——“心”。

(9)“油”——因由之“由”。

(10)“題”——“啼”。

這十個例是諧音的把戲。還有以某字之甲義暗射乙義的，例如：

(11)布匹之“匹”——匹偶之“匹”。

(12)關門之“關”——關念之“關”。

(13)消融之“消”——消瘦之“消”。

(14)明亮之"亮"——原亮之"亮"。

(15)飛龍的"骨"——思婦的"骨"。

這種例子是很多的——尤其是子夜歌讀曲歌等。如果我們不知道作者在頑把戲，一定不懂得"碑淚常不燥""子將負星歷"等事是說的什麼。這種廋詞的流行，大約由於女性的害羞，不肯將私情直說。

此外，我們要特別提出神弦歌及孔雀東南飛來討論一下。神弦歌是當時民間的祭歌。被祭者是些什麼來歷的神，我們無從考知。只有青溪小姑還有幾段傳說存在，我們抄錄於下：

(1)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授葛陽尉，歷三縣長，討平盜賊。……權討關羽，欽督水軍入沔，還道病卒。……子壹封宣城侯，領兵拒劉備有功，還赴南郡，與魏交戰，臨陣卒。(吳志蔣欽傳。)

(2)廣陵蔣子文嘗爲秣陵尉，因擊賊傷而死，吳孫權時封中都侯，立廟鍾山。(干寶搜神記。)

(3)青溪小姑，蔣侯第三妹也。(劉敬叔異苑。)

(4)會稽趙文韶，宋元嘉中爲東扶侍，廨在青溪中

橋。秋夜步月，悵然思歸，乃倚門唱烏飛曲。……須臾，女郎至，年可十八九，容彩絕妙。……流連宴寢，將旦別去，以金簪遺文韶，文韶亦贈以銀盌及琉璃匕。明日於青溪廟中得之，乃知所見青溪神女也。(吳均續齊諧。)

(5)蔣侯三妹，青溪之軌遴可尋。(楊炯少姨廟碑。)

(6)青溪小姑爲蔣子文之第三妹。(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五湘君。)

在這裏，我們大約可以知道青溪小姑是第三世紀的江南貴族的女子，"未行而亡"，漸生神話，到第五世紀便立專廟。她到底是蔣欽或蔣壹抑蔣子文之妹，甚至姓不姓蔣的問題，那不妨存疑。其餘幾曲，雖無傳說可資參證，但有些還可從歌詞上推知一二，如：

(1)道君。——大約是個花神。

(2)聖郎。——大約是個酒神。

(3)白石郎——大約是個水神。

(4)湖就姑。——大約是兩個湖畔女神。

(5)明下童。——大約是個騎馬的幼年的神，也許

姓陸。

此外如"宿阿""姑恩""同生"等，便不易猜測了。

民間的祭歌雖說是祀神的，但詞句却"不能無褻漫淫荒之雜"。如聖郎曲說：

仙人在郎傍，

玉女在郎側，

這正是代表民間祭歌的兩方面。不過，十餘曲中寫"仙人"的地方大都不大高明，如：

蘇林開天門，

趙會閉地戶，

神靈亦道同，

眞官今來下。（宿阿曲。）

這眞是笨拙得很。至於寫"玉女"或"玉郎"或其他兒女情事的地方，却很美妙，如：

積石如玉，

列松如翠。

郎艷獨絕，

世無其二。（白石郎曲。）

開門白水，

側近橋梁。

小姑所居，

獨處無郎。(青溪小姑曲。)

走馬下前阪，

石子彈馬蹄，

不惜彈馬蹄，

但惜馬上兒。(明下童。)

這都不失爲好的情詩。這與楚辭中的九歌完全相同，如湘夫人少司命山鬼等篇都是佳作，而都是情詩。這怕是民間祭歌的特點。蘇梅以爲祭歌言情起於神人戀愛，其說亦通。不過這種情形不見於貴族祭歌，則顯然是民間浪漫而不莊重的環境有以促成之。(參看篇三章二論九歌的一段。)

其次，我們討論孔雀東南飛。其詩始見於玉台新詠卷一，題爲"古詩爲焦仲卿妻作"，著者爲"無名人"，幷有這樣一篇短序：

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迫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傷之，爲詩云爾。(時下

一有人字。)

徐陵列之於繁欽曹丕之間，自然認爲仲卿同時人所作。後來郭茂倩編樂府詩集，收入"雜曲歌辭"，稱之爲"古辭"，也認爲漢人所作。劉克莊是第一個說牠是六朝時詩的人。近來梁啓超黃節劉大白胡適張爲騏古直等也都各有主張，或信舊說，或主六朝，我們不能在此細論。在我們看來，詩中有"新婦入青廬"句，而段成式酉陽雜俎明說：

北朝婚禮，青布幔爲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於此交拜迎婦。

這豈非孔雀東南飛不作於建安的鐵證？所以，我們現在把牠移入本章裏討論。

全詩凡三百五十三句，一千七百六十五字，實爲空前的長篇敍事詩。牠的敍事是以談話爲骨幹的，前後計三十次，摘要如後：

(1)劉蘭芝向焦仲卿訴說舅姑對她不滿：

便可白公姥，

及時相遣歸。

(3)仲卿"啓阿母"：

女行無偏斜，

何意致不厚？

（3）阿母回答：

吾意久懷憤，……

遣之慎莫留！

（4）仲卿“長跪告”：

今若遣此婦，

終老不復取！

（5）阿母大怒：

吾已失恩義，

會不相從許！

（6）仲卿沒法，退告蘭芝：

我自不驅卿，

逼迫有阿母。

（7）蘭芝檢點行裝，說：

留待作遺施，

於今無會因！

（8）她別母姑說：

今日還家去，

念母勞家裏。

(9)又別小姑說：

勤心養公姥，

好自相扶將。

(10)仲卿在路上向蘭芝發誓：

誓不相隔卿！……

誓天不相負！

(11)她回答：

君當作磐石，

妾當作蒲葦。

(12)她到家，其母責問：

汝今何罪過，

不迎而自歸？

(13)她答：

兒實無罪過。

(14)半月後，"縣令遣媒來"，介紹"第三郎"：

年始十八九，

便言多才令。

(15)"阿母請阿女"：

汝可去應之。

(16)"阿女含淚答":

今日違情義,

恐此事非奇!

(17)"阿母白媒人":

幸可廣問訊,

不得便相許。

(18)數日後,媒人又介紹"第五郎":

"欲結大義,

故遣來貴門。

(19)"阿母謝媒人":

女子先有誓,

老姥豈敢言?

(20)她的哥哥來干涉了:

不嫁義郎體,

其住欲何云?

(21)蘭芝答:

處分適兄意,

那得自任專?

(22)於是媒人成功了，回報府君：

下官奉使命，

言談大有緣。

(23)府君便選吉日：

今已二十七，

卿可去成婚。

(24)"阿母謂阿女"：

適得府君書，

明日來迎汝。

(25)蘭芝私會仲卿，告訴他：

以我應他人，

君還何所望？

(26)仲卿生氣了：

卿當日勝貴，

我獨向黃泉！

(27)她連忙解釋，並發誓：

黃泉下相見，

勿違今日言！

(28)仲卿還告其母：

兒今且冥冥，

令母在後單！

(29)其母勸他：

愼勿爲婦死，

貴賤情何薄！

(30)蘭芝終於自沉青池：

我命絕今日，

魂去尸長留。

於是仲卿也自縊於庭樹的東南枝上。這三十段談話以外的詩句，只佔全體的三分之一。

這三分之一的非談話的部分，常是插些描寫的句子。例如蘭芝自述她的奩贈：

妾有綉腰襦，

葳蕤自生光；

紅羅複斗帳，

四角垂香囊；

箱簾六七十，

綠碧青絲繩。

又如蘭芝辭歸時的"嚴妝"：

足下躡絲履，

頭上玳瑁光，

腰若流紈素，

耳著明月璫，

指如削葱根，

口如含珠丹。

又如府君第五郎迎婚時的排場：

青雀白鵠舫，

四角龍子幡，

婀娜隨風轉；

金車玉作輪，

躑躅青驄馬，

流蘇金縷鞍。

此外如"十三能織素"一段及"十七遣汝嫁"等等，都極鋪張揚厲之致。這種詳細的談話與瑣屑的描寫在此詩以前是很少見的，我們讀了不禁要連想到佛教的兩篇長詩——佛本行經及佛所行讚經。到底誰受誰的影響固難斷定，然牠們風格之相近是很明顯的。

北朝的樂府

其次，我們研究北朝的樂府。舊唐書說"華音與北歌不同"，新唐書說"北狄樂皆馬上之聲"，所以，北朝的樂府以鼓角橫吹曲爲主。江北既爲強悍的半開化的民族所佔據，其樂府只向歌詠戰爭的鼓吹橫吹發展，也是事有必至。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說：

> 梁鼓角橫吹曲有企喻……等歌，三十六曲；二十五曲有歌有聲，十一曲有歌。
>
> 是時樂府胡吹舊曲有大白淨皇太子……〔等〕十四曲；三曲有歌，十一曲亡。
>
> 又有隔谷……等歌，二十七曲。——合前三曲，凡三十曲。總六十六曲。

這裏共分成三組。樂府詩集所載有爲今古樂錄所沒有的，又成一組，共是四組。雖說是"梁"，實際都是北朝的樂府。北朝樂府的總數，我們現在是無從知道。有些篇名還不見於古今樂錄，如江淹橫吹賦所說的白臺關山，新唐書樂志所謂吐谷渾部落稽等，都是。即古今樂錄所載的，辭亡者很多，辭亡而名亦不可解，如"擒臺胡遵利羝女"，如"單迪曾歷爽半和"等，不知該那兒斷句。這不

盡是今人的淺陋，新唐書已將"白淨王太子""企喻"二曲誤爲"白淨王""太子企喻"了。現在只好將歌詞已亡的篇名拋却，只就詞存的幾篇加以說明。

第一組是鼓角橫吹的基本曲子，共九種：

(1)企喻歌四曲。——古今樂錄說，"最後'男兒可憐虫'一曲是符融詩。"符融卒於西歷三八三年。

(2)慕容垂歌三曲。——慕容垂生於西歷三二六年，卒於三九六年。

(3)鉅鹿公主歌三曲。——舊唐書樂志說，"似是姚萇時歌辭。"萇生於西歷三三〇年，卒於二九三年。

(4)琅邪王歌八曲。——古今樂錄說，"最後云，'誰能騎此馬？唯有廣平公。'按晉書記載，廣平公，姚弼興之子，泓之弟也。"這怕是錯的。據北齊書，琅邪王爲高歡第九子湛的第三子儼，廣平公即高歡從叔盛。盛卒於西歷五三六年，儼封於五六五年，此歌之作當在是時。

以上四種爲第一組之作者或作期可考者。

（5）紫騮馬歌六曲。

（6）黃淡思歌四曲。

（7）地驅樂歌四曲。

（8）雀勞利歌一曲。

（9）隴頭流水歌三曲。

以上六種的作者作期均不可攷。——以上共計三十六曲。

第二組是"胡吹舊曲"，存者三種：

（10）淳于王歌二曲。

（11）捉搦歌四曲。

（12）東平劉生歌一曲。

以上共計七曲，牠們的作者作期無攷。相傳共有十四種，其十一種已亡佚，（標題見古今樂錄）。

第三組共八種：

（13）慕容家自魯企由谷歌一曲。——十六國中慕容氏有三國：前燕，後燕，及南燕。最早是前燕稱帝於西曆三五二年，最遲是南燕亡於四一〇年。這歌大約作於這半世紀中。

（14）高陽王樂人歌二曲。——古今樂錄說，"魏高

陽王樂人所作也。"據魏書列傳，高陽王爲孝文子，"延昌(西歷五一二——五一五年)已後多幸妓侍"，至孝莊(五二九——五三一年)初遇害。樂人作歌當在五一二至五三一的二十年間。

以上二種爲第三組中之作者或作期可攷者。

(15)隔谷歌一曲。

(16)地驅樂歌一曲。

(17)紫騮馬歌一曲。

(18)折楊柳歌五曲。

(19)幽州馬客吟五曲。

(20)隴頭歌三曲。

以上六種的作者作期均無考。其中地驅樂，紫騮馬及隴頭與第一組同名；但古今樂錄說"與前曲不同"，不知其詳。——以上共計十九曲。

第四組是古今樂錄所不載的歌辭。有些見稱於江淹及新唐書者，辭已亡佚。樂府詩樂所載者有三種：

(21)折楊柳枝歌四曲。

(22)隔谷歌一曲。

(23)木蘭詩一曲。

以上共六曲，作者及作期均無考。其中折楊柳與隔谷與第三組同名，不知其詳。木蘭詩的時代頗多糾紛，此處不能細說。

除上列橫吹曲六十八曲外，尙有雜曲如西涼的陽翟新聲，北魏的楊白華，北齊的敕勒歌等，合計約近百曲。

我們都知道北朝樂府是歌詠戰爭的，但很少人能知道牠們是主張非戰的。若細心研究這些歌辭，便覺得牠們大都是描寫戰爭的痛苦的，却無絲毫提倡的意思在內。例如企喩歌說：

男兒可憐蟲，

出門懷死憂：

尸喪狹谷中，

白骨無人收。(其四。)

又如紫騮馬歌說：

十五從軍征，

八十始得歸。……

"遙看是君家，

松柏冢纍纍！"

此雖借用漢辭，但可見當時確有此種情景，此種心理。又如隔谷歌說：

兄在城中，弟在外，
弓無弦，箭無括，
食糧乏盡若為活！
救我來！救我來！

最妙的是慕容垂的懺悔語：

慕容攀牆視，
吳軍無邊岸。
"我身分自當，
枉殺牆外漢。"（慕容垂歌之一。）

這也可算"仁人"之言。你們爭權奪利，死也活該，但"牆外漢"又為何白白地犧牲了呢！我們要知道，從第二世紀的末年起，混亂了四百年方又統一，人心厭亂已極，故能產生這許多非戰文學。

在這班"赳赳武夫"眼裏，女性的安慰是不需要的。所以琅邪王歌說：

新買五尺刀，
懸著中梁柱，

一日三摩娑，

劇於十五女。（其一。）

五尺之刀，重於十五之女，這是他們的本來面目。樂府中偶有言兒女情者，也另具一種質樸的風味。如折楊柳枝歌說：

阿婆不嫁女，

那得孫兒抱？（其二。）

阿婆許嫁女，

今年無消息。（其四。）

又如捉搦歌說：

天生男女共一處，

願得兩個成翁嫗。（其二。）

小時憐母大憐壻，

何不早嫁論家計？（其四。）

這都是很直率而坦白的話。最古怪的是：

老女不嫁，

蹋地喚天！（地驅樂之二。）

這種話決不會出於江南女兒之口。江南女兒方且扭扭捏捏的以"蓮"代"憐"，以"星"代"心"，何敢老老實實的

催早嫁呢?所以折楊柳歌說:

我是虜家兒,

不解漢兒歌。(其四。)

南方情詩較北方的更加婉轉,固然是長處,但因此而變成晦澀,便是牠的短處了。

胡適曾舉胡太后的楊白華爲北方樂府軟化的例證。大概這些野蠻民族占據中原日久,漸漸的受中原文化的薰染,故漸漸的"南方化"了。在橫吹曲裏,已有許多非北方的本色。例如黃淡思:

心中不能言,

腹中作車輪。

與郎相知時,

但恐旁人聞。

這已非"蹋地喚天"的老處女了。又如幽州馬客吟說:

郎著紫袴褶,

女著彩裌裙;

男女共燕遊,

黃花生後園。

我們假使把這首雜在子夜春歌裏,誰也不能認得牠是

北方的鼓角橫吹曲。

最後，我們要討論北朝樂府的傑作木蘭詩了。關於這篇的作者及時代頗多異說。關於作者問題有下列四說：

(1)木蘭自作；

(2)曹植作；

(3)李白作；

(4)常元甫作。

關於牠的時代有下列四說：

(1)梁(見孫璧文考古錄)；

(2)唐(見後村詩話)；

(3)晉或隋唐(見明一統志)；

(4)梁陳或唐(見藝苑巵言)。

關於作者，我們可說是無名氏；關於時代，近來姚大榮徐中舒等有定在唐代的傾向(見東方雜志二十二三卷)，張爲騏在木蘭詩時代辨疑裏則定爲北朝(西歷四九四——五五六年)的作品(見國學月報二卷四號。)我們是同意於北朝之說的，因爲陳智匠撰古今樂錄雖未載其詩而已錄其題，可證非隋唐人作，而其風格又完全與鼓

角橫吹曲一致的。

木蘭詩開始說：

唧唧復唧唧，

木蘭當戶織。

不聞機杼聲，

惟聞女歎息。

問女何所思？

問女何所憶？

女亦無所思，

女亦無所憶。

這段與折楊柳歌第三四曲極相近，顯然是同時同地之作。下文即述她代父從征——

朝辭爺孃去，

暮宿黃河邊：

不聞爺孃喚女聲，

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

旦辭黃河去，

暮至黑水頭：

不聞爺孃喚女聲，

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

這種樸質而懇摯的詩，正是北方的特色。後來苦戰歸來，棄高爵而返故鄉，姊弟歡迎，火伴驚惶——

雄兔脚撲朔，

雌兔眼迷離，

兩兔傍地走，

安能辨我是雄雌！

這首詩卽以這幾句告終。後人有造木蘭的謠言（如說隋煬帝要納她），或考木蘭的家世（如說她姓朱，姓魏，姓花，或說她是完縣人，商邱人，亳州人，黃波人，宋州人，武威人），我們都不管，但要記住這首是北朝樂府中的傑作。

以上把南北朝的樂府研究了一下。關於樂府的本身，我們至此可告一段落。至於樂府的影響，最重要的是五言詩的成立，我們將在中代詩史裏另外從頭講起。

卷一終

中國詩史卷二

中代詩史

陸侃如 馮沅君 合著

中代詩史詳目

詳目終

篇一　曹植時代

章一　導論

歷史的背景

西歷二二〇年，漢帝國亡。這是三國開始的一年，也是中代詩史開始的一年。因爲當二三世紀之交，正是中國詩壇上五言詩正式成立的時候。這一點，一面結束古代自由詩的風尙，一面預示新時代的來到。在中國詩史上，這是第一個大關鍵，故我們藉以做古代中代分界的標識。

曹植時代乃是中代詩史上第一個段落，從三國開始的一年起，至三國終了的一年止。我們要敍述此時期內歷史的背景，必須上溯漢末的政治狀況。我們都知道東漢是個外戚與宦官衝突的時代。最後一次在一八九年，一面爲靈帝后兄何進，一面爲張讓趙忠等十常侍，結果是兩敗俱傷，而便宜了第三者董卓。他乘機竊得政

權後，便萌異圖——廢少帝，立獻帝，弑太后，掘帝陵，鬧不清楚。結果呢，變成衆矢之的而敗滅了。同時漢帝國的元氣却大傷，人人知其必亡。州牧太守均各爲自立計，霸佔本郡的財賦甲兵來互相攻伐。其見於正史而勢力較大者，約十二人。東北部是曹操，公孫度及劉虞。東南部是孫策，陶謙及袁術。西南部是劉焉及張魯。西北部是馬騰及韓遂。中部是袁紹及劉表。在這樣一個混亂的羣雄割據的局面中，居於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地位，而最稱雄材大略的，是曹操。所以，他們都次第爲操所滅。

當他併吞羣雄的時候，有兩個漏網之魚。一是東南部的孫權。他是孫策之弟，席父兄之蔭，蔚爲一方重鎮。一是西南部的劉備。他本在陶謙部下，謙卒，備繼領徐州牧。由是而荆州，而益州，又得諸葛亮爲輔，遂不願居人下。二〇八年，權備幷力破操於赤壁；從此操的兵力不能越過長江，遂成三分之勢。二一六年，操自進爲魏王；二二〇年，操子丕篡漢位，國號魏。二一九年，備自稱漢中王；二二一年，卽帝位，國號蜀。同年，權自稱吳王；二二九年，卽帝位，國號吳。三國的局面算是正式成立。但吳蜀自劉備諸葛亮陸遜孫權相繼逝世後，便無

第一流的人才。而魏自二四九年曹爽被誅後，國政便統一於司馬懿之手。後其子師昭相繼執政，於二六三年率師入蜀，備子禪出降，蜀遂亡。翌年，昭自稱晉王；再過一年，昭子炎篡魏自立，國號晉。二八〇年，晉師入吳，權孫皓出降，吳亦亡。這是三國的結局。

以上我們略述從漢末混亂到晉初統一的歷史。在這短短的數十年中，又可分成兩個段落：一是建安黃初間，一是正始嘉平間。詩人的生活狀況，在這兩個段落中是不同的。我們先述第一個段落。此時的中心人物曹操父子是極愛重文人的。詩品說：

> 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蔚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平原兄弟"指丕植言，因植曾封平原侯；近人有誤認指機雲言，謂當改作"子桓兄弟"者，實非。）

文心雕龍亦說：

> 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

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靑土，公幹徇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于叔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袵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時序。)

曹植與楊修書有一段相同的話：

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我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盡集玆國矣。

而曹丕的信裏則更詳述當時的情狀：

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旣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棋閒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騖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淸泉，沉朱李於寒水。皦日旣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淸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悽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辰，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

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

這是給吳質的信。吳質即是"以文才爲文帝所善"而"封列侯"的人。又有一封信說：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

這兩封信告訴我們：當時的文士詩人是怎樣的優遊閑暇，當時的執政者是怎樣的敬重他們，懷念他們。

然而到了正始以後，便不然了。正始名士的領袖何晏旣於二四九年爲司馬懿所殺，竹林七賢的領袖嵇康又於二六二年爲司馬昭所殺。其他文人之不得善終者尙多。到了這個時候，他們不再"託乘於後車"，而轉向藥和酒裏尋安慰了。所謂藥，名叫寒食散，亦叫五石散。牠的來源很早。世說新語注引寒食散論說：

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尙書何晏首獲神効，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

大概何晏是服散運動的中興人物。世說新語卷一也說：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

"五石"之名亦見博物志：

上藥養命，爲五石之鍊形，六芝之延年。

抱樸子則詳述藥的成分如下：

五石：丹砂，雄黃，白礬，石層，青磁石也。

這本是種毒藥，但服得其法亦可轉弱爲強。服後必須走路，名曰行散。走後全身發燒，燒後又發冷。冷時宜脫去衣服，以冷水澆身，吃冷物而喝熱酒，否則便有喪生的危險。過後便不能常洗澡，穿衣宜寬大，宜舊，鞋襪也不能穿而改用屐，否則皮肉易破。如非深知藥性，常要得到很壞的結果，至少會變成癡呆或發狂。這種古怪的嗜好與清末的鴉片相似。同時喝酒的風氣也是特別盛。我們引兩件有趣的故事：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桮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世說新語卷五。)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

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愼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同上。)

總之，當時的文人，差不多不是藥鬼，便是酒徒。有些人便眞個沉迷於藥和酒中，養成束書不讀，閉眼瞎說的淸談世界，矯僞之風於斯爲盛。但第一流的才人却知道藥和酒不過是避免無謂的犧牲的工具，熱烈的內心是始終保存着的。如八十幾首的詠懷詩之類，便是這種內心的外洩。

當時文人的生活旣先後互異，故產生的作風也不一致了。然這不同的作風，却同樣的使曹植時代成爲中代詩史上一個光榮的時期。

曹植時代的鳥瞰

現在我們要把曹植時代的詩歌該括的述一述。第一先要注意到五言詩起源的問題。相傳五言詩起於漢初，如玉台新詠所

載枚乘詩，文選所載蘇李詩，以及古詩十九首之類。但是我們從各方面觀察，這些詩都是僞作，其時代總在漢末或更後。所以，五言詩的眞正的來源，不在牠們而在漢樂府。較早的郊廟歌中，是沒有五言分子的；稍後的鐃歌中，有幾篇是雜言中夾以五言的詩句；而最晚起的相和淸商中，則有不少的純粹的五言詩。因此，便引起文人的摸仿。最早爲一世紀的應亨與班固二人，二世紀前半期有蔡邕秦嘉二人，後半期有酈炎趙壹高彪蔡琰四人。他們的詩篇雖不多，文學的技術雖不甚高明，然五言詩所以能在建安黃初間正式成立者，實在是他們的功績。這一點在中代詩史開始時，是不能不特別表彰一下的。

其次，便要講到"七子""三祖"了。七子中，就詩而論，當以阮瑀應瑒爲最下。孔融的雜詩，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徐幹的室思，都是膾炙人口的作品，在七子中可列入中等。地位最高的却要算王粲與劉楨。劉楨的詩有兩方面。一是慷慨磊落的，贈五官中郎將第三首爲代表，一是輕妙秀麗的，公讌及贈徐幹詩中寫景的部分爲代表。王粲差可與劉楨比肩，如七哀及從軍等均爲傑

作。至三祖中，當以曹操爲最重要。他愛好音樂，所作詩全係樂府。其中又可分爲兩個時期。前期的樂府大都是摸擬漢樂府的，沒有很高的價值；不過有幾首無韵詩，却值得我們注意。後期則可說是創製的。在創製的樂府詩中，有些是關於政治的，常喜直用經文，遂致減色不少。又有些是抒情的，乃是曹操最成功的詩。曹丕的作品則樂府與徒詩各半。樂府中除一部分仿詩經與漢樂府外，有兩首是值得注意的：一是七言詩的始祖燕歌行，一是長篇歌行的始祖大牆上蒿行。徒詩中笨拙者多，惟雜詩及清河作等篇稍佳。曹叡存詩較少，都是樂府。其中半爲四言詩，較曹丕爲佳，因爲他與曹操同樣的能脫離三百篇的束縛。五言詩則與曹丕同樣的拙劣，只有長歌行是較好的作品。大概三祖中，操爲上，丕次之，叡爲下。與七子三祖同時的，還有幾位小詩人。例如繁欽，他的定情詩實爲建安時的傑作之一。此外，繆襲的挽歌亦頗著稱。應璩的百一詩雖不甚佳，然也是轟動一時的作品。而左延年秦女休行的質樸而自然的風格，也是很難得的。

在這一羣詩人中，曹植乃是最偉大的一個。他的徒

詩與樂府存者近一百首。徒詩年代多可考，能藉以看出演進之跡。壯年的詩，以與當時文士徐幹應瑒王粲輩贈答之作爲佳。中年受曹丕的壓迫頗劇，作詩不多，而以發牢騷的贈白馬王彪詩最稱傑構。晚年頗思有所建樹，雜詩是表現這種思想的，亦是佳作。他的樂府的年代不大可考。其中以抒情的與描寫的幾篇爲佳。說理的與祝頌的幾篇大都無精采，而遊仙的幾篇則完全是摸仿漢樂府的。總之，在第一流的大詩人中，如屈平杜甫等，曹植是遠在其下。在第二流中，如阮籍蘇軾等，他是無愧色的。

以上都是我們前邊所說第一段落的產品。如以唐詩喻之，有類於安史之亂以前的時期。到正始以後，便有點像唐詩的後半期了。（參看後邊論唐詩的幾章。）此時最重要的詩人是阮籍。他生當亂世，看到名譽與生命的無常，看到富貴與友誼的無常，引起他蔑視凡人，企慕遊仙，而把他所感到的寫下來，成詠懷八十餘首。嚴格的說，詠懷有三種缺點：一是教訓氣味太重，一是使事太隱晦，一是前後重複太多。但這是無關宏旨的，這八十餘首歷千數百年而仍爲我們所愛讀。與他同派的

詩人很不少，較重要的是嵇康。他的詩以四言爲主，大都能擺脫詩經的束縛，而努力說自己的話。在形式方面特點頗多：一是以四言詩殿以五言，一是六言詩句句協韻，一是騷體詩句中用韻，一是樂府詩字句有定——這都值得我們注意。他如何安，劉伶，嵇喜，阮侃及郭遐周等，也都有詩篇流傳下來，爲嵇阮的羽翼。

以下我們便分章詳述。

章一終

章二　五言詩的起源

最早的五言詩

上文曾說，詩史上的古代與中代，是以五言詩的成立來畫分的。所以，五言詩的起源的問題，是中代詩史上應該首先解決的問題。

講起五言詩的起源，我們應該遠遡之於古代詩史上的樂府。漢樂府本來可以分成三組。第一組是貴族特製的樂府，如郊廟歌，燕射歌與舞曲等。這一組時代較早，其中五言的成分幾乎沒有。第二組是外國輸入的樂府，如鼓吹曲與橫吹曲等。這一組時代較後，頗雜有不少的五言詩句。我們舉上陵爲例：

上陵何美美，
下津風以寒。
問客從何來，
言從水中央。

桂樹爲君船，

青絲爲君笮，

木蘭爲君櫂，

黃金錯其間。

再舉有所思爲例：

有所思，

乃在大海南。

何用問遺君？

雙珠玳瑁簪，

用玉紹繚之。

聞君有他心，

拉雜摧燒之。

此外如戰城南，君馬黃等亦然。第三組是民間採來的樂府，如相和歌，淸商曲與雜曲等。這一組時代最晚，（大都是東漢的作品），而五言的成分也最多。例如相和歌中的雞鳴：

舍後有方池，

池中雙鴛鴦；

鴛鴦七十二，

羅列自成行；

鳴聲何啾啾，

聞我殿東廂。

又如清商曲中的飲馬行：

客從遠方來，

遺我雙鯉魚；

呼兒烹鯉魚，

中有尺素書；

長跪讀素書，

書中竟何如？

上有"加餐食"，

下有"長相思。"

又如雜曲中的冉冉孤生竹行：

千里遠結婚，

悠悠隔山陂；

思君令人老，

軒車來何遲！

傷彼蘭蕙花，

含英揚光輝；

過時而不採，

將隨秋草萎。

其他類此者尙多。——我們縱觀漢樂府，則五言詩起源的歷程便瞭如指掌。最早是沒有五言的（如第一組），其次在雜言詩中夾些五言的詩句（如第二組），最後方有純粹的作品（如第三組）。

以上是五言詩在樂府範圍以內的演進。在樂府範圍以外的，也是如此。西漢流行的歌辭，如戚夫人所唱的與李延年所唱的，都是雜言中夾些五言。到東漢方漸漸有作純粹五言詩的詩人。現在可考者計八人：

（1）應亨（西歷六〇年左右）。

（2）班固（三二——九二年）。

（3）蔡邕（一三三——一九二年）。

（4）秦嘉（一六〇年左右）。

（5）酈炎（一五〇——一七七年）。

（6）趙壹（一八〇年左右）。

（7）高彪（一八〇年左右）。

（8）蔡琰（二〇〇年左右）。

此外如傅毅張衡辛延年宋子侯等，已詳前論雜曲中；孔

融等建安七子，則歸後文討論。只有這八位，我們可以拿來代表五言詩的起源時期，故在此分別研究。

就我們所知道的而言，應亨是第一個作五言詩的詩人。他的生平事蹟不可考，作品存者也僅贈四王冠詩一首，幷有自序說：

永平四年，外弟王景系兄弟四人並冠，故貽之詩。

這年是西歷六一年。五言詩時代之確鑿可考者，這是最早的了。全詩共八句，致祝頌之意：

濟濟四令弟，

妙年踐二九。

令月惟吉日，

成服加元首。

人咸飾其容，

鮮能離塵垢。

雖無兕觥爵，

杯醮傳旨酒。

這樣質樸直率的詩，距離五言詩成功的時期當然很遠。

其次是班固。他是史學家班彪之子，字孟堅，扶風

安陵人（今陝西咸陽附近）。他九歲卽能屬文，九流百家之言無所不窺。其父以史記未載太初以後事，便另作一史，未成而卒。他潛精硏思，欲就其業，竟以私作國史，被收下獄。其弟超詣闕上書，具言著述之意。明帝召詣校書部，除蘭台令史，作成一部漢書，凡百篇。漢書以外，他還有幾篇賦，以兩都爲最著。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征匈奴，請他做中護軍。憲以諸子多不遵法而敗，他也免官，捕繫獄中，遂死，年六十一歲。他的五言詩留下來的只一篇詠史。詩品說：

孟堅才流而老於掌故。觀其詠史，有感嘆之詞。

其實這首詩的技術甚爲拙劣。大意述文帝時緹縈爲父請廢肉刑之事：

小女痛父言，
死者不可生；
上書詣闕下，
思古歌雞鳴；
憂心摧折裂，
晨風揚激聲。

不過這是詩人所作五言詩中之較早者，故我們也不當

忽視。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今河南杞縣附近）。他師事太師胡廣，好文辭，善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知道了，便命陳留太守督促遣發。他不得已，走到偃師，稱疾而歸。靈帝建寧中，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靈帝崩，董卓爲司空，請他做尙書侍中。及卓被誅，他在王允坐中言之而歎。允收付廷尉治罪，遂死獄中，年六十歲。他長於碑銘，集中最多。他的詩除飲馬行疑不能明外，存者有三篇，其中只有翠鳥是五言的。翠鳥的性質頗近荀況的賦篇，名爲詠物，實則說理。例如他說：

翠鳥時來集，

振翼修形容；

回顧生碧色，

動搖揚縹青。

這是描寫翠鳥的，但下文又說：

幸脫虞人機，

得親君子庭。

就技術方面看來，並不比班固高明。

與蔡邕同時的是秦嘉。後漢書無傳，所以他的事蹟

很難考知。他們夫婦間贈答的詩有一短序：

> 秦嘉字士會，隴西人也，爲郡上計。其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云爾。

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六引他的與婦書，注道：

> 桓帝時仕郡，舉上計掾。入洛，除黃門郎，病卒於津鄉亭。

不知所據何書。關於他們夫婦的事蹟，還有數處。如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一引杜預女記：

> 淑喪夫守寡，兄弟將嫁之，誓而不許。

又引她給兄弟的誓書，中有云：

> 夙遭禍罰，喪其所天；男弱未冠，女幼未笄。

通典卷六十九引晉賀嶠妻于氏上表：

> 漢代秦嘉早亡，其妻徐淑乞子而養之。淑亡後，子還所生。朝廷通儒移其鄉邑，錄淑所養子，還繼秦氏之祀。

可見秦嘉卒時年歲很輕，子女或非親生。他的詩存者六篇，只有留郡贈婦詩三篇是五言的。其妻也長於詩，故詩品說：

> 夫婦事既可傷，文亦悽怨。

我們試看他怎樣的"悽怨":

省書情悽愴,
臨食不能飯。……
夜長不能眠,
伏枕獨輾轉。(其一。)
顧看空房中,
髣髴想姿形;
一別懷萬恨,
起坐爲不寧。(其三。)

在東漢五言詩人中,他的作品不但最多,而且最佳。

酈炎乃文苑傳中人物,是酈食其的後裔,字文勝,范陽人(今河北定興附近)。他既有文才,又解音律。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性至孝,而病荒忽;遭母憂,病甚發動。時妻始產,受驚死。妻家和他打官司,收繫獄。他病不能理對,遂死獄中,年才二十八歲。他的作品存者兩篇,原來並無標題;但詩紀却加以"見志"的題目,而藝文類聚則稱第二篇爲"蘭詩"。其實兩篇意義是相似的,第二篇以芝與蘭並舉,不能題作蘭詩;而且後漢書曾說"有志氣,作詩二篇",所以詩紀之題較妥。我們

要注意的是對偶的地方：

修翼無卑棲，

遠趾不步局；

舒吾凌霄羽，

奮此千里足。

這種偶句大概是二世紀的風尙，如秦嘉詩中的"浮雲起高山，悲風激深谷"，蔡邕詩中的"冋顧生碧色，動搖揚縹青"之類，不過酈炎用得多些。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今甘肅伏羌附近）。體貌魁梧，美鬚豪眉；而恃才傲物，爲鄉黨所擯。後屢抵罪至死，友人救得免，作刺世疾邪賦，末附秦客之詩與魯生之歌。光和元年舉郡上計，至京師，見司徒袁逢，長揖不拜，逢延置上坐。河南尹羊陟尤極傾慕，與逢共薦之，名動京師。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不就，終於家。上文所說秦客與魯生的兩篇詩，都是五言的。詩品說：

元叔散憤蘭蕙，指斥囊錢，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

我們懂得他的境遇，懂得他的性格，方能了解他的作品。例如秦客的詩：

順風激靡草，

富貴者稱賢：

文籍雖滿腹，

不如一囊錢！

這種憤激的話，顯然是有所感而發。魯生的歌似較和婉：

賢者雖獨悟，

所困在羣愚；

且各守爾分，

勿復空馳驅。

這兩首的文學技術並不高明，但在漢末五言詩中却也自成一派。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今江蘇無錫附近）。家本單寒，至彪爲諸生，游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一回他到馬融門下，"欲訪大義"，融稱疾不見。他生起氣來，寫信給融，奚落了幾句。融不好意思，想要見他，他却不睬融了。後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靈帝很看重他。時第五永督幽州，百官祖餞，蔡邕等皆賦詩，他獨作箴，邕等甚美其文。後遷內黃令，帝詔東觀畫他的

像以勸學者。尋病卒於官，有集二卷。文章多亡佚，詩歌存者爲藝文類聚卷三十二所引的淸誡一篇，共五言二十八句。（也有認淸誡是文不是詩的，故嚴可均收入全後漢文，而丁福保全漢詩則拒而不載。然馮惟訥詩紀及王闓運八代詩選都認他是詩不是文。）這是一首說理的詩，如：

天長而地久，

人生則不然。……

上士愍其痛，

抗志凌雲烟。……

退修淸以淨，

吾存玄中玄。

此詩雖不佳，然說理實漢末詩壇的風氣，（如上文所說趙壹的作品及仲長統的四言詩述志之類）。

這些詩人中，最後一個是蔡琰。他是蔡邕之女，字文姬，一作昭姬（見列女後傳）。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初適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於家。興平中，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遣使者以金璧贖之，重嫁於董祀。祀爲屯田都尉，法當

死，她蓬首徒行，叩頭請曹操赦免。操因請她傳鈔家中藏書，她便把能記憶的四百餘篇寫下來。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第一章是五百幾十字的長篇五言詩，從董卓之亂敘起，繼寫她自已被擄的情狀。後來贖回了，但是——

登高遠望眺，
魂神忽飛逝：
奄若壽命盡，
旁人相寬大；
爲復彊視息，
雖生何聊賴！
託命於新人，
竭心自勗勵；
流離成鄙賤，
常恐復捐廢。
人生幾何時？
懷憂終年歲！

她的身世本極可憐，故能有這樣的傑作產生。在這八位最早的五言詩人中，只有她與秦嘉兩人的作品是有不

朽的價值的。(第二章是騷體,故不備論。)

以上我們略述東漢八位五言詩人的作品。五言詩一方面靠樂府來滋長,一方面靠詩人去試作,歷二三百年之久,到東漢的末年便成立了。自此以後,五言詩統一詩壇者,垂五百年,而古代的"自由詩"便絕跡了。詩史上的古代與中代,以五言詩的成立來畫分者,以此。

五言古詩辨偽

在敍述最早的五言詩以後,本來可以接着討論建安詩人了。但是相傳有許多西漢的五言古詩,若不先證明其僞託,則五言詩起源的眞相一定要被溷淆了。所以不得不再在這裏贅論幾句。

這些"古詩",有的有主名,有的無主名。有主名的是:

(1)西北有高樓。

(2)東城高且長。

(3)行行重行行。

(4)涉江采芙容。

(5)青青河畔草。

(6)蘭若生春陽。

(7)庭前有奇樹。

(8)迢迢牽牛星。

(9)明月何皎皎。(以上玉台新詠所載枚乘詩。)

(10)良時不再至。

(11)嘉會難再遇。

(12)攜手上河梁。(以上文選所載李陵詩。)

(13)有鳥西南飛。

(14)爍爍三星列。

(15)寂寂君子坐。

(16)晨風鳴北林。

(17)陟彼南山隅。

(18)鍾子歌南音。

(19)鳳皇鳴高崗。

(20)紅塵蔽天地。(以上古文苑所載李陵詩。)

(21)骨肉緣枝葉。

(22)黃鵠一遠別。

(23)結髮爲夫妻。

(24)燭燭晨明月。(以上文選所載蘇武詩。)

(25)童童孤生柳。

(26)雙鳧俱北飛。(以上古文苑所載蘇武詩。)

(27)皚如山上雪。(文選所載卓文君詩。)

(28)新裂齊紈素。(文選所載班姬詩。)

無主名的是：

(29)行行重行行。

(30)青青河畔草。

(31)青青陵上柏。

(32)今日良宴會。

(33)西北有高樓。

(34)涉江采芙蓉。

(35)明月皎夜光。

(36)冉冉孤生竹。

(37)庭中有奇樹。

(38)迢迢牽牛星。

(39)回車駕言邁。

(40)東城高且長。

(41)驅車上東門。

(42)去者日以疏。

(43)生年不滿百。

(44)凜凜歲云暮。

(45)孟冬寒氣至。

(46)客從遠方來。

(47)明月何皎皎。(以上文選所載古詩十九首。)

(48)上山採蘼蕪。

(49)懔懔歲云暮。

(50)冉冉孤生竹。

(51)孟冬寒氣至。

(52)客從遠方來。

(53)四座且莫喧。

(54)悲與親友別。

(55)穆穆清風至。(以上玉台新詠所載古詩八首。)

以上五十五首中,重出者十二首,實僅四十三首。這四十三首中,有三首已列入古代詩史的樂府內討論(皚如山上雪,冉冉孤生竹及驅車上東門),又有十首的僞託是無容討論的(古文苑所載蘇李詩十首,其不可靠久經論定),所以現在只就其餘三十首加以考證。(近來徐中舒張爲騏發表幾篇考證五言古詩的論文,都很精闢,下

文多採其說。)

我們先論有主名的枚李蘇班的詩。

枚乘詩九首中,除蘭若生春陽外,餘均在古詩十九首內。我們懷疑的理由是:

(1)漢書枚乘傳及詩賦略只稱他的賦,未及他的詩。詩品也說他"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

(2)文選以枚詩雜入古詩十九首中,李善注說,"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又說,"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徐陵爲蕭統晚輩,何所據而定爲枚作?

(3)而且玉台新詠載陸機等人的擬作,均題曰"擬古",而不說擬枚乘。詩品亦稱陸機所擬的幾首古詩"人代冥滅",更可助證。

以上證明古無枚乘作詩之說。即就各首本文而論,亦可知其非西漢詩:

(4)洛陽伽藍記卷四說,清河王懌捨宅立冲覺寺,"西北有樓,出凌雲台,俯臨朝市,目極京師。古詩所謂'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者也。"雖未必即北朝詩,然必非西漢詩。

（5）日知錄說，"枚乘……詩'盈盈一水間'。……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諱，又可知其爲後人之擬作，而不出於西京矣。"

（6）西漢有"代馬""飛鳥"對舉的成語（如韓詩外傳及鹽鐵論未通篇），然不工切。東漢則有以"胡馬""越燕"對舉者（吳越春秋），有以"代馬""越鳥"對舉者(曹植朔風詩)，均較工穩。枚詩亦有"胡馬""越鳥"之對，其非西漢人手筆可知。

文心雕龍說，"古詩佳麗，或稱枚叔"，蓋時人推測之辭，其實是沒有根據的。

至於李陵蘇武的詩，那是千餘年來久爭不決的問題。李詩的可疑處如下：

（1）漢書李陵傳及詩賦略均未提及他的五言詩。

（2）文心雕龍說，"李陵見疑於後代"，可見很早就有懷疑的人。

（3）容齋隨筆卷四說，"予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之。"

(4)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六說,"觀漢書李陵傳,置酒起舞作歌,初非五言,則知河梁唱和出於後人依託。"

(5)文選旁證引翁方綱論"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二句的話,"蘇李二子之留匈奴,皆在天漢初年,其相別則在始元五年,是二子同居者十八九年之久矣,安得僅云三載嘉會乎?"

蘇詩的可疑處如下:

(6)漢書蘇武傳及詩賦略均未提及他的五言詩。

(7)詩品列論西漢五言詩,已雜了不少的僞作,尙無蘇武之名。

(8)蘇軾答劉沔書說,"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而統不悟。"

所以我們不相信這七首是西漢時詩。

最後論班姬的詩。我們懷疑的理由是:

(1)文心雕龍說她的詩與李陵的詩同樣的"見疑於後代",可見前人並不信托這首詩。

(2)崔述在考信錄提要裏很俏皮的挖苦蕭統道,"班倢好有團扇詩,……班固不知也,而梁蕭

統知之！故漢書不載其一字，而其詩載於昭明文選中也！"

所以我們不能相信這首詩爲眞品。

其次論無主名的詩。

古詩十九首與蘇李詩同爲千餘年來久爭不決的問題。其中冉冉孤生竹與驅車上東門二首歸入樂府中研究，又西北有高樓等八首已在枚乘詩中討論，故現在只辨其餘九首：

（1）文選李善注說，"詩云……'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藝苑叢談說，"宛洛爲故周都會。但'王侯多第宅'，周世王侯不言第宅，'兩宮''雙闕'亦似東京語。"

（2）北堂書鈔卷一百十引"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二句，以爲曹植詩。雖未必植作，然時代當在漢末，方致與植詩互溷（如馮延巳詞與歐陽修詞互溷，相距僅數十年）。

（3）"促織鳴東壁"之促織，其名不見於爾雅方言等書，時稱之爲蜻蛚或蟋蟀（如方言，鹽鐵論，蔡邕月令章句，呂氏春秋高誘注等）。至漢末

緯書始見促織之名（春秋考異郵及詩緯氾歷樞），故此詩必作於漢末。還有一點，我們當附帶說一說：此詩敍秋景而有"玉衡指孟冬"之句，李善注說，"漢書曰，'高祖十月至壩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然高祖之制至武帝又改，故信古的人便得意道，"此其太初以前之詩乎？"（何焯讀書記。）疑古的人也只能武斷道，"冬字當作秋。"（費錫璜漢詩說。）其實當依張庚的解釋，"史記天官書，'斗杓指夕，衡指夜，魁指晨。……堯時仲秋，夕杓指酉，衡指仲冬。'此言衡指孟冬，則是杓指申，爲孟秋七月也。"（古詩十九首解。）

（4）詩品說，"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舊疑建安中曹王所製。"此與今日良宴會之"彈箏奮逸響"二句同例。

（5）朱彝尊書玉台新詠後說，"就文選本第十五首而論——'生年不滿百……'——則西門行古辭也。……剪裁長短句作五言，移易其前後，雜糅置十九首中。"

（6）"錦衾遺洛浦"與"遊戲宛與洛"同例。

（7）詩云，"四五蟾兔缺。"月中有兔始於楚辭天問，月中有蟾始於淮南子精神訓，而蟾兔並居月中則始見張衡靈憲。漢末緯書（春秋元命苞）及石闕（少室神道石闕銘及開母廟石闕銘）中，亦多以二物象月。此詩當亦漢末時作。

其餘如迴車駕言邁及客從遠方來兩首，亦可從這七首作於漢末而推定爲非西漢時詩。（有以客從遠方來爲擬孟冬寒氣至下半首者，其說亦通。）

玉台新詠所載古詩八首，四首與文選同。其餘四首，並未確指爲西漢詩，不過一般人的意識中總覺得"古"字彷彿是指西漢似的。這實是一個很大的錯誤。例如僞列子說堯大夫稱康衢謠爲"古詩"，史記說孔丘删"古者詩三千餘篇"，班固說"賦者古詩之流也"，世說新語王恭問"古詩中何句最佳"，詩品說"古詩眇邈，人世難詳"——這些"古詩"之名都是泛指時代略早而作者失考的詩，也可以說漢以前，也可以說漢以後。所以這四首之非西漢詩，是不必深辨的。

以上算是把這三十首詩辨明了，以下我們要來研

究建安詩人。

章二終

章三　建安詩人

建安七子

建安是漢獻帝的年號，從西歷一九六年至二一九年。這是中代詩史上第一個光榮的時期。在這時期的詩人中，我們首先要講到"建安七子"。七子之稱，始見於曹丕典論的論文：

>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從此"建安七子"便成文學史上的習語了。今依次分述於後。

孔融（西歷一五三——二〇八年）在七子中年最長，乃孔丘二十世孫，字文舉，魯國人，（今山東兗州附近）。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李膺許爲偉器。十三喪父，哀

毀逾恆；兄褒以事繫獄，融與兄爭死：這兩件事都可表示他至性過人。後辟司徒楊賜府，尋舉高第，爲侍御史。又辟司空掾，拜中軍侯，遷虎賁中郎將。以事忤董卓，轉爲議郎，後舉爲北海相。建安元年，獻帝徵融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時曹操雄詐漸著，他常以詭詞嘲之，深爲操所忌憚；郗慮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他對董曹兩人的態度，又可表示他的骨格。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時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圖不軌，又與禰衡跌蕩放言，下獄，棄市，時年五十六。所著有春秋雜議難五卷，集十卷，今存詩八首。其中六言詩三首有云：

從洛到許巍巍，

曹公憂國無私。

與融平日言行不合，疑出僞託。又"歸家酒債多"一首，亦疑由他的"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二句衍來，都不甚可靠。即使眞是他做的，那也與離合詩及臨終詩同樣的不高明，我們可以不管。（離合詩是一種字謎，隱"魯國孔融文舉"六字，臨終詩是一首淺薄的教訓詩。）比較引起我們注意的是雜詩兩首。第一首說：

呂望老匹夫，

苟爲因世故。

管仲小囚臣，

獨能建功祚。

其風格頗不與建安相似。然首段用"巖巖""赫赫""昂昂"疊字則與十九首爲近。第二首似是哭殤子之詩，如云：

褰裳上墟丘，

但見蒿與薇。

白骨歸黃泉，

肌體乘塵飛。

生時不識父，

死後知我誰！

孤魂遊窮暮，

飄颻安所依！

這幾句頗極沉痛。在孔融的詩中，這一首是最好的了。

後孔融四年死的是阮瑀（西歷？——二一二年），字元瑜，陳留人（今河南開封附近）。少受學於蔡邕，故解音律，能鼓琴。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不就。曹操亦聞其名，辟之，他逃入山中。操焚山得瑀，請他

做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出其手：如初征荊州時，使瑀作書與劉備；及征馬超時，又使作書與韓遂。他作書與遂時，正從曹操出行，因於馬上作成；操擥筆欲有所改定，而竟不能增損。後爲倉曹掾屬，建安十七年卒，有集五卷。曹丕稱"元瑜書記翩翩"，然而並不以詩見長。他的詩今存者十二首，可說沒有一首是高明的。比較的可算是他的傑作的大約是駕出北郭門行。例如述一孤兒的話：

親母舍我歿，
後母憎孤兒：
饑寒無衣食，
舉動鞭捶施，
骨消肌肉盡，
體若枯樹皮。
藏我空屋中，
父還不能知！

胡適說，"也是一篇社會問題的詩"，但又說，"是笨拙的白話詩"。如篇末"傳告後代人，以此爲明規"二句，即是蛇足。所以在七子中，他怕是殿尾的一位了。

西歷二一八年，是詩史上損失最大的一年。二一九年曹丕與吳質書說，“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卽指此事。生年可考知的只有徐幹（西歷一七一——二一八年）。他字偉長，北海人（今山東昌樂附近）。事蹟不詳，只知道做過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中郎將文學。裴松之魏志注引先賢行狀說：

> 幹清玄體道，六行修備，聰識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太祖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

他的詩今存九首。最重要的要算室思六首。後代選本有以前五首爲雜詩，末一首爲室思者實誤，當從玉台新詠合爲一題。六首所寫的都是別離後女思男之詞，不僅是徐幹的傑作，簡直可算曹植時代的傑作之一。我們隨便抄其中的兩首：

浮雲何洋洋，
願因通我詞：
……………
自君之出矣，
明鏡暗不治；

思君如流水，

何有窮已時！（其三。）

人靡不有初，

想君能終之。

別來歷年歲，

舊恩何可期？

重新而忘故，

君子所尤譏。

寄身雖在遠，

豈忘君須臾？

旣厚不爲薄，

想君時見思。（其六。）

第三首的“自君之出矣”四句，歷來擬者極多，然都不免“畫虎”之誚。第六首兩個“想君……”具見詩人溫柔敦厚之教，這才當得起“怨而不怒”的評語。詩中句子頗有與古詩十九首相近者，如第二首的

君去日已遠，

鬱結令人老。

人生一世間，

忽若暮春草。

這可與"相去日已遠""思君令人老""人生寄一世""忽如遠行客"等句參看,但不知究竟誰抄誰。

陳琳(西歷?——二一七年)字孔璋,廣陵人(今江蘇揚州附近)。初爲何進主簿。進召四方猛將,脅太后以誅宦者,琳諫,不聽。後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最著名的是爲紹移責曹操的書。及紹敗,琳歸操,操說,"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愛其才,不怪他,反令他作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草軍國書檄甚多。操苦頭風,一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說,"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後徙門下督。有集十卷,今存詩四首。其中有一篇飲馬長城窟行是最可注意的。一位去"築長城"的"男兒"憤憤然說:

男兒寧當格鬬死,

何能怫鬱築長城!

他自問無生還望,故

作書與內舍:

"便嫁莫留住!

善事新姑嫜,

時時念我故夫子!”

最沉痛的是:

生男愼莫舉,

生女哺用脯。

君獨不見長城下,

死人骸骨相撐拄!

其風格與建安詩人頗不相類。牠實開唐人諷諭的新樂府的先聲。全詩三之一爲七言,也是特殊的。

應瑒(西曆?——二一七年)字德璉,汝南人(今河南汝陽附近)。祖父奉(字世叔)及伯父劭(字仲遠)俱以著述名世,爲漢儒者。劭弟珣(字季瑜),爲司空掾,卽瑒父。曹操辟瑒爲丞相掾屬,轉爲平原侯(植)庶子,後又爲五官中郞將(丕)文學。有集二卷,今存詩九首。我們上文說,以詩而論,七子中要算阮瑀做殿尾。阮瑀而外,應瑒也可陪他同坐個末席。差強人意的是侍五官中郞將建章台集詩中自敍身世的一段,他以“朝雁”自喻,說:

往春翔北土,

今冬客南淮。

遠行蒙霜雪，

毛羽日摧頹，

常恐傷肌骨，

身隕沈黃泥，

簡珠墮沙石，

何能中自諧？

欲因雲雨會，

濯翼陵高梯。

良遇不可値，

伸眉路何階？

然而下文"公子敬愛客"幾句，又落了阿諛的套調了。所以雖上引幾句也可說是"梗概而多氣"，而終不能算傑構。

劉楨(西歷?——二一七年)字公幹，東平人(今山東泰安附近)。父梁(字曼山)，亦有文才，終於野。曹操辟楨爲丞相掾屬，辭旨巧妙，爲諸公子所親愛，丕嘗特賜廓落帶。一天，丕宴請諸文學，命甄夫人出拜，楨平視不伏。曹操有點不高興，然也沒有重責他。在七子中，他是第一個以詩見稱的。曹丕與吳質書說：

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魏志注引魏略。)

詩品也說：

楨詩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眞骨凌霜，高風誇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思王以下，楨稱獨步。

現在楨詩之存者計十五首。依詩品的標準看來，贈五官中郎將四首的第三首可算是他的代表作：

秋日多悲懷，
感慨以長歎。
終夜不遑寐，
敍意於濡翰。
明燈曜閨中，
清風凄已寒；
白露塗前庭，
應門重其關；
四節相推斥，
歲月忽欲殫。
壯士遠出征，

戎事將獨難。

涕泣灑衣裳，

能不懷所歡？

然而鍾嶸所賞識的，只是劉楨的一方面——慷慨磊落的一方面。這是他的抒情詩的特點。他的另一方面，則可舉下列幾句爲例：

月出照園中，

珍木鬱蒼蒼。

清川過石渠，

流波爲魚防。（公讌。）

細柳夾道生，

方塘含清源。

輕葉隨風轉，

飛鳥何翩翩。（贈徐幹。）

這種寫景詩的特點是輕妙秀麗；也是劉楨的一方面。我們必須認識他的兩方面，方知他怎樣的"妙絕當時"。還有一點我們附帶要說及的，便是他所受詩經的影響，例如"永日行遊戲""歡樂猶未央""萬舞在中堂""聊且爲大康""四牡向路馳""勉哉修令德""黽俛安能追""磷磷

水中石""安得肅肅羽""會戰此中唐"等句。這可證明他受古文學的薰染很深。

最後，我們要講到王粲（西歷一七七——二一七年)。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今河南修武附近)。曾祖龔(字伯宗)及祖父暢(字叔茂)均爲漢三公，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年僅十四，蔡邕見而奇之，說，"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不就；到荆州依劉表，以貌寢不見重。表卒，粲年已三十二，曹操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旣建，拜侍中。他的記憶力極強，以博洽著稱。他長於算學，更長於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有集十一卷，今存詩二十六首。在七子中，受詩經影響最深的，除劉楨外，便算王粲。最顯著的如太廟頌(卽顯廟頌)之仿周頌，贈蔡子篤詩及贈士孫文始等篇之仿二雅。大概他倆受古文學的薰染最深，而在詩的技術上也最成功。我們抄他的詩兩首爲例：

白日半西山，
桑梓有餘暉。

蟋蟀夾岸鳴，

孤鳥翩翩飛。

征夫心多懷，

悽愴令吾悲。

下船登高防，

草露霑吾衣。

迴身赴床寢，

此愁當告誰！（從軍詩之三。）

出門無所見，

白骨蔽平原。

路有飢婦人，

抱子棄草間，

顧聞號泣聲，

揮涕獨不還。

"未知身死處，

何能兩相完！"

驅馬棄之去，

不忍聽此言。（七哀詩之一。）

詩品所謂"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羸"者，便是。從軍詩

惜多阿諛語，然尙有沈鬱頓挫之致。七哀詩的“西京亂無象”一首，本是王粲著名的傑作，而“未知身死處”二語尤爲沉痛。其餘幾篇，未能稱是。就大體看來，他似乎上了博洽的當，故其詩典贍則有餘，自然則不足。有幾句好像後代的拗律句，如：

藿蒲竟廣澤，

葭葦夾長流。（從軍詩之五。）

曲池揚素波，

列樹敷丹榮。（雜詩。）

北臨清漳水，

西看柏陽山。（雜詩四首之一。）

這眞是所謂“建安體”的詩，下開六朝詩人的風氣的。

我們縱觀七子的詩，當以劉楨王粲爲最佳，應瑒阮瑀爲最下，徐幹陳琳孔融三人可列入中等。然而他們都同樣的輔助曹植造成詩史上一個特殊的時代。

氏祖 說三

中代的詩人們，大都是依附貴族的。建安時的七子或七子以外的作家，顯然是曹家所豢養的門客。而曹氏一門，也是人才

輩出；卽就詩歌而論，實足以領袖當時而無愧。其中最著者，要推所謂"三祖陳王"。沈約在謝靈運傳論裏說：

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

注說：

三祖——魏武帝，文帝，明帝也。

"三祖"二字乃是文學史上的習語，王僧虔也說過"魏氏三祖風流可懷"（樂府詩集引）。我們在講完七子以後，不可不研究研究三祖。（陳王卽曹植，下文另有專章。）

曹操（西歷一五五——二二〇年）一名吉利，字孟德，小字阿瞞，沛國譙人（今安徽亳縣附近）。本姓夏侯，其父夏侯嵩（曹嵩）爲漢費亭侯曹騰嗣子，遂姓曹。他從二十歲舉孝廉到五十四歲爲丞相的三十餘年中，一切志願和事業都詳見建安十五年（二一〇年）十二月的一篇"自傳式"的令。今據裴松之魏志注引魏武故事所載，節錄於後：

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爲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爲彊豪所忿。恐

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尙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爲老。內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淸，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爲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値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彊敵爭，倘更爲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爲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爲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卽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尙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彊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

為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觀世事，據有荆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為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這一段記事告訴我們這位詩人怎樣漸漸的平定羣雄而造成他一人專政的局面，比他人的敍述有趣的多了。後來，二一三年，進位魏公；二一六年，進爵魏王，立下他兒子丕篡漢位的基礎。二二〇年正月，卒於洛陽，年六十六。

他的著作有孫子略解一卷，兵書接要三卷，兵書要略九卷，兵法一卷，集三十卷，逸集十卷。詩之存者計二十三首，其中塘上行一首究為誰作尚不可定。他的詩全是樂府。裴松之魏志注引曹瞞傳說：

太祖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

晉書樂志也說：

漢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絕，不可

復知。及魏武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以爲軍謀祭酒，使創定雅樂。

胡適說此時"主要事業在於制作樂府歌辭"，說他們"從做做樂府歌辭裏得着文學的訓練"（白話文學史第五章），而曹操實爲其中健將。

曹操的樂府大約可分兩個時期：第一時期是摸擬古樂府的，第二時期是藉樂府以說自己的話的。我們在上文說過，兩漢是樂府的時代；因爲就詩論詩，只有樂府能代表兩漢。不過當時的文人所努力的却在辭賦而不在樂府。曹操是第一個能夠認識樂府的眞價值的人。他能接受樂府時代的遺產而蔚成第三世紀文學之盛。最初，自然不免從摸擬入手。這第一期的樂府，形式是雜言的，內容是遊仙的。我們要注意的有二點：第一，這些遊仙的擬樂府，大都是無韵詩。例如：

東到蓬萊山，
上至天之門。
玉闕下，
引見得入，
赤松相對。

四面顧望視，

正煜煌開。

王，心，正興。(氣出唱。)

厥初生，

造化之陶物，

莫不有終期。

莫不有終期，

聖賢不能免，

何爲懷此憂？(精列。)

中國的無韻詩起的很早。詩經中的周頌，樂府中的鐃歌，便多無韻的。韻的作用不過在以同樣的音調重複之以悅耳，是增加詩的美的許多方法之一，而並不是唯一的方法。周頌鐃歌既可協律，則韻的有無自無關係。不過後代文勝日甚，無韻詩幾絕迹。除譯佛典者偶一用之外，(如佛本行經與佛所行讚經)，曹操是唯一的無韻詩人了。第二，這些詩的字句常有定數。例如：

晨上散關山，

此道當何難！

晨上散關山，

此道當何難！

牛頓不起，

車墮谷間。

坐盤石之上，

彈五弦之琴，

作爲清角韵，

意中迷煩。

歌以言志，

晨上散關山。(秋胡行。)

這是第一解。每解各十二句，首四句互疊，次六句，次“歌以言志”一句，末句疊首句。這是各解均同的。後來嵇康所擬秋胡行亦然，不過每句字數比較整飭些。這不是偶然的，因爲當時樂府音節還可以識別。其他如繆襲韋昭所擬鐃歌亦同此例，可作旁證。

到了後來，技術上漸漸進步了，不再僅僅的做古樂府的奴隸了，於是便進入第二期。這時雖還用古樂府的舊調子，其實是作自己的新詩的。這些詩可分兩類：一是政治的詩，一是抒情的詩。漢末政治是一個極溷亂的局面，而曹操是其中的主角，他做的政治的詩應該有

小雅般的悱惻，楚騷般的沉痛。然而不然。不知是因爲如孩提初離保姆，故未能行動自如，抑還有別的原因，他的政治的詩竟可算全集中最壞之作。固然各首中也有差強人意者，如：

鎧甲生蟣蝨，

萬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

千里無雞鳴。

生民百遺一，

念之斷人腸！（蒿里行。）

然而究竟拙劣者居多。曹操喜歡直用經文，恐怕也是拙劣的原因之一。例如：

賜與廟胙，

命無下拜。

"小白不敢爾，

天威在顏咫尺。"（短歌行。）

三年耕，

有九年儲。

倉穀滿盈，

斑白不負戴。(對酒。)

這裏用左傳和孟子的成文,毫無詩的意味。

他最成功的是那些抒情的詩。曹操若無那幾首,則他能否在詩史上佔篇幅尙不可知。抒情詩中好詩極多,試抄幾段爲例:

老驥伏櫪,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壯心不已。(步出東西門行。)

我心何怫鬱!

思欲一東歸。

水深橋梁絕,

中路正徘徊。(苦寒行。)

更不用提那膾炙人口的"對酒當歌"篇了。詩品所謂"甚有悲涼之句"者,當卽指此等處而言。有時抒情中也雜些白描的部分,如:

秋風蕭瑟,

洪波湧起。

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

星漢燦爛，

若出其裏。（步出東西門行。）

樹木何蕭瑟！

北風聲正悲。

熊羆對我蹲，

虎豹夾路啼。

谿谷少人民，

雪落何霏霏！（苦寒行。）

這樣描寫滄海，描寫寒景，在建安詩中當屬第一流。

總之，曹操在當時是個很重要的詩人。他富於創造力。漢代四言不脫三百篇舊套，獨他的四言不如此，（短歌行雖直用鹿鳴句而全篇風格自殊）。他的五言也能漸脫漢樂府的束縛而自鑄偉辭。

當曹操正在打算"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的時候，他的長子曹丕（西歷一八七——二二六年）誕生了。丕字子桓，母卞夫人，本倡家女，亦擅文墨，有一封給楊彪夫人的信傳世。所以，丕生性穎

悟，"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裴松之魏志注引魏書）。他的性格詳典論自敍，摘錄於後：

> 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少好弓馬，於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爲善。……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巧，少爲之賦。

建安中，舉茂才，不行。西歷二一一年，爲五官中將郎，副丞相。二一六年，曹操自進爲魏王，次年立丕爲魏太子。二二〇年，操卒，丕嗣位爲丞相，魏王。冬，受漢禪，即帝位，改元黃初。七年夏，卒於嘉福殿。

丕"好文學，以著述爲務"（魏志），"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魏志注引魏書），又有列女傳頌一卷。今存詩四十四首，半爲樂府，半爲徒詩。我們先研究他的樂府。其中有些是模擬詩經的，如短歌行，善哉行等，又有些是模擬漢樂府的，如臨高台，艷歌何嘗行等，我們可以不管。現在所要講的有兩首傑作：一是人人都知道

的燕歌行，一是人人所不注意的大牆上蒿行。燕歌行是七言的。共兩首，今抄一首為例：

秋風蕭瑟天氣涼，
草木搖落露為霜，（一解。）
羣燕辭歸鵠南翔。
念君客遊多思腸，（二解。）
慊慊思歸戀故鄉，
君何淹留寄他方？（三解。）
賤妾煢煢守空房，
憂來思君不敢忘，（四解。）
不覺淚下霑衣裳。
援瑟鳴弦發清商，（五解。）
短歌微吟不能長。
明月皎皎照我床，（六解。）
星漢西流夜未央；
牽牛織女遙相望，
爾獨何辜限河梁？（七解。）

中國的七言詩始於荀況成相詞，後來漢郊祀歌也有七言的部分；此外如東漢的四愁詩及建安的飲馬長城窟

行，也都雜有七言。然而純粹的七言詩却始於曹丕，這是詩史上應該大書特書的。至於詩的音調的和諧，表情的沉摯，又其餘事了。大牆上蒿行約八十句，近四百字。全詩可分七段：

(1)第一段自"陽春無不長成"至"我今隱約欲何爲"句，大意是說：

人生居天壤間，

忽如飛鳥棲枯枝。

(2)第二段自"適君身體所服"至"何不恣意遨遊，從君所喜"句，大意說我們應該及時行樂的話。

(3)第三段自"帶我寶劍"至"雖不如君劍良"句，大意是說寶劍的。因爲作者是擅長擊劍的，故這段詳寫吳越楚韓及苗山羊頭的劍，認爲人生第一樂事。

(4)第四段自"綺難忘"至"蓋何足觀"句，大意是說衣冠的。

(5)第五段自"排金鋪"至"蕩氣回腸"句，大意是說趙倡女娥的歌舞是怎樣的

聲協宮商，

感心動耳。

（6）第六段自"酌桂酒"至"爲我行觴"句，大意是說宴飲之樂的。

（7）第七段自"今日樂不可忘"至末句"使我心悲"，與第一段同意。

王夫之說，"長句長篇，斯爲開山第一祖。鮑照李白領此宗風，遂爲樂府獅象。"然而除王夫之外，似乎沒有第二個批評家注意牠。所以我們詳述牠的內容，使讀者們知道曹丕詩集中有這樣一篇傑作。

其次，我們研究他的徒詩。雖然偶有些四言的如黎陽作，六言的如令詩，騷體的如寡婦，然究以五言爲主。他的詩誠如詩品所說，"率皆鄙質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贍可翫，始見其工矣。"西北有浮雲全文如後：

西北有浮雲，

亭亭如車蓋。

惜哉時不遇，

適與飄風會；

吹我東南行，

行行至吳會。

吳會非我鄉，

安得久留滯？

棄置勿復陳，

客子常畏人。

這首借浮雲寓飄零之感，另有一首漫漫秋夜長是寫遊子的歸思的，二首同題"雜詩"。魏晉人多作雜詩，蓋即"詠懷"或"無題"之流，而這些詩又常常是詩人的傑作，如曹植的高台多悲風，王讚的朔風動秋草等便是。曹丕的兩首雜詩也是他五言詩中的傑作。此外就要算到挽船士新婚與妻別與清河作兩首較佳。結句都說：

願爲雙黃鵠，

比翼戲清池。（挽船士新婚與妻別。）

願爲晨風鳥，

雙飛翔北林。（清河作。）

曹氏兄弟都喜歡用這種句調，植詩如"願爲西南風""願爲比翼鳥""願爲南流景"等句是其例。此蓋起於張衡的"願爲羅衾幬"，到後來則很通行，故無名氏古詩亦有摸

擬之者。就二曹的幾句而論，則丕不如植明甚。至於其餘幾首如於譙作，夏詩等等，的確"鄙質"得很，可以不必提起了。

西曆二〇三年四月，曹操進軍入鄴。時袁紹已前卒，城破，丕納紹子熙妻甄夫人。丕年才十七，甄夫人長於丕五年。翌年，生曹叡(西曆二〇四——二三九年)。叡字元仲，幼時卽"有岐嶷之姿"，曹操很喜歡他，常令在左右。西歷二一九年，封武德侯。翌年，曹操卒，曹丕篡漢位。二二一年，爲齊公；二二二年，爲平原王。是年，曹丕賜甄夫人死，葬於鄴。二二六年，丕病篤，立叡爲皇太子。丕卒，卽帝位。他是一個提倡文學的人。文心雕龍說：

> 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徵篇章之士，置崇文之館，何劉羣才，迭相照耀。(時序。)

曹植卒於西二三二年，不久曹叡也死了(後植七年)。

叡有集七卷，今存詩十一首，全是樂府，其中半爲四言，半爲五言。詩品說"叡不如丕"，其實不盡然。他的四言詩似勝於丕。例如善哉行寫出征時的景色：

輕舟竟川，

初鴻依蒲。

又如斥孫權劉備爲

假氣遊魂，

魚鳥爲伍。

又如步出夏門行說：

丹霞蔽日，

彩虹帶天，

弱水潺潺，

落葉翩翩，

孤禽失羣，

悲鳴其間。

這些表示出一種特殊的風格，頗能脫離三百篇的束縛。作四言詩而能不摸擬詩經，在曹植時代不過三數人而已。他的五言詩則的確不大高明，如苦寒行悼曹操，櫂歌行敍征吳，都是很笨拙的詩。種瓜篇是擬漢雜曲冉冉孤生竹行的，也無深意。只有長歌行較佳。牠先說中夜聽到鳥獸的悲鳴，不寐而起，看見星月，又看見孤燕，更加感傷。末段說：

余情偏易感，

懷往增憤盈；

吐吟音不徹，

泣涕沾羅纓。

這幾句很可藉以窺見曹叡的性格。他雖身爲天子，然而也是個多愁善感的詩人，所以還能勉強與操丕並稱三祖。

其他詩人

關於曹植以外的建安詩人，我們已在上文論過七子與三祖。他們所佔的位置，自然比較重要一些。此外與他們同時而有詩歌流傳下來的，還有好幾位。我們現在不能一一論列，只提出四家——繁欽 繆襲，應璩，左延年——來講一講。

繁欽(西歷?——二一八年)字休伯，潁川人(今河南禹縣附近)。以文才機辯，幼時卽得名於故鄉。他既長於書記，又善爲詩賦；其所與曹丕書，"記喉轉意，率皆巧麗"(魏志注引典略)。曾爲丞相主簿，有集十卷，今存詩六首。其中最膾炙人口的是定情詩，共五言六十四

句。但李善注洛神賦引此詩有下列二句：

何以消滯憂？

足下雙遠遊。

此爲今本所無，可見存者已非全篇。詩作女子口吻，大意可分四段：

（1）第一段自"我出東門遊"至"君亦悅我顏"，敍二人相遇相愛的因緣。

（2）第二段自"何以致拳拳"至"白絹雙中衣"，共分十一層，（或許應該連上佚文合作十二層），詳寫二人以投贈表情。

（3）第三段自"與我期何所"至"悲苦愁我心"，分寫"東山隅""山南陽""西山側""山北岑"四處幽會的失信。

（4）第四段自"愛身以何爲"至"淚下如連絲"，寫失戀後的悲哀。

其中第二段與第三段的句調有一點別致。他寫十一種投贈，每種二句，上句一定是"何以……"，下句一定舉衣飾中的一件，如上引佚文之例。他寫四處幽會，今舉一處爲例：

與君期何所？
乃期東山隅。
日旰兮不來，
谷風吹我襦。
遠望無所見，
涕泣起踟躕。

餘三處均類似。這種句調與國風較近，我們疑是當時民間原有此歌謠，經繁欽潤飾，乃成名作；或繁欽擬民歌而作，而猶不失民歌的風趣的。無論如何，這定情詩總歸是曹植時代的傑作之一。

繆襲（西歷一八六——二四五年）字熙伯，東海蘭陵人（今山東嶧縣附近）。父斐（字文雅），爲漢末名儒，曾徵博士，六解公府，公卿舉任侍中，均不就。襲辟御史大夫府，歷事魏四世，官至尚書光祿勳。史稱他"亦有才學，多所述敍"。所作有魏鼓吹曲十二首，以楚之平擬漢朱鷺，以戰滎陽擬漢思悲翁，以獲呂布擬漢艾如張，以克官渡擬漢上之回，以舊邦擬漢翁離，以定武功擬漢戰城南，以屠柳城擬漢巫山高，以平南荊擬漢上陵，以平關中擬漢將進酒，以應帝期擬漢有所思，以邕熙擬

漢芳樹，以太和擬漢上邪。這十二首實在與韋昭的吳鼓吹曲同樣的不高明。我們只愛讀他的挽歌：

生時遊國都，
死沒棄中野，
朝發高堂上，
暮宿黃泉下。
白日入虞淵，
懸車息駟馬。
造化雖神明，
安能復存我？
形容稍歇滅，
齒髮行當墮。
自古皆有然，
誰能離此者？

挽歌起自國風的黃鳥，漢初的蒿里薤露亦此類。蒿里及薤露本是公用的挽歌，疑繆襲此篇也許奉命而作，爲時人所通用。然而生命短促的悲哀，却已很委婉地表顯出來了。

應璩（西歷？——二五二年）字休璉，爲應瑒之弟。

史稱其"博學好屬文，善爲書記"。明帝時，他做散騎常侍。齊王卽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他又做侍中，典著作，卒贈衞尉。有集十卷，今存詩七首。當曹爽執政的時候，璩以其多違法度，嘗作詩以諷，"其言雖多譜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這大概是指百一詩。文選李善註引楚國先賢傳說：

> 汝南應休璉作百一篇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爲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

丹陽集說：

> 郭茂倩雜體詩載百一詩五篇，皆璩所作。首篇言馬子侯解音律而以陌上桑爲鳳將雛。二篇傷覊桑二老無以非妻子，而己無宣孟之德可以賙其急。三篇言老人自知桑榆之景，斗酒自勞，不肯爲子孫積財。末篇卽文選所載是也。第四篇似有風諫，所謂"苟欲娛耳目，快心樂腹腸，我躬不悅歡，安能慮死亡"，此豈非所謂應焚棄之詩乎？

因爲百一詩本有一百數十（或言三十）篇，現在亡了不少，所以不大能夠知道牠的眞相。至於"百一"之義，則有好幾種解釋：

(1)"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興於此也。"(文選注引百一詩序。)

(2)因爲共有一百零一篇,所以叫做"百一。"(據張方賢楚國先賢傳。)

(3)"以百言爲一篇,或謂之百一詩。"(文選注引七志。)

(4)"此所謂百一者,庶幾百分有一補於爽也。"(丹陽集。)

(5)"應璩作百一詩,大概取揚雄'勸百而諷一'的話的意思。"(胡適白話文學史第五章。)

其中(2)(3)兩說,李善已闢過。餘三說均可通。

左延年(生卒無考)的事蹟,我們沒有詳細的記載,只知道他在黃初中"以新聲被寵"(晉書樂志),大約是李延年一流的人。他的作品見存樂府兩篇,一是秦女休行,一是從軍行。從軍行今不全,從殘句上看來,却與五百餘年後的石壕吏相近。秦女休行是一篇故事詩。女休好像是"燕王婦",因"報讎"而被捕,判死刑——

殺人都市中,

徼我都市西。

丞卿羅東向坐，

女休悽悽曳梏前。

兩徒夾我持刀——

刀五尺餘。

刀未下，

朣朧擊鼓赦書下。

此卽曹植鼙舞歌所謂"女休逢赦書，白刃幾在頸"，大約是當時一個很流行的故事。左延年此詩也許是把民間流行的歌曲寫定，再加以修改，使能入樂，(樂府詩集引入雜曲歌辭)。無論如何，這種樸質而自然的故事詩，決不是七子之流所能作的。

章三終

章四　曹植

曹植傳略

曹植（西歷一九二——二三二年）字子建，曹操之子，曹丕之弟。他生時，操年三十八，丕年六歲。董卓卽死於是年，正是漢末最混亂的時代，不過曹植的傳記與當時的政治史關係却很淺。我們現在分四個段落來敍述。

第一段自一九二年至二一一年。當二三世紀之交，正是羣雄角逐的時候，他只在那裏"誦讀詩論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曹操見他年僅十歲多，問道，"汝倩人邪?"他答道：

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

二一〇年，銅雀台成，他的賦最先作成，深爲操爲喜。所以楊修給他信，說：

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

由此可見他的捷才了。同時，他還講戀愛。文選注引記說：

> 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旣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晝思夜想，廢寢與食。

甄逸女即袁熙妻，於西歷二〇三年歸曹丕，時丕年十七，甄夫人年二十二，而曹植則僅十二歲。這樣，曹操把她給大兒子，也不能算偏心；然而小兒子便大不高興，竟害起相思病來了。記的下文又說，她死後，丕以其枕與植，植見而泣下，於是她的靈魂便來與植相會於洛水上，說：

> 我本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時從嫁，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

並獻珠於植，植遂作感甄賦，後曹叡改名洛神賦。此說確否不可知，不過洛神賦即作於她死後的一年，或許有相當的關係罷。

第二段自二一一年至二二〇年。他的父親是文學家而兼政治家，所以一方面喜歡他的詩賦，一方面又希望他能辦事。二一一年正是他二十歲的時候，曹丕被任爲五官中郎將兼副丞相，他也被封爲平原侯。越三年，

徙封臨淄侯。七月，操南征孫權，命他留守，戒他道：

> 吾昔爲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

可見操對他的希望很大。一般無聊文人，望風承旨，替他捧場，於是"太祖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魏志)。他們把他迫入了政治的旋渦，同時也就把他迫上了晦運。這一點可從兩方面去說明。第一，他根本上不是個有幹材的人。他做詩可博曹操的贊許，然辦事則大不得他的歡心。我們舉三件事爲例：(1)二一七年私開司馬門，操曾下令責之，而立丕爲太子也定於此。(2)二一九年操命救曹仁，他醉不能受命。(3)同年，他的密友楊修(袁氏外甥)以罪被誅，他頗不自安。第二，曹操的寵愛雖不甚久，然已引起曹丕的妒忌。例如救曹仁事，傳說是丕迫他醉的。同時，一般文人又在那邊挑撥離間。我們舉兩件事爲例：(1)操出征，丕作詩不及植，吳質教他流涕以表依戀，果眞操認爲植不及丕之誠。(2)操命丕植各出一門，陰令門者阻止，楊修便又替植出主意以求勝。這種種都是他的晦運的原因。但此時環境雖不如意，他却還能優遊閑暇，與詩人文士相酬對。最有趣的

是他見鄲邯淳的故事：他先洗澡傅粉，科頭拍袒，大講俳優小說，旣又著衣幘，整儀容，暢論聖賢優劣之差，行兵倚伏之勢，於是鄲邯淳五體投地，謂爲天人。敖陶孫詩評說：

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

此固評其詩，亦可狀其人。遙想當年"搔頭傅粉對邯鄲"（王士禎句）的風趣，殊令我人自慚形穢。

第三段自二二〇年至二二七年。操卒後，子丕嗣位，受獻帝禪。植以爲漢帝遇害，便與蘇則發喪；且自傷失操意，便怨激而哭。曹丕知道了，大生氣，說：

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

他把曹植一黨的人如丁儀丁廙等，統統殺了，又令植與諸侯並就國，還派有監國監視。監國很驕橫，有二事爲證：(1)二二一年，監國奏植醉酒悖慢，有司請治罪。(2)二二三年，植與白馬王自京還國，監國不許同路。所以魏氏春秋說，"是時待遇諸國法峻。"最動人的是魏略所載一段故事：

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官，著關東單將兩三人微行入見淸河長公主，欲因

主謝。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爲自殺也，對帝泣。會植科頭負鈇鑕，徒跣詣闕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后爲不樂，詔乃聽復王服。

所以此時的他晦運較前期尤甚。

第四段自二二七年至二三二年。二二七年丕卒，子叡即位。叡對植的惡感較丕爲輕，故植頗思有所建樹。他雖乏幹才，然亦不甘以文人終老。他壯年與楊修書說：

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頌爲君子哉！

到此時便上表求自試：

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雖身分蜀境，首縣吳國，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非臣之所志也。

然而結果還是閒散以終老。而且此時與曹丕在位時有一種同樣的痛苦，就是時常改封。所以魏志說，"十一年

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他自己的詩也說：

東西經七陌，

南北越九阡。……

當南而更北，

謂東而反西。……

飄颻周八澤，

連翩歷五山。(吁嗟篇。)

在這樣飄泊窮愁的環境中，曹植便死了，時年四十一。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便葬在這兒。

他的家庭，也該附帶說一說。關於他的妻，我們知道的很少，只有魏志崔琰傳說：

植，琰之兄女婿也。

由此知道她姓崔。又世語說：

植妻衣繡，太祖登台見之，以爲違制，命還家，賜死。(魏志注引。)

由此知道她並未善終。不知後來封陳王妃者爲誰(集有謝妻改封陳妃表)。植有二子，他有封二子爲公謝恩章：

詔書封臣息男苗爲高陽鄉公，志爲穆鄉公。

不知是否崔氏所生。植卒，志嗣位。晉受魏禪，以志爲樂

平太守，遷散騎常侍，轉國子博士祭酒。後遭母喪，因哀得疾，喜怒失常，西歷二八八年卒。（那麼，他似非崔所生。）此外，又有二女，均早卒。集有金瓠哀辭，序說：

金瓠，予之首女。雖未能言，固已授色知心矣。生十九旬而夭折。

又有行女哀辭，序云：

行女生於季秋，而終於首夏。三年之中，二子頻喪。

此外，我們便不大知道了。

總結上文，列爲一表：

記年			記事		
西歷	中歷	曹植	歷史的	傳記的	文學的
一九二年	漢獻帝初平三年	一	董卓被殺。	曹植生。	蔡邕卒。
二〇三年	建安八年	一二	曹丕取甄夫人。	與丕爭甄夫人。	
二一一年	一六年	二〇		封平原侯。	
二一四年	一九年	二三		徙封臨菑。	
二一九年	二四年	二八	曹操誅植友楊修。	操命救曹仁，以醉罷。	

二二〇年	魏文帝黃初元年	二九	操卒，子丕受漢禪，	與蘇則代漢帝發喪。	
二二一年	二年	三〇	甄后賜死。劉備即帝位。	貶安鄉侯，改鄄城侯。	
二二二年	三年	三一		立爲鄄城王，朝京師。	作洛神賦悼甄后。
二二三年	四年	三二	任城王卒。	徙封雍丘，又朝京師。	嵇康生。
二二七年	明帝太和元年	三六	曹叡嗣位。	徙封浚儀。	
二二八年	二年	三七		還封雍丘。	
二二九年	三年	三八	孫權即帝位。	徙封東阿。	
二三二年	六年	四一		封陳王。卒葬東阿魚山。子志嗣，封濟北王。	張華生。

曹植的詩

曹植的作品，編集很早。他死後約六七年(景初中，西歷二三七——九年)，詔令"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錄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隋時，他的全集凡三十卷。唐時，有三十卷與二十卷兩種本子。宋代亦然，然已有據類書附入

者，並非唐人舊傳。元時，有十卷本，共二百十篇，較景初時反多一倍，其不可靠可知。沿至晚近丁晏的曹集銓評（十卷），篇數更多了。特抄於後，以供比較：

(1)賦四十五首，(卷一至三)。

(2)詩四十二首，(卷四)。

(3)樂府五十五首，(卷五)。

(4)頌八首，

(5)贊二十五首，(以上卷六)。

(6)表三十四首，(卷七)。

(7)序五首，

(8)書六首，(以上卷八)。

(9)論二十一首，

(10)說六首，(以上卷九)。

(11)誄九首，(卷十)。

(12)碑，銘，章，令，文，七，詠，哀辭等十六首，(散見卷六，七，八，十)。

(13)詩，樂府佚文十二首，

(14)賦，贊，頌，表，令，論，辨等佚文十八首，(以上卷首)。

我們現在無暇考證他的全集，只就他的徒詩與樂府來研究。二者之中，我們先研究他的徒詩，因爲大部分均可攷出年月，比樂府更易看出演進之跡。

他的徒詩之年月可攷者，如下：

（1）離友二首。——序云，"王師振旅，〔夏侯威〕送予於魏邦"，詩云，"涼風肅兮白露滋"。此與離思賦相同。賦序云，"建安十六年大軍西討馬超，太子留監國，植時從焉"，賦云，"在肇秋之嘉月"。可見此詩也作於建安十六年（西歷二一一年）。

（3）三良詩。——王粲阮瑀均有詠三良的詩，他們常常詩酒往還，也許同時作此題。年月雖不能確定，然瑀以建安十七年卒，則必作於此時以前（西歷二一二年以前）。

（4）送應氏二首。——見下。

（6）贈徐幹。——見下。

（7）贈王粲。——見下。

（8）贈丁儀王粲。——以上五首年月不能確定。不過我們知道應瑒徐幹王粲三人死於建安二十

二年，則牠們必作於此年以前（西歷二一七年以前）。

（9）公宴。——見下。

（10）侍太子坐。——此二詩內容相同，大約年月也近。曹丕於建安二十二年立爲魏太子，二十五年（即黃初元年）即帝位，則牠們必作於此四年中（西歷二一七——二二〇年中）。

（11）贈丁儀。——見下。

（12）贈丁廙。——此二詩年月不能確定。但二丁均於黃初元年被殺，則詩必作於此年以前（西歷二二〇年以前）。

（13）元會詩。——詩云，"初歲元祚"，故丁晏作定嘗作於黃初元年（西歷二二〇年）。

（14）責躬詩。——見下。

（15）應詔詩。——二詩均見魏志本傳。黃初四年，植"朝京都，上疏。……獻詩二篇"，即此。（西歷二二二年。）

（16）贈白馬王彪七首。——序云，"黃初四年，……與白馬王還國，……憤而成篇。"（西歷二二二

年。）

（23）七步詩。——世說新語說，“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可見必作於黃初元年至七年中（西歷二二〇——二二六年中）。（近人多疑這詩爲僞托，張爲騏主之尤力，嘗作專篇論之。其實本集雖未載此詩，然曹植集本非景初之舊，載的詩未必全眞，未載的未必卽僞。且此詩始見世說，距植僅二百年，豈不較千餘年後所編的曹集爲可信？至於“東阿王”雖是明帝時的封號，然亦未必是僞托之證；卽如曹彪至黃初七年始封白馬王，而植在四年作詩卽題贈白馬王彪，序亦稱白馬。難道這個傑作亦是僞託？所以我們認爲七步的傳說是可信的。）

（24）喜雨。——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六引喜雨詩云，“太和二年大旱，三麥不收，百姓分於饑餓”，丁晏云，“此疑喜雨詩序”，可見詩作於太和二年（西歷二二八年）。

（25）雜詩六首。——李善文選注云，“別京巳後，在

鄄城思鄉而作。"然詩中"吳國爲我仇"云云，與太和二年求自試表所謂"雖身分蜀境，首縣吳國，猶生之年也"一樣，可見亦作於是年(西歷二二八年)。

(39)鬥雞。——鄴都故事說，"魏明帝太和中，築鬥雞台"，此詩大約作於太和元年至六年中（西歷二二七——二三二年中)。

此外尚有朔風，矯志及閨情等首，時代難考，暫付闕如。

我們看了他的徒詩的年月，顯然可分三個時期：離友到贈丁廙十二首爲第一期（卽上文所述曹植的生平中的第二段)，元會到七步十一首爲第二期(卽第三段)，喜雨到鬥雞八首爲第三期（卽第四段)。現在先研究第一期的詩。當時有一個特殊的文學集團，以曹氏父子爲頭目，而王粲徐幹等若干人便是他們底下的嘍囉。曹植第一期的徒詩，大都是他和這集團中人的相互贈答或酬應的詩。其中除離友爲騷體外，餘均五言。五言中，三良公宴及侍太子坐三首較之眞性情，此外贈送應徐王丁的詩七首乃是曹植壯年最成功的作品。題目雖是普通的贈答，內容却是方面很多。或歎時事：

遊子久不歸，

不識陌與阡。

中野何蕭條，

千里無人烟。

念吾平生居，

氣結不能言！(送應氏一。)

或敍別情：

山川阻且遠，

別促會日長。

願爲比翼鳥，

施翮起高翔！(送應氏二。)

或述交誼：

顧念蓬室士，

貧賤誠足憐。……

慷慨有悲心，

興文自成篇。……

良田無晚歲，

膏澤多豐年。……

親交誼在敦，

申章復何言!(贈徐幹。)

或寫宴飲:

嘉賓塡城闕,

豐膳出中廚。

吾與二三子,

曲宴此城隅。

秦箏發西氣,

齊瑟揚東謳。

肴來不虛歸,

觴至反無餘。(贈丁翼。)

有時致訓勉之意:

重陰潤萬物,

何懼澤不周?

誰令君多念,

自使懷百憂?(贈王粲。)

丁生怨在朝,

王子歡自營。

歡怨非貞則,

中和誠可經。(贈丁儀王粲。)

而偶雜些白描的句子也是絕妙的：

驚風飄白日，

忽然歸西山。

圓景光未滿，

衆星粲以繁。（贈徐幹。）

初秋涼氣發，

庭樹微銷落。

凝霜依玉除，

清風飄飛閣。（贈丁儀。）

自東漢秦蔡諸人以來，直到這個時期，五言詩才進步擴張到無所不包的地步，才正式宣告成立。

第二期正是他頂不得意的時候，作的詩不多。其中如元會責躬應詔三首四言詩，只有詩的形式，毫無詩的內容。他恭維曹丕，他向曹丕請罪，然而都非由衷之言，所以不能算好詩。贈白馬王彪與七步詩均五言，而七步詩太質直，缺乏蘊藉含蓄之致，故第二期的傑作要推贈白馬王彪。詩共七首，其實只是一首，不過分作七段罷了。全篇八十句是一氣呵成的，而七段間相互的連絡乃是從大雅文王旣醉二篇學來的。這二篇的前章末句

必與後章首句相應，如文王第二章末句爲“不顯亦世”，第三章首句爲“世之不顯”，又如旣醉第二章末句爲“介爾昭明”，第三章首句爲“昭明有融”，以下四五等章均如此，只第一章末句與第二章首句是例外。贈白馬王彪亦然，如第二章末句爲“我馬玄以黃”，第三章首句爲“玄黃猶能進”；如第三章末句爲“攬轡止踟躕”，第四章首爲“踟躕亦何留”；如第四章末句爲“撫心長太息”，第五章首句爲“太息將何爲”；如第五章末句爲“咄唶令心悲”，第六章首句爲“心悲動我神”；如第六章末句爲“能不懷苦辛”，第七章首句爲“苦辛何慮思”。序云“憤而成篇”，全詩怨憤之氣實在充滿於字裏行間，所以分段可以使這股氣舒緩些，而不至直率無餘味。至如“玄黃猶能進”“踟躕亦何留”等句更可看出他每分一段必更進一層。此詩佳處，須看全篇方能領略到，但我們不能全抄，只述詩意於後：

（1）第一首說朝京師後返國時的心境：

泛舟越洪濤，

怨彼東路長。

顧瞻戀城闕，

引領情內傷!

(2)第二首說路中如何的困頓:

霖雨泥我塗,

流潦浩縱橫。

中逵絕無軌,

改轍登高岡。

(3)第三首說行路之難倒沒有什麼,只是曹丕所派的監國不讓他與白馬王同路走倒是使他很難受,甚至要詛咒:

鴟梟鳴衡軛!

豺狼當路衢!

蒼蠅間黑白!

讒巧令親疏!

(4)第四首說路中看見

歸鳥赴喬林,

翩翩厲羽翼;

孤獸走索羣,

銜草不遑食。

於是睹物增悲,不禁太息。

(5)第五首返念初朝京師時還有任城王，現在是死了:

孤魂翔故域，

靈柩寄京師。……

自顧非金石，

咄唶令心悲!

(6)第六首勉強說了一點慷慨的話:

丈夫志四海，

萬里猶比鄰。……

憂思成疾疹，

無乃兒女仁!

(7)第七首以勉勵語與白馬王相別:

離別永無會，

執手將何時?

王其愛玉體，

俱享黃髮期。

總之，在曹植集中，這是一篇最偉大的作品了。

第三期怕是他才盡的時候了，作的詩較第二期更少。喜雨詩很壞，鬥雞較好些，但亦無深意。如果如我們

上文的考證定雜詩爲他晚年的作品，則只有雜詩是他第三期中最好的詩了。牠們與曹植第一期的贈答詩同樣可作五言詩進步擴張到無所不包的地步的例證。詩中或敍離思：

之子在萬里，
江湖迴且深。
方舟安可極，
離思故難任！（雜詩之一。）

或歎遲暮：

時俗薄朱顏，
誰爲發皓齒！
俯仰歲將暮，
榮曜難久恃。（雜詩之四。）

或寫思婦：

妾身守空閨，
良人行從軍。……
願爲南流景，
馳光見我君。（雜詩之三。）

或憐兵士：

類此遊客子，

捐軀遠從戎。

毛褐不掩形，

薇藿常不充。（雜詩之二。）

或思討吳：

遠遊欲何之？

吳國爲我仇！……

閑居非吾志，

甘心赴國憂。（雜詩之五。）

或欲征蜀：

國讎亮不塞，

甘心思喪元！

拊劍西南望，

思欲赴太山。（雜詩之六。）

我們在上文曾說過"雜詩"的性質，并說魏晉詩人的"雜詩"常是本人得意之作。現在這六首雜詩，在曹植集中也是第一流的作品。

所以，如果我們爲認識曹植的詩的最高點而要選擇他的代表作，則只要第一期中與應徐王丁贈答的詩，

第二期中的贈白馬王彪，與第三期中的雜詩，便夠了。

以上是研究曹植的徒詩，現在研究他的入樂的詩。他的徒詩的年代大都可攷，而他的樂府則大半時代難考。如丹霞蔽日行大約作於漢亡後，鞞舞歌大約作於黃初中，然不過一二篇，所以不能按着時代先後來講。

曹植的樂府有兩篇大約是漢辭誤入的：

(1)善哉行"來日大難"。——樂府詩集卷三十六作古辭，太平御覽卷四百十亦然。惟藝文類聚卷四十一引爲植作，宋人據以入曹集，似不甚妥。

(2)君子行"君子防未然"。——文選卷二十七作古辭，樂府詩集卷三十二亦然。惟藝文類聚卷四十一引爲植作，似誤。

今本所以較景初中所搜集的更多的，即因後人輯遺文者太麻胡，以致眞僞溷淆，不易辨別。如此二首即當除外。又有悲歌行"爲君旣不易"，有古詩（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三）丕詩（北堂書鈔卷二十九）植詩（藝文類聚卷四十一）三說。然樂府詩集卷四十二亦云植作，似尙可

信。

除去濫入的古辭及零篇斷句(如文選注引結客篇，太平御覽引長歌行等)，他的樂府大約還有四十餘篇可供我們的研究(自然不能担保牠們全眞)。牠們的年代不可考，故依內容分類來研究。然而分類是件困難的工作，茲姑就我們所見到的而言，大約可分成五類：

(1)抒情的——如豐簇行，薤露行等。

(2)說理的——如野田黃雀行，當事君行等。

(3)遊仙的——如升天行，仙人篇等。

(4)描寫的——如白馬篇，苦熱行等。

(5)祝頌的——如聖皇篇，靈芝篇等。

以下便依次論列。

先論抒情的樂府。這些大都是他發洩身世之感的。最沉痛的自然要推前邊所引的吁嗟篇，完全爲十一年三徙都八改封而言。其他如門有萬里客及盤石篇等亦然。有時他要嘆生命的短促：

驚風飄白日，

光景馳西流。

盛時不再來，

百年忽我遒。

生存華屋處，

零落歸山邱。

先民誰不死？

知命復何憂！（箜篌行。）

有時則作爲思婦之詞，如種葛篇，浮萍篇，棄婦篇等，而傑作要推悲歌行：

明月照高樓，

流光正徘徊。

上有愁思婦，

悲歎有餘哀。

……………

"願爲西南風，

長逝入君懷。

君懷良不開，

賤妾當何依！"

這一類的詩，舊注"望文帝悔悟"，未免穿鑿。不過曹植自己是個失意的人，對於世間一般失意的人如棄婦之流自然更易表示同情，而他的筆下自然更易做出好詩。

或者在歌詠棄婦的詩中，不知不覺的流露一點自己的身世之感，所謂"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磊"，倒也是有的事。

次論說理詩。他所說的理，大都關於治亂興亡，君臣之道。我們讀了，覺得毫無意味。胡適說漢儒不識楚辭，誤當作"忠臣教科書"。曹植的說理詩，可眞是"忠臣教科書"，或"聖君教科書"。如豫章行，丹霞蔽日行，悲歌行，鰕䱇篇，惟漢行，當牆欲高行，當欲遊南山行，當事君行等，無一不可作如是觀。唯有一篇野田黃雀行，可以算作一個例外。他以一個避鷂而誤投羅中的黃雀爲喻：

羅家得雀喜，

少年見雀悲，

拔劍捎羅網，

黃雀得飛飛——

飛飛摩蒼天，

來下謝少年。

胡適說，"這種愛自由，思解放的心理，是曹植的詩的一個中心意境。"在說理詩中，這是傑作了。其餘幾篇中，

我們須特別提出一講的，是當事君行。我們舉四句爲例：

人生有所貴尙，

出門各異情。……

百心可事一君，

巧詐寧拙誠。

丁晏說，"一句六言，一句五言合韻，別是一格。"這與當車以駕行合四言五言成篇同爲詩史上不常見的體例。

次論遊仙詩。胡適說，"同樣愛自由的意境有時又表現爲羨慕神仙的思想，故曹植有許多遊仙詩，如苦思行，遠遊篇，都是好例。"(白話文學史第五章。)其實不止這二篇，餘如升天行，仙人篇，遊仙，五遊詠，平陵東，桂之樹行，飛龍篇等都是。不過我們要知道曹植乃是個反對方士的人。贈白馬王彪詩末章說：

虛無求列仙，

松子久吾欺！

所以我不相信曹植遊仙詩是他的自由解放的思想的表現。他的遊仙詩數量之多，我的解釋是他對於漢樂府的摸擬。試看曹操的樂府，我們說過半爲擬作，半爲創作，

而他的擬作中幾乎全是遊仙詩。曹植也是如此，我們隨便舉幾個例：

（1）升天行的

蘭桂上參天，

玄豹遊其下，

翔鵾戲其巔，

抄自董逃行的

但見芝草落葉紛紛，……

山獸紛綸麟解邪，

其端鵾鷄聲鳴。

（2）仙人篇的

湘娥拊琴瑟，

秦女吹笙竽，

玉樽盈桂酒，

河伯出鯉魚，

抄自妍歌的

天公出美酒，

河伯出鯉魚，……

南斗工鼓瑟，

北斗吹笙竽。

(3)仙人篇的

玉樹扶道生，

白虎夾門樞，

驅風遊四海，

東過王母廬，

抄自步出夏門行的

過謁王父母，

乃在太山隅。……

桂樹夾道生，

青龍對伏趺。

(4)遊仙的

人生不滿百，

歲歲少歡娛，

抄自西門行的

人生不滿百，

常懷千歲憂。

(5)五遊詠的

王子奉仙藥，

羨門進奇方，

抄自善哉行的

仙人王喬，

奉藥一丸。

(6)五遊詠的

服食享遐紀；

延壽保無疆。

抄自長歌行的

主人服此藥，……

延年壽命長。

(7)平陵東的

東上蓬萊采靈芝，

靈芝采之可服食，

抄自長歌行的

導我上太華，

攬芝獲赤幢，

(8)桂之樹行的

要道甚省不煩，

抄自善哉行的

要道不煩。

(9)飛龍篇的

乘彼白鹿，

抄自王子喬的

參駕白鹿，

及長歌行的

仙人騎白鹿。

(10)飛龍篇的

西登玉堂，

金樓複道，

抄自董逃行的

黃金爲闕班璘，……

小復前行玉堂，

所以這幾首在曹植樂府中實在沒有重要的位置，我們讀者也不必十分注意。

次論描寫詩。這類詩中，以描寫英雄與美人比較最爲出色。寫美人的如妾薄命：

袖隨禮容極情，

妙舞仙仙體輕。

裳解履遺絕纓，
俛仰笑喧無呈。
覽持佳人玉顏，
齊舉金爵翠盤。
手形羅袖良難，
腕弱不勝珠環，

又如美女篇：

美女妖且閑，
采桑歧路間。……
攘袖見素手，
皓腕約重環。……
羅衣何飄飄，
輕裾隨風還。
顧盼遺光采，
長嘯氣若蘭。

寫英雄的如白馬篇：

白馬飾金羈，
連翩西北馳。
借問誰家子？

幽幷遊俠兒。

少小去鄉邑，

揚聲沙漠垂。……

長驅蹈匈奴，

左顧陵鮮卑。

棄身鋒刃端，

性命安可懷！

又如名都篇：

左挽因右發，

一縱兩禽連。

餘巧未及展，

仰手接飛鳶。

觀者咸稱善，

衆工歸我妍。

前人評曹植樂府"如和璧隨珠，希世之寶，異采陸離"，這幾篇描寫詩似可當之，昭明所選亦注重這一方面。此外如艷歌當車以駕行的摸擬，梁甫行苦熱行之枯窘，便不必提了。

最後論祝頌詩。他的樂府中唯鞞舞歌五首是帶有祝頌意味的。鞞舞乃漢雜舞的一種，宋書樂志說：

鞞舞未詳所起，然漢代已施於燕饗矣。傅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

南齊書樂志說：

漢章帝造鞞舞歌。

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說：

漢曲五篇：一曰關東有賢女，二曰章和二年中，三曰樂長久，四曰四方皇，五曰殿前生桂樹：並章帝造。

然據宋志則又有漢吉昌及狡兎兩篇，不知是否卽樂長久與四方皇之異稱。曹植作序云：

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亂，西隨段熲。先帝聞其舊有技，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不敢充之黃門，近以成下國之陋樂焉。

由此可知其性質與繆襲韋昭的鼓吹曲相同。今略述五篇內容如下：

（1）聖皇篇。——當漢章和二年中。頌文帝卽位，

兼述就藩國時的別情。

(2)靈芝篇。——當漢殿前生桂樹。述古孝子的故事。末有亂辭，頌魏德教之宣。

(3)大魏篇。——當漢漢吉昌。述宴飲時羣臣頌聖之詞。

(4)精微篇。——當漢關中有賢女。述古賢女的故事，並頌魏的德教。

(5)孟冬篇。——當漢狡兔。寫田獵的情形。末有亂辭，也是頌聖的話。

曹植集中頌詩最少，這幾篇也不是純粹的頌詩，祝頌中帶有抒情和說理的分子。他所以高出時人者在此，但我們要知道牠們並不是他的傑作。

總之，在曹植樂府中，我們不必注意說理，遊仙和祝頌的幾篇，那不是第一流的作品；我們應該注意抒情和描寫的幾篇，那才是他的傑作。

章四終

章五　正始詩人

阮籍

魏明帝卒後，廢帝卽位，年號正始。在歷史上，正始與建安是同樣的光榮，因那個時期產生了不少的轟動一時的所謂"名士"。三國志注引魏氏春秋說：

> 嵇康寓居河南之山陽縣，與之遊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秀向，籍兄子咸，瑯琊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爲"七賢"。

因此，後人稱他們爲"竹林七賢"，或稱爲"竹林名士"，而詩史上也可稱爲"竹林詩人。"文心雕龍明詩篇說：

> 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宴之徒率多浮淺，惟嵇〔康〕旨清峻，阮〔籍〕旨遙深，故能標焉。

我們爲與前之建安，後之元康對照起見，不妨稱爲"正始詩人"。在這一羣詩人中，技術最高影響最大的當推

阮籍爲第一，其餘幾位（無論在不在"七賢"內），只能算他的附庸。現在我們先論阮籍，再論"阮派詩人"。

阮籍（西歷二一〇——二六三年）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今河南開封附近）。父瑀爲建安七子之一，知名於世。籍生了不久，他的父親就死了。他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關了門看起書來，可以幾月不出去；倘若出門遊玩起來，也可以鎮天忘了回家。在古書中，他喜歡老莊。他愛喝酒，又善彈琴，當他得意忘形的時候，就博得人家一個"癡"字。"癡"是"非常"，非常也可在常人上，也可在常人下。我們記他三件軼事：

（1）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輩設？"（晉書四十九。）

（2）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同上。）

（3）兵家有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同上。）

舊史未載年月，或許是他少壯時事。我們從此可以看出他的性格。

族兄文業常常嘆服，以為勝己，一般人方漸漸的看起他。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太尉蔣濟也特地辟他。然而他見王昶則終日不交一言，對蔣濟則上書謝絕。濟大怒，親友共勸他，他勉強去了，不久又謝病歸。後來又做過尚書郎，不久亦以病免。及曹爽輔政（西歷二四〇年以後），召為參軍，他也以病辭。然而我們不能因這三次病便相信他是淡泊的人。他一天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道：

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

又嘗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嘆。行這兩次嘆息可知他不能忘情世事。不過魏衰象已見，不願與魏同盡罷了。所以司馬氏二世（懿，師）二次命他做從事郎中，他都沒有辭；而且在司馬師立高貴鄉公時（西歷二五四年），他還做散騎常侍，封關內侯；到司馬昭輔政時，他自己說願到東平做官。所以宋人詩話說他有傾向司馬的嫌疑，却也沒有寃他。

但是我們並不是蔑視阮籍的人格。第三世紀中年，

是魏晉交替的時候，是生命最沒有保障的時候。他所以遠魏，只是"明哲保身"之意而已；他所以近晉，只是"避世金馬門"之意而已。試看司馬昭爲子炎求婚，他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可見他對晉並無所希求。在亂世，喝酒是惟一的辦法。他聽說步兵廚營人善釀酒，貯三百斛。於是求爲步兵校尉。他母親死了，他圍棊不止，又飲酒二斗；及葬，也飲二斗酒：然而兩次都吐血數升，可見他是以酒來遣愁的。母喪中，弔客來者，他大都作白眼，並且散髮箕踞，直視不哭。惟嵇康來，則作青眼。所以禮法之士，疾之若讎。其實他也自知非正軌，故他對子渾說：

仲容已豫我此流，汝不得復爾。

仲容即咸。此可見他的思想行動乃是時勢所逼成的，自己也不認爲正軌。年五十四，卒於家。有集十三卷，今存詩八十餘首。

他是以八十二首詠懷詩著稱的。牠們都是五言的。(讀書敏求記謂又有四言詠懷十三首，今僅存三首。)第一首是：

夜中不能寐，

起坐彈鳴琴。

薄帷鑑明月，

清風吹我襟。

孤鴻號外野，

翔鳥鳴北林。

徘徊將何見？

憂思獨傷心。

這一首可說是八十二首的引子。月明風清的夜間，聽着鴻號鳥鳴，起坐彈琴以寫憂思——在這樣淒清的環境裏，便產生出數十首傑作。

阮籍到底"憂思"些什麼？我們綜觀他的八十多首詩，知道他所憂思的是宇宙間一切事物的"無常"。

如何金石交，

一旦更離傷？(其二。)

讒邪使交疏，

浮雲令晝冥。(其三十。)

這是友誼的無常。

一身不自保，

何況戀妻子？(其三。)

朝生衢路旁，

夕瘞橫術隅。（其五十九。）

這是身家生命的無常。

黃金百鎰盡，

資用常苦多。（其五。）

布衣可終身，

寵祿豈足賴？（其六。）

這是富貴的無常。

千秋萬歲後，

榮名安所之？（其十五。）

榮名非己寶，

聲色焉足娛？（其四十一。）

這是名譽的無常。——總之，在我們詩人看來，什麼都是無常的。屈平要與天地比壽，與日月齊光，然而我們的詩人却說"日月有浮沉"，"朝陽不再盛"。這一點實在是詠懷詩的中心思想。

這一個中心思想的因和果，我們也可大略說一說。阮籍生於漢亡前十年，卒於魏亡前二年。他幼年眼看着漢魏的交替，暮年又眼看着魏晉的交替，中間再加以吳

蜀與亡的穿插，很容易使他感到一切事物的無常。這是第一種因。而且，我們知道他自幼便喜讀老莊之書——尤其是莊周的影響更爲明顯。莊周說，“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齊物論。）又說，“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秋水。）不過莊周認爲這些變化是當然的，正如一張紙的兩面似的，用不着“憂思”或“傷心”，而阮籍則似乎沒有那麽達觀，似乎只接受到莊周思想的一半。無論如何，總可說這是第二種因。至於果的方面，也有兩種。一是對於“凡人”的輕視：

豈與鄉曲士，
攜手共言誓？（其四十三。）
豈與蓬戶士，
彈琴誦言誓（其五十八。）

一是對仙人的企慕：

獨有延年術，
可以慰我心。（其十。）
願登太華山，

上與松子遊。(其三十二。)

這種例子很多，不必徧舉。前者可以使我們明瞭他白眼看人的意義，後者可以做劉勰所謂"詩雜仙心"的話的例證。

詠懷詩一向認爲難懂。詩品說：

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顏延年怯言其志。

文選注也說：

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然而，我們若能懂得"無常"是阮籍的中心思想，便不難了解詠懷詩的意義。而且還可以更進一步的認識詠懷詩的價值。晉書本傳說：

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反。

這顯然他另有所感，否則何必痛哭。他對於世態，認識得太深刻了，感覺得太靈敏了。一般人雖比較膚淺，比較遲鈍，然友誼的無常，富貴的無常……等等，却是不可諱飾的事實。阮籍所以是個偉大的詩人，便是因爲他能把一般人所感到的無常，更深刻的更靈敏的寫下來，使人們讀了，不但覺得如出諸已，並且覺得更勝於己。

所以，詠懷詩歷千數百年而仍爲人們所愛讀。

最後，我們要指出詠懷詩的三個缺點。我們在上文說過，他對於一般醉生夢死的"凡人"是很輕視的。固然，他的詩大部分是含蓄不露，頗得風人之致的。美中不足的是，他的態度是輕視而不是憫憐，所以有一部分未免教訓或詛咒的氣味太重。如：

人誰不善始，

尠能尅厥終。(其四十二。)

違禮不爲動，

非法不肯言。(其六十。)

人知結交易，

交友誠獨難。(其六十九。)

這未免太質直了。又如：

鑒茲二三者，

憤懣從此舒。(其五十九。)

陳祚明說："趨炎之人亦有不終者，以是聊快所憤。""聊快所憤"豈是詩人的態度？這是第一個缺點。同時，有幾首使事太隱晦了，使讀者不易了解。如：

西遊咸陽中，

趙李相經過。(其五。)

趙李是誰？顏延年說是李夫人及趙飛燕，楊愼說是成帝時"小臣趙李"，丁福保又說是"輕俠趙季李款"，但是誰也不能斷定到底是誰。此外類此者尙多。這是第二個缺點。還有，因爲八十二首非一時一地所作，所以前後重複者頗多。如：

(1)登高望所思。(其十五。)

登高眺所思。(其十九。)

臨路望所思。(其三十七。)

(2)一日復一夕。(其三十三。)

一夕復一朝。(同上。)

一日復一朝。(其三十四。)

一昏復一晨。(同上。)

(3)長劍倚天外。(其三十八。)

長劍出天外。(其五十八。)

(4)念我平常時。(其六十一。)

念我平居時。(其六十四。)

這是第三個缺點。但是牠們都是無關宏旨的：對於阮籍，仍不害其爲第一流的詩人，對於詠懷詩，仍不害其

爲第一流的作品。

阮派詩人

正始詩人中，自然以阮籍爲主。上文已略述阮籍，現在要述幾位阮派詩人。阮派詩人中，只有嵇康是與阮籍並稱爲"嵇阮"的。其餘竹林詩人中如山濤，向秀，阮咸，王戎等，都沒有詩篇流傳下來，只有劉伶倒還存有十四句詩。還有不在"七賢"之列的，如何晏，嵇喜，阮侃，郭遐周，郭遐叔等，也要連帶敍一敍。

嵇康(西歷二二三——二六二年)字叔夜，譙國銍人(今河南夏邑附近)。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避怨徙銍，銍有嵇山，家於其側，遂以爲氏。康早孤，有奇才，美詞氣，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尤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他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嘗采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至汲郡，山中見孫登，遂從之遊。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作書告絕。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後安爲兄所枉訴，幷繫及康。初康居貧，嘗激水圜一柳樹，與

向秀共鍛樹下以自給。鍾會往訪，康不爲禮。鍾會生氣，將走，康問：

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

會答：

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及是，會譖康於司馬昭，遂遇害，時年四十。有集十五卷，今存詩五十三首。

這五十三首中，七首是樂府（其實只是一首分爲七解），四十六首是徒詩。徒詩中有一首是騷體的，有十首是六言的，十首是五言的，二十五首是四言的。單就數量方面看，我們也可知道四言詩是嵇康最重要的作品。四言自詩經以後，很少好的作品。偶有些可讀的，都是能夠擺脫詩經的束縛的。嵇康的四言詩固然不免有模仿國風或大雅的地方，然大部分實在是楚詞的影響更顯著。例如：

乘風高遊，

遠登靈丘。

託好喬松，

攜手俱遊。

朝發太華，

夕宿神州。

彈琴詠詩，

聊以忘憂。(贈秀才入軍之十六。)

此外如"夕宿中洲"，"咀嚼蘭蕙"，"秉此孫芷，襲彼蕭艾"，顯然是鎔鑄屈宋的辭句的，故較那仿詩經者更饒別致。

話雖如此說，嵇康也有他的特殊風格。鍾嶸評他的詩，說：

頗似魏文，過爲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諭淸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詩品。)

這裏有兩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是峻切，一是淸遠。這是嵇康的詩的風格的兩個方面。前者的代表是幽憤詩：

嗟余薄祜，

少遭不造。

哀煢靡識，

越在襁褓。……

爰及冠帶，

憑寵自放。

抗心希古，

任其所尙。

幽憤詩本是他與呂安友善，因而受累入獄所作，故有“訐直露才”之譏。後者的代表是贈秀才入軍：

風馳電逝，

躡景追飛。

淩厲中原，

顧盼生姿。(其九。)

目送歸鴻，

手揮五弦。

俯仰自得，

游心太玄。(其十四。)

題雖贈入軍，全詩實無入軍意。我們看他“目送”“手揮”，“顧盼生姿”，眞是“未失高流”。——這些例子便不是詩經，不是楚詞，而是嵇康自己。

在思想方面，與阮籍同樣的受老莊影響很深。晉書本傳說他好老莊，自己也說“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與山濤絕交書)。在詩裏，再三提到老莊或黃老：

託好老莊，

賤物貴身。（幽憤詩。）

猗歟莊老，

棲遲永年。（酒會詩之四。）

莊周悼靈龜，

越稷嗟王輿。（答二郭之三。）

顏氏希有虞，

隰子慕黃軒。（與阮德如。）

黃老路相逢，

授我自然道。（遊仙詩。）

此外襲用老莊字句者尙多，更是明證。我們還要注意的，便是他在詩中揭櫫皈依自然之旨，如：

至人遠鑒，

歸之自然。（贈秀才入軍之十八。）

冲靜得自然，

榮華安足爲！（述志詩之一。）

歸自然，得自然，以及上文引的授自然，與陶潛“復得返自然”意同，而嵇康實爲先驅。這是正始詩人對於後代的重要影響之一。

最後，我們談談他的詩的形式。形式上的特點大約有四種。第一，凡合若干首作一題者，前幾首用四言，末一首用五言。如贈秀才入軍十九首及酒會詩七首，都是如此。同時如郭遐叔的贈嵇康五首，也是前四首四言，第五首五言。第二，他的六言詩每首均四句，四句均入韻：

二人功德齊均，
不以天下私親。
高尚簡樸茲順，
寧濟四海烝民。（惟上古堯舜。）

只有第二首（唐虞世道治）是例外。第三，他的騷體的思親詩喜歡用"句中韵"：

奈何愁兮愁無聊，
恆惻惻兮心若抽。
愁奈何兮怨思多，
情鬱結兮不可化。

第一句第一個愁字及第三句的何的都是入韵的。第四，他的樂府秋胡行七解（或七首）每解首四句均疊句．末段同用"歌以言之"句，與曹操秋胡行相同．也是特殊

的例。

嚴格地說，阮籍嵇康以外，正始便沒有詩人了。但爲明瞭他們一派的情形起見，我們不能不把當時幾位小詩人略述一下。

何晏（西歷一九〇？——二四九年）是所謂"正始名士"之一，實爲嵇阮的前輩。他字平叔，南陽宛人（今河南南陽附近）。何進之孫，曹操之"假子"，曹丕很忌他。到正始中，始爲曹爽所賞識，官至侍中尚書。終於因曹爽的原故，爲司馬懿所殺。有集十一卷，今存五言詩二首：一爲鴻鵠比翼遊，一爲轉蓬去其根。大旨以鴻鵠浮萍自喻，以轉蓬爲戒：亦懼禍思退之意。他在當時頗負重名，而詩則不大高明。

劉伶（西歷二一〇？——二七〇年？）是"竹林七賢"之一，字伯倫，沛國人（今江蘇徐州附近）。他不妄交遊，獨喜與阮籍嵇康爲友。家貧，好喝酒，著酒德頌。嘗爲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爲之化，以無用罷，壽終於家。酒德頌外，還流傳一篇五言的北芒客舍詩。中有句云：

　　　　縕被終不曉，

斯嘆信難任。

何以除斯嘆？

付之與瑟琴。

可見他的風格是近阮而不近嵇。

嵇喜（西曆二二〇？——二八五年？）字公穆，爲嵇康之兄。喜有當世才，舉秀才，爲太僕宗正，遷揚州刺史。晉太康三年，爲徐州刺史。他的作品有答嵇康四首。他可說是阮派詩人中的一個叛徒。如說：

列仙狗生命，

松喬安足譽？（其三。）

都邑可優遊，

何必棲山原？（其四。）

其用意與嵇阮相反。不過合四五言爲一題，怕是受嵇康的影響。

阮侃（生卒無考）字德如，爲阮籍同族，但不知其行輩。父共爲魏衛尉卿。侃有俊才，與嵇康友善。風儀雅潤，飭以名理。官至河內太守。他的作品有答嵇康二首，均五言。每首長至三十句或三十八句，均一韵到底。嵇康本有贈阮德如詩，現在這個答詩大底是敍景慕之意，

別離之感，却沒有什麽精采。

郭遐周與郭遐叔（生平均無考）也是嵇康的朋友，康曾有答二郭詩，即指他們。作品都不高明，但形式上可看出與嵇阮有些源淵。遐周有贈嵇康三首，本是五言，而中間雜以騷體，如：

歸我北山阿，

自逍遙以倡佯。

同氣自相求，

虎嘯谷風涼。

這是阮籍所特有的章法，如：

離合雲霧兮，

往來如飄風。……

邵平壽東陵兮，

一旦爲布衣。……

寒暑代征邁兮，

變化更相推。（采薪者歌。）

遐叔有贈嵇康五首，前四首五言，末首五言，顯然是模仿嵇康的特殊章法的。

篇一終

篇二 陶潛時代

章一 導論

歷史的背景

我們稱三國爲曹植時代，稱六朝爲陶潛時代。"六朝"二字的解釋歧異很多，而我們所謂陶潛時代則指二六五至六一八年間。自二六五至三一七年的四十年，與自五八九至六一八年的三十年，勉強可算是南北統一的時候；自三一七至五八九年的二百七十年，則完全是分裂的局面。現在將當時分合的情形略述一下。

二六五年，司馬炎受魏禪，打破三分的局面。然而不久便有賈后之亂（名南風，惠帝后，賈充女），及八王之亂（汝南王亮，楚王瑋，趙王倫，齊王冏，長沙王乂，成都王穎，河間王顒，東海王越），沒有片刻的安寧。外邊又有北方胡族的侵擾，懷帝愍帝相繼被擄，西晉遂亡。

三一七年，琅邪王睿即位建康，是爲東晉。中經王敦，蘇峻，桓氏之亂，主動者都是藩鎮，結果釀成劉裕的篡位，東晉亦亡，時爲四二〇年。劉裕建國曰宋，歷八帝，凡六十年。到四七九年，蕭道成弒順帝而自立，是爲南齊。齊歷七帝，凡二十四年。到五〇二年，蕭衍弒和帝而自立，是爲梁。梁歷四帝，凡五十六年。到五五七年，陳霸先弒敬帝而自立，是爲陳。梁未亡時，昭明子詧以正嫡不得立，攻元帝，得宇文泰之助，於五五五年自立爲帝，是爲後梁，(或稱西梁)。到五八八年，陳後主及後梁帝琮均降於隋，江南偏安的局面始告結束。

江北方面則落在異族手裏。此事遠因當在漢代。當時國勢正盛，四方異族多爲所幷呑。戰後則虜略其民而致之內地，任意奴使，不加教養。政府無事，他們尙有所畏。到三世紀以後，政府無統御力，他們便思脫羈絆，在腹地作起亂來。史書稱之爲"五胡十六國"。屬於匈奴的，有前趙劉氏，北涼沮渠氏及夏赫連氏。屬於鮮卑的，有前燕慕容氏，後燕慕容氏，南燕慕容氏，南涼禿髮氏及西秦乞伏氏。屬於羯的，有後趙石氏。屬於氐的，有前秦苻氏，後涼呂氏及成漢李氏。屬於羌的，有後秦姚

氏。餘如前涼張氏，西涼李氏及北燕馮氏，則爲漢族。自三〇四年起，至四三九年止，共紛亂了百餘年，方統一於拓跋氏，是爲北魏。到五三四年，魏將高歡宇文泰二人各擁魏主孝靜孝武而分爲東西二魏。五五〇年。東魏孝靜禪位於高洋，國號北齊。五五七年，西魏恭帝禪位於宇文覺，國號北周。五七六年，北齊滅於北周。五八一年，北周禪位於楊堅，國號隋。隋統一江南北不久，卽遇到個荒淫無度的煬帝，又回到漢末羣雄爭奪的局面。到六一八年唐高祖卽位於長安，方把這三百餘年中不光榮的歷史結束了。

在這三百餘年中，就文人的生活看，與曹植時代同樣的可分兩個段落。晉宋爲第一個段落，與從前正始相似。試看當時文人不善終的事實罷：

(1)張華——三〇〇年。

(2)石崇——三〇〇年。

(3)潘岳——三〇〇年。

(4)陸機——三〇三年。

(5)陸雲——三〇三年。

(6)劉琨——三一八年。

(7)郭璞——三二四年。

(8)謝靈運——四三三年。

(9)范曄——四四五年。

(10)鮑照——四七〇年。

所以,一部分的文人便不肯露頭角,以求苟全。同時,任意歌唱挽歌的風氣便起來了:

(1)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歌。(世說新語卷五。)

(2)張驎酒後挽歌甚淒苦。(同上。)

(3)范曄……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爲樂。(宋書范曄傳。)

(4)顏延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南史顏延之傳。)

(5)謝幾卿……醉則執鐸挽歌。(同上謝幾卿傳。)

因此,此時詩歌的基本思想大都是不健全的。

齊梁以後爲第二段落。此時的文人較前舒服得多了。北史文苑傳序說:

太和在運,銳情文學……明皇御歷,文雅大盛。……有齊自霸業云啓,廣延俊髦。……後主雖溺

於畢小，然頗好詠詩。……周氏創業，曆運陵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

南史文苑傳序也說：

自中原沸騰，五馬南渡，綴文之士無乏於時。降及梁朝，其流彌甚。蓋由時主儒雅，篤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

所以，文學的獨立，也從這時候起。劉師培說：

考之史籍，則宋文帝時於儒學，玄學，史學，三館外，別立文學館。……而文章志諸書亦以當時爲最盛。更即以簿錄之學言之，……自齊王儉撰七志始立文翰之名，梁阮孝緒撰七錄易稱文集。(中古文學史第五。)

至於文筆之分，更可證明當時對於純粹文學的認識：

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梁元帝金樓子。)

凡此種種，都可看出文學環境的優良。

關於這兩段落的互異，我們有一種解釋。在晉宋時，一面感到偏安的恥辱，一面受到易代的痛苦；然而

到齊梁以後，偏安已成定局，而易代亦成家常便飯，不再能給詩人以激刺了。

陶潛時代的鳥瞰

此時期的詩歌，自以陶潛爲主。在他以前有元康詩人，以後有元嘉詩人，最後則有新體詩。本來在西晉時，有所謂“三張二陸兩潘一左”者，其中只有張協，陸機，潘岳及左思比較重要些。而左思尤稱大家，可與郭璞劉琨鼎足而立，爲當時詩壇之重鎮。左思以詠史八首著稱，名爲詠“史”，實卽詠“懷”。此外，嬌女詩喜用俗語方言，亦爲當時可注意的一篇。劉琨頗有儒將風度，故存詩雖少，而氣魄之偉大，風格之悲壯，實爲典午第一。郭璞的傑作是遊仙詩十四首。這與左思詠史同是“詠懷”之作，故昔人譏其“非列仙之趣”實在是不必的。他們三人的地位都較潘陸輩爲高。餘如傅玄張華等，也値得我們注意一下，此外便不必細論了。

到東晉便產生大詩人陶潛。他的詩的年代大都可考，我們可分三個時期來硏究。三十四歲以前爲第一期。此時期內的四言詩是很拙劣的，五言詩則大都已到

成功的境界。最重要的是他的歸田園居五首，他在這裏揭出"返自然"的主張，爲他一生的基本思想。三十四歲至四十九歲爲第二期。此時四言詩仍是沒有成功，五言詩則較前期似覺進步。而飲酒詩二十首——或嘆盛衰的無常，或悲生命的短促，或借物以喻意，或咏史的見志，或寫自己的饑寒，或述自己的操守——尤爲傑構。四十九歲以後爲第三期。四言詩已不再嘗試了。五言詩的題材則集中於一個"貧"字。他便在這窮愁中死了，死時還留下三篇挽詩。他在當時人心目中，恐怕沒有很高的地位，詩品列入中品可證。到唐代以後，如王孟韋柳等都極力模仿，宋代蘇辛等也都崇拜他。到現在，他久已被定爲第一流的大詩人了。

與他同時或略後，還有一羣詩人。其中最重要的是謝靈運與鮑照。靈運好遊歷，導山水詩之先路，與陶潛開田園一派相同。但他有兩種缺點：一是駢偶句太多，一是用經子成句太多。同時，許多寫景的好句却是不該埋沒的。他固然不及阮陶，然較之潘陸猶高一籌。鮑照在當時頗爲人所輕視，其實他的才氣却不在靈運之下。他的作品中，徒詩不及樂府，樂府中五言不及七言。他

的七言的樂府——尤其是行路難十八首——實爲中代詩史上不常見的傑作。謝鮑以外的詩人，如顏延之，謝惠連及謝莊等，都與靈運走的一條路。他們有靈運之短而無其長，所以品位更低。不過二謝的七言詩却可爲鮑照的羽翼，在七言詩的發展史上，是很有幫助的。

最後，我們要講到當時文人所提倡的新體詩。以前有兩種趨勢：一是對偶的趨勢，一是小詩的趨勢。對偶在古代詩史上已見其端，中代初期的大詩人如曹植阮籍及陶潛等的作品中亦多此例。小詩亦起於古代，晉宋後則更盛。所以，永明詩人便以"四聲""八病"相號召，而演成後代的律詩與絕句。當時作者，南方以謝朓爲主，北方以庾信爲主。此外，如南方的沈約，江淹，王融，徐陵，庾肩吾，吳均，何遜，江總，陰鏗等，北方的王褒，蕭愨，盧思道，薛道衡等，可爲謝庾的羽翼，而梁簡文帝及隋煬帝也不失爲一時的作家。他們的作品固然不能比前之曹阮陶謝，後之王孟李杜，然也可代表一時的風尙。

以後，我們便分章敍述。

章一終

章二　元康詩人

左思
劉琨與
郭璞

當西歷三世紀末期至四世紀初期的數十年中，頗有幾位轟動一時的詩人。習慣上，我們稱之為"太康詩人"，或稱之為"三張二陸兩潘一左"。這是因為詩品裏有這一段：

> 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

然而三張二陸兩潘的作品實在沒有很高的價值，只有左思還比較值得我們研究。左思以外，還有那"雋上之才"的郭璞，及"清剛之氣"的劉琨，也可與左思鼎足而立，蔚為西晉詩壇的重鎮。然劉郭二人時代較晚，到太康末年還不滿二十歲。若以"永嘉"為號，恐難包括左思。因此，我們想及謝靈運傳論裏的話：

> 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台之逸響，探南皮之高韻。

"元康"可指潘陸，當然包括左思；時思年約四十餘，劉郭則正在壯年。所以，我們把這三位西晉的大詩人，合稱"元康詩人。"

左思（西歷二五〇？——三〇五年？）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今山東臨淄附近）。他的生年，我們不很知道；據晉書三十一，其妹芬於泰始八年拜修儀，由此推測他當生於魏廢帝嘉平初年。家世儒學，父雍官殿中侍御史，妹芬後爲貴嬪。他幼時學書鼓琴都不成，雍謂友人：

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

他爲所激，勤於所學，善屬文，辭藻壯麗。貌寢，口訥，不好交遊，惟以閒居爲事。曾化一年的功夫，作成一篇齊都賦。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他擬賦三都，訪著作郎張載，問岷邛之事。又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史稱其構思之苦：

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卽疏之。（文選李善注引臧榮緒晉書。）

而時人頗加非笑。陸機與弟雲書：

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晉書九十二引。）

十年之後，賦作成了。居然有太子中庶子皇甫謐作序，中書著作郎張載及中書郎劉逵作注，司空張華也說：

班張之流也！

於是豪貴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陸機本欲作此賦，竟為之擱筆。秘書監賈謐請講漢書，謐誅，退居宜春里，專心讀書。齊王冏徵為記室，以病辭不就。太安中，張方大掠洛中，思遷家冀州。數歲，以疾終，約當惠帝末年。有集五卷，今存詩十四首。

他的傑作是詠史八首。他作詠史大約在西歷二七〇至二八〇年的十年中，因為詩中有這幾句：

弱冠弄柔翰，

卓犖觀羣書。……

長嘯激清風，

志若無東吳。（其一。）

吳亡於二八〇年，詩必作於吳未亡時。詩中有的是自抒抱負的話：

左眄澄江湘，

右盼定羌胡。

功成不受爵，

長揖歸田廬。(其一。)

有的是發牢騷的話:

世胄躡高位,

英俊沉下僚。

地勢使之然,

由來非一朝。(其二。)

有的是自己安慰自己的話:

寂寂揚子宅,

門無聊相輿。……

悠悠百世後,

英名擅八匹。(其四)

所以題雖詠"史",詩實詠"懷"。在他以前,如班固王粲所作,那是純粹詠的史事。自他以後,詠史詩便換了一個方向。

詠史以外如悼離贈妹二首是不大高明的四言詩,招隱二首及雜詩均五言,風格與詠史相近,我們不必多說。另有一篇嬌女詩,爲普通選本所不取的,却是一篇很有趣味的詩。"嬌女"有二:其一——

小字爲紈素,

口齒自清歷。
鬢髮覆廣額，
雙耳似連璧。
明朝弄梳台，
黛眉類掃跡；
濃朱衍丹脣，
黃吻瀾漫赤。

又其一是——

其姊字蕙芳，
面目曒如畫。
輕妝喜樓邊，
臨鏡忘紡績。
舉觶臨京兆，
立的復成易。
玩弄眉目間，
劇兼機杼役。

詩中頗多方語。如上文所引"曒"字，丁福保說：

曒字說文玉篇皆不載，似非梁以前字。疑當作粲，然宋刻玉台如是，姑存，俟考。

此外如"畢觶","鑪鉦屈"等等，注家皆爲擱筆，恐亦非雅言。其所以能刻畫盡致的，也實在爲了這一點。在駢儷漸盛的時候，這一篇的確是可貴的作品了。

詩品評其詩：

文典以怨，頗爲精切，得諷諭之致。

這大概是指詠史詩。他又說：

雖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

所謂"野"，也許指嬌女詩。沈德潛却提出抗議：

此不知太冲者也！太冲胸次高曠，而筆力又復雄邁，陶冶漢魏，自製偉詞，故是一代作手。豈潘陸輩所能比埒！

他把左思提高，與潘陸分開，是很有見地的批評。潘陸是低能詩人，而左思是阮陶間一大作者。我們引他詠史中兩句，以代表他的風格，並以結束本文：

振衣千仞岡，

濯足萬里流。

後左思二十餘年有劉琨（西曆二七一——三一八年）。他字越石，中山魏昌人（今河北東南部）。祖邁爲相

國參軍散騎常侍，父蕃位至光祿大夫。琨少得儁朗之目，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爲司隸從事，時與征虜將軍石崇，祕書監賈謐相過從，與陸機陸雲等號爲二十四友。頻遷著作郎，太學博士，尙書郎。趙王倫執政，以琨爲記室，督轉從事中郎。及齊王冏輔政，拜琨爲尙書左丞，轉司徒左長史。范陽王虓鎭許昌，引爲司馬。劉喬攻許昌，爲琨所敗；又斬石超，降呂朗；統諸軍奉迎大駕於長安，以功封廣武侯，邑二千戶。永嘉元年，爲幷州刺史，加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將。他在幷州，頗負物望。但短於控御部下，遂爲劉聰所敗，父母俱遇害。他志在復讎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愍帝卽位，拜大將軍，都督幷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三年，拜爲司空，都督幷冀幽三州諸軍事，復爲石勒所敗。遂與鮮卑段匹磾結婚約以共戴晉室。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進侍中太尉，餘如故，幷贈名刀。後匹磾與從弟末波有隙，末波誘琨子羣共圖匹磾，匹磾遂留琨不令歸。琨素負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歎。他自知必死，而神色自若。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匹磾遂縊之，時年四十八，謚曰愍。有集十卷，別集十二卷，今存詩三首。

薛能稱郤縠爲"儒將……風流"，我們可以移贈劉琨。晉書六十二說：

> 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爲當時所許。

又說：

> 〔琨〕素奢豪，嗜聲色；雖暫自矯勵，而輒復縱逸。河南徐潤者，以音律自通，遊於貴勢。琨甚愛之，署爲晉陽令。

這可以證明他對於文學與音樂的愛好。晉書又說：

> 〔琨〕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淸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

這也許有點誇張，然他的風度尙可令千載下的我們悠然神往。可是生在第三世紀的末年，喪亂頻仍，不遑安處。所以答盧諶書說：

> 自頃輈張，困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彫殘。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時復相

與舉觴對膝，破涕爲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得乎？

由這樣的性格與這樣的環境，便生出劉琨的詩。故見存詩篇雖少，而他不失爲當時第一流詩人。

我們舉幾段爲例：

逆有全邑，
義無完都！
英蕊夏落，
毒卉冬敷！（答盧諶。）
功業未及建，
夕陽忽西流；
時哉不吾與，
去乎若雲浮。
朱實隕勁風，
繁英落素秋；
狹路傾華蓋，
駭駟摧雙輈。
何意百鍊剛，

化爲繞指柔！（重贈盧諶。）

繫馬長松下，

發鞍高岳頭。

烈烈悲風起，

冷冷澗水流。

揮手長相謝，

哽咽不能言！

浮雲爲我結，

歸鳥爲我旋。（扶風歌。）

這些都是被匹磾拘留後所作，所以晉書六十二說：

> 琨詩託意非常，攄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諶。

然而盧諶是個庸人，無補於事。英雄是死了，只留得三篇"悽戾"而"清拔"的詩。沈德潛說得好：

> 越石英雄失路，萬緒悲涼。故其詩隨筆傾吐，哀音無次。讀者烏得於語句間求之！

因爲是"隨筆傾吐"，所以較之"爲文乃患太多"的陸機輩，高明得多了，

他的詩相傳還有一篇胡姬年十五。四庫提要卷一

百九十二列舉廣文選的錯誤，有一條說：

> 又胡姬年十五一篇，本梁劉琨作 郭茂倩樂府詩集可考，而沿文翰類選之誤，以爲晉劉琨。

我們看了詩中的

> 花將面自許，
>
> 人共影相憐，

之句，便知其聲律不類晉人，風格更非劉琨，其爲錯誤可知。

與劉琨差不多同時的是郭璞（西曆二七七——三二四年）。他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今山西絳縣附近）。父瑗官至建平太守。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時國事日非，他避地京南，一路遇將軍趙固及廬江太守胡孟康，都很敬重他，宣城太守殷祐還請他做參軍。祐遷石頭督護，璞也隨去。王導深重之，引參己軍事。元帝初鎮建鄴，後爲晉王，以至即帝位，都遇事咨詢。曾著江賦，傳誦一時；又作南郊賦，元帝嘉之，以爲著作郎。不久，又遷尚書郎，多所匡益。明帝在東宮，與溫嶠亮庾等並爲布衣交，璞亦在內，論者美之。永寧初，璞以母憂去

職。不久，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敦謀逆，璞不從，遂被害，年四十九。及王敦平，他追贈弘農太守。著作有(1)爾雅注五卷，(2)音二卷，(3)圖十卷，(4)贊二卷，(5)方言注十三卷，(6)三蒼注三卷，(7)穆天子傳注六卷，(8)山海經注二十三卷，(9)圖贊二卷，(10)水經注二卷，(11)周易林二卷，(12)洞林三卷，(13)新林四卷，(14)又，九卷，(15)卜韵一卷，(16)楚詞注二卷，(17)子虛上林賦注一卷，(18)集十七卷。今存詩二十二首。(晉書卷七十二有他的傳，鬼話連篇，甚不可信。大概他喜卜筮也許是眞的，但那些靈異的傳說未必是事實。故在上文的敍述裏一概沒有採入。)

他的傑作自然是遊仙詩十四首。遊仙詩來源很遠。漢樂府中有董逃行，步出夏門行，王子喬等等，後來曹操曹植詩中也多此類的詩。"遊仙"二字始見於曹植樂府的遊仙篇，後來嵇康張華，何劭張協等也有遊仙詩，其次便是郭璞。不過郭璞以前的遊仙詩是確詠赤松王喬的，到郭璞則遊仙其名而詠懷其實——正如左思所作詠史詩似的。例如：

漆園有傲吏，

萊氏有逸妻。

進則保龍見，

退爲觸藩羝。

高蹈風塵外，

長揖謝夷齊。（其一。）

六龍安可頓？

運流有代謝；

時變感人思，

已秋願復夏；

淮海變微禽，

我生獨不化！（其四。）

這些顯然是感憤之辭，所以詩品說：

> 遊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遠玄宗。其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

這話完全是錯的。史稱璞"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有"莊周偃蹇於漆園，老萊婆娑於林窟"之句，與上文所引遊仙詩句同意。這種有眞性情的抒情詩，難道劣於何劭等不乖於玄宗的詩？

其他的詩却未能稱是。唐文館詞林所載四首贈答詩，都是四言的。雖沈德潛稱贈溫嶠"異苦同岑"句爲"造語新俊"，然就大體看來，似遠遜於曹操曹叡嵇康劉琨的四言詩。餘如藝文類聚所載三首及初學記所載一首，大都有闕文。完全的只有"杞梓生南荆"一首，亦有以爲陸機作者，而且也不大高明。

以上三位是我們認爲值得仔細研究的，是西晉的第一流的詩人。以下我們再略談一談幾位不大值得研究的小詩人。

其他詩人

西晉的"小詩人"，據馮惟訥丁福保所搜集的，幾近百人。其中自然有許多僥倖流傳到現在而毫無文學的價值的詩人，如荀勗，傅咸，曹攄，盧諶之流，我們可以不提。就是偶有一二篇傳誦當時的，如孫楚"零雨之章"，王讚"朔風之句"以及石崇明君之辭，束皙補亡之作，要皆無關宏旨，不必詳述。我們現在只講五個人——晉初的代表傅玄與張華二人，及"三張二陸兩潘"的代表協，機，岳三人。

傅玄(西歷二一七——二七八年)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今陝西耀縣附近)。祖燮爲漢漢陽太守，父韓爲魏扶風太守。他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州舉秀才，除郎中，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後參安東將軍軍事，轉溫令，再遷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封鶉觚男。武帝爲晉王，以他爲散騎常侍。及卽帝位，進爵爲子，加駙馬都尉，掌諫職。俄遷侍中，以事免官。西歷二六八年，後爲御史中丞。翌年，遷太僕。尋轉司隸校尉，又以事免官。卒於家，年六十二，諡曰剛。後追封淸泉侯，子咸嗣。有集五十卷，今存詩六十四首。他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貴遊懾伏，台閣生風。而他的言情詩則頗婉轉可誦：

雷隱隱，
感妾心。
傾耳淸聽非車音。(雜言。)
君安遊兮西入秦，
願爲影兮隨君身。
君在陰兮影不見，
君依光兮妾所願。(車遙遙篇。)

其傑作則要推短歌行：

昔君視我

如掌中珠，

何意一朝

棄我溝渠！

昔君與我

如影與形，

何意一去

心如流星！

昔君與我

兩心相結，

何意今日

忽然兩絕！

接連三排，意深而筆健，在傅玄詩中要算上乘。此外如雜詩"志士惜日短"篇悽婉清俊，亦頗膾炙人口。其餘則未能稱是。沈德潛說他"長於樂府"，然他的樂府中有極無聊者。如艷歌行"日出東南隅"篇，幾乎全是模仿漢辭的，篇末竟說：

天地正厥位，

願君改其圖！

這眞太唐突羅敷了。

張華(西歷二三二——三〇〇年)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今河北北平附近)。父平爲魏漁陽郡守。他少孤貧，以牧羊爲生。然勤於學業，遂善屬文，辭藻温麗。嘗作鷦鷯賦，爲阮籍所稱賞，由是知名。初爲太常博士，轉河南尹丞，又除著作佐郎，遷長史，兼中書郎，時華年約三十。晉受禪，拜爲黃門侍郎，封關內侯。數歲，拜中書令，後加散騎常侍。及吳平，以譬畫功，進封爲廣武縣侯，增邑萬戶。爲荀勗所譖，出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又以譖言，徵爲太常。及惠帝卽位，以華爲太子少傅。後以誅楚王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金章紫綬。久之，論前後忠勳，進封壯武郡公。以事爲趙王倫及孫秀所讎，遂被害，年六十九。集十卷，今存詩三十二首。他的詩，意境未嘗不好，只是筆不足以達之。例如他的門有車馬客行寫一個久別重逢的同鄉：

語昔有故悲，

論今無新喜。……

詞端競未究，

忽唱分途始。

這是一個很好的題材，而這幾句詩是笨極了。比較好-些的是情詩：

清風動帷簾，

晨月照幽房。

佳人處遐遠，

蘭室無容光（其三。）

巢居知風寒，

穴處識陰雨。

不曾遠別離，

安知慕儔侶？（其五。）

又如雜詩：

重衾無暖氣，

挾纊如懷冰；

伏枕終遙夕，

寤言莫予應。（其一。）

詩品所謂"其體華艶"，"兒女情多"者，庶幾近之。又有勵志詩，是四言的說理詩。雖有模仿詩經的嫌疑，然亦

頗能避去抽象的蔽病。

張協（西歷二六五？——三一五年？）字景陽，安平人（今河北保定附近）。父收爲蜀郡太守，兄載官至中書侍郎，弟亢官至散騎幸侍。協少有儁才，與載亢齊名，初解公府掾，轉祕書郎，補華陰令。嘗爲征北大將軍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轉河間內史。時天下已亂，所在寇盜，協遂異絕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至永嘉初，復徵爲黃門侍郎，託疾不就。不久，終於家。有集四卷，今存詩十三首。他以雜首著稱。其中寫景的部分如：

秋夜涼風起，
清氣蕩暄濁；
蜻蛚吟階下，
飛蛾拂明燭。（其一。）

抒情的部分如：

疇昔嘆時遲，
晚節悲年促。
歲暮懷百憂，

將從季主卜。(其四。)

這些詩雖不能上比左思劉郭，然亦可與傅玄張華成鼎足之勢，較之潘陸之倖享大名者固自不同。

陸機(前二六一——三〇三年)字士衡，吳郡人(今江蘇吳縣附近)。祖遜爲吳丞相，父抗爲吳大司馬：其家世之清華，爲西晉詩人冠。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時年僅十四。六年後，吳亡，退居舊里，閉門勤學，文賦及辨亡論等卽作於是時。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張華素重其名，稱爲"二俊"。太傅楊駿辟爲祭酒，遷太子洗馬，著作郎。吳王晏以爲郎中令，遷尙書中兵郎，轉殿中郎。趙王倫引爲相國參軍，中書郎，賜爵關中侯。倫敗，被收，減死，徙邊，遇赦。成都王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爲平原內史。穎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兵二十餘萬，而爲乂所敗。宦人孟玖與將軍牽秀共譖機有異志，穎使秀密收之，遂遇害，時年四十三。有集四十七卷，今存詩一百零四首。就政治史講，他是個妄人；就文學史講，他是個笨伯。沈德潛曾痛責他：

士衡以名將之後，破國亡家；稱情而言，必多哀

怨。乃詞旨敷淺，但工塗澤，復何貴乎？

又論其劣點道：

意欲逞博而胸少慧珠，筆又不足以舉之，遂開出排偶一家。西京以來空靈矯健之氣不復存矣。降自梁陳，專工隊仗，邊幅復狹，令閱者白日欲臥，未必非士衡爲之濫觴也。

"塗澤"和"排偶"的例子，可謂俯拾卽是。現在我們找些差強人意的部分抄錄於後：

渴不飲盜泉水，
熱不歇惡木陰。
惡木豈無枝？
志士多苦心。（猛虎行。）
辭家遠行遊，
悠悠三千里，
京洛多風塵，
素衣化爲緇。（爲顧彥先贈婦。）

這些在士衡詩中都是比較超拔，比較有一點氣骨的詩。大概他是上了"以賦作詩"的當。當時風氣本來如是，故他得名最大，而作品最劣。

潘岳(西歷二四〇?——三〇〇年)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今河南開封附近)。祖瑾爲安平太守,父芘爲琅邪內史。岳少有奇童之稱,早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才名冠世,爲衆所嫉。栖遲十年,始出爲河陽令,轉懷令,頗勤於政績。遂調補尙書度支郎,遷廷尉,楊駿引爲太傅主簿。未幾,選爲長安令,徵補博士。未召,以母疾去。尋爲著作郎,轉散騎侍郎。他少時惡孫秀,數撻辱之。及秀爲趙王倫中書令,遂誣岳爲亂,誅之,夷三族。有集十卷,今存詩十八首。他的詩與陸詩是同樣的不高明。最出名的是悼亡詩:

望廬思其人,
入室想所歷。
幃屏無髣髴,
翰墨有餘跡。
流芳未及歇,
遺掛猶在壁。(其一。)
歲寒無與同,
明月何朧朧!

展轉眄枕席，

長簟竟牀空。

牀空委淸塵，

室虛來悲風。（其二。）

這些還可表示一點哀悼的深情。第三首便差得遠。即第一首中，也有"周遑仲驚劇"一類不通的句子。悼亡以外的幾首，更不用說了。

章二終

章三　陶潛

陶潛傳略

現在我們要敍述當時唯一的大詩人陶潛(西歷三七二?——四二七年)了。他的傳記,最早者爲沈約與蕭統所作的,後來晉書南史及蓮社高賢傳等都有傳,吳仁傑王質丁晏陶澍等都有年譜。近人梁啓超古直等又作有新譜。材料雖甚豐富,然而異說紛紜,莫綜一是,我們要替他作一簡單的傳記,反而無從下筆。此處不能詳細考證,只能綜合各種主張,略略敍述於後。

陶潛的生年,是各問題中之最糾紛者。據我們所知,大概有四種異說:

(1)晉穆帝永和八年(西歷三五二年)。

(2)晉哀帝興寧三年(三六五年)。

(3)晉簡文帝咸安二年(三七二年)。

(4)晉孝武帝太元元年(三七六年)。

第一說是宋張縯的主張(李公煥陶集箋注引)，據辛丑年(四〇一年)遊斜川"開歲倏五十"來推算的。但辛丑一作辛酉，五十一作五日，不能算鐵證，且與他處衝突，故不能成立。第二說是古史各傳的記載，說他卒年六十三，故當生於此年，似乎可信。但全集未道及六十以後事，只說"年過五十"又說"早終非命促"，顏延年他也說"年在中身"，可證他卒年不滿六十，各傳非誤載卽字譌。第四說是古直的主張，以爲他卒年五十二。然而並沒有什麼證據詔示我們，且又肊改原文，如辛丑還江陵"閒居三十歲"改三爲二，遊斜川序"辛丑"改爲"乙丑"，簡直胡鬧，當然不能成立。所以四說中以第三說爲較可信。這是梁啓超的主張。陶集中記年各篇，大都有異文，不能作證。惟辛丑還江陵"閒居三十載"無異文，依此推算，卒時年五十六，當生於三七二年。

他的名字，籍貫，世系等等，也多異說。關於名字，有四種異說：

(1)名潛，字淵明，(沈約所作傳)。

(2)名淵明，字元亮，(蕭統所作傳)。

(3)名潛，字元亮，(晉書本傳)。

（4）名元亮，字淵明。（南史本傳）。

集中如孟府君傳及祭程氏妹文均自稱"淵明"，而傳說他對檀道濟却自稱"潛"，所以吳仁傑等主張"在晉名淵明，字元亮，在宋則更名潛，而仍其舊字"。梁啓超則以爲"君子已孤不更名"，而以潛爲小名。我們於此，只好存疑。關於籍貫，有三種異說：

（1）潯陽柴桑，（沈蕭及南史的傳）。

（2）宜豐，（明一統志引圖經）。

（3）上京（江州志）。

陶澍說，"集中有移居詩及還舊居詩，其首句曰，'疇昔家上京'，則江州志所說爲信。當是始居上京，因火而徙柴桑之南村：後又還居上京也。圖經謂始家宜豐，未知所本。"這是不錯的；別本上京作上荆。關於世系，舊說曾祖侃，晉大司馬；祖茂，武昌太守；父逸，姿城太守；母孟氏，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嘉第四女。其中有三疑問：

（1）曾祖是陶侃嗎？

（2）茂一作岱，到底如何？

（3）父名逸嗎？是姿城太守嗎？

第一個疑問是閻詠提出的，理由是"侃廬江人，元亮潯

陽柴桑人，其址貫不同”等等，但贈長沙公序明言“祖同出大司馬”，實在沒有什麽可疑，（閻詠以“大司馬”爲“右司馬”之誤，指漢陶舍不指侃，實太牽強）。第二個疑問，我們以爲茂見古史，岱見陶茂麟家譜，似乎名茂可靠些。第三個疑問，比較重要些。史傳均未提及父名，惟見李公煥所引陶茂麟家譜，其書久不傳，且晉宋志無姿城；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亦載之，但“姿城”作“安城”，未知所據，闕疑爲是。

當他壯年，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久。以不堪吏職，自解歸。後又召爲主簿，不就。躬耕自資，抱羸疾，遂爲鎭軍參軍，後又爲建威參軍。他向親朋說：

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

遂以義熙元年（四〇五年）八月，補彭澤令。至十一月，遭妹喪，自免歸。傳說當時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束帶以見，他嘆道：

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

即日解綬去職。兩說未知孰是，但他從此以後不再做官是事實。義熙末（四一八年？）徵著作郎，他不就。四二〇年，劉裕篡晉自立。元嘉四年（四二七年）九月，卒，年五

十六。子五人：長子儼，小名舒，母早卒，姓氏無考；次俟，份，佚，佟，小名宣，雍，端，通，母翟夫人。鄧名世說，“潛生族人熙之，宋度支尚書”，疑有誤。

從四〇五至四二七的二十餘年中，是他閒居的時候。這期內所流傳的軼事甚多，頗可窺見他的性格——知道他是怎樣的天眞爛漫，怎樣的沉醉於酒鄉中，或流連於大自然的懷抱裏，而成爲第一流的大詩人。

總結上文，作爲一表：

紀年			紀事		
西歷	中歷	陶潛	歷史的	傳記的	文學的
三七二年	晉簡文帝咸安二年	一		陶潛生。	
三九〇年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	一九		妻某氏卒。	
三九九年	安帝隆安三年	二八		作鎮軍參軍。	
四〇五	義熙元年	三四		三月爲建威參軍八月補彭澤令，十一月自免歸。	作歸去來辭。
四〇八年	四年	三七		六月遇火，旋即移居。	
四一八年	十四年	四七	劉裕弒安帝。	徵著作郎，不就。	

四二〇年	宋武帝永初元年	四九	劉裕篡晉，自立。		
四二七年	文帝元嘉四年	五六		九月卒。	作挽歌。

陶潛的詩

陶潛卒後不及百年，蕭統替他編全集，計七卷，又序傳誄爲一卷，共八卷。同時又有一種五卷的，合"錄"一卷爲六卷。北齊陽休之編爲十卷，隋志所載又有一種九卷的。唐時有五卷及二十卷二種，宋以後則不同的版本很多，這也不必細述。我們所要注意的，是集中的僞作：

(1)歸田園居第六首"種苗在東皐"。——韓駒說，"田園六首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今俗本乃取江淹種苗在東皐爲末篇。東坡亦因其誤，和之。陳述古本，止有五首。"(李公煥引。)按此乃江淹的擬陶徵君，當删。

(2)問來使"爾從山中來"。——西淸詩話說，"此節獨南唐與晁文元家二本有之。"容齋隨筆說，"問來使詩諸家本皆不載，惟晁文元家本有之。天目疑非陶居處。"蓋詩中有"早晚發天

目"句,故云然。湯漢說,"此蓋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僞爲之。"嚴羽說,"此篇誠佳,然其體製氣象與淵明不類。得非太白逸詩,後人漫取以入集邪?"亦當删。

(3)四時"春水滿四澤"。——彥周詩話說,"此詩乃顧長康詩,誤入彭澤集。"湯漢說,"此顧愷之神情詩,類文有全篇。"故當删。

他如五孝傳,讀史述,四八自,扇畫贊等,疑皆僞作,因不在詩歌範圍內,故不贅。

除僞作外,他的詩共存一百五十餘首。其中有四分之三是可以考知時代的,我們分爲三期:

(1)西曆三九一——四〇五年。這是他的壯年,(二十歲到三十四歲),正在社會上服務。

(2)西曆四〇五——四二〇年。這是他的中年(三十四歲到四十九歲),在故鄉做隱士。

(3)西曆四二〇——四二七年。這是他的晚年(四十九歲到五十六歲),是隱士兼遺老的生活。

以下我們依次研究。

第一期中的詩,作期可攷者如下:

(1)命子十首。——這是命長子儼的。陶潛弱冠悼亡,儼生當在十八九歲時。詩云"漸免於孩",知作於二十一二歲時。

(2)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詳下。

(3)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這詩紀年甚明,時陶潛二十九歲。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當在其前,約二十七八歲。

(4)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一首。——時潛三十歲。

(5)歸田園居五首。——詩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知亦潛三十歲時作。

(6)歸鳥四首。——詩云"翼翼歸鳥……見林情依",可見與上五首同時。

(7)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時潛三十二歲。

(8)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一首。——同上。

(9)還舊居一首。——詩云"六載去還歸",當在始

作參軍後六年,潛三十二三歲。

(10)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一首。——時潛三十四歲。

以上共計二十八首。

命子十首是各篇中之最早者,共四言八十句。首述遠祖陶唐氏,御龍氏,豕韋,陶舍,陶青,次述曾祖陶侃及其父祖等;次述儼之生及其命名;末致訓勉之意。四言詩自詩經以後,久無嗣音。惟漢末仲長統及曹操所作,差強人意。陶潛四言詩甚多(約佔全集四分之一以上),但佳者很少,這十首也不高明。第一,抽象的恭維及訓誨的話太多,如:

亹亹丞相,

允迪前蹤。(其三。)

桓桓長沙,

伊勳伊德(其五。)

三千之罪,

無後爲急(其七。)

福不虛至,

禍亦易來。(其十。)

第二，抄襲詩經的地方太多，如：

悠悠我祖。（其一。）

於赫愍侯。（其三。）

專征南國。（其五。）

於皇仁考。（其六。）

瞻望弗及。（其七。）

溫恭朝夕。（其八。）

人亦有言。（其九。）

日居月諸。（其十。）

大概此時陶潛的文學的技術還未成熟，所以如此。歸鳥四首亦遠不如歸田園居。

其餘十四首均五言。牠們便顯出很大的進步，尤其在寫景及抒情兩方面。寫景的如：

涼風起將夕，

夜景湛虛明。

昭昭天宇闊，

皛皛川上平。（辛丑歲九月赴假還江陵。）

淒淒歲暮風，

翳翳經日雪。

傾耳無希聲，

在日皓已潔。(癸卯歲十二月中作。)

抒情的如：

目倦川途異，

心念山澤居。

望雲慚高鳥，

臨水愧游魚。(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平疇交遠風，

良苗亦懷新。

雖未量歲功，

即事多所欣(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從這些例子，我們不但可以預測陶詩的成功，並且可以窺見陶潛的性格：他雖在服務於社會，却時時挂念着他的園林，要回到他的農鄉生活。

所以，在第一期內最可以代表的作品，便是歸田園居五首。我們隨便舉幾段爲例：

曖曖遠人村，

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

雞鳴桑樹顛。(其一。)

白日掩荆扉,

虛室絕塵想。……

相見無雜言,

但道桑麻長。(其二。)

種豆南山下,

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

帶月荷鋤歸。(其三。)

我們要注意他在這裏揭出"返自然"的主義:

久在樊籠裏,

復得返自然。(其一。)

同時在歸去來辭裏也說:

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

這種思想來源有二:一是嵇康,曾在遊仙詩,述志詩,及贈秀才入軍裏再三讚美"自然"(詳前),陶潛顯然受有他的影響。一是孟嘉,他的外祖父。孟府君傳裏載桓溫問:

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孟嘉答：

漸近自然。

陶潛大約受有他的遺傳。總之，這五首是第一期內最重要也最成功的作品。

乙巳辭官以後，便轉入第二期。作期可考者爲：

(1)責子詩一首。——詩云，"阿舒巳二八"，可見長子巳十六歲，時潛約三十四五。

(2)戊申歲六月遇火一首。——時潛三十七歲。

(3)移居二首。——遇火而移居，約在潛三十七八歲時。

(4)己酉歲九月九日一首。——時潛三十八歲。

(5)和劉柴桑一首。——劉遺民卒於義熙六年，潛三十九歲，此詩當作於此年以前。

(6)酬劉柴桑一首。——同上。

(7)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一首。——時潛三十九歲。

(8)飲酒二十首。——詩云，"行行向不惑"，可見是潛四十歲以前所作。

(9)連雨獨飲一首。——詩云，"僶俛四十年"，可見是潛四十歲時作。

(10)與殷晉安別一首。——序云，"殷……後作太尉參軍，移家東下，作此以贈"，劉裕以義熙七年改授太尉，時潛四十歲。

(11)榮木四首。——詩云，"四十無聞，斯不足畏"，約當潛四十歲左右。

(12)答龐參軍一首。——序云，"自爾鄰曲，冬春再交"，知作於移家後，約當潛四十歲左右。

(13)答龐參軍六首。——同上。

(14)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穫一首。——時潛四十五歲。

(15)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一首。——詩有"馬隊非講肆"句，蓋指檀韶請他們講禮事，時在義熙十二年，潛四十五歲。

(16)贈羊長史松齡一首。——序云，"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作此與之"，羊蓋往賀劉裕平關洛，時義熙三十年，潛四十六歲。

(17)贈長公四首。——題序均稱"長沙公"，但宋武

帝永初元年六月卽詔改爲"醴陵縣侯",可見作詩時晉尙未亡,當在潛四十九歲以前。

以上共計四十八首。

這些詩中,榮木四首,答龐參軍六首及贈長沙公四首是四言的。我們可以說,這十四首與第一期中的十首是同樣的不高明。例如:

貞脆由人,
禍福無門。
匪道曷依?
匪善奚敦?(榮木之二。)
昔我云別,
倉庚載鳴;
今也遇之,
霰雪飄零。(答龐參軍之五。)
於穆令族,
允構斯堂。……
我曰,"欽哉!
實宗之光!"(贈長沙公之二。)

這與命子犯的同一的弊病,所以不妨說陶潛是長於五

言而短於四言的。

其餘均五言。較之第一期的五言詩，我們覺得在內容上充實得多。除普通的寫景及抒情的佳句外，我們當注意的有二點：第一，抒寫濃摯的友誼。例如：

農務各自歸，

閑暇輒相思。

相思則披衣，

言笑無厭時。（移居之二。）

情通萬里外，

形跡滯江山。

君其愛體素，

來會在何年？（答龐參軍。）

第一期內如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寫雪固屬絕調，但通篇未說起他與敬遠的情誼，似遜於第二期。第二，敘述飲酒的嗜好。如：

天運苟如此，

且進杯中物。（責子。）

過門更相呼，

有酒斟酌之。（移居之二。）

何以稱我情？

濁酒且自陶。（己酉歲九月九日。）

谷風轉淒薄，

春醪解飢劬。（和劉柴桑。）

盥濯息檐下，

斗酒散襟顏。（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故老贈余酒，

乃言飲得仙。（連雨獨飲。）

或有數斗酒，

閒飲自歡然。（答龐參軍。）

陶潛嗜酒，爲我們所習知，然第一期各詩中絕未提及（只歸田園居第五首有"漉我新熟酒"一句），到第二期方暢言飲酒。這一點是前人未注意到的。

現在我們要提出飲酒二十首來特別講一講。陶潛有一篇自序：

余閒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爲歡笑

爾。

可見非一朝一夕所作，故內容是多方面的。或嘆盛衰的無定：

衰榮無定在，

彼此更共之。……

寒暑有代謝，

人道每如玆。（其一。）

或悲生命的短促：

一生復能幾？

倏如流電驚。

鼎鼎百年內，

持此欲何成？（其三。）

或借物以喻意：

青松在東園，

衆草沒其姿；

凝霜殄異類，

卓然見高枝。（其八。）

或咏史以見志：

長公曾一仕，

壯節忽失時。……

仲理歸大澤，

高風始在茲。(其十二。)

或寫自己的飢寒：

竟抱固窮節，

飢寒飽所更；

敝廬交悲風，

荒草沒前庭。(其十六。)

或述自己的操守：

是時向立年，

志意多所恥。

遂盡介然分，

拂衣歸田里。(其十九。)

其中最膾炙人口的是這一首：

結廬在人境，

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

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

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眞意，

欲辯已忘言。（其五。）

這種詩讀來似覺毫不費力，然情眞而意遠，迥非後人所可學步。詩品推爲"隱逸詩人之宗"，王安石謂"自詩人以來無此句"，眞是不錯。總之，飲酒是第二期中的傑作，而結廬在人境又是飲酒中的傑作。

四二〇年，宋武帝篡晉自立，以後陶潛便轉入第三期隱士兼遺老的生活。作期可考者如下：

（1）述酒一首。——韓駒吳仁傑湯漢陶澍都說是指篡位事，文繁不錄。我們細讀原文所引史蹟，覺得他們的推測可以承認。此詩當作於潛四十九歲或以後。

（2）擬古九首。——詩云"飢食首陽薇"，又云"忽値山河改"，可見也是指晉宋易代事，大約也作於潛四十九歲或以後。

(3)雜詩十二首。——詩云,"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知是潛五十歲時作。

(4)遊斜川一首。——序云,"辛酉正月",詩云"開歲倏五十",知是潛五十歲時作。("五十"一作"五日",然序云"各疏年紀",知"五日"爲誤。"辛酉"又作"辛丑",與年歲不合,亦誤。)

(5)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一首。——詩云"僶俛五十年","五十"一作"六九",可見是潛五十歲或五十四歲所作。

(6)於王撫軍座送客一首。——李公煥以爲是送謝瞻的詩,而瞻爲豫章在永初二年,時潛五十歲。然無確據。王宏爲江州撫軍至元嘉元年止,我們只能說作於此年以前,卽潛五十三歲以前。

(7)九日閒居一首。——序云,"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與宋書隱逸傳所載王宏送酒事相合,大約也作於潛五十三歲以前。

(8)乞食一首。——此詩與蕭統載檀道濟的話相合,道濟在元嘉元年代王宏撫江州,詩當作於

潛五十三歲前後。

(9)有會而作一首。——序云，"朝夕所資，烟火裁通"，大約與上一首同時作。

(10)詠貧士七首。——太約與上一首同時作。

(11)挽歌詩三首。——詩云，"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與自祭文"律中無射"合，可見是屬纊時作，時年五十六。

以上共計三十八首。——三期合計一百十四首。

這一期內沒有四言詩，這是值得注意的。

我們先提出擬古及雜詩來研究一下。在魏晉時，詩人的"遊仙""擬古""詠懷""詠史""雜詩"等題，除極少數的例外外，大都不是以"仙""古""史"爲對像，而是發洩自己的牢愁的。所以這一類的作品常常是詩人最坦率的自白而成爲全集中之傑構。陶潛這二十餘首詩，也是如此。他說：

憶我少壯時，
無樂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
騫翮思遠翥。(雜詩之五。)

少時壯且厲，

撫劍獨行遊。

誰言行遊近？

張掖至幽州。（擬古之八。）

這是他壯年的氣概。後來飽經憂患，所以態度也便不同了：

山河滿目中，

平原獨茫茫。

古時功名士，

慷慨爭此場。

一旦百歲後，

相與還北邙。（擬古之四。）

盛年不重來，

一日難再晨。（雜詩之一。）

日月擲人去，

有志不獲騁。（同上之二。）

日月還復周，

我去不再陽。（同上之三。）

燦爛的舊夢與悲涼的暮境，打動了我們詩人的心坎，而

寫成這幾首第三期內最重要的作品。

其他幾篇的題材，便集中於一個"貧"字。例如：

飢來驅我去，

不知竟何之！（乞食。）

夏日長抱飢，

寒夜無被眠。（怨詩楚調。）

傾壺絕餘粒，

闚灶不見烟。（詠貧士之二。）

弊襟不掩肘，

藜羹常乏斟。（同上之三。）

擬古裏也曾寫過"三旬九遇食"的貧士，但他以爲"道勝無戚顏"（詠貧士之五），故能"忘懷得失，以此自終"（五柳先生傳）。臨終還很從容的寫他的自挽詩：

千秋萬歲後，

誰知榮與辱？

但恨在世時，

飲酒不得足！（挽歌之一。）

幽室已一閉，

千年不復朝。

千年不復朝，

賢達無奈何！(同上之三。)

這三首詩有以爲擬挽歌者，非。他還有一篇自祭文。自來文人臨終作詩者固不少，然常常充滿不平之氣，辭亦拙劣者多。陶潛獨不然，所以不可及。

此外，還有作期不可攷的，四言詩十餘首，五言詩二十餘首。除讀山海經十三首中的第一首膾炙人口外，餘均無關閎指，故不一一贅述了。

章三終

章四　元嘉詩人

謝靈運

以上略述第四世紀的詩人，現在要述第五世紀的詩人——習慣上稱之爲"元嘉詩人。"元嘉是宋文帝的年號，從西歷四二四年至四五三年。這稱謂大約來自詩品：

> 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

現在我們先提出謝靈運鮑照來講一講，然後再附論顏延年以下的小詩人。

謝靈運（西歷三八五——四三三年）爲陳郡陽夏人（今河南太康附近）。祖玄爲晉車騎將軍，父瑍生而不

慧，爲祕書郎，早卒。靈運幼便穎悟。謝玄說：

　　我乃生瑍，瑍那得生靈運！

謝家本爲江南大族，靈運又好學，博覽羣書，遂擅名江左，尤爲從叔混所知愛。初襲封康樂公，食邑二千戶，以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爲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史稱他：

　　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

撫軍將軍劉毅鎮姑熟，以爲記室參軍；毅鎮江陵，又以爲衛軍從事中郎。義熙八年(四一二年)，劉裕誅毅，以靈運爲太尉參軍，入爲祕書丞。劉裕伐長安，道隣留守，靈運爲諮議參軍，轉中書侍郎。又爲世子中軍諮議，黃門侍郎，遷相國從事中郎，世子左衛率。

到他三十六歲，(四二〇年)，劉裕篡晉，降公爵爲侯，食邑五百戶，爲散騎常侍，轉太子左衛率。史稱他：

　　性褊激，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旣不見知，常懷憤憤。

少帝卽位(四二三年)，他以"構扇異同，飛毀執政"，出

為永嘉太守。永嘉是個好去處，他又愛遊山水——

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偏歷諸縣，動逾旬朔。民間訴訟，不後關懷。所至輒為詩詠，以致其意焉。

做了一年，稱疾去職。在始寧縣脩營別業，有終焉之志。每有一詩至都邑，貴賤爭相傳寫，名動京師。

文帝即位（四二四年），徵為祕書監，命撰晉書，不久又稱疾不朝。他只管——

穿池植援，種竹樹果。……出郭遊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遊娛宴樂，以夜續晝。

元嘉五年（四二八年），他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這時靈運最為舒服。史稱他：

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眾，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備盡。登躡常着木履，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

一次他遊始寧臨海一帶，從者數百，太守疑為山賊。又遊會稽，也驚動縣邑太守。讎家誣有異志，幸文帝未加罪，命為臨川內史，賜秩二千石。但他遊放如故，遂迸廷

尉治罪，減死徙廣州，不久以故棄市，時年四十九。子鳳，早卒。

我們詳述他的生平，是要先認識他的性格，然後方能了解他的作品。文心雕龍明詩說：

宋初文詠，老莊告退，而山水方滋。

靈運的詩實開山水一派，與陶潛開田園一派相同。我們舉幾段爲例：

山行窮登頓，
水涉盡洄沿。
巖峭嶺稠疊，
洲縈渚連綿。
白雲抱幽石，
綠篠媚淸漣。
葺宇臨迴江，
築觀基層巔。（過始寧墅。）
客遊倦水宿，
風潮難具論。
洲島驟迴合，
圻岸屢崩奔。

乘月訴哀猿，

浥露馥芳蓀。

春晚綠野秀，

巖高白雲屯。（入彭蠡湖口。）

這樣例子很多，我們不必多舉。我們知道他是愛好遊玩的人，"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盡備"。雖然從者數百去遊山，似乎有點煞風景，然而終勝於那些不能賞鑑自然美的俗物。所以，他能夠替後代詩人闢一條新的蹊徑。

胡適說：

謝靈運……受辭賦的影響太深了，用駢偶的句子來描寫山水，故他的成績並不算好。……〔他〕只能把自然界的景物硬裁割成駢儷的對子，遠不如陶潛眞能欣賞自然的美。（白話文學史第八章。）

這是不錯的。例如前引十六句，却有七付對子。又如膾炙人口的登池上樓，其中

池塘生春草

一句原很自然，不料他對上

園柳變鳴禽

一句，便減色不少；更接以

祁祁傷豳歌，

萋萋感楚吟

二句，便毫無詩意，而成爲劣作了。又如：

含悽泛廣川，

灑淚眺連岡。（廬陵王墓下作。）

弄波不輟手，

玩景豈停目？（初發入南城。）

披拂趨南徑，

愉悅偃東扉。（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這些都是毫無價值的駢句。駢偶的風氣來源很古，然而拿不自然的駢句來寫自然的美，豈非與他從者數百去遊山同樣的可笑嗎？

他還有一個缺點，就是喜用經子成句，食而不化。從前曹操樂府裏，也偶有幾首犯這毛病，謝靈運則變本加厲了。我們略舉幾個例：

在宥天下理，

吹萬羣方悅。（九日從宋公戲馬台集送孔

令。)

這是用莊子"聞在宥天下，不聞在治天下也"，及"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二段。

洊至宜便習，

兼山貴止託。(富春渚。)

這是用周易"水洊至習坎"及"兼山艮，……艮其止，止其所也"二段。

四城有頓躓，

三世無極已。(石壁立招提精舍。)

這是用因果經"故辭父王出四城門"及維摩經"三世菩薩不思議道"二段。這類惡例實舉不勝舉。鍾嶸曾痛論用典之非：

> ……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卽目，"高台多悲風"亦惟所見，"淸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這是很不錯的。可惜謝靈運只有"池塘生春草"及"明月照積雪"兩句，其餘都免不了用典。到後來"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鈔"，都是上了他的當。

這對仗與用典是謝詩二大缺點。但是有些地方，確爲他人所不及，我們也不該埋沒他。姑就賞鑑所及，摘錄於後：

密林含餘清，

遠峯隱半規。（遊南亭。）

孤嶼媚中川，……

空水共澄鮮。（登江中孤嶼。）

野曠沙岸淨，

天高秋月明。（初去郡。）

崖傾光難留，

林深響易奔。（石門新營所住。）

孟夏非長夜，

晦明如歲隔。（南樓中望所遲客。）

這些都是意境很好，詞句尤極凝鍊，爲後代五律作者所取法。前人評謝詩，稱他"鈎深極微而漸近自然"（王士禎），"追琢而返於自然"（沈德潛），其實雕琢則有之，自然則尙未，所以頗爲近代學者所呵斥。大概謝詩是深入而深出的。因爲深出，所以不是第一流，又因爲深入，所以不該一筆抹殺。前人只知他深入，故捧他太高，近人

只知他深出，故黜他過甚。比較公平一點的，是晚清施補華：

> 大謝山水遊覽之作，極爲鑱削可喜。鑱削可矯平熟，鑱削失却渾厚。故大謝之詩勝於陸士衡之平，顏延之之澀、然視左太冲郭景純已遜自然，何以望子建嗣宗之項背乎？（峴傭說詩。）

位在陸顏之上，左郭之下，乃謝詩定評。所以他雖轟動一時，而不能衣被萬世。

鮑照

關於元嘉詩人，向以顏謝並稱。然顏延年實遠在謝靈運之下，我們留在下節與其他小詩人一起論列。現在我們先講鮑照——他不但可與謝並峙，實有駕而上之之勢。

鮑照（西歷四一五？——四七〇年？）字明遠，東海人（今江蘇灌雲附近），本上黨人（今山西東南部）。家世貧賤，少有文思。嘗謁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有人說：

> 郎位尙卑，不可輕忤大王！

照怒，說：

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沉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
大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
與燕雀相隨乎？

詩上，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匹，以爲國侍郎。王薨，始興王濬又以爲侍郎。孝武初（四五五年？）除海虞令，遷太學博士，兼中書舍人。（南史說文帝以爲中書舍人，但宋書及虞炎序都說在孝武時。）時王多忌，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多鄙言累句，時人謂照才盡。後出爲秣陵令，又轉永嘉令。大明五年（四六一年），除前軍行參軍。臨海王子頊鎭荊州，掌知內命，尋遷前軍刑獄參軍事。宋明帝初，子頊敗，爲亂軍所殺。集十卷，內詩四卷，有錢振倫注。

鮑照的詩，存者約二百首。其中半爲徒詩，半爲樂府。徒詩全爲五言，樂府則半爲五言，半爲七言或雜言。就我們看來，他的徒詩不如樂府，樂府中五言不如七言。七言起源很早（漢末）而成立很遲（唐初），中間六百年是醞釀時期。無論就量或質言，鮑照是七言詩醞釀時期中惟一大作家。我們隨便舉幾段例：

憔悴容儀君不知，

辛苦風霜亦何爲！（代鳴雁行。）

入君懷，結君佩，

怨君恨君恃君愛。

築城思堅劍思利。

同盛同衰莫相棄。（代淮南王。）

……霜中能作花，

霜中能作實，

搖蕩春風媚春日。

念爾零落逐寒風，

徒有霜華無霜質。（梅花落。）

紅顏難長時易戢，

凝華結藻久延立，

非君之故豈安集！（代白紵舞歌。）

然而傑作總要推行路難十八首（一作十九首）。此詩是他的少作，觀"丈夫四十強而仕，余當二十弱冠辰"二句可知。各首都是感時憤世的話，我們舉第一首爲例：

奉君金卮之美酒，

瑇瑁玉匣之雕琴，

七綵芙蓉之羽帳，

九華蒲萄之錦衾。
紅顏零落歲將暮，
寒光宛轉時欲沈，
願君裁悲且減思，
聽我抵節行路吟。
不見柏梁銅雀上，
寧聞古時清吹音？

其他如第三，四，六，七，九首，都是膾炙人口的。我們從這裏可以看出他的才氣的縱橫。王夫之說：

看明遠樂府，若急切覓佳處，則已失之。吟詠往來，覺蓬勃如春烟，瀰漫如秋水，溢目盈心，斯得之矣。

這是不錯的。後來如李白高適岑參等，似都受他的啓發。

他本是以樂府著稱當時的。史稱他：

嘗爲古樂府，文甚遒麗。

不過他的縱橫的才氣，却非五言所可容納，所以他的樂府中五言不如七言。然五言中仍有許多好詩，最可注意的是他喜歡用"比與體"，如：

食梅常苦酸，

衣葛常苦寒。

絲竹徒滿座，

憂人不解顏。（代東門行。）

蓼蟲避葵菫，

習苦不言非。

小人自齷齪，

安知曠士懷？（代放歌行。）

這種例子全是摸擬民歌而得成功的。沈德潛說：

“食梅常苦酸”一聯，與青青河畔草篇忽入“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一種神理。

他不知道這“一種神理”卽民歌特有的風格。此外寫戰爭的如：

少壯辭家去，

窮老還入門。

腰鐮刈葵藿，

倚杖牧雞豚。

昔如鞲上鷹，

今似檻中猿。（代東武吟。）

疾風衝塞起，

沙礫自飄揚。

馬毛縮如蝟，

角弓不可張。（代出自薊門行。）

這便是所謂“抗壯之音”，便是他的詩的“骨節”，較之六朝人的靡靡亡國之音，自覺高出一籌。對於唐代岑參一派，其影響尤深。

至於他的徒詩，則不及樂府遠甚。這大概因爲樂府可以任意發揮，而徒詩則常牽於酬應。我們細讀一遍，便知道他的五言詩實與謝靈運走的一條路。笨拙的對偶如登黃鶴磯的

三崖隱丹磴，

九派引滄流，

濫調的用典如送別王宣城的

發郢流楚思，

涉淇興衞情，

以及無聊的作品如數名詩，建除詩，字謎詩等等。比較好一些的是擬古，詠史一類的詩。我們隨便舉些例：

鑿井北陵隈，

百丈不及泉。

生事本瀾漫，

何用獨精堅？（擬古。）

寒暑在一時，

繁華及春媚。

君平獨寂寞，

身世兩相棄。（詠史。）

我們在上文曾說中代詩人喜作“雜詩”“詠史”“擬古”“詠懷”等題，牠們都是詩人最真率的自白。鮑照徒詩有優有劣，也是如此。

詩品說：

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

又說：

羊曜璠云，是顏公忌照之文，故立休鮑之論。

張溥說：

顏延年與康樂齊名，私問優劣於明遠，誠心折之。（鮑參軍集題詞。）

從這裏，可以知道鮑照在當時的地位：人家對他，又是心折，又是忌妒。他是個喜歡雕琢的人，如“馳道直如

髮”,“絲淚毁金骨”,“九衢平若水”,“暄霧逐風收”,“鶩舲馳桂浦”,“含傷拾泉花”,“棫歎凌珠淵”等等,都是他自造之辭。但他氣魄很大,筆力能使雕琢的詩句回復到自然,這是謝靈運所不及的。(沈德潛說,“雕琢與謝公相似,自然更不及”,直是夢話。)總之,他的地位縱不能與阮籍陶潛分庭抗禮,至少可比左思劉郭,其在顏謝以上是無可疑的。

其他詩人

上文已將謝靈運鮑照二人講過了。鮑謝以外,同時的小詩人也不在少數。其中如劉駿(孝武帝),劉彧(明帝),劉鑠,王韶之,何承天,殷淡,顏延之,謝瞻,謝惠連,謝莊,鮑令暉,吳邁遠,湯惠休等,也都頗負時譽。我們現在單挑出顏延之,謝惠連,謝莊三家講一講,其餘不大重要的只好略過了。

顏延之(西曆三八四——四五六年)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今江蘇南京附近)。曾祖含爲右光祿大夫,祖約爲零陵太守,父顯爲護軍司馬。延之少孤貧,好讀書,嗜

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四一三年），猶未婚。後劉柳以爲行參軍，轉主簿，豫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宋國建，舉爲博士，仍遷世子舍人。宋武卽位，補太子舍人，徙尚書儀曹郎，太子中舍人。少帝卽位（四二三年），以爲正員郎，兼中書，尋徙員外常侍，出爲始安太守。元嘉三年（四二六年），徵爲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又領步兵校尉，出爲永嘉太守。後爲國子祭酒，遷祕書監，光祿勳太常。孝武卽位（四五四年），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子竣已貴顯，而延之不改舊則。卒年七十三，贈散騎常侍，謚曰憲。有集三十卷，逸集一卷。

延之當時與謝靈運齊名。同時詩人湯惠休評道：

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

鮑照也向延之說：

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

詩品說延之對於這些評語"終身病之"，然而他實在終身未能跳出圈外。例如早年做的北使洛的首段及晚年做的五君詠的末段：

改服飭徒旅，

首路跼險艱。
振楫發吳洲，
秣馬陵楚山。（北使洛。）
交呂旣鴻軒，
攀嵇亦鳳舉。
流連河裏遊，
惻愴山陽賦。（向常侍。）

前者爲謝晦傅亮所稱許，後者引起劉湛義康的讒言，可見確是轟動一時之作；歷代選本也都選此二篇以代表延之，認爲集中最佳之詩。然而"吳洲""楚山"之句，"交呂""攀嵇"之辭，在我們看來，却遠在靈運之下，更不用說鮑照了。

次論二謝。

謝惠連（西歷三九七——四三三年），陳郡陽夏人，靈運族弟。曾祖鐵爲永嘉太守，祖冲爲中書侍郎，父方明爲會稽太守。惠連幼而聰敏，十歲能屬文。本州解主簿，不就。坐與杜德美贈答，被徙廢塞，不與榮伍。殷景仁愛其才，頗爲辯白。元嘉七年（四三〇年），爲彭城王

義康法曹參軍。十年卒，年三十七，無子，有集六卷，今存詩三十二首，中多闕文。

謝莊（西歷四二一——四六六年）字希逸，陳郡陽夏人，亦與靈運同族。父弘微官至太常。莊七歲能屬文，通論語。壯年在始興王濬，廬陵王紹南，隨王誕屬下，聲名漸布。索虜來使，也要訪問他。袁淑也說，"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元嘉二十九年（四五二年），除太子中庶子。翌年，轉司徒左長史。孝武帝卽位（四五四年），除侍中，遷左衞將軍，拜吏部尙書。大明元年（四五七年），爲都官尙書，遷右衞將軍，加給事中。五年（四六一年），爲侍中，領前軍將軍，改領游擊將軍，又領本州大中正，加冠軍將軍。六年（四六二年），又爲吏部尙書，領國子博士。前廢帝卽位（四六四年），以事繫左尙方。明帝卽位（四六五年），以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轉中書令，加金紫光祿大夫。翌年卒，年四十六，追贈右光祿大夫，謚曰憲。有集十九卷，今存詩十六首。

詩品論惠連：

小謝才思富捷，……又工爲綺麗歌謠。

又論謝莊：

希逸詩氣候清雅，……興屬閒長。

又論當時用典的風尙：

夫屬辭比事乃爲通談。……顏延謝莊尤爲繁密，

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

大槪二謝的詩淸麗有餘而渾成不足。謝靈運的兩種劣點——用典與對偶——他們都兼而有之。例如：

夷險難預謀，

倚伏昧前算。

雖好相如達，

不同長卿慢。(謝惠連秋懷。)

微芳起兩袖，

輕汗染雙題。

紈素旣已成，

君子行未歸。(同上擣衣。)

夕天霽晚氣，

輕霞澄暮陰。

微風淸幽幌，

餘日照靑林。(謝莊北宅秘園。)

山經亟旋覽，

水牒動敷尋。

稽榭誠淹留，

煙台信遐臨。(同上自潯陽至都。)

秋懷與自潯陽至都是劣點之例，擣衣與北宅秘園是優點之例。他們只是大謝的羽翼，而沒有獨立的地位的。

但是有一點値得我們注意，那便是他們的七言詩。我們抄幾段於後：

漢水初綠柳葉青，

朱光藹藹雲英英。

新禽喈喈又晨鳴。(謝惠連懷園引。)

南皐別鶴佇行漢，

東鄰孤管入青天。

沈痾白髮共急日，

朝露過隙詎賒年。(同上山夜憂。)

四時推遷迅不停，

三秋蕭瑟葉解輕，

飛霜被野雁南征。(謝莊燕歌行。)

沮齊音，溺趙吹，

匠石善運郢不危。

古緜眇，理參差，

單心慷慨雙淚垂。（同上鞠歌行。）

上文曾說，六朝是七言詩的醞釀時期，鮑照是這醞釀時期中的大家作。二謝在這一點上說，又可做鮑照的羽翼，雖然他們的七言詩並不怎樣高明。

章四終

章五　新體詩人

新體詩的提倡

陶潛時代的最後一幕是新體詩。什麽叫做"新體詩"？王闓運八代詩選卷十二至十四，專選自齊至隋百餘年中微有格律的作品，名曰"新體詩"。在他以前二百餘年，王夫之撰古詩評選，其中第三卷名曰"小詩"，第六卷名曰"近體"，爲闓運的先驅。"小詩"爲絕句的前身，"近體"爲律詩的前身，而"新體"二字實足以概括之，故我們不用王夫之的名稱。夫之遠溯至漢晉人詩，其實這種新的體裁實至永明詩人提倡後，始有固定的地位，故以託始於齊爲較妥。

話雖如此說，我們要明白永明詩人爲何提倡這新體詩，却不能不遠溯至古代詩史裏。比如國風柏舟說：

覯閔旣多，
受侮不少。

這是很工緻的偶句。九歌湘君說：

采薜荔兮水中，

搴芙蓉兮木末。

除兮字外，平仄也很調勻。到漢代便更多，我們舉兩個樂府中的例：

頭上倭墮髻，

耳中明月珠。（陌上桑。）

秋時自零落，

春月復芬芳。（董嬌饒。）

這樣的偶句是很多的，我們也不必徧舉。因爲中國的單音字甚是整齊，故在較早的時期內已不知不覺有偶句了。及至中代詩史裏，詩人對於文學的技術有種自覺的重視，而對偶之流行也是意中之事。不用說第二流以下的詩人如陸機謝靈運輩，卽就當時的大詩人曹植，阮籍，陶潛三人而言，對偶的地方也不少。曹植的如：

不見舊耆老，

但睹新少年。（送應氏。）

鴟梟鳴衡軛，

豺狼當路衢。（贈白馬王彪。）

阮籍的如：

清露被皋蘭，

凝霜霑野草。(詠懷詩之四。)

甘彼藜藿食，

樂是蓬蒿廬。(同上之五十九。)

陶潛的如：

往燕無遺影，

來雁有餘聲(九日閒居。)

榮榮窗下蘭，

密密堂前柳。(擬古。)

以上每人舉兩個例子，以見一斑。對偶旣如此的流行，無怪其成爲詩的定律之一了。

一方面文人漸漸注重對偶，而一方面又興起一種新的體裁——卽所謂"小詩"者是。相傳的古絕句如采葵莫傷根及藁砧今何在之類，其眞僞不可知。但漢樂府裏確有不少的五言四句的作品，如：

里中有啼兒，

似類親父子；

回車問啼兒，

慷慨不可止。(上留田行。)

枯魚過河泣,

何時悔復及!

作書與魴鱮,

相教愼出入。(枯魚過河泣行。)

在南北朝的樂府裏,幾乎全是這種體裁,如:

落日出門前,

瞻矚見子度;

冶容多姿鬢,

芳香已盈路。(子夜歌。)

男兒欲作健,

結伴不須多;

鷂子經天飛,

羣雀兩相波。(企喻歌。)

而文人的仿作也不少。較早如三國時孫皓的爾汝歌:

昔與汝爲鄰,

今與汝爲臣;

上汝一杯酒,

令汝萬壽春。

晉宋間其體尤盛行。我們舉謝靈運一首爲例：

可憐誰家婦，

緣流洗素足？

明月在雲間，

迢迢不可得！

此外作者有荀勗，傅玄，陸機，潘尼，孫楚，傅咸，張載，桓溫，郭璞，謝尚，王玄之，王凝之，王渙之，王徽之，王彬之，王蘊之，孫嗣，曹茂之，郗曇，庾蘊，徐豐之，謝繹，虞說，曹華，江逌，李充，許詢，習鑿齒，袁山松，趙整，鳩羅摩什，劉和妻，辛蕭，何長瑜，鮑照，謝晦，荀雍，吳邁遠，袁淑，袁伯文，王徽，王僧達，顏師伯，湯惠休，許瑤之，王歆之，賀道慶，陸凱等，眞是盛極一時了。

這兩種趨勢——一是對偶的漸盛，一是小詩的興起——到第五世紀的時候，應該在詩壇上產生一點鮮明的變化了。

首先應運而興的是"永明詩人"。

永明詩人捉住了詩史上的趨勢，更進一步的標出"四聲"和"八病"的主張。

聲律的注意，前人亦有言之者。陸厥給沈約信裏說起曹丕劉楨的話：

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岨峿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宜。

陸機在文賦裏也有相同的論調：

暨聲音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錡崎而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恆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敍，故淟涊而不鮮。

不過曹劉旣未曾詳論，陸機也失之含胡，所以在魏晉之際似乎未發生什麼影響。

這一點，或許有待於沈約。他說：

夫五色相宜，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宋書謝靈運傳論。)

又說：

宮商之義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

五聲之約；高下抵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答陸厥書。）

這種主張在當時頗得了幾位有天才的信徒。南史說：

永明末，盛爲文章。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韵，爲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韵，有平頭，上尾，蠭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韵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陸厥傳。）

當時大批評家劉勰也是贊成者之一，在文心雕龍聲律篇裏有同樣的主張。其轟動一時可知。

總之，四聲之分是他們的基本理論，而八病之忌則作文的具體條件。什麼叫做"八病"？困學紀聞引詩苑類格說：

沈約曰，"詩有八病：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韵，小韵，旁紐，正紐。"

然而每一病的解釋，則至爲紛歧。茲據文鏡祕府論，文筆心眼抄，續金針詩格，蔡寬夫詩話，詩人玉屑，唐音癸籤，杜詩詳註等書所說，綜論於後：

(1)平頭。——文鏡祕府論說，"平頭詩者，五言詩第一字不得與第六字同聲，第二字不得與第七字同聲。同聲者，不得同平上去入四聲。"這是最通行的解釋，他書均同此說。但他又引或說，"上句第一字與下句第一字同平聲，不爲病，同上去入聲一字卽病。若上句第二字與下句第二字同聲，無問平上去入皆是巨病。"又有注云，"一六之犯名水渾病，二七之犯名火滅病。"文筆眼心鈔以"水渾"作"水深"。續金針詩格解作"句首二字並是平聲"，則專指一六同平，餘不算。

(2)上尾。——文鏡祕府論說，"上尾詩者，五言詩中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這一點各書均同。但他有一個例外，"唯連韵者，非病也。"又注云，"或名土崩痛"，與文筆心眼鈔同。至於所謂"隔句上尾"者——"若諸雜筆不束以韵者，其第二句末卽不得與第四句同聲，俗呼爲隔句上尾"——則涉及散文的範圍。

(3)蜂腰。——文鏡祕府論說，"蜂腰詩者，五言詩

一句之中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言兩頭麁中央細，似蜂腰也。"詩人玉屑同此。但他又引或說，"如第二字與第五字同去上入皆是病，平聲非病也。"他下文又說，"又第二字與第四字同聲亦不能善，此雖世無的目，而甚於蜂腰。"因此，唐音癸籤卽說，"第二字與第四字同聲，犯在一句內，如蜂身之中細"，文筆眼心鈔同此。究竟是指第四或第五字，現在也從無斷定。蔡寬夫詩話則有第三種解釋，"若五字首尾皆濁音，中一字獨清，則兩頭大而中間小，卽爲蜂腰。"（唐鉞說，"所謂清，殆卽平；所謂濁，卽仄。"）

（4）鶴膝。——文鏡祕府論說，"鶴膝詩者，五言詩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言兩頭細中央麁，似鶴膝也。"此說各書均同，唯蔡寬夫詩話另立新解，"若首尾皆清音，中一字獨濁，則兩頭細而中間粗，卽爲鶴膝。"

（5）大韵。——文鏡祕府論說，"大韵詩者，五言詩若以'新'爲韵，上九字中更不得安'人''津''鄰'

'身''陳'等字。"此說較爲通行。不過他有一個例外,"除非故作疊韻,此卽不論。"此外又有兩種新解。如杜詩詳註說,"如'徽''暉'同韻,上句第一字不得與下句第五字相犯;阮籍詩'徽風照羅袂,明月耀清暉'是也。"又如文筆眼心鈔說,"五字中二五用同韻字,名'觸絕病',是謂大韻。""觸絕"之名亦見文鏡祕府論,惟"絕"作"地"。

(6)小韻。——文鏡祕府論說,"小韻詩,除韻以外而有迭相犯者,名爲犯小韻病也。"這是第一解。唐音癸籤說,"除韻外,九字中有犯同聲者。"這是第二解。(不過唐鉞說,"'聲'字疑當作'韵'",則與第一解同。)杜詩詳註說,"如'清''明'同韵,上句第一字不得與下句第一字相犯;詩云,'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襟'是也。"(唐鉞說一字"當是'四'之誤"。)這是第三解。文筆眼心鈔說,"五字中一三用同韵字,名'傷音病',是謂小韵。"(文鏡祕府論亦說,"或名傷音。")這是第四解。

（7）旁紐。——文鏡秘府論說，"旁紐詩者，五言詩一句之中有'月'字，更不得安'魚''元''阮''願'等之字；此即雙聲，雙聲即犯旁紐。" 這是第一解。他又引劉滔說，"傍紐者，若五字中已有'任'字，其四字不得復用'錦''禁''急''飲''蔭''邑'等字，以其一紐之中有'金''音'等字，與'任'同韵故也。"這是第二解。文筆眼心鈔說，"五字中用雙聲而隔字，名爽切病，是謂旁紐，亦曰大紐。"（文鏡秘府論說，"亦名大紐，或名爽切病。"）這是第三解。

（8）正紐。——文鏡秘府論說，"正紐者，五言詩'壬''衽''任''入'四字爲一紐，一句之中以有'壬'字，更不得安'衽''任''入'等字。"但他有一個例外，"除非故作雙聲，下句復雙聲對，方得免小紐之病也。"這是第一解。詩人玉屑說，"十字內兩字叠韵爲正紐。"這是第二解。文筆眼心鈔說，"五字十字中用同紐而叠字，亦名'爽切病'，是謂'正紐'，亦曰'小紐'。"（文鏡秘府論亦說，"亦名小紐，亦名爽切病。"）這是第

三解。

總之，他們是要"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而已。

其實"八病"之說也非全出沈約。詩品說：

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

這是說沈約不是領袖。中說說：

李百藥……分四聲八病。

李是隋唐間人。且據南史所載，也只有四病。我們想，沈王之時還是草創，以後愈演愈繁，到李百藥才完備。故唐人著述多詳論八病，而南北朝則似尚不全。就文學本身論，這種愈演愈繁的規律實在有損無益。所以，詩品譏他"文多拘忌，傷其眞美"，詩式則竟說"風雅殆盡。"沈約等人在這一點上，可說是利用歷史上的惡趨勢而"助桀爲虐"的。他的惡影響直到近來提倡白話新詩以後方漸減少。

新體詩的作者

因歷史上的自然的趨勢，及沈約王融等人的提倡，遂使第五世紀以後的詩壇漸漸與唐代接近。當時的作家，眞是不在少

數。就王闓運八代詩選所錄的而論，有——

南齊六家三十八首。

梁五十一家二百八十三首。

陳十五家七十五首。

魏二家二首。

北齊六家十一首。

周四家七十二首。

隋十三家二十七首。

我們現在分南北兩個系統來講。

南方的系統包括南齊及梁陳，其中以謝朓爲代表。現在先述他的生平及作品，再附述他以外的幾位小詩人。

謝朓（西歷四六四——四九九年）字玄暉，陳郡陽夏人（今河南太康附近）。高祖據爲謝安之第，曾祖允爲宣城內史，祖述宋書有傳，祖母爲范曄之姊，父緯爲散騎侍郎，母爲宋長城公主。朓少好學，有美名。年十九（四八二年），解褐豫章王太尉行參軍；越四年，遷隨王東中郎府。時竟陵文宣王子良禮才好士，傾意賓客；朓

與沈約任昉范雲王融范縝王僧孺等都在那邊。二十五歲(四八八年),轉王儉衞軍東閤祭酒;越二年,爲隨王鎭西功曹,轉文學;翌年,隨府至荊州鎭,留二年始返都。三十一歲,(四九四年),他奉敕按北使。尋兼尙書殿中郎,又爲驃騎將軍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除祕書丞,未拜;翌年,轉中書郎,出爲宣城太守。三十四歲(四九七年),出爲晉安王鎭北諮議;翌年,行南徐州事,遷尙書吏部郎。東昏侯永元元年,以事下獄死,年僅三十六。妻王敬則女,子謨,官至王府諮議。

朓詩存者凡一百四十餘首,王闓運錄二十八首。我們統觀他的詩,知道他是長於寫景的。例如:

渺渺蒼山色,

沉沉寒水波。(出藩曲。)

葉低知露密,

崖斷識雲重。(移病還園示親屬。)

香風蘂上發,

好鳥葉間鳴。(送江兵曹檀主簿朱孝廉還上國。)

日華川上動,

風光草際浮。(和徐都曹出新亭渚。)

新萍時會水，

弱草未勝風。(章和隨王殿下。)

昔人稱其"淸綺"(陸時雍)，"淸俊"(沈德潛)，卽指此等而言。這是因爲體裁的原故。這種體裁不適宜於敍曲折的事，也不適宜於抒婉轉的情，而適宜於寫入畫的景——作者攝取最精采的一點而表現之，卽成名句。就全篇而論，則很少完璧，故詩品有"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的評語。

不過他的絕句，則幾乎首首都是佳構。王闓運共錄五首：

佳期期未歸，

望望下鳴機；

徘徊東陌上，

月出行人稀。(同王主簿有所思。)

夕殿下珠簾，

流螢飛復息。

長夜縫羅衣，

思君此何極！(玉階怨。)

渠椀送佳人，

玉杯邀上客；

車馬一東西，

別後思今夕。（金谷聚。）

落日高城上，

餘光入繐帷；

寂寂深松晚，

寧知琴瑟悲。（銅雀悲。）

綠草蔓如絲，

雜樹紅英發。

無論君不歸，

君歸芳已歇。（王孫遊。）

在謝朓詩中，這些都可算上乘。他才氣不大，不足以駕御長篇。如"大江流日夜"未嘗不是名句，然末段不足以副之。所以，他寫小詩最適宜。小詩在民間醞釀了二百年，到謝朓手裏，方算正式成立。他對於詩史的貢獻，此為最重要。

與他同時或略後的南方新體詩人很多，我們現只挑出較重要的十位來講一講：

(1)沈約(西曆四四一——五一三年)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今浙江武康附近)。父璞爲淮南太守，於元嘉末被誅。約幼年好學，能屬文。蔡興宗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詔其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事之。"齊初爲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竟陵王好士，約亦往遊。時蕭衍位望日隆，約曾幾次勸他篡位。及衍受禪，封約建昌縣侯，爲尙書令，領太子少傅。後以事忤衍，懼而卒，年七十三，謚曰隱。王闓運錄他的詩十四首。

(2)江淹(西曆四四四——五〇五年)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今河南開封附近)。在劉宋時，跟着建平王景素，做過鎭軍參軍，南東海郡丞，建安吳興令。齊高帝篡位，他勸駕有功，爲中書侍郎，驍騎將軍，兼尙書左丞，領國子博士。尋出爲宣城太守，期爲黃門侍郎，又爲祕書監。及梁武帝代齊，他微服來奔，爲冠軍將軍，遷吏部尙書。後封臨沮縣開國伯，進醴陵侯。卒年六十二，謚曰憲伯。王闓運錄他的詩一首。

（3）王融（西歷四六八——四九四年）字元長，琅玡臨沂人（今江蘇南京附近）。他是王僧達之孫。母爲謝惠宣女，從小教他讀書，舉秀才，爲太子舍人，遷祕書丞。永明末（四九三年），兼主客接虜使。他文辭辯捷，竟陵王子良特相友好。武帝病篤，融欲立子良，不成。鬱林即位，收融下獄，詔賜死，時年僅二十七。王闓運錄他的詩五首。

（4）吳均（西歷四六九——五二〇年）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今浙江安吉附近）。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頗稱賞其文。天監初（五〇二年），柳惲召補主簿，日與賦詩。建安王偉爲揚州，引兼記室。王遷江州，補國侍郎，還除奉朝請。初撰齊春秋，以失實免職。又敕撰通史，未就而卒，年五十二。王闓運錄他的詩二十三首。

（5）何遜（西歷四八〇？——五三〇年？）字仲言，東海郯人（今山東南部）。他是何承天的曾孫，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爲范雲沈約所稱

賞。天監中(五一〇年?)爲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引爲賓客，掌記室事。後薦之武帝，與吳均並進。後稍失意，希復得見。晚年，廬陵王引爲記室，卒。王闓運錄他的詩十六首。

(6)庾肩吾(西歷四九〇?——五五二年?)字子慎，新野人(今河南新野附近)。他是散騎常侍黔婁及荊州大中正於陵之弟，八歲能賦詩。初爲晉安王綱國常侍，自是每王徙鎮，他常隨府。中大通三年(五三一年)，王爲太子，他爲東宮通事舍人，累遷至太子中庶子。及即帝位(五五〇年)，他爲度支尚書。時侯景反，他卒於江陵。王闓運錄他的詩二十二首。

(7)蕭綱(西歷五〇三——五五一年)字世纘，蘭陵人(今江蘇武進附近)。他是梁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弟。他在藩時，雅好文章士，時庾肩吾徐摛劉孝儀等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及摛子陵等充其選。五四八年，侯景反；翌年，武帝以憂卒。五五〇年，他繼位；翌年，侯景廢帝於永福省，十

月被害，年四十九，謚曰簡文。王闓運錄他的詩七十六首。

(8)徐陵(西歷五〇七——五八三年)字孝穆，是何遜的同鄉。八年能屬文，十二通莊老義。晉安王引參寧蠻府軍事；及王爲太子，以爲東宮學士，累遷通直散騎侍郎。侯景反時，他使於北魏未歸。及魏陷江陵(五五四年)，他隨蕭淵明南反。太尉王僧辯以爲尙書吏部郞。陳武帝受梁禪(五五七年)，以爲散騎常侍，累遷吏部尙書，徐州大宗正，太子少傅。卒年七十七。王闓運錄他的詩七首。

(9)陰鏗(西歷五一〇?——五七〇年?)字子堅，武威姑臧人(今甘肅武威附近)。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爲當時所重。初爲梁湘東王法曹，行參軍。侯景反，嘗爲賊擒，遇救獲免。入陳，爲始興王中錄事參軍。徐陵薦之文帝，命賦新成安樂宮，頗蒙歎賞。累遷晉陵太守，散騎常侍，卒。王闓運錄他的詩十二首。

(10)江總(西歷五一九——五九四年)字總持，是

江淹的同鄉。年十八，為宣惠武陵王府法曹參軍，遷尚書殿中郎，太子洗馬，太子中舍人。侯景反，他權兼太常卿。台城陷，他轉輾避亂，流寓嶺南。至陳文帝天嘉四年(五六三年)，還為中書侍郎，累遷至尚書僕射。入隋，為上開府。卒年七十六。王闓運錄他的詩十四首。

以上略述各人的事蹟，以下再述他們的作品。

他們的作品共計近二百首。在內容方面，我們可以分成三類：

(1)寫景的。——我們在上文說過，新體詩是最適宜於寫景的，所以他們作品中以寫景詩為最重要，最高明。若要舉例，難免挂一漏萬。現在只好選錄一二：

山光浮水至，
春色犯寒來。(沈約汎永康江。)
花飛低不入，
鳥散遠時來。(王融臨高台。)
輕雲紉遠岫，
細雨沐山衣。(吳均同柳吳興何山集送劉

餘杭。)

草光天際合，

霞影水中浮。(何遜春夕早泊。)

水光懸蕩壁，

山翠下添流。(庾肩吾奉和春夜應令。)

葉密鳥飛礙，

風輕花落遲。(蕭綱折楊柳。)

翼隨入戶樹，

花逐下山風。(陰鏗開善寺。)

露洗山扉月，

雲開石路烟。(江總贈洗馬袁朗別。)

以上每人舉二句爲例，以見一斑。(江淹徐陵詩少，未舉。)這或許已夠證明新體詩人之長於寫景了。這一點是與謝朓一致的。

(2)抒情的。——他們的抒情詩以"宮體"爲主。什麽是"宮體"?梁書說蕭綱——

……雅好題詩。其序云，"余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傷於輕艶，當時號曰"宮體"。(簡文帝本紀。)

這種輕艷的詩,除他以外如沈約,吳均,徐陵等,都是。我們略舉一些例子:

燕裙旁日開,
趙帶隨風靡。(沈約洛陽道。)
密態隨流臉,
嬌歌逐輭聲。(蕭綱美女篇。)
羅衣恣風引,
輕帶任情搖。(同上大垂手。)
花釵玉宛轉,
珠繩金絡丸。(吳均古意。)
舞席秋來卷,
歌筵無數塵。(徐陵走筆戲書應令。)

這種詩是冶艷而不深刻的,輕佻而不莊重的,富麗而不自然的。宮體以外的抒情詩則偶有佳作,如:

夢中不識路,
何以慰相思?(沈約別范安成。)
白馬君來哭,
黃泉我詎知?(徐陵別毛永嘉。)

見桐猶識井，

看柳尙知門。（江總南還尋草市宅。）

但是這一類例子是很少的。

（3）咏物的。——中國詠物的詩自荀況的賦篇以來，大都是借物以寓意的。純粹的詠物，却起得很晚。新體詩中有一部分是純粹的詠物詩，如：

（1）沈約的詠湖中雁，詠鶴，詠桃，詠青苔。

（2）王融的琵琶，詠幔。

（3）何遜的詠早梅，詠扇，詠舞。

（4）庾肩吾的詠美人，詠舞，詠長信宮中草。

（5）蕭綱的詠舞，詠蛺蝶，詠螢，詠芙蓉，詠梔子花，詠疏楓，蜂，詠獨舞。

（6）陰鏗的詠伎。

不過牠們大都是不高明的。其中比較好些的則已越出詠物的範圍而變成寫景或抒情的了。如：

委翠似知節，

含芳如有情。

全由履跡少，

併欲上階生。(庾肩吾詠長信宮中草。)

銜霜當路發，

映雪擬寒開。(何遜詠早梅。)

這可以證明純粹的咏物是要失敗的。

以上大約把這十位小詩人的作品概括的論述了。他們的風格大體是相近的；故合在一起研究也不妨，卽使偶有些不大同的地方，那是無足重輕的了。

其次我們述北方的新體詩。

北方的系統包括拓跋魏，北齊，北周及隋代。其中以庾信爲代表，此外幾位小詩人則在後邊附述一下。

庾信(西歷五一三——五八一年)字子山，爲庾肩吾之子。他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過人。幼年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起家湘東國常侍，轉安南府參軍。時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信爲鈔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甚隆。每有一文，京師莫不傳誦；與徐陵齊名，世稱爲"徐庾體"。累遷尙書度支郎，中通正直員郎，出爲郢州別駕，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鄴下所稱。還爲東宮學士，領建康

令。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退，台城陷，信奔江陵。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卽位，轉右衞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常侍。聘於西魏，値江陵陷，遂留長安。時他年已四十餘，從此便不南囘了。西魏拜他爲使持節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大督都，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北周在孝閔帝時，封他臨淸縣子，邑五百戶，除司水下大夫，出爲弘農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拜洛州刺史。時周陳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唯信及王褒留而不遣。他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頗膾炙人口。大象初（五七九年）以疾去職。隋文帝開皇元年卒，年六十九。文帝深悼之，贈本官，加荊淮二州刺史，子立嗣。

他的詩存者凡二百五十六首，丁闓運錄六十四首。他的風格，在南朝時與在北朝時是兩樣的。南朝時詩的代表可舉詠畫屏風詩二十五首。其第一首是：

昨夜鳥聲春，
驚鳴動四鄰；

今朝梅樹下，

定有花詠人。

流星浮酒汎，

粟瑱繞杯脣。

何勞一片雨，

喚作陽台神？

北朝時詩的代表可舉擬詠懷詩二十七首。其第一首是：

步兵未飲酒，

中散未彈琴；

索索無真氣，

昏昏有俗心。

涸鮒常思水，

驚飛每失林；

風雪能變色，

松竹且怨吟。

由來不得意，

何必往長岑！

這裏，他的風格由"清新"而"老……成"是很明顯的。這個變轉的消息，可從哀江南賦裏參透：

王子洛濱之歲，蘭成射策之年，始含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於時朝野歡娛，池台鐘鼓，里為冠蓋，門成鄒魯。……五十年中，江表無事。

往日之"歡娛"旣如彼，而今日之"流離"又如此：

信年始二毛，卽逢喪亂，藐是流離，至於暮歲。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飡周粟。

所以便影響到他的詩的風格。

不過無論在南在北，他的詩的音節始終是異常和諧的。我們隨便舉一點例子：

度橋猶徙倚，
坐石未傾壺。
淺草開長埒，
行營繞細廚。
沙洲兩鶴迴，
石路一松孤。
自可尋丹竈，
何勞憶酒壚。(詠畫屏風詩。)
陽關萬里道，

不見一人歸。

唯有河邊雁，

秋來南向飛。（重別周尙書。）

試問這兩首的音節與唐代律絕有何差別？不過他雖在這一方面努力，然而在別一方面却失敗了，例如：

楚材稱晉用，

秦臣即趙冠。

離宮延子產，

羈旅接陳完。（擬詠懷。）

藏山還采藥，

有道得從師。

京兆陳安世，

成都李意期。（奉和趙王遊仙。）

我們拿這兩首來同阮籍的詠懷與郭璞的遊仙作比較，便知他們的優劣了。

同時的詩人並不多，存詩也很少。現在我們挑出五位來附述一下：

（1）王褒（西歷五〇〇？五六三年？）字子淵，是王融的本家。起家祕書郎，轉太子舍人，襲爵南

昌縣侯，稍遷安成郡守。梁元帝卽位，拜侍中，累遷吏部尙書，左僕射。西魏陷江陵，元帝降；褒至長安，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周閔帝卽位，封石泉縣子，授太子少保。尋出爲宣州刺史，卒於位，時年六十四歲。王闓運錄他的詩五首。

(2)蕭慤(生卒無考)字仁祖，梁宗室上黃侯曄之子。天保(西歷五五〇——五五九年)中，入北齊。後主卽位(五六五年)，爲齊州錄事參軍。三年，待詔文林館，撰御覽。武平(五七〇——五七五年)中，爲太子洗馬。其他事蹟不可考。王闓運錄他的詩四首。

(3)盧思道(西歷五三四？——五八五年？)字子行，范陽人(今河北涿縣附近)。幼年師事邢邵，又就魏收借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楊遵彥薦爲司空行參軍長，兼員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不持操行，居官多被譴辱。周武帝平齊(五七七年)，授儀同三司，累遷武陽太守，散騎侍郎。未幾，卒於京師，年五十二。王闓運錄

他的詩四首。

(4)薛道衡(西歷五三八?——六〇七年?)字玄卿，河東汾陽人(今山西榮河附近)。祖聰父孝通均事魏。道衡六歲而孤，專精好學，才名遂著，爲時人所嗟賞。北齊武成帝召爲太尉府主簿，遷尙左外兵郎。齊亡，周武帝引爲御史。隋高帝受禪，除內史舍人，屢勸伐陳。陳平，除吏部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進位上開府，出爲襄州總管。煬帝卽位，轉潘州刺史，召爲祕書監，拜司隸大夫。後以事被殺，年七十。王闓運錄他的詩二首。

(5)楊廣(西歷五六九——六一六年)一名英，弘農華陰人(今陝西同州附近)。他是隋文帝第二子，立爲太子，所行無道，將廢。廣遂弑文帝自立。卽位後，大興土木，開運河，南巡至江都，爲宇文化及所弑，謚曰煬。王闓運錄他的詩七首。

以上略述他們的事蹟，以下討論他們的作品。

他們的作品合計不過二十餘首。就題材及風格看

來，大概可以分成三組：

（1）第一組是北方的本色，王褒屬之。題材以邊塞爲多：

北走長安道，

征騎每經過。（飲馬長城窟。）

影虧同漢陣，

輪滿逐胡兵。（關山月。）

而風格則以雄放爲主：

秋風吹木葉，

還似洞庭波。

常山臨代郡，

亭障繞黃河。（渡河北。）

（2）第二組則帶一點江南的意味，盧思道屬之。如：

深情出艷語，

密意滿橫眸。（日出東南隅行。）

珮動裙風入，

妝消粉汗滋。（采蓮曲。）

落花留寶珥，

微吹動香纓。(同上櫂歌行。)

餘光下幽柱，

夕吹舞青蘋。(上巳褉飲。)

這簡直有點像蕭綱的"宮體"了。

(3)第三組則兼有上列二者，其餘三人屬之。他們一方面說：

朔路傳淸警，

邊風卷畫旒。(蕭慤上之回。)

前年過代北，

今歲往遼西。(薛道衡昔昔鹽。)

唯當關塞者，

溽露方霑衣。(楊廣晚春。)

這有點近於第一組。但他們一方面又說：

芙蓉露下落，

楊柳月中疏。(蕭慤秋思。)

人歸落雁後，

思發在花前。(薛道衡人日思歸。)

淸音出歌扇，

浮香飄舞衣。(楊廣宴東堂。)

這却近於第二組了。

以上略述謝眺庾信等二十餘位新體詩人。最後，我們要附帶說明二點：第一，他們的新體詩雖只是全集的一小部分，然已可代表當時詩壇的主要潮流了。第二，他們雖以四聲八病相號召，然並未能絕對遵守。即就提倡最力的謝眺王融沈約三人而論：謝眺的玉階怨"長""思"犯平頭，"簾""衣"犯鶴膝；王融的古意"遊""行"犯平頭，"氣""鏡"犯鶴膝；沈約的洛陽道"陽""中"犯蜂腰，"中""開"犯鶴膝。此外類此者尚多。不過，我們要知道，詩到南北朝時，一般的趨勢已側重聲律方面，漸漸成功唐以後"古""律"分途的局面了。

篇二終

篇三　李白時代

章一　導論

歷史的背景

現在我們要研究唐詩了。舊習慣，常常分唐詩爲四個時期：七世紀初年至八世紀初年爲初唐，八世紀初年至八世紀中年爲盛唐，八世紀中年至九世紀中年爲中唐，九世紀中年至十世紀初年爲晚唐。這種分法完全是不通的。例如李白與杜甫，因爲年代相近，故同列入盛唐；其實李白是承前的，杜甫是啓後的，完全屬於兩個不同的時期。所以，我們廢棄舊說，另外分爲前後兩期：前期自唐初至李白止，後期自杜甫至唐末止。這兩期的分界是七五五年的安史之亂。此次變亂在唐詩上的意義，一向被忽略着。胡適是第一個注意這一點的人。他在白話文學史第十四章裏說：

> 這次大亂來的突兀，驚醒了一些人的太平迷夢。有些人仍舊過他們狂醉高歌的生活；有些還捨着頁諛獻媚，做他們的靈武受命頌，鳳翔出師頌；但有些人却覺悟了，變嚴肅了，變認眞了，變深沉了。

又說：

> 開元天寶是盛世，是太平世；故這個時代的文學只是歌舞昇平的文學，內容是浪漫的，意境是做作的。八世紀中葉以後的社會是個亂離的社會；故這個時代的文學是呼號愁苦的文學，是痛定思痛的文學，內容是寫實的，意境是眞實的。

這個變遷是很明顯的。在這變遷以前，我們稱爲李白時代，變遷以後稱爲杜甫時代。

現在我們先述李白時代的歷史背景。

我們知道，七五五年以前的唐代，是個光榮的歷史。當七世紀初年，隋煬帝浪跡江南的時候，北方羣盜並起，知名者有王薄，竇建德，杜伏威，輔公佑，李子通，朱粲，林士弘，徐圓朗，高開道等。而隋室的命官，如羅藝，劉武周，梁師都，薛舉，李軌，沈法興，宇文化及，王

世充，李淵等，也都割據一方以稱雄。李淵爲西涼武昭王暠七世孫，時方留守太原，以拒突厥不利，煬帝遣使者執詣江都，淵及子世民等遂稱兵自立。煬帝欲保江東，但不久爲宇文化及所弒。同時李淵次第平定各方面割據的羣雄，而建立一個統一的唐帝國。這是漢帝國以後唯一的大帝國。太宗（世民）是個英雄，高宗玄宗也都是有爲之主。他們次第征服東西突厥，鐵勒，高麗，百濟，高昌，龜茲，吐火羅，昭武九姓，吐谷渾，黨項，吐蕃等等。而且太宗時的房玄齡與杜如晦，玄宗時的姚崇與宋璟，也都是一代名相。所以，在安史之亂以前，可說是一帆風順。其中雖有幾次后妃的搗亂，也還無很大的損害。

同時，他們又都注意於文學的提倡。唐代的太宗有點像漢代的武帝。他初建秦邸，即開文學館，設十八學士。及即位，於殿左置弘文館，有空便來討論典籍，雜以文詠。他承齊梁遺風，好作艷詩。虞世南雖諫他，然自己的詩亦沿聲律之體。大唐新語說武后時——

大搜遺逸，四方之士應制者向萬人。詩人如李嶠，張說，宋之問，沈佺期，李適等都引來預修三教珠英。

她遊洛南龍門，詔從臣賦詩，先成者賜錦袍。中宗亦然。他於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羣臣應制者百餘篇，結綵樓於殿前，命昭容評選。那時京城裏正月望日，熱鬧極了：

> 金吾弛禁，特許夜行，貴游戚屬及下俚工賈無不夜游，馬車駢闐，人不得顧。王主之家，馬上作樂以相誇競。文士皆賦詩一章以紀其事，作者數百人。（謝无量引大唐新語，胡適說唐代叢書本無此條。）

這一種沈酣於娛樂中的風氣，到玄宗時而觀止。他在東宮時，已搜羅女樂；卽位後，每在勤政樓讌設酺會，必令太常樂立部伎與坐部伎依點鼓舞；又於聽政之暇，教太常樂工子弟三百人爲絲竹之戲，號梨園弟子。他自己精音樂，能正樂工之誤，又製新曲四十餘。——這是漁陽鼙鼓驚破霓裳羽衣以前的太平景象。

大概安史之亂以前的狀況，有點像建安黃初時。當時一般文人圍繞着曹氏父子，雖亦爲古詩的黃金時代，然終沒有正始以後那樣深刻。唐代前半與後半的異點亦然。

李白時代的鳥瞰

現在我們述一述唐代前期的詩歌的概況。在最初數十年中，承齊梁詩之後，有兩種不同的派別：一是反對齊梁的，一是繼承齊梁的。前者以王績，王梵志及陳子昂三人爲代表。後者以四傑（王勃，楊烱，盧照隣，駱賓王），沈（佺期）宋（之問）及杜審言七人爲代表。隋唐間擾亂的局面把王績迫上了酒徒的生活，這種生活使他崇拜阮籍陶潛，因而他的詩的風格也超過齊梁而回到魏晉。陳子昂是第一個正式宣言反對齊梁的。王梵志是個最近方發現的白話詩人，（他的作品在唐宋時似很風行，但六七百年來漸漸埋沒了），顯然與齊梁異趣的。四傑的詩使五律與七言詩完成，宋沈的詩使七言的律絕完成，都是對於詩的形式方面有貢獻的。四傑還有兩種特點——一是音節的婉媚，一是字句的秀麗——對齊梁詩可說靑勝於藍。沈宋詩除形式外毫無足取，杜審言則較高明一點。我們知道了這十位詩人，則對於初唐的詩已可瞭然了。

到了八世紀的前半期，詩壇上便熱鬧得多了。最重

要的是王維一派和岑參一派。我們先說王維。他是一位可與李(白)杜(甫)鼎足而立的詩人。他愛用"靜""澹""遠""閑"一類字樣，而這幾個字也可以代表他的風格。他帶上一付閑靜的眼鏡，去觀察大自然，來在筆端寫出，便成一種特殊的風格，這風格於五言詩爲宜——這可舉輞川集爲代表。同派詩人很多，較重要者爲孟浩然，儲光羲，裴迪，丘爲，綦毋潛，祖詠等。孟浩然是一個與王維齊名的詩人。他的風格完全與王維一樣，但有兩個小的異點：王維集中尚有不少的七言詩，其中也有膾炙人口的，但孟浩然則幾乎全是五言的，此其一；孟浩然較之王維，更喜用駢偶的句子，此其二。儲光羲也是王維的嫡派，但也有不同處，第一他喜歡仿民歌的句調，第二他多以田園爲歌詠的對象。裴迪以下四人的地位比較的低些，風格則都迫近王維，只有祖詠的一部分的作品稍近於岑派。

岑派自以岑參爲首。岑參與高適齊名，但就詩而言則高適不如岑。岑詩特點有三：一，長於七言，二，喜寫戰爭，三，風格雄放。這都與王派相反的——王派是長於五言，喜寫自然的美，風格澹遠。岑參若寫風定是大

風，寫雪定是大雪，或是大熱大寒，總之與王派不同。高適可說是岑參的嫡派，但也略有不同處：岑參固然長於七言，但五言詩也有不少的佳作，至於高適則幾乎沒有一首好的五言詩。此外，王昌齡，王之渙，李頎等都可算是岑派詩人。二王長於樂府，所作七絕大都可歌。其歌詠戰爭的幾篇，與岑參略有異點；岑詩大都是贊美戰爭的偉大的，二王則大都是詛呪戰爭的罪惡的。李頎的詩也有點詛呪戰爭的意味。此外，他還擅長寫音樂。

這時期最偉大的詩人是李白。他的詩有一部分近於王派，如望終南山，訪戴道士，敬亭獨坐等。又有一部分則近於岑派，如戰城南，北風行，廬山謠等。由此可知，他是兼擅兩派之長的。他一方面要像王派隱士那樣提着酒壺去賞鑑自然的美，一方面要像岑派豪士那樣喝醉了去上馬殺賊，所以他的詩中常常以酒爲題材，如襄陽曲、下終南山，江上吟等。但是他既不是眞隱士，又不是眞豪士，酒對於他只是消愁忘饑的工具而已。落魄的身世，迫他走上頹廢的路，飲醇酒不已，又加以近婦人。他的詩中多描寫女性的佳作，如淸平調，行樂詞，長相思等。他的作品最可以代表唐代前半期的詩壇—

七五五年安史之亂以前的詩壇。

以下我們便分章敍述。

章一終

章二　初唐詩人

反齊梁派

初唐的一百年中——從西歷七世紀初年到八世紀初年——產生的詩人很多。其作品至今尚在者，恐亦在三百人以上。我們現在自然不能一一細述，只選出比較重要的幾位講一講。齊梁詩有一種特殊的風格，是不用說的。初唐詩人便因此而有不同的兩派：

（1）王績，王梵志，陳子昂等——他們是違反齊梁的風尚的，我們稱爲反齊梁派。

（2）"四傑"及沈佺期宋之問等——他們是繼承齊梁而加以發揮的，我們稱爲準齊梁派。

以下我們便依次分述。

王績（西歷五九〇？——六四四年）是唐代最早的詩人，字無功，絳州龍門人（今河北龍關附近）。他是王通之弟，通生於陳後主至德二年，通弟凝亦績之兄，可

知績大約生於隋文帝開皇中。自幼"性簡放，不喜拜揖"，所以不管家事，也不參與鄉族的慶弔冠昏。大業四年（六〇八年），舉孝悌廉潔，授秘書省正字。他不願在朝，求爲六合丞，以嗜酒劾去。時在隋唐之際，天下大亂，歎曰：

羅網在天，吾且安之！

他家有田十六頃，又有隱者仲長子光爲隣，便決意還鄉里。子光病瘖，兩人未嘗交語，而對酌甚歡。他有時率奴婢種黍釀酒，養鳧蒔花，有時乘牛經酒肆，留數日不反，有時讀讀老莊周易，有時住在北山東皐著書。他的壯年，便在這樣的生涯中度過。雖在亂世，總算享盡了清福。唐武德初（六二〇年左右），他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或問待詔何樂，他說：

良醞可戀耳。

照例日給酒三升，侍中陳叔達特給他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六三〇年左右），以疾罷。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酒，他求爲丞；吏部不許，他固請。革死後，其妻尙送酒不絕；歲餘又死，他說：

天不使我酣美酒邪？

於是棄官去，述革酒法爲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立杜康祠，以革配享。他能飲至五斗不亂，著五斗先生傳，又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必往。刺史崔喜請相見，他不睬。老友杜之松爲刺史，請講禮，他也不去。暮年想續成其兄凝所撰隋書，但沒有完成。貞觀十八年卒，遺命薄葬，並且誌其墓。集五卷，詩存五十餘首。

我們讀了王績的傳，便知他是一個酒徒。詩集中"酒"字凡十九見：

(1)酒勸［illegible］園春。(田家之二。)

(2)平生唯酒樂。(田家之三。)

(3)月照芳春酒。(山中敍志。)

(4)散誕時須酒。(薛記室收過莊見尋。)

(5)桂樹凌雲濁酒杯。(北山。)

(6)滿甕營春酒。(春日。)

(7)家豐松葉酒。(採藥。)

(8)無人送酒來。(九月九日贈崔使君善爲。)

(9)問君梅酒外。(獨坐。)

(10)祗爲酒家笑。(過酒家之一。)

(11)對酒但知飲。(過酒家之四。)

(12)慚愧酒家胡。(過酒家之五。)

(13)山中春酒熟。(山中別李處士。)

(14)偏宜酒甕香。(初春。)

(15)還向酒家來。(題酒店壁。)

(16)山酒灑陶巾。(嘗春酒。)

(17)鶯啼酒甕春。(被召謝病。)

(18)不如多釀酒。(獨酌。)

(19)從來作春酒。(看釀酒。)

此外暗示飲酒者尙多，如云"相逢一醉飽"(田家之一)，"時取醉消愁"(贈程處士)，"春釀煎松葉"(贈學仙者)，"此日長昏飲"(過酒家之二)，"竹葉連精翠"(過酒家之三)等等，不及徧舉。總之，王績的詩的唯一的題材是"酒"。

因此，我們詩人所想慕的，便是阮籍陶潛一般人了。試舉他的詩爲例：

阮籍生涯懶，

嵇康意氣疏。……

草生元亮徑，

花暗子雲居。(田家之一。)
嘗愛陶淵明,
酌醴焚枯魚。(薛記室收過莊見尋。)
庚桑逢處跪,
陶潛見人羞。(晚年敍志示翟處士。)
誰知彭澤意,
更覓步兵那。(贈學仙者。)
阮籍醒時少,
陶潛醉日多。(醉後。)
且逐劉伶去,
宵隨畢卓眠。(戲題卜鋪壁。)
野觴浮鄭酌,
山酒漉陶巾。(嘗春酒。)

而且王績之留連酒家及爲酒而求太樂署丞,與阮籍求爲步兵及醉臥壚邊何異;至於他不喜拜揖,不樂在朝,自號五斗先生,更顯然是仿着五柳先生的。

以上似閒話而實重要。王績因嗜酒而崇拜阮陶,更因崇拜阮陶而使他的作風超脫齊梁而復於魏晉。例如古意六首,我們很容易知道是受阮籍詠懷的影響。第

一首說：

幽人在何所？
紫巖有仙躅，
月下橫寶琴，
此外將安欲？……
百金買一聲，
千金傳一曲。
世無鍾子期，
誰知心所屬？

以下五首分詠竹，龜，松，桂，鳳五物爲喻。其用意與阮籍詠東陵瓜，木槿花等等完全相同，都是發揮"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的意思的。至於陶潛的影響，更是不消說得。我們隨便舉一些例子：

憶我少年時，
攜手遊東渠，
梅李夾兩岸，
花木何扶疏。（薛記室收過莊見尋。）
晚歲聊長想，
生涯太若浮。

歸來南陌上，

更坐北溪頭，

古岸多磐石，

春泉足細流。（晚年敍志示翟處士。）

此外如寫菊花（贈李徵君大壽，九月九日贈崔使君善爲及黃頰山等），寫耕種（田家，採藥及秋夜喜遇王處士等），都是受陶的影響的明證。陶潛是中世紀的唯一大詩人，在當時却未爲人所注意，他的地位是到唐以後才顯著的。而在唐代詩人中，王績是第一個承受他的影響的。

總之，隋末的紛亂把王績迫上了酒徒的路，酒徒的生活又引他的詩回到魏晉以上。如果我們承認齊梁是詩的厄運，那麼他對於唐詩的貢獻也可明白了。

王梵志（生卒未詳）是一位與王績差不多同時的白話說理詩人。唐宋時人，都知道他。然自十三世紀以來，沉晦者六七百年。最近胡適作白話文學史，表章了一下，方漸爲人知。

關於王梵志及其詩的參考資料，胡適搜集得下列

八種:

(1)無住語錄(敦煌本歷代法寶記);

(2)馮翊桂苑從談(唐代叢書初集);

(3)太平廣記卷八十二;

(4)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六;

(5)費袞梁溪漫志卷十;

(6)陳善捫虱新話五;

(7)慧洪林間錄下;

(8)曉瑩雲臥紀譚上。

此外,我們還可補加一種:

(9)釋皎然詩式"駭俗。"

今抄錄時代最早,記述最詳的一條於後:

王梵志,衞州黎陽人也。黎陽城東十五里有王德祖者,當隋之時,家有林檎樹,生癭大如斗。經三年,其癭朽爛;德祖見之,乃撤其皮;遂見一孩兒抱胎而出,因收養之。至七歲,能語,問曰:

誰人育我?

及問姓名,德祖具以實告:

因林木而生,曰"梵天"——後改曰"志"——

我家長育，可姓王也。

作詩諷人，甚有義旨，蓋菩薩示化也。（桂苑叢談。）

胡適說，“此雖是神話，然可以考見三事：一爲梵志生於衞州黎陽，卽今河南濬縣。一爲他生當隋文帝時，約六世紀之末。三可以使我們知道唐朝已有關於梵志的神話，因此又可以想見王梵志的詩在唐朝很風行，民間才有這種神話起來。”（白話文學史第十一章。）關於他的生年，太平廣記引史遺作“隋文帝時”，故此處說是六世紀末年；若依馮翊泛說“隋時”則也許是七世紀初年。

他的詩集，胡適搜得四種本子：

（1）漢乾祐二年己酉（九四九）樊文昇寫本。

（2）己酉年（大概也是乾祐巳酉）高文□寫本。

（3）宋開寶三年壬申（按開寶五年爲壬申，西歷九七二；三年爲庚午）閻海眞寫本。

（4）漢天福三年庚戌（漢天福只有一年，庚戌爲乾祐三年，九五〇）金光明寺僧寫本。

詩集共三卷：前三種本子均係第一卷，而閻寫本爲最完全；後一種爲第三卷；其第二卷闕。他的作品大都是說

理的小詩，如：

梵志翻著襪，
人皆道是錯。
乍可刺你眼，
不可隱我脚。

又如：

城外土饅頭，
餡草在城裏。
一人喫一個，
莫嫌沒滋味。

又如：

世無百年人，
強作千年調。
打鐵作門限，
鬼見拍手笑。

大抵都可發人深省，然而謂之格言則可，謂之詩則不可。我們拿末首"世無百年人"與樂府西門行及古詩"生年不滿百"來對照，便知格言與詩的分別了。

如果梵志在詩史上佔得一個位置，原因決不是他

的說理詩而是下列幾首描寫他的“貧而樂”的生活的詩：

吾有十畝田，
種在南山坡。
青松四五樹，
綠豆兩三窠。
熱即池中浴，
涼便岸上歌。
遨遊自取足，
誰能奈我何！

又如：

草屋足風塵，
牀無破氈臥。
客來且喚入，
地鋪稿薦坐。
家裏元無炭，
柳麻且吹火。
白酒瓦鉢[illegible]，
鐺子兩脚破。

鹿脯三四條，
石鹽五六課。
看客只寧馨，
從你痛哭我！

拿樸素的白描詩句，來寫自由而快樂的生涯，在詩史上是很難得的作品。梵志固未揭櫫宗尚魏晉，而他的詩顯然與齊梁以來的詩異趣的。

最後，我們要論列公然提倡"漢魏風骨"而鄙棄"齊梁間詩"的陳子昂（西歷六五六——六九八年）。他字伯玉，梓州射洪人（今四川射洪附近）。他是富家子，年十八未知書。後感悔，苦節讀書；尤善屬文。高宗末（六八三年？）入京舉進士，而不爲人知。有賣胡琴的，價百萬，子昂竟買了來，觀者驚問。他說：

"余善此。"
"可得聞乎？"
"明日可入宣陽里。"

到時，他備了酒肴，說：

"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不爲人知。——此賤工

之技，豈宜留心！”

便擊碎胡琴而以文章分贈客人。一日之內，名滿都下。京兆司功王適見他的感遇詩三十八首，驚曰：

“此子必爲天下文宗矣！”

乃請交子昂。其爲時人推重如此。及高宗崩，他上書討論山陵的地址，武后奇其才，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遂擢麟台正字。垂拱初（六八六年？）他勸興明堂太學。后召見，賜筆札。他曾向中書省條上利害，討論吐蕃問題，生羌問題。后復召見，遷右衞冑曹參軍。及后稱皇帝（六九〇年），他上受命頌以媚后。遭母喪，去官；服終，擢右拾遺。會武攸宜討契丹，以子昂爲參謀；但意見不合，徙署軍曹。聖歷初（六九八年？）以父老解官。父元敬，曾舉明經，官文林郎。時爲縣令段簡所辱，尋卒。子昂居喪哀痛。段簡又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子昂，竟死獄中，時年四十三。他全集十卷，今存詩一百二三十首。子光復亦善屬文，終商州刺史，孫易甫簡甫皆位御史。

韓愈說：

國朝盛文章，

子昂始高蹈。

唐書本傳也說：

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尙。子昂始變雅正。

兩個"始"字證明子昂在唐代文學上地位之重要。他對於詩的主張詳見與東方公書：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

一昨於解三處，見明公詠孤桐篇，骨端氣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遂用洗心飾視，發揮幽鬱。不圖正始之音，復睹於茲，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

由此可知他主張(1)詩要骨端氣翔，而不要彩麗競繁；(2)推崇建安正始，而非薄晉宋齊梁。這顯然是繼承王績一派的。

我們先看他的感遇詩三十八首。牠們的內容和形式顯然與他的主張是一致的。我們知道南朝詩的內容

方面，大都是淺薄而濫調的豔情，故有"宮體"之稱；形式方面大都是雕琢而空泛的駢句，故有"新體"之稱。這個"詩＝宮體＋新體"的風尙，陳子昂是完全反對的。他的感遇詩第一不言情，第二不對偶。我們舉兩首爲例：

蘭若生春夏，
芊蔚何青青！
幽獨空林色，
朱蕤冒紫莖。
遲遲白日晚，
嫋嫋秋風生。
歲華盡搖落，
芳意竟何成！（其二。）

本爲貴公子，
平生實愛才，
感時思報國，
拔劍起蒿萊。
西馳丁零塞，
北上單于台，
登山見千里

懷古心悠哉!

誰言未忘禍,

磨滅成塵埃?(其三十五。)

這種詩眞當得起"骨氣端翔,音情頓挫"的評語。我們可以推想張說許爲"天下文宗",多半是指這種與齊梁相反的風格。

然而我們也不能把他太恭維了。感遇以外的詩,實未能稱是。我們細讀他的全集,實在找不出多少好詩。固然他對於"不詠豔情"的信條似乎很能遵守,全集中的確沒有一首有"宮體"嫌疑的詩。但是"新體詩"却已成爲當時很流行的體裁,且漸進而成爲律絕,所以他的詩中有許多可以說是"五律"或"五絕"的詩。而這些五律或五絕却沒有一首是高明的。說也奇怪,比較爲我們所愛讀的,倒是在幾首近於"騷體"的雜言詩。例如春台引:

感陽春兮生碧草之油油,

懷宇宙以傷遠,

望高台而寫憂,

遲美人兮不見,

恐青歲之遂遒。

………………

願一見而道意，

結衆芳之綢繆。

曷余情之蕩漾，

矚青雲以增愁！

悵三山之飛鶴，

憶海上之白鷗。

然而傑作終要推登幽州台歌：

前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

獨愴然而涕下！

寥寥四句，自然而極悲壯。在子昂詩中，這是最膾炙人口的一首。

這一派，我們現在舉王績，王梵志，陳子昂三人爲例。初，唐太宗承宮體餘風，"戲作艷詩"。虞世南諫道：

聖作雖工，體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而今而後，請不奉詔。

太宗很嘉許他懇誠，賜絹五十疋。其實虞世南的詩仍是齊梁一派的。同時魏徵的述懷，“猶有古意”，然作品不多。到王陳方有可述者。後來張九齡寒山等，便爲盛唐的一分子了。

齊梁派準

其次我們要述繼承齊梁的一派了。這一派以“四傑”爲中堅。四傑是：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今先分述他們的事蹟，然後合論他們的作品。

王勃（西歷六五〇——六七八年？）是王績的侄孫，字子安。父福疇，爲通長子。勃六歲即能屬文，構思無滯。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十卷以摘其失。他與兄勔勮才藻相類，父友杜易簡（審言之弟，甫之族祖）常稱之曰：

此王氏“三珠樹”也！

他年十四歲時，太常伯劉祥道巡行關內，他上書自陳，祥道表於朝，對策高第，授朝散郎。（此據楊炯王子安集序，與新唐書本傳略異。）沛王聞其名，徵爲侍讀，論次平台抄略十篇，書成，頗爲王所愛重，賜帛五十疋。以事

忤高宗，斥出府，遂客劍南。咸亨初（六七〇年），三府交辟，以疾辭。聞虢州多藥草，求補參軍。恃才傲物，爲同僚所嫉。時官奴曹達抵罪，匿勃所，勃懼事洩，便殺了他。事覺，勃當誅，會赦，除名。時父任雍州司功參軍，因此左遷交阯令。勃往省，道出鍾陵，都督大宴滕王閣，勃作序，即是很有名的滕王閣序。後度海溺水，悸而卒，年未滿三十。（他的生年舊說貞觀二十二年，但他的春思賦自敍咸亨二年二十二歲，當據以改正。）

楊烱（西歷六五〇——七〇〇年？）華陰人（今陝西華陰附近），爲高祖時右衞將軍楊虔威的侄孫。他幼聰敏，博學，善屬文。顯慶五年（六六〇年），烱年十一，待制弘文館。上元三年（六七六年），應制舉，補校書郎。儀鳳中（六七六年？）太常博士蘇知幾以公卿以下冕服，請別立節文。烱上書詆之，由是竟寢知幾所請。永隆二年（六八一年），烱與宋之問同爲崇文館學士，遷詹事司直。武后初稱制（六八五年？）坐從祖弟神讓犯逆，左轉梓州司法參軍。秩滿，選授盈川令。烱至官，爲政殘酷，人吏動不如意，輒榜殺之。如意元年（六九二年）七月望日，宮中出盂蘭盆，分送佛寺。則天御洛南門，與百寮觀

之，炯獻盂蘭盆賦，詞甚雅麗。不久，卒於官。他聽人家稱王楊盧駱爲四傑，說：

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

張說說：

"恥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

盧照鄰（西歷六五〇？——六九〇年？）字昇之，幽州范陽人（今河北大興附近），爲隴州刺史盧光乘之弟。年十餘歲，從曹憲王義方授蒼雅及經史，博學善屬文。初授鄧王府典籤。王有書十二車，照鄰披覽，略能記憶，王甚愛重之，向人說：

此卽寡人相如也。

後拜都新尉，因染風疾去官，居太白山中，得方士玄明膏，餌之。會父喪，號嘔，丹輒出，由是疾益甚。客東龍門山，布衣藜羹，友人時供其衣藥。疾甚，足攣，一手又廢，乃徙居陽翟之具茨山下。買園數十畝，疏潁水周舍。復豫爲墓，偃臥其中。他自以爲"當高宗時尚吏，己獨儒；武后尚法，己獨黃老；后封嵩山，己已廢"，便作五悲以自明。病旣久，不堪其苦，嘗與親屬執別，遂自投潁水而死，時年四十。

駱賓王(西歷六五〇?——六八四年?)婺州義烏人(今浙江義烏附近)。少善屬文，七歲卽能賦詩，尤妙於五言。嘗作帝京篇，當時以爲絕唱，但落魄無行，好與博徒爲伍。初爲道王府屬，嘗使自言所能，賓王不答。後爲武功主傳。裴行儉爲洮州總管，表賓王掌書奏，不應。高祖末(六八二年?)調長安主簿。武后時(六八四年)，坐贓左遷臨海丞，怏怏不得志，棄官而去。時徐敬業在揚州起兵討武后，署賓王爲府屬，軍中書檄都是他作的。武后讀檄文，但嘻笑，讀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很驚異的問:

誰爲之?

有人告以賓王作檄，后責問:

宰相安得失此人!

敬業敗，伏誅，賓王亡命，不知所終。現在南通的狼山上有駱賓王墓，眞僞不可考。

以上略述四傑的事蹟，現在我們要論到他們的詩了。他們的詩有下列四種特點:

(1)七古的成立。　五言古詩自三國以後，已盛極

一時，而七言古詩却是到唐代方才興盛的。依我們觀察，七古正式成立之功應該歸之四傑。在他們以前，如王績，如王梵志，都沒有七言詩留傳下來，而四傑的傑作却大半是七言的。例如王勃的滕王閣：

滕王高閣臨江渚，

珮玉鳴鸞罷歌舞。

畫棟朝飛南浦雲，

珠簾暮捲西山雨。

閒雲潭影日悠悠，

物換星移幾度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

檻外長江空自流。

又如盧照隣長安古意的名句：

得成比目何辭死，

願作鴛鴦不羨仙。

其末段說：

寂寂寥寥揚子居，

年年歲歲一牀書。

獨有南山桂花發，

飛來飛去襲人裾。

這些雖不能算第一流的詩，却可代表七言詩的成熟期。而且在當時都是傳誦很廣的，其影響之大可知。七言古詩的興盛，其原因自然非常複雜，而四傑提倡之功却是不可埋沒的。（他們中唯楊炯無七言詩。）

（2）五律的成立。　我們在上文曾詳論過"新體詩"，而這些新體詩却全是五言的。所以律詩和絕句都是五言的先成立而七言的後成立。其中除五絕早已成立外，五律到四傑也成立了。例如楊炯的從軍行：

烽火照西京，

心中自不平。

牙璋辭鳳闕，

鐵騎繞龍城。

雷暗凋旗畫，

風多雜鼓聲。

寧爲百夫長，

勝作一書生。

又如駱賓王的在獄聞蟬：

西陸蟬聲唱，

南冠客思侵。

那堪玄鬢影，

來對白頭吟？

露重飛難禁，

風多響易沉。

無人信高潔，

誰爲表予心？

在四傑集中，五律多者佔二分之一，少者亦在四分之一以上。格律之嚴與篇數之多，都可奠定五律的基礎。

以上兩種特點是形式方面的，已可看出是繼承齊梁的了。以下再講內容方面的兩種特點：

（3）音調的婉媚。　我們都知道南朝詩人對於詩的音節方面是特別注意的，而四傑的詩的音節方面似乎更得力於六朝的新樂府。我們試舉王勃的採蓮曲爲例：

桂櫂蘭橈下長浦，

羅裙玉腕輕搖櫓。

葉嶼花潭極望平，

江謳越吹相思苦。

相思苦，

佳期不可駐。

塞外征夫猶未還，

江南採蓮今已暮。

今已暮，

採蓮花，

渠今那必盡倡家？

官道城南把桑葉，

何如江上採蓮花？

這裏疊句"相思苦""今已暮"使全詩音節婉轉得多。更可注意的是詩的轉韻。例如上文以"家""花"相協，"葉"字非韻，而下文卽協"葉"韻，如：

蓮花復蓮花，

花葉何稠疊。

葉翠本羞眉，

花紅強如頰。

這不是偶然的。即如這段"眉"字非韵，而下文又協"眉"韵：

佳人不在茲，

悵望別離時。

牽花憐其蒂，

折藕愛連絲。

所以從"桂棹蘭橈"至"愛連絲"二十一句的韵式是：a a b a a a c a a d d e d d e f e f f g f。"愛連絲"與以下十二句中也有同樣的例 此外如盧照隣長安古意末段：

專權意氣本豪雄，

青虬子燕坐春風。

自言歌舞長千載，

自謂驕奢凌五公，

這裏"載"字非韵，下文却協"載"韵：

節物風光不相待，

桑田碧海須臾改。

昔時金階白玉堂，

卽今唯見青松在。

這樣在上段非韵的句末暗示下段的韵，可使讀者感到音調的格外婉轉，格外柔媚。

(4)字句的秀麗。　四傑的詩的字句的秀麗是人都知道的。其中尤以王勃爲最，現在也不暇遍舉。我們略摘些楊炯的麗句：

影濃山樹密，
香淺澤花疏。(和石侍御山莊。)
露文沾細草，
風影轉高花。(早行。)
露紋埋落照，
風物澹歸烟。(和鄭校讎內省眺矚思鄉懷友。)

又如駱賓王的：

蟬鳴稻葉秋，
雁起蘆花晚。(在江南贈宋五之問。)
舟移疑入鏡，
棹舉若乘波。(疇昔篇。)
分念嬌鶯一種啼，

生憎燕子千般語。(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

以上隨便抄了些寫景寫情的句子，都可證明他們有一種特殊的風格。

郗雲卿說他們“文詞齊名，海內稱焉，號爲四傑，亦云盧駱楊王四才子”。馬端臨也說“文辭齊名，海內稱王楊盧駱四才子，亦曰四傑”。他們的詩的確有相同的特點，蔚爲初唐詩壇重要的一派。

其次我們講“沈宋”。

沈佺期(西歷六五〇?——七一五年?)字雲卿，相州內黃人(今河南內黃附近)。高宗上元二年(六七五年)及進士第。由協律郎遷通事舍人，預修三教珠英。再轉給事中，考功員外郎，受贓，劾未究。會張易之敗，遂長流驩州。稍遷台州錄事參軍。中宗神龍中(七〇六年?)入計，得召見，拜起居郎，兼修文館直學士。後歷中書舍人，太子詹事。開元初卒。

宋之問(西歷六五〇——七一二年)一名少連，字延清，汾州人(今山西汾陽附近)，一云虢州弘農人(今

河南靈寶附近)。高宗時東台詳正學士令文之子。高宗上元二年(六七五年)進士。初徵令與楊炯分直內教,後授洛州參軍,轉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預備三教珠英。及張易之敗,貶瀧州參軍。未幾,逃還,會緣得擢爲鴻臚主簿。中宗景龍中(七〇八年?)轉考功員外郎,又與杜審言等同爲修文館學士。後以知貢舉時賕餉狼藉,貶越州長史,睿宗時配欽州,先天中賜死。

舊唐書文苑傳說:

〔沈佺期〕與宋之問齊名,時人稱爲"沈宋"。

新唐書文藝傳說:

魏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宋〕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綉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

所以他們二人顯然與四傑接近。不過就他們作品本身講,實在沒有什麼價值可言。僅僅在詩體的完成上,稍有一點功績。原來唐代詩人所作在形式上可分爲六種,這六種成立的先後大約如下表:

<table>
<tr><th colspan="2">詩體</th><th colspan="2">成立期</th></tr>
<tr><td rowspan="3">五言</td><td>古詩</td><td colspan="2">魏晉</td></tr>
<tr><td>絕句</td><td colspan="2">齊梁</td></tr>
<tr><td>律詩</td><td rowspan="2">四傑</td><td rowspan="4">初唐</td></tr>
<tr><td rowspan="3">七言</td><td>古詩</td></tr>
<tr><td>絕句</td><td rowspan="2">沈宋</td></tr>
<tr><td>律詩</td></tr>
</table>

沈宋所以能在詩史上佔篇幅者在此。

現在我們舉一點七言絕句的例子：

北邙山上列墳塋，
萬古千秋對洛城。
城中日夕歌鐘起，
山上唯聞松柏聲。(沈佺期北邙。)
可憐冥漠去何之？
獨立豐茸無見期。
君看水上芙蓉色，
恰似生前歌舞時。(宋之問傷曹娘。)

再舉一點七言律詩的例子：

盧家少婦鬱金香，
海燕雙棲玳瑁梁。
九月寒砧催木葉，
十年征戍憶遼陽。
白狼河北音書斷，
丹鳳城南秋夜長。
誰爲含愁獨不見，
更教明月照流黃。（沈佺期獨不見。）

離宮祕苑勝瀛洲，
別有仙人洞壑幽。
巖邊樹色含風冷，
石上泉聲帶雨秋。
鳥向歌筵來度曲，
雲依帳殿結爲樓。
微臣昔忝方明御，
今日還陪八駿遊。（宋之問三陽宮石淙侍宴應制。）

這些詩雖然不是第一流的好詩，然可表示七絕七律到

此已成熟了。

四傑沈宋以外，如上官儀楊師道劉希夷張若虛等風格也相近，我們無暇細述。其中有一位杜審言，是大詩人杜甫之祖，與沈宋齊名，時代和風格都極近，我們應該附帶說一說。

杜審言（西歷六四五？——七一〇年？）字必簡，襄州襄陽人（今湖北襄陽附近）。高宗咸亨元年（六七〇年）登進士，爲隰城尉，累轉洛陽丞，坐事貶吉州司戶參軍。恃才謇傲，甚爲時輩所疾。因事坐獄，免官，還東都。武后召見，拜著作佐郎，遷膳部員外郎。中宗神龍初（七〇五年？）坐與張易之交往，流峯州。尋召授國子監主簿，加修文館直學士。卒年六十餘。他的詩似乎較沈宋高一點，然最重要的還在助成七言律絕之體，我們各舉一首爲例：

知君書記本翩翩，
爲許從戎赴朔邊。
紅粉樓中應計日，
燕支山下莫經年。（贈蘇書記。）

今年游寓獨遊秦，
愁思看春不當春。
上林苑裏花徒發，
細柳營前葉漫新。
公子南橋應盡興，
將軍西第幾留賓？
寄語洛城風日道，
"明年春色倍還人。"（春日京中有懷。）

上文述了王績至杜審言十人。初唐一百年的詩壇，即此已可瞭然。下文我們便要研究盛唐了。

章二終

章三　王維及其派

王維

在七世紀的末年和八世紀的初年，中國產生了幾位大詩人，於是便造成所謂“盛唐”的局面。“唐詩”到此已有了一百年的醞釀，應該有點新的發展了。盛唐詩人的總數，實不在初唐下。在本章裏我們先研究王維一派的詩人。

王維（西曆七〇一——七六一年）字摩詰，太原祁人（今山西祁縣附近）。父處廉，終汾州司馬，徙家於蒲，遂爲河東人（今山西蒲縣附近）。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年十五以後，作詩存者甚多，如題友人雲母障子詩，過秦王墓詩，洛陽女兒行，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詩，哭祖六自虛詩等。開元七年（七一九年），他十九歲，赴京兆府，試解舉頭。李陵詠，桃源行，淸如玉壺冰詩等卽作於是年。關於這次“解頭”，集異記有一段傳說：

維未冠，文章得名，妙能琵琶。春之一日，岐王引

至公主第，使爲伶人，進主前。維進新曲，號鬱輪袍，并出所爲文。主大奇之，令宮婢傳教，召試官至第，諭之作解頭登第。（唐詩記事卷十六引。）

此事新舊唐書均未載，但未必盡誣，因爲當時風氣是這樣的，（看李頎送康洽入京進樂府歌便知）。不久，他便以進士擢第，（開元九年，一說十九年）。

於是他開始做官了。初爲大樂丞，後坐累，謫濟州司倉參軍。妻亡，不再娶，孤居三十年。開元二十二年（七三四年），張九齡爲中書令，擢維爲右拾遺。二十五年，爲監察御史，在河西節度使幕中。天寶元年（七四二年），爲左補闕，遷庫部郎中。會遭母喪，柴毀骨立，幾不勝喪。十一年，服除，拜文部郎中，遷給事中。時弟縉任侍御史，武部員外。舊唐書本傳說：

> 維以詩名盛於開元天寶間。昆仲宦遊兩都，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門，無不拂席迎之。寧王薛王待之如師友。

本傳又載一件故事：

> 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
>
> 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

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咸服其精思。

這可證明他精於音樂和繪畫。維一身兼詩畫音樂三長，所以譽望日隆，到處"拂席"了。

正在這優遊兩都的時候，安祿山反了（西歷七五五年）。玄宗出幸，他扈從不及，爲賊所獲。他服藥取痢，僞稱瘖病。祿山憐之，拘於洛城普施寺，迫爲給事中。一天，祿山大宴凝碧宮（一作池），召黎園諸工合樂，諸工皆泣。他知道了，作詩寄慨。賊平，維以此詩減罪，責授太子中允。尋遷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後拜給事中，時乾元元年（七五八年）。翌年，轉尙書右丞，他年已五十九歲了。性本好佛，晚年尤甚。得宋之問藍田別墅，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沜，辛夷塢諸勝。嘗與裴迪書說：

> 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疏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每思曩昔攜手賦詩。當待春中卉木蔓發，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靑皋，靑雉朝雊。倘能從我遊乎？

可見其晚景頗極閒適。上元二年七月卒，年六十一。（舊

唐書記其卒年爲乾元二年七月，新唐書爲上元初。然集中尙有作於上元二年的詩文，故現在假定爲上元二年七月。）

我們讀王維的詩，讀到這幾句：

寂寥天地暮，

心與廣川閑。（登河北城樓。）

我心素已閑，

淸川澹如此。（靑溪。）

便好似找到了開發王維的詩的鑰匙了。這鑰匙便是個"靜"字。我們細翻全集，知道我們的詩人最愛用"靜"字。試舉二十條爲例：

（1）靜觀素鮪。（酬諸公見過都。）

（2）野曠寒山靜。（奉和聖製登降聖觀與宰臣等同望應制。）

（3）寒山靜秋塞。（奉和聖製送不蒙獲兼鴻臚卿歸安西應制。）

（4）守靜解天刑。（贈房盧氏琯。）

（5）夜靜羣動息。（春夜竹亭贈錢少府歸藍田。）

（6）閑門晝方靜。（林園卽事寄舍弟紞。）

(7)夜靜羣動息。(秋夜獨坐懷內弟崔興宗。)

(8)靜言深谿裏。(自大散以往深林密竹磴道盤曲四五十里至黃牛嶺見黃花川。)

(9)月明松下房櫳靜。(桃源行。)

(10)灑空深巷靜。(冬晚對雪憶胡居士家,)

(11)晚年唯好靜。(酬張少府。)

(12)靜者亦何事。(淇上田園即事。)

(13)谷靜泉逾響。(奉和聖製幸玉眞公主山莊因題石壁十韵之作應制。)

(14)山靜泉逾響。(贈東嶽焦鍊師。)

(15)谷靜惟松響。(遊感化寺。)

(16)谷靜秋泉響。(東谿玩月。)

(17)閑居日清靜。(沈十四拾遺新竹生讀經處同諸公之作。)

(18)山中習靜觀朝槿。(積雨輞川莊。)

(19)夜靜春山空。(鳥鳴磵。)

(20)綠豔閑且靜。(紅牡丹。)

唯其他能靜,故他能領略到一切的自然的美,而成為陶潛以後唯一的偉大的自然詩人。

蘇軾說：

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這是批評王維的詩的一句名言。怎樣叫做"詩中有畫?"那就是說，他長於描寫自然的美。我們試看王維的全集，他的傑作都是這一方面的。他贈裴迪詩說：

風景日夕佳，

與君賦新詩，

澹然望遠空，

如意方支頤。

這四句是王維的自畫像——一個閒靜的詩人，在鑑賞自然的美。我們看他賦的"新詩"：

倚杖柴門外，

臨風聽暮蟬。

渡頭餘落日，

墟里上孤烟。(輞川閒居贈裴秀才迪。)

流水如有意，

暮禽相與還。

荒城臨古渡，

落日滿秋山。(歸嵩山作。)

行到水窮處，

坐看雲起時。

偶然值鄰叟，

談笑無還期。(終南別業。)

這大概與他的繪畫有關係。他本是詩人兼畫家，嘗自己說，"前身應畫師"，所以使他的詩更趨於成功。

在"詩中有畫"的作品中，我們特別要提出輞川集來講一講。輞川集是他與他的朋友題咏輞川別業景物的詩，共五絕二十首。自序說：

余別業在輞川山谷，其遊止有孟城坳，華子岡，文杏館，斤竹嶺，鹿柴，木蘭柴，茱萸沜，宮槐陌，臨湖亭，南垞，欹湖，柳浪，欒家瀨，金屑泉，白石灘，北垞，竹里館，辛夷塢，漆園，椒園等；與裴迪閑暇各賦絕句云。

我們抄膾炙人口者兩首於後：

空山不見人，

但聞人語響。

反景入深林，

復照青苔上。(鹿柴。)

獨坐幽篁裏，

彈琴復長嘯。

深林人不知，

明月來相照。（竹里館。）

五絕的體裁最適宜於寫一刹那的影像。王維以五言著，而尤長於短詩。我們再附帶舉兩首輞川集以外的五絕：

山中相送罷，

日暮掩柴扉。

春草明年綠，

王孫歸不歸？（送別。）

君自故鄉來，

應知故鄉事。

來日倚窗前，

寒梅著花未？（雜詩。）

這些不是寫景，而是抒情。但是他所表的情是如此飄渺而恬澹，其風格與所取的景是一致的。

他這種淡遠閒靜的風格，或許有點佛教的影響。他名"維"字"摩詰"便表示他的偏嗜，而且唐書本傳及國史補也說他好釋氏。不過他的幾首談禪的說理詩，却不

高明得很，尤其是與胡居士酬應的幾首：

了觀四大因，

根性何所有？

妄計苟不生，

是身孰休咎？（胡居士臥病遺米因贈。）

這種詩前不如王梵志，後不如寒山拾得，實在是王維詩的下乘。

最後，我們要談一談他的樂府詩。他早年所作，大都是七言的樂府。如桃源行，洛陽女兒行等，也都膾炙人口。不過牠們只是平妥而已，並不是很重要的作品。而且樂府到魏晉以後，文人所作大都不能入樂，與徒詩無異。唐人所歌的，律詩或絕句爲多。最著名的自然是送元二使安西一首：

渭城朝雨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此詩入樂後，改稱渭城曲或陽關曲。向居易說：

相逢且莫推辭醉，

聽唱陽關第四聲。(對酒。)

劉禹錫說:

舊人唯有何戡在,

更與慇懃唱渭城。(與歌者。)

其爲人推重如此。其餘如紅豆生南國,秋風明月苦相思等篇,據尤袤全唐詩話(卷一)的記載,李龜年曾在湘中採仿使筵上唱過,也都是"王維所製"的絕句。

王派詩人

從王維的詩題上,我們知道他的朋友有:(1)李頎(贈李頎),(2)祖詠(贈祖三詠),(3)裴迪(贈裴十迪),(4)苑咸(苑舍人能書梵字兼達梵音皆曲盡其妙戲爲之贈),(5)高適(送高適弟耽歸臨淮作),(6)綦毋潛(送綦毋潛落第還鄉),(7)丘爲(送丘爲落第歸江東),(8)儲光義(待儲光義不至),(9)錢起(留別錢起),(10)孟浩然(哭孟浩然),(11)房琯(贈房盧氏琯),(12)殷遙(哭殷遙),(13)盧象(與盧象集朱家),(14)崔興宗(秋夜獨坐懷內弟崔興宗)等等。這些都是當時知名的詩人,並且都有作品流傳至今。不過其中有一部分,他們的風格與王維不同,

我們在別處另講；還有一部分，他們的地位比較低些，我們可以略過不講。所以，現在所謂"王派詩人"，只選出風格相近而地位較高者六人：孟浩然，裴迪，儲光羲，丘爲，綦毋潛及祖詠。

孟浩然（西歷六八九——七四〇年）字浩然，襄陽人（今湖北襄陽附近）。四十歲以前，隱居鹿門山。到四十歲，方游京師。嘗於太學賦詩，有句云，"微雲澹河漢，疏雨滴梧桐"。一座嗟伏，無敢抗，尤爲王維張九齡所稱道。一日，王維邀入內署，忽玄宗至。他匿居床下，維以實告帝。玄宗很高興，說：

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

於是命他出來，並問他做什麼詩。他自誦所作詩，誦至"不才明主棄"一句，玄宗說：

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

應進士，不第，還襄陽。採訪使韓朝宗約他同到京師，欲薦諸朝。適有故人至，劇飲懽甚，便忘卻朝宗的約。有人提起，他說：

業已飲，遑恤他！

朝宗生氣，便先走了，他也不悔。張九齡爲荆州，辟置於府，不久罷歸。王昌齡遊襄陽，他病疽將愈，食鱔疾動，卒於冶城南園，年五十二。

浩然的性格，可於王士源的孟浩然集序見之。他說：

骨貌淑清，風神散朗。

又說：

"浩然"清發，亦其自名。

又說：

行不爲飾，動以求貞，故似誕。游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

總之，與陶潛王維是很相近的。我們再抄一點他的著名的詩句於後：

山光忽西落，
池月漸東上。
散髮乘夜涼，
開軒臥閑敞。
荷風送香氣，
竹露滴清響。(夏日南亭懷辛大。)

山暝聽猿愁，

滄江急夜流。

風鳴兩岸葉，

月照一孤舟。（宿桐廬江寄廣陵舊遊。）

移舟泊烟渚，

日暮客愁新，

野曠天低樹，

江淸月近人。（宿建德江。）

這三個例是代表五古，五律，五絕三種體裁。孟浩然是長於五言的。他的全集計二百六十七首，七言的僅二十首。不過這二十首中有一首夜歸鹿門歌（七古）却也是膾炙人口的作品。

他與王維有不同的地方嗎？前人頗多注意到這個問題，如籠堂詩話，藝圃擷餘等。但他們的批評似太抽象。我們引胡適的話：

> 孟浩然的詩有意學陶潛，而不能擺脫律詩的勢力，故稍近於謝靈運。（白話文學史第十三章。）

這話是不錯的。例如開卷第一首：

世祿金張貴，

官曹幕府賢。……

高操囘落日，

平楚散芳烟。（從張丞相遊南汜城獵戲贈裴迪張參軍。）

李夢陽評道：

調雜，非古非律。（日本刊本王孟詩集引。）

又如寄天台道士五言八句，日本近藤元粹說：

是葢古詩協聲律者耳，恐非律詩。

這都可以證明胡適的話。卽就數量言，五古共五十多首，五言律絕則有近二百首，也可見我們詩人的偏重。這是王孟的異點。

儲光羲（西歷七〇〇？——七六〇年？）字光羲，兗州人（今山東玆陽附近）。他初爲太學生，到開元十四年（七二六年）嚴黃門知考功，便以高第中進士，又詔中書試文章。他與崔國輔綦毋潛王昌齡常建同時，顧况說他的"聲價隱隱轥轢諸子"。他初爲汜水尉，遷下邽及安宜尉，不久退隱終南。後來拜太祝，未上，遷監察御史。殷璠稱他的"政論十五卷，九經分義疏二十卷，言博理

當，實可謂經國之大才"，可見他不僅以詩見稱。祿山亂（七五五年），他不幸陷賊。賊平，下獄。出獄後，貶至馮翊，尋卒。

他的詩，顯然是屬於王維孟浩然一派的。我們略舉幾首爲例：

垂釣綠灣春，
春深杏花亂。
潭清疑水淺，
荷動知魚散。
日暮待情人，
維舟綠楊岸。（釣魚灣。）

日暮長江裏，
相邀歸渡頭。
荷花如有意，
來去逐船流。（江南曲之三。）

然而與王孟又有異點。這異點可分兩方面去說明。第一，他的詩是很近於民歌的，也許是有意的以民歌爲師。例如：

山北饒朽木，

山南多枯枝。(樵父詞。)

澤魚好鳴水,

溪魚好上流。(漁父詞。)

不言牧田遠,

不道牧波深。(牧童詞。)

濁水菱葉肥,

清水菱葉鮮。(採菱詞。)

蒲葉日已長,

杏花日已滋。(田家卽事。)

北山種松柏,

南山種蒺藜。(同王十三維偶然作。)

這種句調是王孟所無的。第二,他的詩的材料,特別注重田園生活。在他以前如陶潛,也曾歌詠過農夫農婦,儲光義則更向這方面努力。例如田家卽事"蒲葉",田家雜興八首,田家卽事答崔二東皐作四首,田家卽事"桑柘"等,都是。其中最重要的是田家雜興,我們舉幾段作例:

不能自力作,

黽勉娶隣女,

既念生子孫，

方思廣田圃。(其一。)

這幾句眞是道盡田舍翁的心事，若非詩人自已是從農家出來，是不易做出這種好詩的。又如：

滿園種葵藿，

繞涯樹桑榆。

禽雀知我閒，

翔集依我廬。(其二。)

逍遙阡陌上，

遠近無相識。

落日照秋山，

千巖同一色。(其三。)

這一點影響到後來的范成大等，爲王孟所不及的。

總之，王孟儲三人中，王最豐腴，儲最樸質。王乃貴族的隱士，孟爲落魄的文人，而儲則如能文的農夫。

王派詩人以孟儲爲最重要，其餘只是配角的小詩人而已。這些配角中間，裴迪與王維的關係最爲密切。他的生卒年月，我們無從考知，他的一生事蹟，我們知

道的也很少。我們只知道他是關中人(今陝西)，與王維崔興宗李頎杜甫爲友，在天寶後(西歷七五五年?)做過羅州刺史及尚書省郎。他一生最重要的時候，便是早年與王崔同居終南相倡和的時候。他的作品流傳至今者以輞川集爲主，共五絕二十首(與王維等)，集外僅九首，(其中西塔寺一首是楊愼僞造的)。我們舉幾首爲例：

日夕見寒山，
便爲獨往客。
不知深林事，
但有麏麚跡。(鹿柴。)
跂石復臨水，
弄波情未極。
日下川上寒，
浮雲澹無色。(白石灘。)

這都是集裏的。其餘如木蘭柴，宮槐陌，南垞等及集外的送崔九，獻王維等首，也都是很有意境的作品。不過我們要注意：他雖晚年與杜甫爲友，然他的作品却絲毫未受杜的影響。

丘爲(生卒無考),蘇州嘉興人(今浙江嘉興附近)。我們知道他做過太子右庶子，事母以孝稱，享年很高(九十六歲),與王維劉長卿爲友，此外便無從攷知。他的詩今存十三首。我們舉第一首的一段爲例：

絕頂一茅茨，

直下三十里。

扣關無僮僕，

窺室唯案几。……

雖無賓主意，

頗得清淨理。

興盡方下山，

何必待之子。(尋西山隱者不遇。)

此首風格迫近王孟，其餘則未能稱是。又如左掖梨花同王維皇甫冉賦一首：

冷艷全欺雪，

餘香乍入衣。

春風且莫定，

吹向玉階飛。

此與王維還算相近，而與儲孟則相距甚遠。這大概是個

人環境的關係。

綦毋潛(生卒無攷)字季通，(一作孝通)，荆南人(今湖北南部)。開元十四年(西歷七二六年)登進士第，由宜壽尉入爲集賢待制，遷右拾遺，終著作郎。他的詩今存二十餘首，我們舉春泛若邪溪爲例：

幽意無斷絕，
此去隨所偶。
晚風吹行舟，
花路入谿口。
際夜轉西壑，
隔山望南斗。
潭烟飛溶溶，
林月低向後。
生事且彌漫，
願爲持竿叟。

這種態度完全是屬於王派的。不過有幾首實在不大高明，尤其是與僧道酬應的幾首，如題棲霞寺，茅山洞口等。這一點，也可說與王維同病。

祖詠(生卒無考)也是王維的朋友，洛陽人(今河南

洛陽附近），爲開元十二年（西曆七二四年）進士。其餘，我們便無所知。他的作品存者較多，技術也較爲與潛爲高。例如：

終南陰嶺秀，
積雪浮雲端。
林表明霽色，
城中增暮寒。（終南望餘雪。）

王派詩人中，除儲光義外，只有祖詠注意到田家生活：

舊居東皐上，
左右俯荒村。
樵路前傍嶺，
田家遙對門。（田家即事。）

但是他並不是王儲的嫡派。他有一首很著名的律詩，便可代表另一種風格：

燕台一去客心驚，
簫鼓喧喧漢將營。
萬里寒光生積雪，
三邊曙色動危旌。
沙場烽火連天月，

海畔雲山擁薊城。

少小雖非投筆吏，

論功還欲請長纓。（望薊門。）

這顯然非王派的本色，而有點近於高岑了。（參看下文論高岑風格的一段。）

總結上文，我們可以說王維一派的作品，有下列三種特點：

（1）詩的形式，以五言爲主。

（2）詩的內容，注重自然的美。

（3）詩的風格，取澹遠而摒雄放。

最可注意的是，他們都身經安史之亂，然而作品裏絲毫未有時代的反映。這是他們與杜甫大異之點。

章三終

章四 岑參及其派

岑參

王維一派詩人以外，還有岑參一派。這一派的風格題材都與王維等完全不同。從前都是以岑參與高適並列，稱爲"高岑"。但我們細看他們的詩，覺得高適遠不如岑參。所以我們升岑參爲這派的領袖，而降高適與其他幾位風格較近的詩人爲"岑派詩人"。

現在我們先述岑參。

岑參（西歷七二〇?——七七〇年?）南陽人（今河南南陽附近）。曾祖文本，祖父長倩，伯父羲，都在唐初做到大官。他早歲孤貧，能自砥礪，徧覽史籍，尤工綴文。每一篇出，人人傳寫，擬於吳均何遜。登天寶三年（七四四年）進士第，官右率府兵曹參軍，轉右威衞錄事參軍。至德中（七五六年?）任宣議郎，試大理評事，並監察御史，充安西節度判官，入爲右補闕。他頻上書章，指

斥權佞，改爲起居郎。尋出爲虢州長史，又改太子中允，並殿中侍御史，充關西節度判官。代宗未卽位時（七六〇年？）總戎陝服，委以書奏之任。不久，入爲祠部考功二員外郎，轉虞部庫部二正郎，又出爲嘉州刺史。杜鴻漸鎭西川，表爲從事，以職方郎中並侍御史列爲幕府。未幾，使罷，寓居於蜀，旋卒。集八卷，今編五卷或四卷。

他的詩就形式方面論，是長於七言而短於五言的。他的傑作，幾乎全是七言。我們隨便舉幾首較短的作例子：

婦姑城南風雨秋，
婦姑城中人獨愁。
愁雲遮却望鄉處，
數日不上西南樓。
故人薄暮公事閒，
玉壺美酒琥珀盤。
潁陽新草今黃盡，
醉臥君家猶未還。（題匡城周少府廳壁。）
梁園日暮亂飛鴉，
極目蕭條三兩家。

庭樹不知人去盡，

春來還發舊時花。(山房春事。)

七言詩經四傑的提倡，漸漸成立。然而王孟一派是不注重七言的，幸有岑參一派在這方面努力，方不至中衰下去。這是岑詩的第一種特點，也是岑王兩派第一種異點。

再就內容方面論，他是用全付精神來描寫戰爭的。大概岑參有點瞧不起白面書生而羨慕壯武的將軍。例如他說：

丈夫三十未富貴，

安能終日守筆硯？(銀山磧西館。)

憐君白面一書生，

讀書千卷未成名。(與獨孤漸道別長句。)

所以，他寫戰爭並不是詛咒戰爭的慘酷，而是贊頌戰爭的偉大的：

朝登劍閣雲隨馬，

夜渡巴江雨洗兵。(韋和杜相公發益昌。)

台上霜風凌草木，

軍中殺氣傍旌旗。(九日使君席奉餞衞中

亟赴長水。)

日落轅門鼓角鳴，

千羣面縛出蕃城。

洗兵魚海雲迎陣，

秣馬龍堆月照營。(獻封大夫破播仙凱歌。)

而傑作終要推輪台歌：

輪台城頭夜吹角，

輪台城北旄頭落。……

上將擁旄西出征，

平明吹笛大軍行。

四邊伐鼓雪海湧，

三軍大呼陰山動。……

古來青史誰不見？

今見功名勝古人。

這一類歌咏戰爭的詩，不消說是從古代鼓吹橫吹演出來的。然而古樂府中實在詛咒多於贊頌，恰與岑參相反。至於王孟，則簡直不大應用這一類的題材。這是岑詩的第二種特點，也是岑王兩派第二種異點。

這形式與內容便養成一種特殊的風格。就風格方面論，他是取動不取靜，取雄放而不取澹遠。例如他寫風：

輪台九月風夜吼，

一川碎石大如斗，

隨風滿地石亂走。(走馬川行。)

又如他寫雪：

北風捲地白草折，

胡天八月卽飛雪。

忽然一夜春風來，

千樹萬樹梨花開。(白雪歌。)

又如他寫熱：

側聞陰山胡兒語，

西頭熱海水如煮。……

蒸沙爍石然虜雲，

沸浪炎波煎漢月。(熱海行。)

又如他寫寒：

晻靄寒氛萬里凝，

闌干陰崖千丈冰。

將軍狐裘臥不暖，

都護寶刀凍欲斷。（天山雪歌。）

又如他寫歌：

君不聞胡笳聲最悲？

紫髯碧眼胡人吹，

吹之一曲猶未了，

愁殺樓蘭征戍兒。（胡笳歌。）

又如他寫舞：

回裾轉袖若飛雪，

左鋋右鋋生旋風。

琵琶橫笛和未匝，

花門山頭黃雲合。（田使君美人舞如蓮花北鋋歌。）

又如他寫馬：

櫪上看時獨意氣，

衆中牽出偏雄豪。……

草頭一點疾如飛，

卻使蒼鷹翻向後。（衞節度赤驃馬歌。）

又如他寫將軍：

蓋將軍，眞丈夫，

行年三十執金吾，

身長七尺頗有鬚。（玉門關蓋將軍歌。）

我們引這七八段，表示他的詩的風格是一致的——取動不取靜，取雄放不取澹遠。這是岑詩的第三種特點，也是岑王兩派的第三種異點。

這樣一位詩人，眞可以領袖一派而與王孟對峙了。（前人拿他比何遜吳均，稱他"縟""麗"，眞是不知所云。）

岑派詩人

以上略述岑參的詩，現在我們要述他同派的詩人。這些詩人中，有些與岑參是朋友，如高適王昌齡等，有些怕還不相認識，如李頎王之渙等。以下我們逐一討論。

高適（西歷七〇〇？——七六五年）字達夫，渤海蓨人（今河北滄州附近）。父從文位終韶州長史。適少時不事生業，至以丐自給，也沒有人賞識他。直到四十多歲，他才注意文章，學做詩。數年之間，漸爲好事者所傳誦。宋州刺史張九皐奇之，薦有道科，中第。調封丘尉，不得志，去位客遊河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爲左驍衛兵曹

參軍，掌書記。安祿山亂，召翰討賊，拜適左拾遺，轉監察御史。翰敗，適奔行在，遷侍御史，擢諫議大夫，賜緋魚袋。適負氣敢言，權近側目。七五六年，永王璘反，他兼御史大夫，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尋以李輔國故，左遷太子少詹事。未幾，蜀亂，出爲蜀州刺史，遷彭州。七六二年，代崔光遠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代宗即位（七六三年），御吐蕃無功，召還爲刑部侍郎，轉散騎常侍，加銀青光祿大夫，進封渤海縣侯，食邑七百戶。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忠，有集二十卷。

關於他的詩，我們不必多說話。他是岑參的嫡派，一切都迫近岑參。我們只消舉一論例子來證明：

大漠窮秋塞草腓，
孤城落日鬬兵稀，
身當恩遇常輕敵，
力盡關山未解圍。（燕歌行。）

宅中歌笑日紛紛，
門外車馬如雲屯。
未知肝膽向誰是？
令人却憶平原君。（邯鄲少年行。）

營州少年愛原野，

狐裘蒙茸獵城下。

虜酒千鍾不醉人，

胡兒十歲能騎馬。（營州歌。）

這裏，形式是七言，內容是戰爭(或與戰爭相近的材料)，而風格是雄放。——這不是與岑詩一般無二嗎？

但是他們有一個雖不重要而很明顯的異點——這異點使我們把久已並稱的高岑分出一個高低來。我們知道這一派不以五言詩和律詩見長，高適在這一方面確是不高明，但是岑參在這方面却還有相當的價值。例如登慈恩寺浮圖一首，是他們二人同作的，試如錄一段於後，以資比較：

塔勢如湧出，

孤高聳天宮。

登臨出世界，

磴道盤虛空。……

秋色從西來，

蒼然滿關中。

五陵北原上，

萬古青濛濛。(岑參。)

登臨駭孤高，

披拂欣大壯。

言是羽翼生，

迴出虛空上。……

秋風昨夜至，

秦塞多清曠。

千里何蒼蒼，

五陵鬱相望。(高適。)

同作此題的還有杜甫薛據儲光羲等 沈德潛說，岑詩只有杜甫可比，不但高適及不來，儲光羲也及不來，是不錯的。至於岑的律詩，我們可摘出許多佳句：

弓抱關西月，

旗翻渭北風。(奉送李太保充渭北節度使。)

歸夢秋能作，

鄉書醉懶題。(灌水東店送唐子歸嵩陽。)

白髮悲花落，

青雲羨鳥飛。(寄左省杜拾遺。)

三年絕鄉信，

六月未春衣。(臨洮客舍。)

但是高適的律詩，却拙劣者居多。如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一首，未嘗不膾炙人口，然"連用四地名，究非律詩所宜"(沈德潛)。至於排律，如眞定即事奉贈韋使君之類，更是不堪一讀了。由此我們知道岑的方面較高多，才氣也較高大。

現在我們要講王昌齡與王之渙。

關於高適與二王，集異記載有一段故事：

開元中，之渙與王昌齡高適齊名，共詣旗亭，貰酒小飲。有梨園伶官十數人會讌，三人因避席隈映，擁爐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奏樂皆當時名部。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爲優。"初謳昌齡詩。次謳適詩，又次復謳昌齡詩。之渙自以得名已久，因指諸妓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次至雙鬟發聲，果謳"黃河……"云云，因大

諧笑。諸伶詰問，語其事。乃競拜，乞就筵席。三人從之，飲醉竟日。（全唐詩卷九引。）

二王的事蹟，我們知道的很少。昌齡字少伯，京兆人（今陝西長安附近），一說江寧人（今江蘇南京附近）。開元十五年（西歷七二七年）登進士第，補祕書郎。二十二年（七三四年）中博學宏詞科，調汜水尉，遷江寧丞。晚節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世亂，還鄉里，爲刺史閭丘曉所殺。之渙并州人（今山西太原附近）。他與兄之咸之賁皆有文名。天寶間（七四二——七五五年），與崔國輔鄭昈等迭相唱和，名動一時。至於他們的生卒年月，則不可考。

上文曾說，高岑的詩與古樂府有點源淵。二王則似乎專向樂府方面努力。例如集異記所唱王之渙的一首：

黃河遠上白雲間，

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

春風不度玉門關。（涼州詞。）

這首氣魄很大而神韻不竭，所以是岑派作品中之上乘。他存詩僅六首，全是絕句。除上列一首外，其膾炙人口

者，尙有兩首：

白日依山盡，

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登鸛雀樓。）

楊柳東風樹，

青青夾御河。

近來攀折苦，

應爲別離多。（送別。）

不過前一首有氣魄而乏神韵，後一首有神韵而無氣魄，不能與涼州詞相比，可證明他不長於五言。

唐人絕句本多協律，而王昌齡尤以絕句著稱。如集異記所稱的兩首：

寒雨連江夜入吳，

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陽親友如相問，

一片冰心在玉壺。（芙蓉樓送辛漸。）

奉帚平明金殿開，

且將團扇共徘徊。

玉顏不及寒鴉色，

猶帶昭陽日影來。(長信秋詞。)

此外膾炙人口者尚多：

秦時明月漢時關，

萬里長征人未還。

但使龍城飛將在，

不教胡馬度關山。(出塞。)

閨中少婦不知愁，

春日凝妝上翠樓。

忽見陌頭楊柳色，

悔教夫壻覓封侯。(閨怨。)

昨夜風開露井桃，

未央宮高月輪高。

平陽歌舞新承寵，

簾外春寒賜錦袍。(殿前曲。)

這些詩都明白如話而含蓄無盡，所謂"深入淺出"者便是，所以是絕句中的"神品"。而出塞一首，更可證明他是高岑的嫡派。

以上略論二王的絕句。之渙在絕句外便無詩，昌齡

則尙有幾首佳作，我們也該提一提。最重要的是歌咏戰爭或其他類似的題材的幾首：

昔日長城戰，
咸言意氣高。
黃塵足今古，
白骨亂蓬蒿。（塞上曲。）

瘡病驅來配邊州，
仍披漠北羔羊裘，
顏色飢枯掩面羞，
眼眶淚滴深兩眸。
欲還本鄉食犛牛，
欲語不得指嚥喉，
或有強壯能咿嚘，
意說被他邊將讎。（筌篌引。）

秋風鳴桑條，
草白狐兔驕。
邯鄲飲來酒未消，
城北原平掣皃鵰。
射殺空營兩騰虎，

迴身却月佩弓稍。(城傍曲。)

不過昌齡與岑參有一個異點。上文曾說岑詩多贊美戰爭，昌齡則不然。他固然也有美詩，然諷刺者似居多數。箜篌引全文很長，主意確是"非戰"，這也值得我們注意的。

最後，我們討論李頎。他的生卒年月，我們不可考。他的事蹟，我們知道的也很少。他是東川人（今雲南東川附近），家居潁陽（今河南許昌附近）。開元十三年（西歷七二五年）中進士第，官新鄉尉。他喜歡餌丹砂，與王維，綦毋潛，王昌齡，崔顥等爲友。有集一卷，全唐詩編他的詩爲三卷。

盛唐七言詩的作家中，李頎也是最重要的一個。他的七言詩在形式方面有一個特點。全首差不多是幾首七絕合成的。我們試舉較短的送從弟遊江淮爲例。第一段四句是：

都門柳色朝朝新，

念爾今爲江上人。

穆陵關帶清風遠，

彭蠡湖連芳草春。

我們要注意兩點：一，後二句必須對仗，二，本段押平韻，下段必換仄韻。如：

泊舟借問西林寺，
曉聽猿聲在山翠。
潯陽北望鴻雁回，
湓水東流客心醉。

這裏後二句也是偶句。但末段雖又換平韻，而偶句則可不用。如：

須知聖代舉賢良，
不使遺才滯一方。
應見鄱陽虎符守，
思歸共指白雲鄉，

這種例子很多，如古從君行，緩歌行，欲之新鄉答崔顥綦毋潛，送康洽入京進樂府歌，遠劉十，送陳章甫等都是。同時詩人之作，如高適的古大梁行，岑參的衞節度赤驃馬歌，王維的夷門歌等，也都如此，只沒有李頎那麼顯著罷了。

內容方面，他也喜歡歌詠戰爭。五言的如塞下曲

"黃雲","少年",古塞下曲等,七言的如古意,古從軍行等。其中古從軍行最佳:

野營萬里無城郭,
雨雪紛紛連大漠。
胡雁哀鳴夜夜飛,
胡兒眼淚雙雙落。
聞道玉門猶被遮,
應將性命逐輕車。
年年戰骨埋荒外,
空見蒲萄入漢家。

這裏意境與見解都近王昌齡箜篌引,而與高岑略異。所以沈德潛說,"東川比高岑多和緩之響",其說亦通。此外,他還擅長描寫音樂。例如:

一聲已動物皆靜,
四坐無言星欲稀。(琴歌。)
忽然更作漁陽摻,
黃雲蕭條白日晴。
變調如聞楊柳春,
上林繁花照眼新。(聽安萬善吹觱篥歌。)

而最有價值的是聽董大彈胡笳：

董夫子，通神明，

深松竊聽來妖精。……

川爲淨其波，

鳥亦罷其鳴。……

幽音變調忽飄灑，

長風吹林兩墮瓦。

逆泉颯颯飛木末，

野鹿呦呦走堂下。

這眞是寫音樂的品作中的傑作，値得我們注意的。

最後，我們說明岑參一派的特點如下：

（1）詩的形式，以七言爲主。

（2）詩的內容，注重戰爭或類似的材料。

（3）詩的風格，取雄放而摒澹遠。

但是我們要知道，他們與王派有一相同之點，便是作品中並無安史之亂的痕跡。無論對戰爭是歌頌或詛咒，他們都缺乏"深刻"。他們只是詩人筆下的理想，放言高論，而並無一點實際生活的反映。這也是岑派詩人與杜

甫不同之點。

章四終

章五　李白

李白傳略

我們在上文說，李白以外的盛唐詩人，可分兩派。一派以王維孟浩然爲代表，一派以高適岑參爲代表。他們兩派在內容，形式及風格上的異點，我們業已詳細論述。而地位站在他們兩派之上，能兼擅兩派之長的，是大詩人李白。現在我們先述一述他的生平。

李白（西歷七〇一——七六二年）字太白，因爲傳說他的母親夢長庚而生他的。他自述系出隴西漢將軍李廣後，於涼武昭王暠爲九世孫。隋末（六一〇年左右），其先世以事徙西域，隱易姓名，故漏於屬籍。神龍初（七〇五——六年），遁還廣漢，因僑爲郡人，其父即自名爲客。此時白已五六歲，所以他的籍貫當然是西域。然而千餘年來，異說紛紜，至今竟尚無定論。有的說他是金陵人，有的說他是隴西人，有的說他是四川人，有的說

他是山東人。金陵之說，是據他上安州裴長史書的自述；其實這是他遠祖的籍貫，與他自身無涉。隴西之說，他自己也說過（見上韓荆州書及贈張相鎬詩），李陽冰草堂集序及魏顥李翰林集序均同；但是這是他家未徙西域以前的住址，決不能說是他的籍貫。四川之說，有指漢廣者（如劉全白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及范傳正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有指蜀郡者（如曾鞏李太白集序），有指綿州者（如輿地廣記及成都古今記），有指巴西者（如新唐書李白傳），不能斷定；但白不生於四川是可以斷定的，至多承認這是他家僑居的地方，而不能說是籍貫。山東之說，是據杜甫薛端薛復筵前簡薛華醉歌及元稹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誌銘序的，舊唐書李白傳亦如此說；不過就他的全集看來，寄寓山東則有之，但決不是他的故鄉，（而且杜詩"山東"別本作"東山"）。所以，我們據他生年早於還蜀之年而定他是西域人。

白幼卽聰穎，當全家還蜀時，他已能誦六甲，十歲通詩書，觀百家。稍長，能作賦，好劍術，嘗手刃數人。年二十，禮部尚書蘇頲出為益州長史，他於路中投刺，頲

待以布衣之禮，謂羣寮曰：

> 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

與逸人東巖子隱於岷山之陽，郡守聞而舉二人以有道科，並不起。後出遊襄漢，南泛洞庭，東至金陵揚州，更客汝海；還憩雲夢故相許師國家，以孫女妻之，遂留安陸者十年。他在上安州裴長史書裏自敍道：

> 曩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與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城之東。故鄉路遙，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

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年），他遊太原。識郭子儀於行伍中。不久，又到齊魯寓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

叔明，陶沔等，會於徂徠山，酣飲縱酒，號"竹溪六逸"。大概他四十歲以前，都是遨遊天下，逍遙自在的時候。

到了他四十二三歲時(天寶初年)，他遊會稽，與道士吳筠共居剡中。旣而筠應召赴長安，因玉眞公主之力，與他同待詔翰林。(此事見魏顥的序及宋本舊唐書的傳，似較賀知章推薦之說爲更可信，參看胡適白話文學史第十二章。)自此以後，他便牽入政治漩渦了。起初他草答蕃書及宣唐鴻猷等，甚蒙稱許。軼事流傳頗多，略錄數條於後：

(1)上皇豫遊，召白。白時爲貴門邀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成，許中書舍人。(魏顥集序。)

(2)李白在翰林，多沉飲。元宗令撰樂詞，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動，索筆一揮十數章，文不加點。(李肇國史補。)

(3)嘗因宮人行樂，……遂命召白。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旣至，拜舞頹然。……卽遣二內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令二人張朱絲欄於其前。白取筆抒思，略不停綴，十篇立就，更

無加點。(孟棨本事詩。)

(4)李白名播海內，元宗於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若霞舉，上不覺忘萬乘之尊。因命納履，白遂展足與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勢，遽爲脫之。(段成式酉陽雜俎。)

(5)開元中，禁中初重木勺藥。……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遂命龜年持金花箋宣賜翰林供奉李白，立進淸平調詞三章。……遂促龜年以歌。太眞妃持玻瓈七寶盞，酌西涼州蒲桃酒，笑飲歌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徧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眞妃飲罷，斂綉巾重拜上。……會高力士終以脫靴爲深恥，異日太眞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比以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反拳拳如是？"太眞妃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是賤之甚矣！"太眞妃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韋叡松窗錄。)

他在長安未顯發的原因，亦有歸之張垍者（如魏顥的

序)，但最重要的恐怕是他的脾氣與此不合，他當時與賀知章，汝陽王璡，崔宗之，裴周南等，浪跡縱酒，稱爲"酒中八仙"。如何能不碰壁呢？

第二次因牽入政治漩渦而碰壁的，是關於永王璘的事。初，白留長安旣不得意，就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於齊州紫極宮。自此以後，浮遊四方，北抵趙魏燕晉，西涉邠岐商於，至洛陽，南遊淮泗，再入會稽。因家寓魯中，故時往來齊魯間。前後十年中，惟遊梁宋最久。天寶十三載(七五四年)，他遊廣陵，與魏顥相遇，遂同舟入秦淮，上金陵；與顥相別，復往來宣城諸處。翌年，霹靂一聲，安祿山反，玄宗奔蜀，肅宗即位靈武。時永王璘爲荆州大都督，至是詔以璘爲山東南路及嶺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採訪等使。璘本是玄宗第十六子，見江南富庶，又有部下慫恿，遂有獨立之志。恰好李白自宣城遊溧陽，至剡中，又入廬山，永王璘重其才名，辟爲都督府僚佐，一同東下。此事前人或加責難，或爲辯護；但從各種記載看來，事實是眞的，殊不必辨護；而且做玄宗之子的僚佐，於理也無不通，也用不着責難。但不久，永王璘兵敗，他亡走彭澤，坐繫

潯陽獄。宣慰大使崔渙及御史中丞宋若思爲之推復淸雪，若思率兵赴河南，釋其囚，使參謀軍事，幷上書薦白才可用，不報。乾元元年（七五八年），終以永王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三峽，至巫山。一說本當誅，因郭子儀請解官以贖，故減爲流罪，未知信否。他尙未至夜郎，遇赦得釋，還憩江夏岳陽，又到潯陽及金陵，往來遨遊於宣城歷陽二郡間。寶應元年（七六二年），李冰陽爲當塗令，白往依之。四月，代宗立，廣拔淹滯，拜他爲拾遺。但到十一月，他也病終了。

他的家庭，我們也該附帶說一說。初娶於許，不久卒，又合於劉，劉訣，次合於魯一婦人，終娶於宋（宋或作宗）。有子三人，長伯禽，即明月奴，次頗黎，幼名天然。有女一，名平陽。

總結上文，作爲一表：

紀年			紀事		
西曆	中曆	李白	歷史的	傳記的	文學的
七〇一年	唐武后長安元年	一		李白生於西域。	
七〇五年	中宗神龍元年	五	武后崩。	全家遷還廣漢。	

七一〇年	睿宗景雲元年	一〇	韋后弑中宗。	自能通詩書，觀百家。	杜審言卒(?)
七一五年	玄宗開元三年	一五		好劍術，觀奇書，能作賦。	沈佺期卒(?)
七二〇年	開元八年	二〇		謁益州長史蘇頲，備受獎飾。	岑參生(?)
七二五年	開元十三年	二五		遊雲夢，故相許師圉以孫女妻之。	
七三五年	開元二三年	三五		遊太原。	
七四〇年	開元二八年	四〇			孟浩然卒。
七四二年	天寶元年	四二		遊會稽，與道士吳筠共居剡中；筠以召赴闕，薦白，得供奉翰林。	
七四四年	天寶三載	四四		以讒見疏，至陳留受道籙。	賀知章卒。
七五四年	天寶十三載	五四		遊廣陵，秦淮，金陵，宣城等處。	
七五五年	天寶十四載	五五	安祿山反。		
七五六年	肅宗至德元載	五六	永王璘有異志。	遊廬山、永王辟白爲僚佐。	

七五七年	至德二載	五七	永王兵敗。	白亡走彭澤，坐繫潯陽獄。	
七五八年	乾元元年	五八		流夜郎。	
七五九年	乾元二年	五九		未至，遇赦，還至潯陽。	王維卒。
七六一年	上元二年	六一		遊金陵，往來宣城歷陽二郡。	
七六二年	寶應元年	六二	四月肅宗卒，代宗即位。	至當塗，代宗拜爲拾遺，十一月以疾卒於當塗。	

李白的詩

現在我們要討論他的作品。在一般讀者們的意識中，李白是一個與杜甫齊名的大詩人，是唐代兩位並列的詩壇柱石。但是他們有一個根本的異點：杜甫是啓後的，李白是承先的。我們在上文曾說，李白兼擅王維岑參兩派之長——不錯，他的確可集過去詩人技術的大成的。

我們先舉一點近於王派的例子。這一類是五言的多，現在就“五古”“五律”“五絕”三體各錄一首於後：

出門見南山，

引領意無限:

秀色難爲名,

蒼翠日在眼。

有時白雲起,

天際自舒卷,

心中與之然,

託與每不淺。

何當造幽人,

滅跡棲絕巘。(望終南山寄紫閣隱者。)

犬吠水聲中,

桃花帶雨濃。

樹深時見鹿,

溪午不聞鐘。

野竹分靑靄,

飛泉挂碧峯。

無人知所去,

愁倚兩三松。(訪戴天山道士不遇。)

衆鳥高飛盡,

孤雲去獨閒。

相看兩不厭，

只有敬亭山。（敬亭獨坐。）

李白是個"五嶽尋山不辭遠"的人，足跡幾徧天下，所以集中多詠自然美的作品。與王派仔細比較起來，我們也許可以說李詩的意境不如王派之靜，顏色不如王派之淡，然就大體看來，總算很接近的。

其次再舉一點近岑派的例子：

匈奴以殺戮爲耕作，

古來惟見白骨黃沙田。

秦家築城避胡處，

漢家還有烽火然！

烽火然不息，

征戰無已時，

野戰格鬥死，

敗馬嘶鳴向天悲，

烏鳶啄人腸，

銜飛挂上枯樹枝：

士卒塗草莽，

將軍空爾爲！（戰城南。）

此類詩，集中尚多。他好像沒有一定的見解，有時候贊美戰爭（如塞下曲），與高岑同，有時候詛咒戰爭（如上列一首），與二王同。但他很愛以戰爭爲題材，却是很明顯的。此外，如寫風雪：

日月照之，何不及此，
惟有北風號怒天上來。
燕山雪花大如席，
片片吹落軒轅台。
黃河捧土尚可塞，
北風雨雪恨難裁！（北風行。）

寫山水：

登高壯觀天地間，
大江茫茫去不還。
黃雲萬里動風色，
白波九道流雪山。（廬山謠。）

以及其他其他：

噫吁嚱，危乎高哉！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蠶叢及魚鳧，

開國何茫然。

爾來四萬八千歲，

不與秦塞通人烟。（蜀道難，）

吾欲攀龍見明主，

雷公砰訇震天鼓。

帝旁投壺多玉女，

三時大笑開電光，

倏爍晦冥起風雨。（梁父吟。）

列缺霹靂，

丘巒崩摧，

洞天石扇，

訇然中開，

青冥浩蕩不見底，

日月照耀金銀台。（夢遊天姥吟。）

從這些例子看來，氣魄之大，簡直駕高岑而上之。

這樣我們不是說李白摸擬王派岑派，也不是說王派岑派繼承李白的餘緒。他們是同時的。我們的意思是說，盛唐詩人可分兩派，而李白則兼擅其長。但是我們知道，豪放之士固要"醉臥沙場"，隱逸之士也愛"舉

杯邀月",所以我們的詩人便常常以酒爲題材。例如:

鸕鷀杓,
鸚鵡杯,
百年三萬六千日,
一日須傾三百杯!(襄陽曲。)

長歌吟松風,
曲盡河星稀。
吾醉君復樂,
陶然共忘機。(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

美酒尊中置千斛,
載妓隨波任去留。(江上吟。)

花間一壺酒,
獨酌無相親,
舉杯邀明月,
對影成三人。(月下獨酌。)

黃金白璧買歌笑,
一醉累月輕王侯。(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

處世若大夢，

胡爲勞其生？

所以終日醉，

頹然臥前楹。（春日醉起言志。）

抽刀斷水水更流。

舉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稱意，

明朝散髮弄扁舟。（宣州謝眺樓餞別校書叔雲。）

其實呢，李白也不是眞豪士，也不是眞隱士，所以他喝酒旣不去上馬殺賊，也不僅吟風弄月。他只是要"消愁"，要"忘機"而已。然而機不能忘，愁也難消，只落得幾首頹廢的好詩留在人間，感動了千餘年來的無數讀者。

"飲醇醇，多迎婦人"——這是自魏公子無忌以來一般頹廢者的常套，李白亦不能免。上列江上吟及憶舊遊二詩，已暗示及此，集中多綠情之中，更是明證。例如很著稱的淸平調：

雲想衣裳花想容，

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羣玉山頭見，

曾向瑤台月下逢。(其一。)

傳說這是在醉中寫出的，歌詠楊貴妃的作品。同樣以宮中作對象的，還有行樂詞：

遲日明歌席，

新花艷舞衣。(其二。)

笑出花間語，

嬌來竹下歌。(其四。)

其他描寫女性的詩，如：

咳吐落九天，

隨風生珠玉。(妾薄命。)

卷帷望月空長歎.

美人如花隔雲端。(長相思。)

這些意境都是很高的，不落齊梁至初唐的綺靡濫調。他自己也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他是能取前人所長而棄前人所短的。

皮日休說得好：

歌詩之風，蕩來久矣。大抵喪於南朝，壞於陳叔

寶。然今之業者，苟不能求古於建安，卽江左矣；苟不能求麗於江左，卽南朝矣。或過爲艷傷麗病者，卽南朝之罪人也。吾唐來有業是者，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讀之則神馳八極，測之心懷四溟，磊磊落落，眞非世間語者，有李太白。（劉棗強碑。）

李白才氣之大，使他的作品無施不可，爲陶潛以後的大詩人，替中衰的詩壇恢復起來。不過，我們要注意，他雖經安史之亂，而他的作品絲毫未受此事的影響。這是盛唐詩人之所同，直到杜甫方開個新局面。

篇三終

篇四　杜甫時代

章一　導論

歷史的背景

從安史之亂到唐亡的一個半世紀，我們稱之爲杜甫時代。在詩史上，這是一個光榮的時代；而在唐代的歷史上，却是一個不光榮的時代。安祿山本姓康，名阿犖山，是營州的雜胡，以驍勇著稱。他以應對敏捷，善詼諧，頗得玄宗歡心，任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授節度使，又兼范陽節度使。後來，賜爵東平王，兼河北道採訪使及河東節度使。不久，加左僕射，領閑廐羣牧使，總馬政。他旣兼領三鎭，又攬兵馬之權，到天寶十四載(西歷七五五年)十一月，便率所部十五萬內犯了。時承平已久，武備弛廢，河北河南河東諸郡縣，望風瓦解，東都及長安亦陷。玄宗幸蜀，太子繼位靈武，是爲肅宗。唐將如張介然，高仙

芝，顏杲卿，張巡，許遠等，均以禦賊敗死。封常清則以無功被誅，哥舒翰則以戰敗被擒。貴族親征者有廣平王，建寧王，雍王等，也都沒有成績。終肅宗之世，未能平定。後安祿山爲其子慶忌所殺，慶忌爲部將史思明所殺，而思明又爲其子朝義所殺，朝義亦爲部將李懷仙所殺，這樣方把這場大亂告個段落。

這場大亂眞是個大關鍵。自此以後，唐室幾無寧日。起初，安史的降兵分據河朔三鎭。他們對於中央政府，常保持半獨立的形勢，時常不奉朝命，鎭將也多由他們自選。這些鎭將旣不出於中央的任命，自然也不受中央的節制，甚至自稱帝號，圍困天子。安史之亂雖馬馬虎虎的暫時平下去了，但各處受的損失則永遠不能恢復了。當玄宗時，民口多至五千餘萬。到代宗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民不聊生，人心思亂，其中稍爲勇悍狡黠點的，多起而嘯羣聚衆，殺守吏，據城邑。中央政府自顧尚且不暇，那還有餘力來剿滅他們？甚且希望得到他們的擁護。所以，對付他們的唯一的方法便是加他們什麼節度使，平章事，來撫綏他們。這樣，憑空又添出許多新軍閥。新軍閥也會奉行舊軍閥的成例，不獨自己

爲所欲爲，還要進一步的刼天子，誅大臣。這些，這些，都是安史之亂所賜予的。

就史書所載的看來，這一個半世紀中，藩鎮跋扈的數量之多，的確很可驚異。代宗時有李懷仙，李寶臣，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李希烈等；德宗時有朱滔，李惟岳，田悅，李納等；順宗時有王士眞，李長榮等；憲宗時有盧從史，田季安，李師道，吳少陽等；穆宗時有朱克融，劉悟，史憲誠等；敬宗時有劉從諫，王庭湊等；文宗時有楊志誠，何進滔等；武宗時有陳行泰，王元逵，劉稹，何弘敬等；宣宗時有王紹鼎，周綝等；懿宗時有張簡會，王景崇，何全皥等；僖宗時有李可舉，王鎔，韓簡等；昭宗時有李匡儔，趙文玠等；哀帝時有劉守光，羅紹威等。唐代帝王也常播遷，如代宗之奔陝州，德宗之奔奉天及梁州，僖宗之奔成都及鳳翔及梁州，昭宗之奔華州及鳳翔，都不一而足。及朱全忠由宣武節度使而充諸道兵馬副元帥，弑僖宗與哀帝而自稱皇帝，唐室便亡了。

在這擾攘的局面裏，產生的詩歌便都以民間疾苦爲題材。杜甫讀了元結的詩，說：

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目。今盜賊未

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得矣。

元稹讀了李紳的詩，說：

予友李公垂貺予樂府新題二十首，雅有所謂，不虛爲文。予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列而和之……直其詞以示後。

而作詩的態度也更嚴肅，更認眞。杜甫要"新詩改罷自長吟"，孟郊有"詩囚"的渾號，賈島有"推""敲"的典實，李賀有"嘔心"的傳說。這些，這些，都表示新時代的來到。

杜甫時代的鳥瞰

現在我們來把杜甫時代詩壇狀況作個該括的敍述。第一是杜甫。他是這一時代的領袖，自然不消說得。他的詩留存者約一千五百首左右，其年代大都可靠，故可分期來研究。安史亂前的作品爲第一期。此時正當他的壯年，故詩中多自抒抱負的話，而稱頌權要的話及碰壁後發牢騷的話也不少。在亂離中的作品爲第二期。此時主要題材即爲安史之亂，有時亦自傷身世，或譏刺尸位。他入蜀後的

作品爲第三期。此時他似乎灰心了，只是安分的過他的平淡的日子。所以寫景的及詠物的詩，在量的方面頗不少。同時，他喜歡用絕句的體裁，來寫他一煞那的印象。離蜀東下直到他死的二三年的作品爲第四期。他年已望六，作風頗極感傷，喜歡回憶童年，又喜歡追念亡友。綜合看來，他的詩在形式方面的特點是注重技巧，在內容方面的特點是注重民間疾苦——即在第二期以外的作品中亦多寫民間疾苦之作。這兩方面，便衍成韓愈及白居易兩派。

我們先述韓愈。他以提倡古文在文學史上佔重要位置，而在詩歌方面則以繼承杜甫形式上的特點而不可忽視。這特點可以分三類來說明：第一類是句法的不平常，如上一下四的五言詩句，上三下四的七言詩句是。第二類是章法的不平常，如南山一詩連用五十個"或"字之類。第三類是用韻的不平常，如得韻寬則故意泛入傍韻，得韻窄則不復旁出，以難見巧。這種好奇的心理，有點像杜甫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結果便做出許多形式不像詩的詩：如忽忽，如嗟哉董生行之類，幾全是散文的格式。因此有時反做出平易而自然的

詩，如山石，如贈劉師復等。但他原來目的並不在此，這是他意外的收穫。

韓派的詩人以孟郊爲首，他是與韓愈並稱"韓孟"的。他與韓愈作風相同，從他倆聯句可以看出。聯句之作極多，而功力悉敵。其與韓愈的異點是，他多"窮苦之句。"甚至詩題中也多用"苦""傷""惱""貧"字樣，這是韓愈所無的。其次是賈島，他是與孟郊並稱爲"郊寒島瘦"的。他做詩的態度非常認眞（這是七五五年以後的新風氣），而"喜爲窮苦之句"則與孟郊完全一樣。有時却因過於刻畫，而作成不倫不類的怪句。這種怪句至盧仝馬異而嘆觀止。這一派繼承杜甫形式方面，頗想"驚人"而才氣遠遜於杜，所以結果反走到不通的路上，這是我們研究詩史的所當知道的。

次述白居易。他繼承杜甫的內容方面，而旗幟更加鮮明。他以爲能歌詠民間疾苦的方是他理想中的詩人，能尊重輿論而采納這種詩歌的方是他理想中的政府。他以爲過去的詩人大都走錯了路，所以自己的詩是"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這種詩。他自稱爲諷諭詩。有的以史事爲喻，有的以動植物爲喻，有

的以自己的生活爲喻，而最普通的是直刺時事。其中最重要的，當推秦中吟十首及新樂府五十首。他或閔貧女，或譏豪貴，或戒求仙，或刺佛寺，方面極廣，用心最苦。因爲他"不爲文而作"，所以形式方面極不講究。但是他的詩在當時確是風行一時，所以采詩官之議雖未行，而諷諭詩之深入人心是可想而知的。

白派詩人以元稹爲首，他是與白居易並稱"元白"的。兩人對於詩的各種主張，可說完全相同。元稹作品中最重要的是樂府古題十九首及新題樂府十二首。此外尚有不少的"古諷""樂諷""律諷"等等。不過他的工作不如白之努力，而文學的技術也較白爲劣。其他同派的詩人，年代在元白以前的有元結與顧況。元結的詩如二風詩十首，補樂府十首，系樂府十二首，都是寫民間疾苦的，而舂陵行與賊退示官作二首尤爲杜甫所稱賞。顧況的作品較劣，他的上古之什補亡訓傳十三首中只"囝"一首較佳。至於與元白同時的，人數雖多，然以張籍爲最重要。他最推重杜甫，而白居易又極推重他，可知其作風於杜白爲近。他的詩或憫農夫，或譏權貴，或刺用兵，或戒惡俗，諷刺極激烈而表情極深婉。在繼承

杜甫內容一派中，他可與元白鼎足而三。

杜甫時代的詩人，除上述兩派外，還有幾位次要的詩人，我們也要附帶述一述。在中唐時候的，我們要講劉長卿，韋應物，劉禹錫，柳宗元及李賀五人。前四人都是李白時代的王維派的支流。第一，他們都長於五言，如劉長卿號稱"五言長城"，韋應物的"五字詩"特別為人推重，劉禹錫也以"善五言詩"見稱，而柳宗元則集中詩以五言爲最多。第二，他們喜與"上人"來往（如劉長卿），喜歡用"靜"字（如韋應物與柳宗元），又多以自然的美爲題材（如劉禹錫及其他）。至於李賀，是導晚唐溫李的先路的。習慣上把他放在韓派裏，但他的作風最重要的是個"艷"字，所以與韓派是不同的。不過他的"艷"不是香艷，而是怪艷，這個"怪"字與孟賈盧馬也還有點相近。這五人以外，中唐還產生不少的詩人，我們只好略過不提了。

晚唐時的詩人也不少，我們選出杜牧李商隱溫庭筠三人來講一講。杜牧的詩有兩個特點：一是豪邁，一是香艷。而在形式方面，則以絕句爲最成功，可以上配王昌齡與李白。李商隱的詩也有兩特點：一是精密華

麗，一是晦澀。他的精密來自杜甫，華麗來自李賀，而因刻意求工之故，便變成晦澀難懂。溫庭筠則與杜甫無關，而風格迫近李賀。其唯一的異點是，李多怪句而溫則較平易；且溫的近體頗有清疏可誦的，而李賀則無之。但無論如何，唐詩進展至九世紀時，精華漸竭，已無第一流作家了。

以上是這一個半世紀中的詩壇概況，下文再分章詳述。

章一終

章二　杜甫

杜甫傳略

杜甫（西歷七一二——七七〇年）字子美，鞏人（今河南鞏縣附近）。他不但是唐代第一位大詩人，而且是三千年詩史上數一數二的大詩人，故他的傳記是值得費一些篇幅的。在他不到六十年的生命中，我們可劃分爲五個時期：（1）七一二——三五年，（2）七三五——五五年，（3）七五五——五九年，（4）七五九——六五年，（5）七六五——七〇年。在第一期中，我們看出他的聰穎：在四歲（或六歲）時，已能賞鑑公孫大娘舞劍器（見他的劍器行序）；七歲便會做詩，九歲能寫大字，十四五歲時已與當時文士相酬應，（見他的壯遊詩）。弱冠，遊晉地，又下姑蘇，渡浙江，遊剡溪，久之方歸。他的家境很窮，雖爲李邕所稱賞，然頗鬱鬱不能自振。

七三五年，他正二十四歲。他已自吳越歸來，便赴

京兆舉進士，却沒有及第。自此以後的十餘年中，便在齊州，兗州，洛陽，長安等處飄流，與李白，高適，李邕等詩酒流連，也還“淸狂”“快意”。當他三十六歲的時候（七四七年），他在長安應詔。元結記此事頗詳細：

天寶丁亥中，詔徵天下士人有一藝者，皆得詣京師就選。相國晉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洩漏當時之機，議於朝廷曰，“舉人多卑賤愚瞶，不識禮度，恐有譁言汙濁聖聽。”於是奏待制者，悉令尙書長官考試，御史中丞監之，試如常吏。已而布衣之士，無有第者，遂表賀人主，以爲野無遺賢。（喩友。）

杜甫與元結都是不第的遺賢。我們對此事，並不想替杜甫呼寃。他或許有濟世之志，但未必有濟世之才，第與不第都無關宏旨。不過我們可藉此事以推測開元天寶的盛世是怎樣一個假面具，推測安史之亂以前的政局是怎樣的危機四伏。杜甫應詔退下，留長安；十月玄宗幸華淸宮，他到獸坊，作天狗賦。越三年，他進鵰賦，說：

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伏惟明主哀憐之！

翌年，他四十歲，又進三大禮賦，說：

> 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豈九州牧伯不歲貢豪俊於外？豈陛下明詔不仄席思賢於中哉？臣之愚頑，靜無所取，以此知分，沉埋盛時；不敢依違，不敢激訐，默以漁樵之樂自遣而已。

於是玄宗命待制集賢院。七五二年，召試文章，送隸有司，參列選序。七五五年，投河西尉，不拜，改右衞率府冑曹參軍。十一月，往奉先省家，而霹靂一聲，安祿山叛了。

七五五年十二月，洛陽失陷。翌年六月，潼關失守，長安亦破，玄宗幸蜀。七月，太子卽位於靈武，是爲肅宗。杜甫在那年五月，自奉先往白水，依舅氏崔少府。六月，又自白水往鄜州。及聞肅宗卽位，卽自鄜州奔行在，遂陷賊中。七五七年四月，脫賊謁帝於鳳翔，拜拾遺。敕誥原文如下：

> 襄陽杜甫：爾之才德，朕深知之。今特命爲宣議郞，行在左拾遺。授職之後，宜勤是職，毋怠命。中書侍郎楊鎬齎符告諭，至德二載五月十六日行。

據說此敕用黃紙，字大二寸許，可正"四月""拜右拾遺"之誤。他到官未幾，卽以房琯事得罪肅宗。他與房琯本爲布衣交，時琯爲宰相，自請率師討賊。肅宗允許了，不料敗於陳濤斜，因是罷相。他上疏救琯，以爲琯有才，不宜以細故罷免。肅宗怒，一面貶琯爲刺史，一面詔三司推問他的罪。宰相張鎬勸解道：

甫若抵罪，言者路絕。

韋陟崔光遠顏眞卿等也奏道：

甫言雖狂，不失諫臣體。

因此，始免於罪。八月，墨制放還鄜州省家。十一月，扈從還京。七五八年六月，出爲華州司功參軍。時關輔亂離，穀食踊貴。七五九年七月，他棄官西去，客秦州，卜西枝村置草堂，未成。十月，往同谷。他自負薪采梠，兒女餓殍者數人。

是年十二月，他入蜀至成都，卜居浣花溪。七六〇年三月，營草堂成。翌年，他五十歲，卽在成都新津青城一帶。七六二年七月，送嚴武還朝，到嚴州。未幾，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反，因入梓州。冬，復歸成都，迎家至梓；十二月，往射洪通泉一帶。次年春，往漢州；秋，往閬州；

冬，復回梓州。這年，召補京兆功曹，不赴。七六四年春，他自梓州往閬州。嚴武鎮蜀，遂歸成都；六月，武表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舊唐書載一件故事：

> 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牀，瞪眎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

新唐書也載一個傳說：

> 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鈎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

但無論如何，此時較前幾年舒服多了。舊唐書又說：

> 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咏，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

七六五年，武卒，他便辭幕府，從此不再做官了。

同年五月，他離蜀南下，自戎州至渝州。六月，至忠州。秋，至雲安，居之。七六六年春，自雲安至夔州；秋，寓西閣；次年春，遷居赤甲；三月，遷瀼西；秋，遷東屯；

未幾，復自東屯歸瀼西。七六八年正月，蜀中大亂，他去夔出峽。三月，至江陵，未維舟而江陵亦亂（此據舊唐書本傳，一說他在江陵住過），遂移居公安。冬晚，又到岳州。翌年春，他自岳州至潭州。未幾，入衡州。夏，畏熱，復回潭州。他想歸襄漢，但不可能；這些時候，他大都住舟中。七七〇年夏，臧玠亂，他避入衡州，又欲至郴州，依舅氏崔偉，因至耒陽，泊方田驛。明皇雜錄有一段故事：

> 杜甫客耒陽，頗爲令長所厭。甫投詩於宰，宰遂致牛炙白酒，甫飲過多，一夕而卒。

舊唐書本傳也說：

> 甫嘗遊岳廟，爲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令知之，自櫂舟迎甫而還。永泰二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於耒陽。

新唐書的記載亦然。舊注辨白道：

> 五年冬，有送李衡詩云：
>
> 與子避地西康州，
>
> 洞庭相逢十二秋。
>
> 公以乾元二年冬寓同谷，至大歷五年爲十二秋。

又風疾舟中詩云:

十暑岷山葛,

三霜楚戶砧。

公以大曆三年春適湖南,至五年秋爲三霜。以二詩證之,安得曰五年之夏卒於耒陽乎?其卒當在潭岳之交,秋冬之際。况元稹作誌,在舊史前,初無牛肉白酒之說。夫不信子孫之行述,而信史氏之傳聞,其亦昧於權衡審擇矣。

其實舊唐書所說永泰二年自然是錯的,至於牛肉白酒的傳說却不能據元稹墓銘而推翻,因爲子孫行述自然不肯記這不大冠冕的故事。

最後,我們述一述他的家庭。他是晉代"左傳專家"杜預的十三世孫,(預本京兆杜陵人,故他常自稱"杜陵野老"或"杜陵諸生",預少子尹遷襄陽,故舊唐書稱他爲"襄陽人")。他的曾祖名依藝,做過鞏令,(他家從此便遷居鞏縣,故上文以此爲他的籍貫)。他的祖父名審言,是武后時的膳部員外郎,我們在上文曾論及他的詩。父閑,官奉天令。母崔氏,名海棠(不知確否)。他在詩中常提及舅家人物,如十一舅,十七舅,十九舅,二十

三舅等等。他有一妹，嫁韋氏。妻楊氏，宏農人，司農少卿怡之女。有子二，長宗文，小名熊兒，次宗武，小名驥子。雲仙雜記有一段故事：

> 宗武以詩示阮兵曹，阮答以石斧一具，幷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欲使我呈父斤削耶?"阮聞之曰，"欲令自斷其手，不爾天下詩名又在杜家!"

此外還有幾個女兒，在他的詩中有很生動的描寫。家中奴僕有伯夷，辛秀，信行，張望，阿段，阿稽等人。

總結上文，作一年表：

記年			記事		
西曆	中曆	杜甫	歷史的	傳記的	文學的
七一二年	唐睿宗先天元年	一	睿宗傳位於太子隆基，是爲玄宗。	杜甫生。	
七一五年	玄宗開元三年	四		觀公孫大娘舞劍器。	
七一八年	六年	七		能作詩。	賈至生。
七二〇年	八年	九		能書大字。	
七二六年	一四年	一五		始與文士相酬應。	

七三一年	一九年	二〇		遊晉吳越。	
七三五年	二三年	二四		赴京兆，舉進士，不第。	
七三七年	二五年	二六		遊齊趙。	
七四一年	二九年	三〇		遊京都。	
七四五年	天寶四載	三四		遊齊州。	
七四六年	五載	三五		歸長安。	
七四七年	六載	三六		應詔，退下，留長安。	李邕卒。
七五一年	十載	四〇		進三大禮賦，玄宗命待制集賢院。	孟郊生，
七五五年	一四載	四四	安祿山史思明反。	授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十一月，往奉先省家。	
七五六年	肅宗至德元載	四五	玄宗奔蜀，肅宗繼位靈武。	羸服奔行在，陷賊中。	
七五七年	二載	四六	安慶緒殺祿山。	脫賊，謁帝於鳳翔，拜左拾遺。以房琯事放還鄜州省家，冬從帝還西京。	

七五八年	乾元元年	四七		夏爲華州司功，冬至成都。	
七五九年	二年	四八	史思明殺安慶緒。	春回華州，秋客秦州，冬至成都。	王維卒。
七六二年	代宗寶應元年	五一	玄宗肅宗崩，史思明去年爲史朝義所殺，至是朝義亦敗死。	因亂，徙家梓州。	李白卒。
七六三年	廣德元年	五二		召補京兆功曹，不赴。	
七六四年	二年	五三	嚴武鎭蜀。	武表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	
七六五年	永泰元年	五四	嚴武卒。	辭幕府，離蜀至雲安。	
七六六年	大歷元年	五五		至夔州。	
七六八年	三年	五七		出峽至岳州。	韓愈生。
七六九年	四年	五八		至潭州。	
七七〇年	五年	五九		避亂至耒陽。秋冬之際，卒於潭岳間之寓次，殯岳陽。	

杜甫的詩

我們知道了杜甫的生平，其次來研究他的作品。他的一生可劃分爲五個時期，他的詩則可分爲四個時期。因爲在他第一期內——卽二十四歲赴京應舉以前——並沒有作品流傳下來。前代的學者們曾努力把他的詩依年代先後來編次，雖間有一二錯誤，然大抵都可依從。例如朱鶴齡的杜詩輯注及楊倫的杜詩鏡銓二十卷：自第一至三卷爲第一期（卽上文傳略中的第二期），是安史之亂以前的作品；自第三至五卷爲第二期，是亂離中的作品；自第六至十二卷爲第三期，是棄官入蜀後的作品；自第十三至二十卷爲第四期，是在湘鄂間飄流的作品。現在我們便照這分期去研究。

第一期未經喪亂的作品，約共一百三十餘首。此時正當杜甫的盛年（二十餘歲至四十餘歲），故以自抒抱負的作品爲最重要。我們知道他是個熱心於政治的人，並不像李白那樣的"天上謫仙人"。這一點，他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裏說得最詳細：

甫昔少年日，

早充觀國賓。

讀書破萬卷，

下筆如有神，

賦料楊雄敵，

詩看子建親。

李邕求識面，

王翰願卜鄰。

自謂頗挺出，

立登要路津，

致君堯舜上，

再使風俗淳。

還有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也如此說：

杜陵一布衣，

老大意轉拙，

許身一何愚，

自比稷與契。……

窮年憂黎元，

歎息腸內熱，

取笑同學翁，

浩歌彌激烈。

非無江海志，

蕭灑送日月，

生逢堯舜君，

不忍便永訣。

此外如"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石輸百萬"(今夕行)一類的話，更是不勝遍舉。這個"致君堯舜上"的抱負，怎樣才能達到呢？那惟有奔走於權貴之門了。我們在上文傳記裏，便說過他曾一再求進，有"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一類可憐的話。詩中也多如此：

鳴寶寧全祕，

丹梯庶可凌，

淮王門有客，

終不愧孫登。(贈特進汝陽王。)

交合丹青地，

恩傾雨露辰，

有儒愁餓死，

早晚報平津。(奉贈鮮於京兆。)

軍事留孫楚，

行間識呂蒙，

防身一長劍，

將欲倚崆峒。（投贈哥舒開府翰。）

吹噓人所羨，

騰躍事仍睽。……

顧深慚鍛鍊，

材小辱提攜。（奉贈太常張卿垍。）

又如鄭駙馬宅宴洞中，上韋左相，魏將軍歌等，幾乎全以讚頌爲主。但是從他的傳記裏我們知道他的官運並不亨通，所以時時發牢騷：

此身飲罷無歸處，

獨立蒼茫自咏詩！（樂遊園歌。）

如今豈無騕褭與驊騮？

時無王良伯樂死卽休！（天育驃騎歌。）

並且只好以微官自己解嘲：

老夫怕趨走，

率府且逍遙。

耽酒須微祿，

狂歌託聖朝。（官定後戲贈。）

然而，不久大亂卽至，杜甫也不再能"狂歌託聖朝"了。

第二期在亂離中的作品，約一百四十餘首。這其間倒有一半以上是寫安史之亂的。或敍當時的戰蹟：

孟冬十郡良家子，

血作陳陶澤中水；

野曠天清無戰聲，

四萬義軍同日死。（悲陳陶。）

黃頭奚兒日向西，

數騎彎弓敢馳突；

山雪河冰野蕭瑟，

青是烽烟白人骨。（悲青坂。）

或述喪亂的情形：

乾坤含瘡痍，

憂虞何時畢？

靡靡踰阡陌，

人烟眇蕭瑟。（北征。）

落雁浮寒水，

饑烏集戍樓。

市朝今日異，

喪亂幾時休！（晚行口號。）

或自傷身世：

愁思胡笳夕，

悽涼漢苑春。

生還今日事，

間道暫時人。（喜達行在所。）

麻鞋見天子，

衣袖露兩肘，

朝廷愍生還，

親故傷老醜。（述懷。）

或掛念妻子：

天地軍麾滿，

山河戰角悲。

倘歸免相失，

見日敢辭遲。（遣興。）

柴門鳥雀噪，

歸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

驚定還拭淚。（羌村。）

或希望太平：

將軍專策略，

幕府盛才良；

近賀中興主，

神兵動朔方。(送靈州李判官。)

喜覺都城動，

悲連子女號；

家家賣釵釧，

祗待獻春醪。(喜聞官軍已臨賊境。)

或譏刺尸位：

攀龍附鳳勢莫當，

天下盡化爲侯王；

汝等豈知蒙帝力，

時來不得誇身強。(洗兵馬。)

至今大河北，

化作虎與豺。

浩蕩想幽薊，

王師安在哉！(夏日歎。)

而此時期中最重要的作品，終要推三吏三別。三吏是：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三別是：新婚別，垂老別，無家

別。六篇卽所謂"新題樂府"，大都寫戰征不息，人民死亡的痛苦，其中尤以石壕吏爲膾炙人口。詩敍有吏捉人當兵，老翁逃走了，只剩老婦應門，哭訴道：

三男鄴城戍，
一男附書至，
二男新戰死。
存者且偸生，
死者長已矣！
室中更無人，
惟有乳下孫，
孫有母未去，
出入無完裙。
老嫗力雖衰，
請從吏夜歸，
急應河陽役，
猶得備晨炊。

次晨她便別老翁而出發了。這一段談話，可以使我們明瞭當時政治上，軍事上，社會上的種種狀況。總之，這時期中的作品，大半是安史之亂的反映。

第三期是棄官入蜀後的作品，約五百四十餘首。到這個時候，杜甫的熱心腸也漸漸的冷淡了。他棄去華州司功的職位，便是明證。棄官後到秦州，有秦州雜詩二十首，第一首第一聯說：

滿目生悲事，

因人作遠遊。

第四首末聯說：

萬方同一概，

吾道竟何之！

第十一首末聯說：

不意書生耳，

臨衰厭鼓鼙。

而最明顯的莫如第二十首的第一聯：

唐堯眞自聖，

野老復何知！

這已不是"自比稷與契"而"麻鞋見天子"的杜甫了。因此，這一期中寫亂離的詩較少，而多遊賞閑適之作。比如他入蜀時，一路歌詠山川的作品便不少。我們隨便舉一點例：

日色隱孤樹，

烏啼滿城頭。……

磊落星月高，

蒼茫雲霧浮。（發秦州。）

岡巒相經亙，

雲水氣參錯。

林迥峽角來，

天窄壁面削。（靑陽峽。）

萬壑欹疏林，

積陰帶奔濤，

寒日外澹泊，

長風中怒號。（飛仙閣。）

鳥雀夜各歸，

中原杳茫茫。

初月出不高，

衆星尙爭光。（成都府。）

這類寫景詩，有時一變而爲咏物詩。如促織，螢火，蕃劍，銅瓶，病橘，枯柟，丁香，梔子，雙燕，百舌等等，不下數十首，體裁大都是五律。這些很少佳作，故不細論。總

之，他在此時生活較安定，較平淡，是很顯然的。我們錄兩首詩爲證：

清江一曲抱長流，

長夏江村事事幽，……

老妻畫紙爲棋局，

稚子敲針作釣鈎。（江村。）

仰面貪看鳥，

回頭錯應人。……

近識峨嵋老，

知余懶是眞。（漫成。）

這些詩的風格與前兩期之激昂沉痛，完全不同了。還有一點，我們也該附論一下。第一二期內，絕句是絕無僅有的，在第三四期內却多了。杜甫的絕句本爲一般人所輕視，然亦未嘗沒有好的。如：

江碧鳥逾白，

山青花欲然。

今春看又過，

何日是歸年！（絕句。）

錦城絲管日紛紛，

半入江風半入雲。

此曲祇應天上有，

人間能得幾回聞。(贈花卿。)

他作絕句喜用律體，故生硬而不流麗。但他的偶句也頗有情致的，如：

留連喜蝶時時舞，

自在嬌鶯恰恰啼。(江畔獨步尋花。)

顛狂柳絮隨風舞，

輕薄桃花逐水流。(絕句漫興。)

不如醉裏風吹盡，

可忍醒時雨打稀。(三絕句。)

胡應麟詩藪說，"杜以律爲絕，如'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等句，本七律壯語，而以爲絕句，則斷錦裂繒類也。"這是不錯的。

第四期是離蜀後在湘鄂間飄零的作品，約六百餘首。此時杜甫年已望六，頗有點"烈士暮年"的樣子，所以作風比較的感傷一點，又喜歡追念過去的種切。這裏有三條路，一是懷念古人，一是追悼死友，一是回憶童年。我們先舉一點懷念古人的例：

白帝空祠廟，

孤雲自往來。……

勇略今何在？

當年亦壯哉！（上白帝城。）

復漢留長策，

中原仗老臣，

雜耕心未已，

歐血事酸辛。（謁先主廟。）

而最著稱者要推詠懷古跡：

庾信平生最蕭瑟，

暮年詩賦動江關。（其一。）

搖落深知宋玉悲，

風流儒雅亦吾師。（其二。）

伯仲之間見伊呂，

指揮若定失蕭曹。（其五。）

大概他所懷念的，以文人與政治家爲多，因爲他自己是個文人，而又有政治上的抱負的。到晚年，已無實現他的抱負的希望，只在懷古的詩裏偶一發洩罷了。至於追悼亡友的詩，前幾期中也有，不過這期中是最多。例如：

玉局他年無限笑;

白楊今日幾人悲。……

天下何曾有山水;

人間不解重驊騮。(存歿口號。)

永繫五湖舟,

悲甚田橫客。

千秋汾晉間,

事與雲水白。(八哀詩之一。)

虛無馬融笛,

悵望龍驤塋。

空餘老賓客,

身上愧簪纓。(同上之三。)

詞場竟疏闊,

平昔濫推奬。

百年見存歿,

牢落吾安放。(同上之七。)

餘如悼韋蕭的,哭王掄的,還有很多。至於回憶同年的詩,以壯游詩爲最詳最盡:

往者十四五,

出遊翰墨場，
斯文崔魏徒，
以我似班揚。
七齡思卽壯，
開口詠鳳凰。
九齡書大字，
有作成一囊。

下文直敍至入蜀。還有昔遊（"昔者高與李"），遣懷（"昔我遊宋中"），往在（"往在西京日"），夔府書懷（"昔罷河西尉"）等篇，都是自敍傳一類之作，甚至還記起四五歲時所看的舞伎。在很著稱的秋興裏，也有感慨很深的話：

匡衡抗疏功名薄，
劉向傳經心事違。
同學少年多不賤，
五陵衣馬自輕肥。（其三。）
聞道長安似弈棋，
百年世事不勝悲：
王侯宅第皆新主，

文武衣冠異昔時，(其四。)

俯仰身世，百感隨之，這是杜甫晚年的作品的特點。至於此期內的絕句，我們也就五七言各舉一首爲例：

功蓋三分國，

名成八陣圖。

江流石不轉，

遺恨失吞吳。(八陣圖，)

岐王宅裏尋常見，

崔九堂前幾度聞。

正是江南好風景，

落花時節又逢君。(江南逢李龜年。)

這是比較膾炙人口的，其餘便未能稱是了。

以上我們就他的詩分成四期來敍述。最後，我們再就形式和內容上概括的論一下。在內容方面，他的詩和李白時代不同者，在以描寫政治社會上的實際痛苦爲主，而不僅以流連風月爲能事。不但第二期正當他在亂離中多此類的作品，卽在第一期未亂前，及第三四期亂定後，也還有這一方面的描寫。第一期的如兵車行寫從征之苦：

邊庭流血成海水，

武皇開邊意未已。

君不聞：

漢家山東二百州，

千村萬落生荊杞！

又如麗人行寫權貴之奢淫：

楊花雪落覆白蘋，

青鳥飛去銜紅巾。

炙手可熱勢莫倫，

愼莫近前丞相嗔！

第三期的如鹽井譏鹽政之失：

自公斗三百，

轉致斛六千。

君子愼止足，

小人苦喧闐。

又如建都論以荊州爲南都之非：

恐失東人望，

其如西極存！

時危當雪恥，

計大豈輕論!

第四期的如三絕句憂羣盜之橫行:

前年渝州殺刺史,

今年開州殺刺史。

羣盜相隨劇虎狼,

食人更肯留妻子!

又如蠶穀行閔農耕的荒蕪:

天下郡國向萬城,

無有一城無甲兵。

焉得鑄甲作農業,

一寸荒田牛得耕?

以上不過略舉幾首,以見一斑。以後,經白居易一派詩人的發揚光大,此類作品便日增月盛,而佔到一個重要的位置。七五五年以前與以後的唐詩所以大相逕庭者即在此,而杜甫實開其端。

至於形式方面,杜詩也有許多特殊的地方。他是一個注意於詩的形式的技巧而以工力見長的人。"李白一斗詩百篇",而他自己一則說:

新詩改罷自長吟,

再則說：

語不驚人死不休，

三則說：

晚節漸於詩律細。

他愛做律詩，大約爲此。（卽就五律而論，已佔全集之半。）他的偶句也與常人不同。例如：

（1）子雲淸自守，

今日起爲官，

（2）江村建子月，

獨樹老夫家。

（3）非尋戴安道，

似向習家池。

（4）次第尋書札，

呼兒檢贈詩。

這裏"雲""道"不作人名，而"子""第"也借作別義。這是前人所稱爲"借對"者，乃文人的狡獪。但有時便墮入魔道。例如秋興末首說：

紅豆啄餘鸚鵡粒，

碧梧棲老鳳皇枝，

這已不大自然了。而詠懷古跡末首說：

　　三分割據紆籌策，

　　萬古雲霄一羽毛，

則檢直不通。後人曲為解釋，並評為"對筆奇險"，其實已險到不可理解了。這便是太求"驚人"之過。其他句法異常者尙多：

　　實不是愛微軀，

　　又非關足無力。（偪側行。）

　　漆有用而割，

　　膏以明自煎。（遣興。）

　　或紅如丹砂，

　　或黑如點漆。（北征。）

這些地方，頗為韓愈一派詩人所取法，直到宋代的黃庭堅。他們都是由警鍊而趨於奇險的路上去的。

關於大詩人杜甫，我們略論如上。下文我們將述中唐時從他衍出的韓愈與白居易兩派詩人。

章二終

章三　韓愈及其派

韓愈

現在我們先講韓愈及其同派的詩人。韓愈（西歷七六八——八二四年）字退之，南陽人（今河南沁陽附近）。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李白曾爲作去思碑；後官至祕書郎。兄會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故多謗。愈生三歲而孤，卽隨兄貶官嶺表；未幾兄卒，由嫂氏鄭夫人撫育。七歲好學，言出成文；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之學。德宗貞元二年（七八六年），他年十九歲，始至京師；越六年（七九二年），登進士第。新唐書有一段記載：

> 大歷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爲延譽，由是知名。

後來因三上宰相書不報，故去京師，過潼關，歸河南，至

東都。在二十九歲(七九六年)以前,他沒有做什麽官職。

到了七九六年,宣武節度使董晉請他做觀察推官(或作巡官,誤)。晉卒,他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寧武節度使張建封,爲府推官。八〇一年,調四門博士,李肇國史補說:

> 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度不可返,發狂慟哭,爲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

這件可笑的故事可以看出他的性格。(此事沈顏以爲妄,洪興祖則力證爲實錄。)八〇三年,罷博士,曾上書李實,獻媚求進。未幾,遷監察御史。尋以事貶陽山令,有愛在民。順宗即位(八〇五年),改江陵法曹參軍。憲宗即位(八〇六年),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眞。八〇九年,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越二年,遷職方員外郎,未幾復爲博士。他很不高興,作了一篇進學解以自諭。八一三年,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翌年,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尋以事改太子右庶子。八一七年,裴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以愈爲行軍司馬。他屢以計破賊,既平,入爲刑部侍郎。詔命撰平淮西碑,辭多敍裴度事。同時李愬擒賊有功,頗不平,

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其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碑文。後代論韓文的人，如李商隱蘇軾等，大都以為憾事。八一九年，憲宗聞鳳翔法門寺護國眞身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遂遣使持香花迎入大內。愈惡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將抵以死。裴度等力為解救，乃貶潮州刺史。

他被謫後卽日上道，至海上，以三月二日過宜城，幾望至曲江，二十五日卽至潮州，至四月二十四日遂有逐鱷魚之事。胡適曾痛論韓愈貶潮州前後心理的不同，說：

> 當他諫佛骨時，氣概勇往，令人敬愛。遭了挫折之後，他的勇氣銷磨了，變成一個卑鄙的人。他在潮州時，上表謝恩，自述能作歌頌皇帝功德的文章，"雖使古人後生，臣亦未肯多讓"；並勸皇帝定樂章，告神明，封禪泰山，奏功皇天！這已是很可鄙了。他在潮州任內，還造出作文祭鱷魚，鱷魚為他遠徙六十里的神話，還更可鄙了。他在袁州任內，上表說他的境內"有慶雲現於西北，……五采五色，光華不可遍觀。…… 斯為上瑞，

實應太平。" 這眞是阿諛獻媚，把他患得患失的心理完全托出了。(白話文學史第十五章。)

這次的碰壁在他一生確是個大關鍵。不過他的卑鄙的脾氣，在早年也流露過，如上文所說登華山及媚李實二事可見，只是到潮州以後更明顯罷了。他內移袁州是同年十月的事。翌春，憲宗爲宦官陳弘志所弑，穆宗卽位，九月召他爲國子祭酒。當時生徒很歡迎他，說：

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

八二一年(長慶元年)，轉兵部侍郎。時鎭州亂，牛元翼往討，不利；翌年，命他去宣撫。亂平，以功轉吏部侍郎。八二三年，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十月，以事改爲兵部侍郎，不久又爲吏部侍郎。翌年夏，以疾休養城南莊，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年五十七，贈禮部尙書。

我們在上文曾說，從杜甫詩的內容上衍出來的是白居易一派，從杜甫詩的形式上衍出來的是韓愈一派。韓愈的爲人，是善於"妝腔做勢"的，他做詩也很注意形式方面。我們可以分三類來舉例說明。第一類是句法的不平常。比如五言的詩句，大都是上二下三的，而他常有上一下四的：

三十骨骼成，

乃一龍一豬。（符讀書城南。）

又如七言句，他也不作上四下三，而作上三下四；

我念前人譬葑菲，

落以斧，引以纆徽。……

人生此難餘可祈，

子去矣，時若發機。（送區弘南歸。）

第二類是章法的不平常。例如：

不停兩鳥鳴，

百物皆生愁。

不停兩鳥鳴，

自此無春秋。（雙鳥。）

這是從古樂府脫胎出來的。又如：

或連若相從，

或蹙若相鬬，

或妥若弭伏，

或竦若驚雊，

或散若瓦解，

或赴若輻湊，

或翩若船遊，

或決若馬驟，

或背若相惡，

或向若相佑，

或亂若抽筍，

或嵲若注灸，

或錯若繪畫，

或繚若篆籀，

或羅若星離，

或蓊若雲逗，

或浮若波濤，

或碎若鋤耨，

或如賁育倫，……

或如帝王尊，……

或如臨食案，……

或纍若盆甖，

或揭若甂梪，

或覆若曝鼈，

或頹若寢獸；

或蛇若藏龍，

或翼若搏鷲，

或齊若友朋，

或隨若先後，

或迸若流落，

或顧若宿留，

或戾若仇讎，

或密若婚媾，

或儼若峨冠，

或翻若舞袖，

或屹若戰陣，

或圍若蒐狩，

或靡然東注，

或偃然北首，

或如火熺焰，

或若氣饙餾，

或行而不輟，

或遺而不收，

或斜而不倚，

或弛而不敧，

或赤若禿鬝，

或熏若柴樓，

或如龜坼兆，

或若卦分繇，

或前橫若剝，

或後斷若姤。

這種連用或字至五十個以上，是很少見的。最早，詩經的北山裏曾連用過，後來六朝人譯佛教的詩也曾連用三十多個。到唐代，杜甫的北征裏也有幾句用或字的，韓愈則用得更多了，但不免有點不自然。第三類是用韻的不平常。歐陽修六一詩話說他——

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迴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旁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

并引梅聖俞的話：

前史言退之爲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與？

其實呢，他不過受杜甫的"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影響罷了。

他好奇的結果，便做出許多形式不像詩的詩。我們試舉一個例：

> 忽忽乎，
> 余未知生之爲樂也！（忽忽。）

再舉一個例：

> 壽州屬縣有安豐，
> 唐貞元時縣人董生召南，
> 隱居行義於其中。……
> 嗟哉！董生朝出耕，
> 夜歸讀古人書，
> 盡日不得息，
> 或山而樵，或水而魚。（嗟哉董生行。）

這些完全是散文的格式。所以沈括說，"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引。）他既走上這一條路，有時反做成自然的，平易如話的好詩。例如山石的首段：

> 山石犖确行徑微，

黃昏到寺蝙蝠飛。

升堂坐階新雨足，

芭蕉葉大梔子肥。

僧言古壁佛畫好，

以火照來所見稀。

又如贈劉師復裏幾句：

我今牙豁落者多，

所存十餘皆兀臲。

匙抄爛飯穩送之，

合口軟嚼如牛呞。

妻兒恐我生悵望，

盤中不飣栗與梨。

但他原來的目的並不在此。這實在是他的意外的收穫。趙翼曾說過：

至昌黎時，李杜已在前，縱極力變化，終不能再闢一徑。惟少陵奇險處，尚有可推擴，故一眼覷定，欲從此闢山開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然奇險處亦自有得失。蓋少陵才思所到，偶然得之，而昌黎則專以此求勝，故時見斧鑿痕

跡，有心與無心異也。其實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從字順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專以奇險見長。恐昌黎亦不自知，後人平日讀之自見。若徒以奇險求昌黎，則失之矣，（甌北詩話卷三。）

在前人論韓詩的話中，這幾句可算是最妥當的。

不過韓愈雖繼承了杜詩的這一方面，而對於那一方面——描寫民間疾苦，諷刺社會惡習的一方面——也還多少有點影響。例如：

火透波穿不計春，
根如頭面幹如身。
偶然題作木居士，
便有無窮求福人。（題木居士。）

張芸叟說，後來耒陽縣令把木居士"析而薪之"，許是受了此詩的教訓。又如：

天下兵又動，
太平竟何時！
訏謨者誰子，
無乃失所宜？

前年關中旱，
閭井多死飢；
去歲東郡水，
生民爲流屍。（歸彭城。）
夜聞汴州亂，
遶壁行徬徨。
我時留妻子，
倉卒不及將，
相見不復期，
零落甘所丁；
嬌女未絕乳，
念之不能忘，
忽如在我所，
耳若聞啼聲。（此日足可惜。）

這更逼近杜甫。因爲從七五五年以後，這些題材已成風氣，他雖注意在形式方面，而內容方面乃亦不能自外於杜甫的影響。

韓派詩人

韓愈在當時，一方面因爲蒙着衞道的假面具，一方面因爲正提倡散文的復古運動，所以及門或私淑的弟子頗多。他的朋友中，詩的風格與他相同者，亦復不少。如當時盛稱的"郊寒島瘦"，"盧奇馬怪"之流，我們彙稱之爲"韓派詩人"。在討論了韓愈以後，再來談談同派的詩人。

孟郊(西歷七五一——八一四年)是個與韓愈並稱爲"韓孟"的詩人。他字東野，湖州武康人（今浙江武康附近）。父庭玢，爲崑山尉。母裴氏，生郊及二弟酆郢。六七歲時，即端序有法。隱居嵩山，稱處士，性耿介，少諧合。賦詩劌目鉥心，爲韓愈李翶李觀輩所稱誦。兩舉進士，皆不第(集中有落第，再下第，下第東歸留別長安知己，失意歸吳因寄東台劉復侍御，下第東南行諸詩)。韓愈嘗作孟生詩以慰之，有這幾句：

孟生江海士，

古貌又古心。……

奈何從進士，

此路轉嶇嶔？……

卞和試三獻，

期子在秋砧。

貞元十二年，年四十六，以遵夫人之命，又集京師，始得進士第。(章莊請追贈不及第人，郊在其中，而登科記則說他在貞元十二年及第。昌黎集舊注謂郊以天寶十年生，故及第時爲四十六歲。而注又謂"呂渭知舉，郊及第，年五十四"，則生年又當移動。這些疑問，現依韓愈所作墓誌銘來斷定。)時張建封鎮徐州，李翺薦郊說：

> 玆有平昌孟郊，正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爲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

又說：

> 郊將爲他人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二者將有一於郊，佗日爲執事惜之。

李觀也薦他於梁肅說：

> 郊之五言詩，其高處在古無上，其平處下顧兩謝。

然兩次薦書都沒有下文。過了四年，選溧陽尉。他很不高興，韓愈作序送之，有"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之語。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他常去坐水

旁徘徊賦詩，故曹務多廢。縣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元和元年，去職。韓愈作薦士詩，薦他於鄭餘慶，說：

有窮者孟郊，

受材實雄驁。……

寒酸溧陽尉，

五十幾何耄。……

幸當擇珉玉，

寧有棄珪瑁？

李翺分司洛中，也薦之於鄭。鄭時爲河南尹，水陸轉運使，留守東都，遂辟郊爲判官，試協律郎，時元和三年。翌年，遭母喪，又失三子，韓愈曾作失子將何尤詩以慰之。九年，鄭餘慶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他挈其妻行，途次閿鄉，暴疾卒，年六十四。餘慶給錢數萬葬送，贍給其家者累年。友人張籍等私謚曰貞曜先生。

我們要知道孟郊的詩的風格，怎樣與韓愈相近，最好是看他們兩人聯句諸作。這些詩今均收於韓愈詩集裏，而孟郊集裏却沒有。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有城南

聯句，鬭雞聯句，納涼聯句，秋雨聯句，征蜀聯句，同宿聯句，莎柵聯句，雨中寄孟刑部幾道聯句等首。又有會合聯句則韓孟與二張(籍與徹)四人合作，遠遊聯句則除韓孟外，尙雜李翺二句。這些詩中，有每聯爲兩人合作的，如城南聯句：

竹影金瑣碎，(郊)
泉音玉琮琤。
瑠璃剪木葉，(愈)
翡翠開園英。
流滑隨仄步，(郊)
搜尋得深行。
………………(愈)

也有各作一聯，相間而成的，如鬭雞聯句：

大雞昂然來，
小雞竦而待。(愈)
崢嶸顛盛氣，
洗刷凝鮮彩。(郊)
高行若矜豪，
側睨如伺殆。(愈)

精光目相射，

劍戟心獨在。（郊）

也有各作四句，聯合而成的，如征蜀聯句：

日王忿違傲，

有命事誅拔；

蜀險豁關防，

秦師縱橫猾。（愈）

風旗帀地揚，

雷鼓轟天殺。

竹兵彼皴脆，

鐵刃我鎗鱍。（郊）

以上各例只舉篇首六句或八句，以見一斑。牠們的時代大都在元和初孟郊罷溧陽尉後。這種體裁的起源，沈括曾遠溯虞書裏的君臣賡歌，及古文苑所載柏梁詩。但這些都是後人僞作，到賈充陶潛何遜時才算有眞的"連句"。不過他們的作品，正如趙翼所說，"皆寥寥短篇，且文義不相連屬，仍是各人之製而已"。所以，我們卽使不能說這種體裁創於韓孟之手，至少可以說是成於他們之手。前人批評韓孟聯句者，大都說他們如出一手，因

此常引起一種誤會。如呂氏童蒙訓所述的故事：

> 徐師川問山谷曰，"人言東野聯句卽非平日所作，恐是退之有所潤色。"山谷云，"退之安能潤色東野？若東野潤色退之，却有此理。"

其實兩人都錯了。他們何嘗互相潤色？只是風格相近罷了。他們都要鈎心鬪角，都要選奇爭勝，總而言之，都從杜甫"語不驚人死不休"一句引衍出來，所以雖聯句而如出一手。

他倆不同的地方，是在孟郊"喜爲窮苦之句。"例如六一詩話所舉的：

> 借車載家具，
> 家具少於車。（借車，詩話作移居。）

歐陽修說：

> 乃是都無一物耳。

又如：

> 驅却座上千里寒？……
> 暖得曲身成直身。（答友人贈炭，詩話作謝人惠炭。）

歐陽修說：

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

此外，我們再舉幾個例：

寒者願爲蛾，

燒死彼華膏。（寒地百姓吟。）

餓馬骨亦聳，

獨驅出東門。（出東門。）

冷氣入瘡痛，

夜來痛如何！（訪疾。）

夜貧燈燭絕，

明月照我膏。（北郭貧居。）

富別愁在顏，

貧別愁銷骨。（答韓愈李觀別。）

其他類此者尚多。其詩題用"怨""苦""傷""愁""憂""病""感""楚""嘆""飢""恨""惱""貧""弔"字者佔大半，也可窺見我們詩人的特質了。只有登科後一絕算是集中唯一的例外：

昔日齷齪不足誇，

今朝放蕩思無涯。

春風得意馬蹄疾，

一日看盡長安花。

這不能不感謝呂渭了。而韓愈則還不至如此寒酸。

韓愈與孟郊的交誼很篤，對於孟郊的詩推重尤甚。其贈詩有云：

昔年曾讀李白杜甫詩，

長恨二人不相從。

吾與東野生並世，

如何復躡二子蹤？

我願化爲雲，

東野化爲龍。

這裏居然以李杜自相期許。而東野亦說：

詩骨聳東野，

詩濤湧退之。（戲贈無本。）

這也顯然想分庭抗禮。歐陽修也說：

韓孟於文詞，

兩雄力相當。

因話錄也有"孟詩韓筆"之說。而蘇軾則說：

初如食小魚，

所得不償勞。

又似煮彭蟛，

竟日嚼空螯。

要當鬬清僧，

未足當韓豪。（談孟郊詩。）

元好問也抑孟伸韓：

東野窮愁死不休，

高天厚地一詩囚。

江山萬古潮陽筆，

合在元龍百尺樓。（論詩絕句。）

大概論造句的工拙，二人可以並稱；而論氣魄的大小，則孟確不如韓。這是從二人的作品及各家的評語可以推知的。

賈島（西歷七七七——八四一年）是個與孟郊並稱爲"郊寒島瘦"的詩人。島字浪仙，范陽人（今河北北平附近）。初爲僧，名無本。直到與韓愈認識了，才爲詩人所稱道。韓賈友誼的開始，宋人有三種不同的記載。例如新唐書賈島傳說：

〔賈島〕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愈憐之，因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

韓愈到東都有兩次。一次在七九二年舉進士以後，一次在八〇六年權知國子博士時。這兩次中，似以後一次爲較近情理。故新唐書的記載若是可靠，則賈島當在三十歲左右認識韓愈。但全唐詩話却又有一段故事：

> 韓愈惜其才，俾反俗應舉，貽其詩云，
>
> 孟郊死葬北邙山，
> 日月星辰頓覺閒。
> 天恐文章中斷絕，
> 再生賈島在人間。
>
> 由是振名。

孟郊死於八一四年。賈島認識韓愈既在孟郊死後，其年紀當四十歲左右了。而野客叢談引唐遺史的話，則又異於前二說：

> 賈島初赴舉在京，一日驢上得句云：
>
> 鳥宿池邊樹，
> 僧敲月下門。
>
> 思易"敲"爲"推"，引手作"推""敲"之勢。韓退之爲京兆尹，車騎方去。島不覺，將至第三節，左右推至尹前，島具道所得詩句。退之遂並轡歸，爲

布衣交。

此說若確，則他們相識當在島年四十七歲時，因爲愈爲京兆尹在八二三年。(新唐書亦載此事，但未說京兆尹卽韓愈)。這些異說，我們不敢斷定。我們所確實知道的，是他曾舉進士而落第。這不但新唐書及全唐詩話如此說，他自己也有下第及落第東歸逢僧伯陽兩首詩。關於他的落第，全唐詩話說：

> 晉公度初立第於街西興化里，鑿池種竹起台榭。島方下第，或以爲執政惡之，故不在選。怨憤題詩曰：
>
> 破却千家作一池，
> 不栽桃李種薔薇。
> 薔薇花落秋風起，
> 荊棘滿庭君始知。
>
> 皆惡其不遜。

我們知道裴度築綠野堂是在八三五年，那末他落第時年已五十九歲了。不過兩唐書均說堂在集賢里，稍異。在文宗時(八二七——八四〇年)做過長江主簿。(如果全唐詩話的記載是眞的，則做主簿當在他年六十歲以

後。)後來(八四〇年?)做普州司參倉軍。在會昌初(八四一年)遷司戶,未受命,卒,年六十五歲。

他作詩的態度,與孟郊是一樣的。胡適論孟郊說:

> 他把做詩看做一件大事,故能全神貫注。他弔詩人盧殷詩云:
>
> 至親惟有詩,
>
> 抱心死有歸。
>
> 又他送淡公詩云:
>
> 詩人苦爲詩……
>
> 倚詩爲活計……
>
> 這樣認眞的態度,便是杜甫以後的新風氣。從此以後,做詩不是給貴人貴公主做玩物的了,也不僅是應試應制的工具了。做詩成了詩人的第二生命,"至親惟有詩",是值得用全付精神去做的。(白話文學史第十五章。)

賈島亦如此。例如上文所述"推""敲"的故事,便是明證,而且這兩字也成了商酌詩句的常用的典實。他有一回做送無可上人的詩,做成這兩句:

獨行潭底影,

數息樹邊身。

他註一絕句道：

二句三年得，

一吟雙淚流。

知音如不賞，

歸臥故山秋。（題詩後。）

這是何等認眞的態度！他又說：

一日不作詩，

心源如廢井。（戲贈友人。）

袖有新詩成，

欲見張韓老。（攜新文詣張籍韓愈途中成。）

這眞是所謂"倚詩爲活計""至親惟有詩"了。

從同樣的態度便產生同樣的詩。孟郊"喜爲窮苦之句"，賈島亦然。例如六一詩話中指出的：

鬢邊雖有絲，

不堪織寒衣。（客喜。）

歐陽修說：

就令織得，能得幾何！

又指出這兩句：

坐聞西床琴，

凍折兩三絃。（朝飢。）

歐陽修說：

不止忍飢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

這一類詩，集中很多，不必徧舉。這種以刻畫爲能事的作品，有時衍爲怪語——如他袖了新詩，見張韓二老，途中又做了一首五古，說了些不倫不類的話，末兩句說：

地祇聞此語，

突出驚我倒！

有時衍爲"不通"的話：

鳥留行道影，

焚却坐禪身。（哭柏巖和尙。）

六一詩話說：

時謂燒殺活和尙——此尤可笑也。

至其末流，便成盧仝馬異一派了。

盧仝（西歷七九〇?——八三五年）是賈島的同鄉。初隱少室山，自號玉川子。性情高潔，無仕進之志；徵諫

議，不起。破屋數間，上奉慈親，下養妻子。八一〇年，他作月蝕詩，以譏切元和逆黨。時韓愈爲河南令，稱其工。後因宿宰相王涯之第，遂罹甘露之禍，時爲八三五年。賈島哭盧仝詩說：

平生四十年，
惟著白布衣。

好像他死時年四十歲。但他自己與馬異結交詩則說：

天地日月如等閒，
盧仝四十無往還。

又像他死時，當在四十歲以後。現在我們假定他生於七九〇年左右，享年當在四十與五十之間。在這短短的生命中間，他留給我們一百首詩，中間脫誤很多，（如贈金鵝山人，感古之四，思君吟，將歸山，寄贈含曦上人，苦雪等都是），但都充滿了奇怪的色彩。我們試舉月蝕詩爲例：

新天子卽位五年，
歲次庚寅，
斗柄插子，
律調黃鐘。

森森萬木夜殭立，
寒氣贔屭頑無風，
爛銀盤從海底出，
出來照我草屋東，
天色紺滑凝不流，
冰光交貫寒曈曨。
初疑白蓮花，
浮出龍王宮，
八月十五夜，
比並不可雙。
此時怪事發，
有物吞食來——

下文便詳述月蝕之狀，以及自己告愬上天的話，差不多有三百句。又如與馬異結交詩：

天地日月如等閒，
盧仝四十無往還，
惟有一片心脾骨，
巉巖崒硉兀鬱律，
刀劍爲峯崿平地，

放着高如崑崙山。

天不容，

地不受，

日月不敢偸燿——

以下便是從神農女媧說起，一直拉扯到馬異。我們只看上文所引兩詩的首段是不夠的，必須看完全詩才行。但我們已可看出盧仝詩的奇怪的色彩了。

馬異（生卒未詳）是盧仝皇甫湜的朋友，河南人（今河南洛陽附近）。他的事蹟，我們不大知道。他的詩，現在只存四首。就這四首看來，顯然是屬於韓派的。例如：

赤地炎都寸草無，

百川水沸煑虫魚，

定應燋爛無人救，

淚落三篇古尙書。（貞元旱歲。）

這顯然有意作刻畫盡致的話。答盧仝結交詩中也有許多不平常的話，如：

長河拔作數條絲，

太華磨成一拳石。

又如：

將吾劍兮切淤泥，

使良驥兮捕老鼠。

總之，盧仝馬異的詩，都是想"立異以爲高"，結果呢，描寫的詩少自然之致，而諷刺的詩也乏含蓄之妙。所以，他們都不能在詩史上佔很高的位置。

以上略述孟賈盧馬四人的詩；此外，如李翺與皇甫湜二人，雖是韓門的高足，但在詩歌方面沒有什麽成績。劉乂劉言史等，也可以列入韓派，但在詩史上並無多大的地位。所以，我們擬略去不講了。

章三終

章四　白居易及其派

白居易

其次，我們敍述白居易及其同派的詩人。白居易（西歷七七二——八四六年）字樂天，下邽人（今陝西渭南附近）。他生有夙慧。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向他指“之”“無”兩字的，他雖口不能言，而心上巳能默識不忘。五六歲時，便學作詩，九歲時，巳懂得聲韵。十五六歲時，知有“進士”，便刻苦讀書。二十歲以後，晝課賦，夜課書，閒又課詩，不遑寢息，以至口舌成瘡，手肘成胝。以家境淸貧，故至二十七歲方以進士就試，擢甲科，授祕書省校書郎。他壯年苦讀的生涯，至此算告一段落。

八〇七年，他以翰林學士被召。八〇八年，拜左拾遺。八一〇年，以母老，自請改官京兆府戶曹參軍。八一一年，丁母憂。八一四年，授太子左贊善大夫。不久，以讒言貶江州司馬。八一八年，移忠州刺史。八一九年，被

召還京師。八二〇年，升主客郎中，知制誥。八二一年，轉中書舍人。以上疏不能見用，自求外任。八二二年，除杭州刺史。秩滿，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八二五年(?)復出爲蘇州刺史。八二七年，徵拜祕書監。八二八年，轉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八二九年，稱病東歸，除太子賓客分司。八三一年，爲河南尹。八三三年，復授太子賓客分司。八三六年，除同州刺史，稱病不就，又授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開國侯。八四五年(?)以刑部尚書致仕，這是他一生出處的大概。到八四六年，他死了，年七十五歲。

無論在政治上或在文學上，白居易是個有主張有計劃的人。舊唐書本傳說他——

> 蒙英主特別顧遇，頗欲奮厲效報。苟致身於訏謨之池，則彙濟生靈。

然而他究竟只是個沒有幹才的書生，所以——

> 蓄意未果，望風爲當路者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間，幾淪蠻瘴。

碰壁以後，白居易便——

> 宦情衰落，無意於出處，唯以逍遙自得，吟咏情

性爲事。……凡所居官，未嘗終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務，識者多之。

他一方面以"陳酒""崔琴"自娛，一方面白衣鳩杖，與香山僧結香火緣。而他的主張，他的計劃，都用不着了。

這個早年積極，晚年消極的兩種態度，也可代表他的詩歌的兩個方面。他自己分他的詩爲四類：

(1)自拾遺以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比興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

(2)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

(3)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

(4)五言七言，長短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

他依次名之曰諷諭，閒適，感傷，雜律。其中前二類是他自認爲主要的作品，後二類是自認爲不必保留的。前二類中，諷諭詩顯然是早年積極態度的表現，而閒適詩則顯然是晚年消極態度的表現。

說到諷諭詩，我們不能不述一述他對於詩歌的主張和計劃。他的主張見於他的寄唐生詩中：

不能發聲哭，

轉作樂府詩；

篇篇無空文，

句句必盡規。……

非求宮律高，

不務文字奇；

惟歌生民病，

願得天子知。

又見於讀張籍古樂府詩中：

爲詩意如何？

六義互鋪陳，

風雅比興外，

未嘗着空文。……

上可稗教化，

舒之濟萬民。

下可理情性，

卷之善一身。

這便是他與元九書所說的"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的意思。但是怎樣能達到"稗教化"與"得天子

知"的目的呢?他的計劃見於采詩官一篇中:

采詩官,

采詩聽歌導人言。……

周滅秦興至隋氏,

十代采詩官不置。……

諍臣杜口爲冗員,

諫鼓高懸作虛器。……

君兮,君兮,願聽此:

欲開壅蔽達人情,

先向歌詩求諷刺。

這便是策林之六十九說的"今欲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的意思。能尊重輿論而立采詩官的,是他理想中的政府;能歌詠民間疾苦以備天子采擇的,是他理想中的詩人。這是他基本的主張與計劃。

他自己呢,自然向着這目標走。諷諭詩便是他的成績。其中又可分成若干類。有的是以史事爲喻的,如:

楚王多內寵,

傾國選嬪妃。……

越國政初荒,

越天旱不已。……

吳王心日侈，

服玩盡奇瓌。……（雜興。）

特報後來姝：

不須倚眉首！

無辭插荊釵，

嫁作貧家婦。

不見青塚上，

行人爲澆酒！（青塚。）

有的是以動植物爲喻的，如：

百烏豈無母？

爾獨哀怨深！

應是母慈重，

使爾悲不任。

昔有吳起者，

母沒喪不臨。

嗟哉！斯徒輩，

其心不如禽！（慈烏夜啼。）

寄言遊春客：

乞君一迴視。

君愛繞指柔，

從君憐柳杞；

君求悅目艷，

不敢爭桃李；

君若作大車，

輪軸材須此。(杏園中棗樹。)

有的是以自己的生活爲喻的，如：

……家田輸稅盡，

拾此充飢腸。

今我何功德，

曾不事農桑，

吏祿三百石，

歲晏有餘糧？

念此私自愧，

盡日不能忘。(觀刈麥。)

乃知大寒歲，

農者尤苦辛。

顧我當此日，……

坐臥有餘溫。……

念彼深可愧，

自問是何人！(村居苦寒。)

而最普通的是直刺時事，如：

長安多大宅，

列在街西東。……

連延四五主，

殃禍相繼鍾。……

人疑不敢買，

日毀土木功。……

寄語家與國：

人凶非宅凶！(凶宅。)

舉杯未及飲，

暴卒來入門。……

主人退後立，

斂手反如賓。……

主人慎勿語，

中尉正承恩！(宿紫閣山北村。)

以上不過略舉一二首，以見一斑。我們讀了，便可知道

他是怎樣的"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怎樣的"上可稗教化，舒之濟萬民"。這一條路，雖是由杜甫開端，然而寫作之勤，主張之力，則當推白居易爲首。

現在我們可以把諷諭詩中的傑作——秦中吟十首及新樂府五十首——提出來特別講一講。秦中吟序說：

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爲秦中吟焉。

我們舉重賦爲例：

昨日輸殘稅，
因窺官庫門：
繒帛如山積，
絲絮如雲屯；
號爲羨餘物，
隨日獻至尊。
奪我身上暖，
買爾眼前恩；
進入瓊林庫，
歲久化爲塵。

又舉輕肥爲例：

朱紱皆大夫，

紫綬或將軍；

誇赴軍中宴，

走馬去如雲。……

飽食心自若，

酒酣氣益振。

是歲江南旱，

衢州人食人！

新樂府序說：

序曰：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斷爲五十篇。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繫於意，不繫於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

我們舉新豐折臂翁爲例：

此臂折來六十年，

一肢雖廢一身全；

至今風雨陰寒夜，
直到天明痛不眠。
痛不眠，終不悔，
且喜老身今獨在；
不然當時瀘水頭，
身死魂孤骨不收，
應作雲南望鄉鬼，
萬人塚上哭呦呦！

又舉秦吉了爲例：

鳶捎乳燕一窠覆，
烏啄母雞雙眼枯；
雞號墮地燕驚去，
然後食卵攫其雛。
豈無雕與鶚？
嗉中肉飽不肯搏！
亦有鸞鶴羣，
閑立高颺如不聞！
秦吉了，人云爾是能言鳥：
豈不見雞燕之冤苦？

吾聞鳳皇百鳥主，

爾竟不爲鳳皇之前致一言，

安用噪噪閑言語？

其他如秦中吟中議婚之閔貧女，傷宅之譏豪貴，……以及新樂府中海漫漫之戒求仙，兩朱閣之刺佛寺……都是要實現他的“諷諭”的計劃的，我們不能一一徵引。只就上列四段而言，已夠使我們明瞭這六十首詩的性質和風格了。這類作品的短處，在語氣太質直，乏蘊藉之致；而千篇一律的“卒章顯其志”的辦法，也易引起一部分讀者的不快。不過如秦吉了之通篇用隱喻來寫——以鳶鳥喻強梁者，以燕雞喻弱者，以雕鶚鸞鶴喻素餐的在位者，以鳳皇喻國君——不能不算這類作品中之傑出者。作者或許以“秦吉了”自比罷？

“採詩官”之議雖未行，而“秦吉了”之效則已睹。白居易的諷論詩是如此的明白曉暢（老嫗解詩的故事可證），同時又是如此的風行一時(賈人求市的故事可證)，所以這些作品之深入人心是可想而知的。我們現在論他的詩，也只就這一類來研討；其他如閒適詩便無關宏旨，而感傷雜律則更不必提起了。雖然有些批評家要指

斥他的諷諭詩爲淺薄無聊之作，然其在詩史上自成一派而佔有一個特殊的地位，是無容致疑的。

白派詩人

當時與白居易抱同一主張，而努力於諷諭詩的創作者，實不在少數。元稹是其中最重要最著稱的一個，所以習慣上總是"元白"並稱，好像"王孟" "高岑" "韓孟"一樣。元稹以外，如張籍，如李紳，也都是元白的同派，甚至時代較早的元結顧況等也和他們走的一條路。現在依次分述於後。

元稹(西歷七七九——八三一年)字微之，河南人(今河南洛陽附近)。他是北魏昭成皇帝的後裔。生八歲，父死，他——

> 蒙騃孩稚，昧然無識，遺有清白，業無樵蘇。(告贈皇考皇妣文。)

在這時，靠着他的母親——

> 備極勞苦，躬親養育；截長補敗，以禦寒凍；質價市米，以給餔旦。(同上。)

他從艱難困苦中奮鬬出來，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列

第一，除右拾遺。那時他年歲還很輕。尋以忤中人貶江陵府士曹參軍，移通州司馬。八一九年，監軍崔潭峻以他的連昌宮詞進呈，帝大悅，召囘爲祠部郎中，知制誥，俄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八二二年，與裴度一同拜相；因二人不能相容，不久便一同罷相。他出爲同州刺史，轉越州刺史。八二九年，囘京爲尙書左丞。八三〇年，檢校戶部尙書，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軍節度使。次年七月卒於武昌。

他是白居易的最忠實的朋友，嘗自述兩人交誼說：

始予與樂天同校祕書之名，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譴掾江陵，樂天獨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及雜體，前後數十章。是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寄。（白氏長慶集序。）

又說：

頃年城南醉歸，馬上遞唱十餘里不絕。長慶初，俱以制誥侍宿南郊齋宮，夜後偶吟數十篇。兩掖諸公洎翰林學士三十餘人驚起就聽，逮至卒吏莫不衆觀；羣公直至侍從行禮之時，不復聚寐，予與樂天吟哦竟亦不絕。（爲樂天自勘詩序。）

而他論詩的主張尤其與白居易吻合:

> 予友李公垂貺予樂府新題二十首,雅有所謂,不虛爲文。予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列而和之,蓋十二而已。昔三代之盛也,士議而庶人謗。又曰,世理則詞直,世忌則詞隱。予遭理世,而君盛聖,故直其詞以示後,使夫後之人謂今日爲不忌之時焉。(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序。)

論到過去的詩人時,與白居易同樣的尊杜而抑李:

> 至於子美,蓋所謂……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唐故工部員外杜君墓係銘序。)

所以,我們卽使未讀元稹詩,也可大略推知他的詩的內容與風格是什麽樣子。但爲更明瞭計,我們要舉一點實例。

首先提出來討論的,應該是這三十一首:樂府古題十九首及新題樂府十二首。牠們完全是白居易"新樂府"一流的作品。那十九首是和劉猛及李餘的,我們舉

田家詞為例：

姑舂婦擔去輸官，

輸官不足歸賣屋。

顧官早勝，讎早覆！

農死有兒，牛有犢，

誓不遣官軍糧不足！

那十二首是和李紳的，我們舉上陽白髮人為例：

天寶年中花鳥使，

撩花狎鳥含春思；

滿懷墨詔求嬪御，……

閨閣不得偷迴避；

良人顧妾心死別，

小女呼爺血垂淚。

十中有一得更衣，

永配深宮作宮婢；

御馬南奔胡馬蹙，

宮女三千合宮棄；

宮門一閉不復開，

上陽花草青苔地！

這三十餘首以外，倘有不少的"古諷""樂諷""律諷"等。我們再舉兩首看：

有鳥——有鳥——如鸛雀，
食蚳抱㪍天㤥惡，
行經水滸爲毒流，
羽拂酒盃爲死藥。
漢后忍渴天豈知？
驪姬墳地君寗覺？
嗚呼！爲有白色毛，
亦得乘軒謬稱鶴！（有鳥之三。）

開元之末姚宋死，
朝廷漸漸由妃子；
祿山宮中養作兒，
虢國門前鬧如市。
弄權宰相不記名，
依稀憶得楊與李；
廟謨顚倒四海搖，
五十年來作瘡痏。（連昌宮詞。）

從這些實例上，我們很可相信他是與白居易走一條路

的。

兩人的優劣，似不易斷定。蘇軾是瞧不起這一派的，故有"元輕白俗"之譏。然就這譏評言，却給我們一個暗示，使我們明白兩人的高下。白之俗是志在廣布，是有意爲之的，似乎不足爲大病。但元之輕却是不可救藥的不可諱飾的技術上的劣點。我們對於"輕"字，解作不鄭重，不深刻。元稹雖與白居易主張相同，然工作似不及白之努力（觀其諷詩的篇數較白爲少便是明證。）他的觀察既不能如白之深入，而表現又不能如白之淺出，故沈德潛以"纖""溜"二字評之。但無論如何，他總是白的一位有力的助手。

我們因爲元稹在白派詩人中地位最高，故首先講他。事實上，他的輩分是最晚。現在我們要追溯上去，從比元白早生五十年以上的元結顧況講起。

元結（西歷七二三——七七二年）字次山，河南人（今河南洛陽附近）。少不羈，年十七始折節讀書。天寶十二載，擢進士第。國子司業蘇源明薦之，他上時議三篇，擢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爲山南西道節度

參謀，討賊有功。代宗立，授著作郎。尋拜道州刺史，政績很好，流亡歸者萬餘，進容管經略使。罷還京師，卒年五十，贈禮部侍郎。他與當時的文人——除了他的篋中集裏的幾個作者外——很少來往。白居易生的一年便是他死的一年，元稹之生更在他死後七年，自然沒有友誼，即與同時的杜甫似也無甚關係。但是杜甫却很能賞識他及他的篋中集裏的幾個人。杜甫作同元使君舂陵行，有序云：

> 覽道州元使君舂陵行兼賊退示官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目。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得矣。不意復見此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

由此可知杜甫如何的欽佩他。他這兩首詩是七六三年做的。舂陵行述亂離後百姓不能負擔賦稅的痛苦：

> 朝餐是草根，
> 暮食仍木皮。
> 出言氣欲絕，

意速行步遲。

追呼尚不忍，

況乃鞭撻之？

賊退示官作說賊來尚憐小民，官吏反不如賊：

城小賊不屠，

人貧傷可憐。

是以陷鄰境，

此州獨見全。

使臣將王命，

豈不如賊焉！

此外，他還做了二風詩十首，補樂府十首，系樂府十二首，以及閔荒詩，忝官引等等。所以，他雖生在盛唐，然與杜甫同屬七五五年以後的作風。技術雖較元白為低，他們的主張却是相同的。

顧況（西歷七三〇？——八二〇年？）字逋翁，海鹽人（今浙江海鹽附近）。肅宗至德中，舉進士，為韓滉節度判官。他性好詼諧，雖王公之貴，與之交必被戲侮。初與柳渾李泌相友善，後渾輔政，以校書徵泌為相，而以況為著作郎。他頗悒悒不樂，求歸。李泌卒，人劾他有調

笑的話，貶饒州司戶參軍。晚年隱居茅山，自稱華陽眞隱。他的詩存者不多，但上古之什補亡訓傳十三章確是元白新樂府的同調。其中技術較佳的是第十一章囝：

囝生閩方，
閩吏得之，
乃絕其陽。
爲臧爲獲，
致金滿屋；
爲髡爲鉗，
如視草木。……
郎罷別囝：
"吾悔生汝。……"
囝別郎罷，
心摧血下：
"隔地絕天，
及至黃泉，
不得在郎罷前！"

"囝"是子，"郎罷"爲父。應用方言來寫一種民間的痛苦，確是很難得的，可惜此外的詩未能稱是。

現在要述與元白同時的作家了。他們的朋友中，如唐衢，李餘，劉猛，李紳，張籍等，都是在"諷論"一方面創作的。可惜的是唐衢，李餘和劉猛的詩完全亡佚了，我們無從研究。李紳詩雖還存幾卷，然元稹所賞識的新題樂府已不可復見，(現存詩中只有一二首如聞里謠效古歌之類有一點諷刺的意味，但技術既劣，數量又少，似不必鄭重討論)。所以，我們在此只提出張籍來研究一下。

張籍(西歷七六五?——八三〇年?)字文昌，東郡人(今河北濮陽附近)。也有說他是和州烏江人的，也有說他是蘇州吳縣人的，我們不易斷定。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授太常寺太祝。到了五十歲的時候，還是一個太祝。後來，轉國子助教，秘書郎。韓愈薦他爲國子博士。他又做過水部員外郎，轉水部郎中，時人稱爲張水部。晚年爲國子司業，時人稱爲張司業。他喜歡提攜後進，朱慶餘司空圖是其中最著稱的。

他的作風與杜甫白居易爲近，有三點可以證明。第一，他很欽佩杜甫。雲仙雜記記一段故事：

張籍取杜甫詩一帙，焚取灰燼，副以膏蜜，頻飲之，曰，"令吾肝腸從此改易！"

第二，白居易很欽佩他，其讀張籍古樂府說：

張君何爲者？
業文三十春，
尤工樂府辭，
舉代少其倫。……
上可稗教化，
舒之濟萬民；
下可理性情，
卷之善一身。

第三，後代批評家亦以他與元白並論：

張司業詩，與元白一律，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爲工，但白才多而意切，張思深而語精，元體輕而詞躁爾。(歲寒堂詩話。)

但是，我們不如直接讀他的作品，更可給我們一個明白的證據。

白居易曾說他的學仙"可諷放佚君"，董公"可誨貪暴臣"，商女"可感悍婦仁"，勤齊"可勸薄夫敦。"後二篇

已亡佚，現在錄前二篇中幾句爲例：

藥成旣服食，

計日乘鸞鳳。

虛空無靈應；

終歲安所望？

勤勞不能成，

疑慮積心腸；

虛羸生疾疹，

壽命多夭傷。

身歿懼人見，

夜埋山谷傍！（學仙。）

公衣無文彩，

公食少肥濃。……

輕刑寬其政，

薄賦弛租庸。（董公。）

這兩首在技術上都未成功，然而他確如白居易所說的"未嘗著空文"的。

其技術較高明的是下列幾首：憫農夫的如野老歌與山歌鹿等，譏權貴的如沙堤行與傷歌行等，刺用兵的

如寄衣曲與征婦怨等，以及攻擊社會上惡風俗的離婦與北邙行等等。然而諷刺最激烈的要算廢宅行：

胡馬崩騰滿阡陌，
都人避亂唯空宅。
宅邊青桑垂宛宛，
野蠶食葉還成繭。……
亂後幾人還本土？
唯有官家重作主！

表情最深婉的則推烏夜啼引：

少婦起聽夜啼烏，
知是官家有赦書，
下牀心喜不重寐，
未明上堂賀舅姑。
少婦語啼烏：
"汝啼愼勿虛！
借汝庭樹作高巢，
年年不令傷爾雛！"

前一首說話的大膽，眞可與杜甫"唐堯眞自聖"句相並。後一首根據"烏夜啼則遇赦"的傳說來暗示少婦之夫之

寃枉，尤其懇摯動人。在白派詩人中，張籍的位置視元稹是無庸多讓的。雖然他與白居易的友誼或不如元與白之深而且久，然其詩的技術則或許還在元之上。

以上已把白派詩人大略敍完了。雖然他們詩集中除諷諭詩外還有許多其他題材的作品，但我們都略去不提了。一來因爲要使讀者明瞭這派的情形，非將注意力集中於這一點上不可；二來因爲別的題材的作品是無關宏旨的，甚或作者自己也沒有重視的。

章四終

章五　其他詩人

中唐詩人

七五五年安史之亂以後，至唐亡尙有一個半世紀。這一個半世紀中，產生的詩人眞不在少數。最重要的，當推上文所述的韓白兩派詩人。此外，還有幾位第二流的詩人，我們也不能一概抹煞的。在本章內擬分兩個部分去講：當八世紀末年的，稱爲"中唐詩人"；當九世紀中年的，稱爲"晚唐詩人。"

現在我們先研究中唐詩人。韓白兩派以外的中唐詩人還是很多，我們自然不能一一論列。其中地位較重要的。大約是這五個人：劉長卿，韋應物，劉禹錫，柳宗元及李賀。以下便依次敍述。

劉長卿（西曆七一〇？——七八〇年？）字文房，河間人（今河北河間附近）。他的生年不可知，但他是開元二十一年（七三三年）的進士，故暫假定爲七一〇年左

右生。至德(七五六——七年)中，爲監察御史，檢校祠部員外郎，出爲海鹽令。他"有吏幹而犯上"，故貶潘州南巴尉。後有人爲之辨白，遂除睦州司馬，終隨州刺史。他是當時的一個知名的作家，以詩馳聲上元寶應間。相傳皇甫湜曾有"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宋玉爲老兵矣"的話，其爲人推重如此。時以"錢郎劉李"並稱，他似羞與爲伍，說：

李嘉祐郎士元焉得與予齊稱耶？(范攄雲溪友議引。)

其自負又如此。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鈔所列大歷十才子名單，以他爲領袖；除上述錢郎李三人外，又加皇甫冉，司空曙，韓翃，盧綸，李端及李益六人。恐怕他還是不承認罷？

在中唐時，除韓白直接出於杜甫外，似還有一個支派是受王維的影響的，韋應物柳宗元輩固然如此，即劉長卿亦是如此。王維作品以五言爲主，而長卿是被權德輿稱爲"五言長城"的。王維好佛，在輞川別業裏做隱士，而長卿也有個碧澗別墅，且常與"上人"來往——如送方外上人，送靈澈上人，招明契上人，送少微上人，寄

普門上人，和靈一上人，送道標上人，題靈祐上人，頌微上人，寄一上人等詩可證。風格近王維者如下列幾首：

隱隱見危閣，
隔河映青林，
水田秋雁下，
山寺夜鐘聲。
寂寞羣動息，
風泉清道心。(龍門雜詠。)

秋月照瀟湘，
月明聞蕩槳。
石橫晚瀨急，
水落寒沙廣，
衆嶺猿嘯重，
空江人語響。
清暉朝復暮，
如待扁舟賞。(浮石瀨。)

不過他與王維微有不同處。他比王維更注意修飾，而沒有王維那麼渾厚。如上引"新月"二句，及宿懷仁縣南湖的"千峯隨客船"等句，便不是王派嫡系的作風。(但此

詩首段"浮雲自來去，此意誰能傳"幾句，則完全是王派靜觀自然的意味。）他還特別長於五言律詩。我們舉兩首爲例：

一路經行處，
莓苔見屐痕。
白雲依靜渚，
芳草閉閒門。
過雨看松色，
隨山到水源。
溪花與禪意，
相對亦忘言。（尋南溪常道士。）
荒村帶晚照，
落葉亂紛紛。
古路無行客，
空山獨見君。
野橋經雨斷，
澗水向田分。
不爲憐同病，
何人到白雲？（碧澗別墅喜皇甫侍御相

訪。)

集中五律最多，幾在二百首以上，可見作者用力所在。所以有些批評家便說"五言長城"乃是指五言近體而言，却也不是虛語。

韋應物(西曆七三五?——八三〇年?)字未詳，京兆長安人(今陝西長安附近)。他的生年也不易斷定。傳說他少年時以三衛郎事明皇。明皇於七五五年去位，則他之生當不能在七三五年以後。(韋氏本爲大姓，二十歲爲郎是很可能的。)晚年折節讀書，至七六五年授京兆功曹，遷洛陽丞。七七九年，自鄠令制除櫟陽令，以疾辭不就。七八二年，拜比部員外郎，尋出爲滁州刺吏。好久，又調江州；追赴闕，改左司郎中。最後做蘇州刺史。其卒年不易確定，據疑年錄續錄引宋沈明遠所作傳，在太和(八二七——八三五年)中，年九十餘。

關於他的詩，我們要指出三點來討論。第一，我們應該知道他是長於五言詩的。他的五言古體與劉長卿的五言近體，是中唐時的二絕。我們隨便舉兩首爲例：

悽悽去親愛，

泛泛入烟霧；
歸棹洛陽人，
殘鐘廣陵樹。
今朝此爲別，
何處還相遇？
世事波上舟，
沿洄安得住？（初發揚子寄元校書。）
今朝郡齋冷，
忽念山中客：
澗底束荆薪，
歸來煮白石。
欲持一瓢酒，
遠慰風雨夕；
落葉滿空山，
何處尋行跡？（寄全椒山中道士。）

集中無論就量或質言，都推五言爲第一，從前的批評家，也都注意在這一方面。所以白居易有“韋蘇州五言高雅閒淡，自成一家”的話，蘇軾再三稱頌“韋郎五字詩”，而葛立方也說“韋應物……五字句則超然出於畦

徑之外"。第二，他的作風，於古人中與陶潛爲近，於唐人中則近王維。他自己說"慕陶眞可庶"，說"嘗愛陶彭澤"，而集中擬陶之作尤多。我們錄一段如下：

始自玩芳物，
行當念徂春；
聊舒遠世蹤，
坐望還山雲。
且遂一歡笑，
焉知賤與貧？（與友生野飲效陶體。）

而喜歡用"靜"字則完全是王維的影響，如：

水性自爲靜，
石中本無聲。（聽嘉陵江水聲寄深上人。）
欻來客河洛，
日與靜者論。（送李十四山東遊。）
方耽靜中趣，
自與塵事違。（神靜師院。）
繚繞西南隅，
鳥聲轉幽靜。（澄秀上座院。）

至於他與陶王兩人微有不同之處，則峴傭說詩與四

庫提要所說的是不錯的。第三，他喜歡擬古。除擬陶潛外，還擬無名氏古詩：

有客天一方，

寄我孤桐琴。……

弦以明直道，

漆以固交深。（擬古。）

又擬謝朓：

崖傾景方晦，

谷轉川如掌。

綠林含蕭條，

飛閣起弘敞。（藍嶺精舍。）

他不長於七言，有時却要擬鮑照的行路難：

豈不見：古來三人俱弟兄，

結茅深山讀仙經。

上有青冥倚天之絕壁，

下有颼飀萬壑之松聲。（學仙吟。）

七五五年的漁陽鼙鼓，似乎沒有驚破他的懷古幽情。在中唐時，他可算個復古派。

劉禹錫（西歷七七二——八四二年）字夢得，彭城人（今江蘇銅山附近）。貞元九年（七九三年），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詞科。後從事淮南幕府，又入爲監察御史。貞元末（八〇四年？）王叔文用事，尤荷知奬；引入禁中，言無不從。是時他做屯田員外郎，又擢度支員外郎。叔文敗，他坐貶連州刺史；未至，又改朗州司馬。朗州接近夜郎諸夷，風俗甚陋，他落魄不自聊。居十年，召還，將置之郎署，以詩涉譏忿，復出爲播州刺史，改連州，又徙夔州和州。太和二年（八二八年）徵入爲主客郎中，又以作詩不愼，出分司東都。裴度薦爲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度罷，出爲蘇州刺史。後徙汝州同州，遷太子賓客分司。會昌時（八四一年？）加檢校禮部尚書，卒贈戶部尚書，年七十一。

他也是以"善五言詩"著稱當時的。集中作品，以五言與七言較，則五言佔三分之二；以古體與近體較，則近體佔四分之三。就這一點看，他似與劉長卿爲近。我們現在舉幾首爲例：

秋次池上館，

林塘照南榮，

塵衣紛未解，

幽思浩已盈。(秋晚題湖城驛池上亭。)

水平苗漠漠，

烟火生墟落，

黃犬往復還，

赤雞鳴且啄。(插田歌。)

家山見初月，

林壑悄無塵。

幽境此何夕？

清光如爲人。(平泉潭上喜見初月。)

然而劉禹錫在詩史上佔地位，卻不僅爲了一般人所稱誦的五言詩。當他遠竄南荒之時，他的作品中便滲入了不少的"武陵夷俚"的體裁與題材。這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今錄他改民歌作成的竹枝詞二首，以見一斑：

楊柳青青江水平，

聞郎江上唱歌聲：

東邊日出西邊雨，

道是無晴還有晴。(竹枝詞二首之一。)

山桃紅花滿上頭。

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紅易衰似郎意，

水流無限似儂愁。(竹枝詞九首之二。)

竹枝詞便是一種新的體裁，詩亦充滿了新的情趣。此外如蠻子歌，武陵觀火詩，競渡曲，採菱行等詩，則完全以土風作題材。這都爲唐代詩人所不常有的。

柳宗元(西歷七七三——八一九年)字子厚，河東人(今山西永濟附近)。貞元初(七九五年?)登進士第，中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十九年(八〇三年)，爲監察御史裏行。順宗即位(八〇五年)，王叔文韋執誼用事，很看重他，引入計事，擢禮部員外郎。及叔文敗，他貶爲邵州刺史，半路上又改貶永州司馬。這個遭遇與劉禹錫是相同的。元和十年(八一五年)，移柳州刺史。他放浪山水間，以詩文自娛。江嶺間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之遊。在柳州時，頗有政聲；年四十七，卒於官；柳人頗懷念他，建廟事之如神。

他的詩中有不少的四言詩，如皇武，方城，貞符，际民等，都是模仿詩經的，沒有什麽價值。還有雜言的唐

饒歌十二篇，也是歌功頌德，毫無文學的意義。我們擱開了這些，來看他的五七言的古近體，其中却有不少的佳作。就大體論，作風也近王維。集中五言古體最多，幾佔全體三之一。他的五古大都是描寫自然的美（正如王派一樣）。我們舉幾段爲例：

道人庭宇靜，

苔色連深竹；

日出霧露餘，

青松如膏沐。（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鶴鳴楚山靜，

露白秋江曉；

連袂渡危橋，

縈迴出林杪。（與崔策登西山。）

我們要注意兩首裏都有"靜"字，（此外如"嘯歌靜炎燠"之類還不少）。但他似比王維更淸更峭，江雪一絕可證：

千山鳥飛絕，

萬徑人蹤滅；

孤舟簑笠翁，

獨釣寒江雪。

還有一點，我們也要附帶提一提。他與劉禹錫同樣的爲王叔文事遠貶南方，所以作品中也頗有以異鄉風物作吟咏的資料的。例如：

山腹雨晴添象跡；
潭心日暖長蛟涎；
射工巧伺遊人影；
颶母偏驚旅客船。(嶺南江行。)
青箬裹鹽歸峒客；
綠荷包飯趁墟人；
鵝毛禦臘縫山罽；
雞骨占年拜水神。(柳州峒氓。)

不過他喜歡掉書袋，(如"射工"出於博物志，"雞卜"出於漢郊祀志之類)，不能如劉禹錫之盡量的吸收民歌與土語。

李賀(西曆七九〇——八一六年)字長吉，是唐室的支裔，籍貫未詳。他七歲便能辭章。韓愈皇甫湜等起初聽了還不相信，親到他家中，他拿起筆來便成一首詩，名曰高軒過。二人大驚，於是名重一時。此說確否不

可知，但他生有夙慧則是事實，觀年僅十餘歲，已與李益齊名可知。元和初（八〇八年？）應進士舉入京。他的父親名晉肅，元稹等便倡嫌名之說，以爲"晉""進"同音，他不該考進士。韓愈爲之辯護，終於失敗。後官奉禮郎，協律郎等職，卒年僅二十七，（一說二十四，誤）。

他作詩的情形是很特殊的。相傳他每晨必騎弱馬出去，命小奚奴背古錦囊從之。如有所得，即書投囊中；日暮歸家，方分別足成篇章；並非如一般人那樣先有題目，然後作詩。這種生活，非大醉或有喪弔，不間斷的。其母鄭夫人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便又憐又恨的說道：

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

這種"嘔心"的傳說，與賈島"推敲"的故事，孟郊"詩囚"的混號，其風趣是很相近的。同時，韓愈也很賞識他，故一般批評家常列他入韓派詩人中。這却是個錯誤的觀察。正如張籍一樣，雖爲韓愈的至友，且當時有"韓張"之稱，然其"篇篇無空文"的"樂府辭"實與元白同其旨趣。李賀呢，其作品大都可以當得起個"艷"字，而這個字便非韓派所能包括。我們先看這一首：

西施曉夢消帳寒，
香鬟墮髻半沉檀；
轆轤咿啞轉鳴玉，
驚起芙蓉睡新足。
雙鸞開鏡秋水光，
解鬟臨鏡立象床；
一編香絲雲撒地，
玉釵落處無聲膩；
纖手却盤老鴉色，
翠滑寶釵簪不得。
春風爛熳惱嬌慵，
十八鬟多無氣力；
妝成鬖髻欹不斜，
雲裾數步踏雁沙。
背人不語向何處？
下堦自折櫻桃花。（美人梳頭歌。）

這種詩在中唐時是獨創一格的，與韓白韋劉都無牽涉。不過他的"艷"不是"香艷"，而是"幽艷"或"古艷"，甚且是"怪艷。"例如：

台前鬪玉作蛟龍，

綠粉掃天愁露溼。……

芙蓉凝紅得秋色，

蘭臉別春啼脉脉。（梁台古愁。）

一聲似向天上來，

月下美人望鄉哭。……

寒碪能擣百尺練，

粉淚凝珠滴紅線。（龍夜吟。）

這類作品並不能提高作者在詩史上的地位。"古血""愁紅"之辭，"石破天驚逗秋雨" "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句，誠然是新奇可喜，但他的作品就全體看來，却是太不渾成了，太不俊逸了，而且常常還要有晦澀和堆砌的毛病，所以終於不能算第一流的作家

以上，我們已將中唐次要的詩人——劉長卿，韋應物，劉禹錫，柳宗元，李賀等五人——大略論述過了。綜合說來，前四人的作風近於前期的王維一派，而李賀則導晚唐溫（庭筠）李（商隱）等人的先路的。

晚唐詩人

晚唐數十年中，也頗產生不少的詩人。有的繼承韓愈一派的，如李洞方干等；有的繼承白居易一派的，如聶夷中鄭嵎等。此外如三羅（隱，虬，鄴），則接近白派；皮（日休）陸（龜蒙）則接近韓派。這些，這些，我們却沒有餘暇去詳述了。現在只挑出較重要的三個人來講一講：杜牧，李商隱與溫庭筠。

杜牧（西曆八〇三——八五二年）字牧之，京兆萬年人（今陝西長安附近）。年二十六歲，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沈傳師表爲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爲牛僧孺淮南節度府掌書記。尋擢監察御史，移病分司東都，以弟顗病棄官。後復爲宣州團練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不久，遷左補闕，史館修撰，改膳部員外郎，出爲黃，池，睦三州刺史。晚年，入爲司勳員外郎，兼史職，尋改吏部。後又乞爲湖州刺史，踰年拜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卒年五十。

他的詩有兩方面。一方面是豪邁的詩。他的性質本來剛直有奇節，善論古今成敗。他的從兄悰歷將相，而

他則困躓不自遇，故頗怏怏不平，借詩篇來發洩牢落之氣。我們舉兩個例子：

長空澹澹孤鳥沒，

萬古銷沉向此中！

看取漢家何事業，

五陵無樹起秋風！（樂遊原。）

寒燈思舊事；

斷雁警愁眠；

遠夢歸侵曉；

家書到隔年。（旅宿。）

這裏一是弔古，一是自傷，都極沉痛。他還有一方面，是香艷的詩。例如：

玉質隨月滿，

艷態逐春舒，

絳唇漸輕巧，

雲步轉虛徐。（張好好詩。）

娉娉嫋嫋十三餘，

荳蔻梢頭二月初。

春風十里揚州路，

卷上珠簾總不如。(贈別。)

此類詩很多，不及多舉。相傳詩人喻鳧以詩謁他，他不理。喻鳧說：

吾詩無綺羅鉛粉，宜其不售也！

這句說便指他的香艷一方面的作品。無論內容是香艷抑是豪邁，形式上却都是以七絕爲最成功。除上引樂遊原及贈別二絕外，我們再舉兩首：

烟籠寒水月籠沙，

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

隔江猶唱後庭花！(泊秦淮。)

青山隱隱水迢迢，

秋盡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橋明月夜，

玉人何處教吹簫？(寄揚州韓綽判官。)

這些都是膾炙人口的。託興幽微，辭句華秀，誠足上配王李而無愧。

李商隱(西歷八一三——八五八年)字義山，懷州

河內人(今河南沁陽附近)。年十六，能作聖論才論，爲時賢所重。翌年，以白衣參令狐楚幕於太原。屢應舉，不取；至開成二年(八三七年)以令狐綯的獎譽，始擢進士第。次年，試宏詞，不中選；赴涇原王茂元幕，娶其女。令狐與王氏素不相能，因此便不喜歡商隱。及釋褐，爲祕書省校書郎，調補宏農尉。會昌二年(八四二年)，以書判拔萃，重入祕書省，不久卽遭母喪。大中元年(八四七年)，鄭亞廉察桂州，請掌書記。三年，還京，選爲盩厔尉；京兆尹奏署掾曹，令典奏章。四年，盧宏正鎭徐州，奏爲判官。六年，入朝以文章干綯，補太學博士；柳仲郢爲東川節度使，辟爲書記，檢校工部郎中，又改判官。十一年，返京；翌年卒，才四十六歲。

關於他的詩，我們要指出兩點：一是精麗，一是晦澀。我們先舉一點"精麗"的例子：

鼉鼓沉沉虬水咽，
秦絲不上蠻弦絕。
嫦娥衣薄不禁寒，
蟾蜍夜艷秋河月。
碧䗲冷落空濛烟，

簾輕幙重金鈎欄，

靈香不下兩皇子，

孤星直上相風竿。(河內詩。)

相見時難別亦難，

東風無力百花殘。

春蠶到死絲方盡，

蠟炬成灰淚始乾。

曉鏡但愁雲鬢改，

夜吟應覺月光寒。

蓬山此去無多路，

青鳥殷勤為探看。(無題。)

我們所謂"精麗"，即石林詩話所謂"精密華麗"：

唐人學老杜，惟商隱一人而已。雖未盡造其妙，然精密華麗，亦自得其彷彿。

批評家說他學杜甫者很多，王安石賀裳等都如此說。他集中也有明白擬杜之作，如蜀中離席之類。其"華麗"則另有一個來源——李賀。集中亦多擬賀之作，如"長長漢殿眉"等篇。但因作者刻意求工之故，便現出"晦澀"的缺點來了。他的詩的晦澀，大半由於隸事太多，如：

玄武湖中玉漏催，

鷄鳴埭口繡襦迴。

誰言瓊樹朝朝見？

不及金蓮步步開。

敵國軍營漂木柹，

前朝神廟鎖烟煤。

滿宮學士皆顏色，

江令當前只費才。（南朝。）

這裏首句用宋文帝事，次句用齊武帝事，四句用齊東昏侯事，餘均用陳後主事。這樣一句包含一個典故，簡直不成詩。而最令千古讀者索解無從的，則推錦瑟一篇：

錦瑟無端五十弦，

一弦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迷胡蝶，

望帝春心託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

藍田日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憶，

只是當時已惘然。

此詩從黃庭堅劉貢父起，直到近人孟森蘇梅，解者紛紛，終無是處。南朝用典尚可尋繹，錦瑟命意竟不能知，所以元好問有"只恨無人作鄭箋"之嘆，而王士禎也說"一篇錦瑟解人難。"然而他的精麗的詞句是富於誘惑性的，晦澀的詩篇也易使人感到神祕性，所以他的詩倒也風行一時——尤其在宋初。那時楊億錢惟演們所謂"西崑體"，即完全學商隱的，引得優人也以"撏撦"爲譏。

溫庭筠(西曆八二〇?——八七〇年?)本名岐，字飛卿，太原人(今山西陽曲附近)。他是宰相溫彥博的裔孫。少敏悟，才思艷麗，韻格清拔，工爲辭章小賦。當時與李商隱齊名，稱"溫李"。然薄於行，無檢幅；喜作側辭艷曲，與貴胄令狐滈裴誠等蒲飲狎昵。數舉進士，不第。他的文思頗速，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成，時人號爲"溫八叉"。自己雖不第，却常替人代作文。大中末(八五九年?)試有司，廉視尤謹，他不高興，上書千餘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者無可如何。徐商鎮襄陽，署爲巡官，不得志，去歸江東。後商知政事，要提拔他；適商罷相，楊收貶他做方城尉。後又遷隋縣尉，卒。花間

集稱他爲助教，不知在何年任此職。相傳宣宗愛唱菩薩蠻，丞相令狐綯請他代作以進，戒令無泄，而他却不能守祕密，故令狐綯很不喜歡他。此說不知確否，然他終身落魄却是事實。

他雖與李商隱齊名，但作風却不甚近。李有類杜處，而溫則完全與杜無關。若要找個與"溫"相近的"李"，那應該是李賀而不是商隱。我們現在隨便舉一點風格近李賀的例子：

長釵墜髮雙蜻蜓，
碧盡山斜開畫屏。……
纔咽姹唱圓無節，
眉斂湘烟袖迴雪。（夜宴謠。）
玉妃喚月歸海宮，
月色澹白涵春空，
銀河欲轉星靨靨，
碧浪疊山埋早紅。（曉仙謠。）
簷柳初黃燕新乳，
曉碧芊綿過微雨，
樹色深含台榭情，

鸞聲巧作烟花主。(醉歌。)

他與李賀同樣的多麗句，而這種麗句的來源亦相同：一是古樂府，一是齊梁詩。李賀集中多樂府舊題(如神弦歌之類)，溫庭筠亦然；溫庭筠之效齊梁體則在題目上已注明(如春曉曲，邊笳曲，俠客行等題下均有注)，李賀亦然。不過他們也有相異處。李賀多怪句，溫庭筠則較平易（雖然也偶有不易解處如郭處士擊甌歌之類)；李的艷麗是普遍的，而溫則麗句多在古體中，近體風格又不同。我們再舉一點近體的例：

波上馬嘶看櫂去，

柳邊人歇待船歸。(利州晚渡。)

出寺馬嘶秋色裏，

向陵鴉亂夕陽中。(開聖寺。)

樹凋窗有日，

池滿水無聲。(早秋山居。)

雞聲茅店月，

人跡板橋霜。(商山早行。)

這些都很淸疏可誦，爲李賀所沒有的。

以上我們把晚唐的三位重要詩人論述過了。這是中代詩史上最後的一幕。自此以後，狹義的詩便沒有光榮時期了，(雖然有人很推崇宋以後的詩)，同時另一種體裁"詞"却正在發揚滋長中。中晚唐的詩人常兼作詞，而溫庭筠尤其著稱。關於這新體裁的起源和演進，近代詩史裏將有詳細的論述。

卷二終